哥林多前後書

艾德曼註釋

中國主日學協會

緒言

哥林多城正陸續的從被埋葬的遺址中被人發掘出來，至少，這一點是眞確的，就是近年來的開掘工作，已使這座古老的希臘城市，再度的生存於世人的觀念、思想、和想像中。當我們登臨其中偉大的劇院，或閱讀着「猶太人的會堂」上所銘刻的碑文，脚踏在其帝王別墅中崁花的地板上，參觀迦流（Gallio，參閱使徒行傳十八17）坐堂的審判庭時，使我們能越過多少世紀之久的時間之間隙，而居處於一個被人遺忘已久的過去之情景中。

然而，就另一方面來說，哥林多却從來未被遺忘過。使徒保羅向住在這個城市中的一羣基督徒所寫的兩封簡短書信，在歷經已往的各世代中，已使無數的讀者熟悉了這個地方，在他們的記憶中，這座城市是永遠存在着的。並且，若是按照近些年來在哥林多所發現的而論，則保羅的這兩封書信，就顯得更爲生動，更富有生命活力，和更足採信，而且也使它們顯得較之在已往的世代中更加眞實了。

在使徒的那個時代，哥林多是希臘最重要的一個城市，雅典則是一個比較偉大的文化中心。當人緬懷着光榮的過去時，後者固然比較顯著，但哥林多却是羅馬亞該亞行省的省會，就政治和商業上的重要性而論，它都在其它所有的城市之上。主前一四六年，此城曾毀於羅馬穆里亞斯人（Roman Mummius）之手，在一個世紀之後，猶流·該撒（Julius Caesar）下令重建，其財富，榮美，華

麗與權勢很快的就恢復了舊觀，甚至還超過了以前的情況。

這座城市成長得極爲迅速的原因，大部份得歸之於其座落之所在。它的位置是在狹窄的地峽上，把伯羅奔尼撒（Peloponnesus）與希臘大陸連結在一起，把愛奧連（Ionian）與愛琴海（Aegean Sea）隔開。西面是哩奇昂海港（The port of Lechaeum），東面則是堅革哩（Cenchreae）。由於它所處的地理位置，因而被稱爲「兩海之城」（The City of Two Seas）。這樣看來，這個城市乃是位於東西交通的主要通衢上，並且成了羅馬與亞細亞之間主要的商業中心。

這一個城市擁有極多的財富，就人口而言，它在羅馬帝國所有的城市中大約居於第四位。這些人口原是由殖民者所組成，而且大多數是羅馬曾爲奴隸後得自由的人。除了這些人的後裔以外，尙混雜得有爲數極多的希臘本地人。

更進一步的說，哥林多曾吸引了爲數極多的，來自東方和西方的外國人。這些人羣居在這個城市中，接受了希臘的語言和習尙。像許多其它的城市一樣，其中有一片很大的猶太殖民區，他們繼續的保持着與人截然不同的信仰和崇拜。在全部居民中的半數，是由奴隸所組合而成的。

雖然哥林多是一個商業性的城市，但是它却以其本身的文化而自豪。在這個城市中，有爲數極多的畫室和工廠，有供人研究修辭學的會堂，和研究哲學的學府。可是就此一城市在道德上的邪惡和敗壞而言，其爲人熟知的情形，並不下於它在財富和文化上的成就。它是一個形式卑下的維納斯（Venus

譯者按：維納斯爲羅馬神話中古意大利之女神，本來是主司春天，開花和美麗，但後來墜落成爲主司

春情，花柳和豔麗）崇拜，以及埃及和亞細亞不潔淨宗教的所在地。「生活像一位哥林多人一樣」，意指在保羅那個時代在生活上奢侈和放縱情慾的人，並且像「哥林多人的宴席」，和「哥林多的酒徒」等，都是具有相同意謂的諺語。

像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一個基督教會的建立，對福音的能力誠然是一個最顯明的明證，並且對保羅一生所從事的事功而言，也是一個最顯著的勝利。這一個勝利乃是從失敗之威脅中轉變出來的。當這位使徒到達這座城市的時候，他形單影隻而且心灰意冷。其時正在他第二次的偉大宣教旅程之中。他從安提阿出發，西向到特羅亞去。爲了回答一次屬神的呼召，他渡海前往歐洲，在腓立比和帖撒羅尼迦建立了教會，並且南下而到希臘。他在雅典所受到的接待是冷淡和使人灰心的。因此他轉向哥林多，而以一位不爲人知的異鄉客的身份到達該地，沒有同伴，沒有金錢，也沒有朋友。舉目所見的，乃是普遍存在着的對上帝的不敬，污穢不潔，和傷風敗德，此情此景，使他在內心中感到無比的沉重。當他開始傳講福音的時候，他感到軟弱和懼怕，並且有許多困難使他爲之戰慄，但是他却定下了一個心願，即矢志忠於基督的信息和祂的十字架。

他很快的交上了兩個猶太籍的朋友，亞居拉和百基拉，他們是最近從羅馬被政府趕出來的，而現在則在哥林多安頓了下來以製造帳蓬爲業。當他們結識保羅的時候，發現他與他們是屬於同一個民族，並且還操着同樣的行業，於是就歡迎他到他們的家中去，他發現他們能接受他所講述的關於基督的教訓。在這以後沒有好久，他的朋友西拉和提摩太也到了，使他得着了更進一步的鼓勵。從這時起，他

就帶着不同凡響的能力和效果而開始宣揚福音。在起初，他的聽衆都是屬於猶太會堂的人，但是由於一些與他作對的猶太人對他所懷的忿怒和惡毒的反對，他離開了這個集會的地方，而在靠近會堂之一個名叫提多猶士都的家中建立了一個基督徒的聚會。這一位改宗猶太教的外邦人，從他的名字上可以看出是一位羅馬公民，因此他能對保羅施以受人尊敬的庇護，並且對這個正在成長中的基督徒團體加以鼓勵。在這個家庭中集會的悔改者中間，有管會堂的基利司布和他的全家，還有其他佔有重要地位的人士。不過這些悔改者中的大部份，却都出身於卑微的階層，其中甚至包括得有自由人與奴隸。在他們中間有些是猶太人，然而大多數却是外邦人；在學校中受過教育的人不多，在政府中握有尊貴與權勢的也不多。在這個新社團中，沒有幾個人是出身於貴族的。在他們之間，雖有富足與貧窮，高階與低位的比照，可是就這個基督徒的團體而言，却是以軟弱與出身寒微的人爲主要的組成份子，並且他們中間，有許多是從墮落得最深，和最低下的異教邪惡中被拯救出來的人。

正當這個時候，使徒在一個晚上從主那裡得着了一個異象，因而使他獲得了極大的力量。主在異象中吩咐保羅放膽無懼的講，並且保證了他的安全和在工作上的成功。保羅依照這個吩咐，在當地繼續的住了十八個月，主要是向外邦人傳福音，並且建立了一個一直在成長擴大的基督徒社羣。猶太人由於受到嫉妒和仇恨的激動，發起了一次暴動而把使徒拉到方伯迦流的審判座前。這一位高貴的羅馬人，是哲學家辛尼迦（Seneca）的弟兄，他以輕視的態度拒絕受理猶太人指控保羅在宗教上的異端罪名。他把這些猶太人趕出了作爲審判庭的公堂，並且允許希臘人毆打管會堂的所提尼，這一個動作

在他看來，是一個粗野的公義，並且是民衆贊成他立場的一個表明。迦流所持的態度，一般均解釋爲他對宗教事件的漠不關心。然而若是把它看爲一個對宗教寬容的例證，並且在事實上宣告保羅在希臘傳福音是羅馬政府所允許的，則可能更爲正確。所以，在過了一段時期之後，當保羅結束了他在哥林多的工作，而乘船到耶路撒冷和安提阿去時，他能够留下一個剛强有力的教會，而這個教會實際上是在羅馬的保護之下，使它能繼續的向整個亞該亞傳揚福音。

保羅在他第三次的宣教旅行途中，他在以弗所停留了約有三年的時間。在這一段時期中，他與愛琴海以西的哥林多城中的初期教會，一直保持着不斷的交往與接觸。在這位使徒與他帶領歸主的哥林多人，有着書信的往還。有些跡象顯示保羅後來又會到這個城市（指哥林多）作過短時期的訪問，然後再回到以弗所。當他居留在這個地方的早先時日中，他似乎曾從提多接獲一項報告，其中提到了這個教會的一切順利情況，而提多正是他打發到哥林多去，期望能得着在那裡基督徒的同情和幫助，以展開他所擬定的救濟在耶路撒冷的一些貧苦基督徒的計劃之人。接着，那位大有口才的佈道家，亞波羅，在哥林多教會興旺了的一年以後，在以弗所加入了保羅的工作，並且也帶來了關於希臘教會的消息。在以後所傳來的信息中，表示出哥林多的教會已是每況愈下，並且也說明了在這個教會中所進展的情勢是頗堪憂慮的。而且，這個教會中三個有名的會友組成了一個代表團，過海來與使徒磋商。除此以外，革來家裡的人，也給他帶來了更爲明白的消息。

保羅綜合從各方面所得來的一切消息，使他對哥林多的局勢，有了一個頗爲完整和正確的認識。就

主要的局勢而論，事情多半是使保羅不安的。教會由於結黨而形分裂；由於疏於懲戒而蒙受羞辱；教友們在異教的法庭中相互的控告，而對社交生活中所表現的極端不道德，反甘於容忍；他們切望得着對有關婚姻，使用向偶像獻過祭的物，以及對屬靈恩賜的運用等之教訓；他們在對主的晚餐的遵守上，表現得混亂而不合規矩，並且有些人否認死人復活的教義。

對於這一切的情勢，保羅現在以高度的技巧來着手處理。他所陳述的，是把每一個問題概括在內的原則，而不是本諸他的權威下命令或出乎專橫的規定，因此而對這些問題提出了一個具有長住不變的價值之解答；因爲雖然今日的情勢，與當時哥林多教會中的有所不同，可是在其解決的方案上却可以舉一反三，類似的應用保羅在這裡提供出來的原則。這些問題雖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其實質上却是一致的，而且其中所包括的合乎傳福音的原則，乃是永遠有效的。

保羅把向他提出來的一切問題，排列成合乎邏輯的順序。然而，有些讀者對這封書信却持有不同的觀點。他們不能在這封書信中找出其順序。方法，或其一致性。曾有一個嚴厲的批評家，論到保羅說：「他沒有在寫作時必具的耐心，在方法上他也表現得無能。」另一方面，在近代的註釋家中有一位最傑出的學者，當他論及這一封寫給哥林多教會的書信時却說：「雖然這封書信包括得有爲數極多且不相類屬的資料，然而就其啓發性與實行的情形而論，沒有一個智力上的訓誨，是可以超過它的。」誠然，在這封書信中所討論的題材，極爲龐雜分歧，各異其趣。一般在分類上均把它們列爲十種，其中包括了教會中的結黨，醜事，訴訟的審訊，不潔，婚姻，獻過祭的物，婦女在公共崇拜中的

行爲，聖餐的舉行，屬靈的恩賜，以及死人的復活等。

在此一序列中，保羅首先處理的是有關教會的問題，即教會中的分裂；接着所處理的是三個關乎道德的問題，就是懲戒的事例，向法庭的訴訟，和在社交生活中的不潔淨；然後是兩個關乎利害得失的問題，即婚姻與使用向偶像獻過祭的肉類；再下去是三個關乎禮拜儀式的問題；即婦女在教會崇拜時的行爲，對主的晚餐的遵行，以及要按照規矩運用屬靈的恩賜；最後一個則是涉及教義的，關於死人復活的問題。

當一個人對於這些不相連屬的題材之排列研究得越是仔細時，則他在這位使徒所排列的順序上，更能體識出他的智慧。

在這封書信（前書）中，保羅以開宗明義的前九節，對於信徒們與基督之間的關係，作了一個極爲詳盡的論述，這是一個具有生命活力的關係，給這封書信賦與了一個一致性，其內容可以綜合如次；結黨對與基督的合一帶來了羞辱（第一章至第四章）；不潔摧毀了這種合一（第五章、第六章）；藉着婚姻的關係把這種合一尊之爲聖，並引喻說明了這種合一（第七章）；因與拜偶像的交誼而使這種合一蒙受褻瀆（第八章至第十章）；主的晚餐是這種合一的象徵（第十一章）；不守規矩，使這種合一蒙受毀譽（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復活使這種合一臻於完全（十五章）。

在這一封書信中，最後一章所陳示出來的教訓，是關於募捐款項以救濟在耶路撒冷的貧苦基督徒，在其內容中涉及有個人的陳述及問安。至於這封書信的全部內容，在下面的目錄中，將有更爲詳盡的敘述，並且有關細節部份的綱要，也將在下面提示出來。

哥林多前書綱目

壹　問安與感恩（林前一1—9）……一三

貳　教會的問題（一10—十五58）……一九

一　分爭（一10—四21）

1　對合一的勸勉（一10—17）……一九

2　福音是神之智慧和權能的彰顯（一18—31）……廿三

2　保羅宣講福音的方法（二1—5）……廿七

4　福音唯有藉着神之靈才能解明（二6—16）……卅

5　結黨是靈性上不成熟的明證（三1—4）……卅四

6　基督教的工作者是神的工人而不是人的主人（三5—9）……卅六

7　基督教工作者之責任（三10—17）……卅九

8　教會結黨的愚拙（三18—23）……四二

9　基督教工作者當對神負責（四1—5）……四五

10　驕傲—結黨的根源—受了責備（四6—13）……四八

11 保羅像父親一般的忠告（四14—21）……五一
二 懲戒（五章）……五三
1 應得的嚴懲（五1—5）……五四
2 罪惡的冷漠（五6—8）……五五
3 明顯的範圍（五9—13）……五六
三 訴訟（六1—11）……五八
四 不潔淨（六12—20）……六〇
五 婚姻（七章）……六四
1 打成一個結—婚姻與獨身（七1—9）……六六
2 解開這個結—婚姻與離婚（七10—24）……六八
3 未婚的婦女—婚姻與基督徒的事奉（七25—38）……七一
4 寡婦—在主裡的婚姻（七39—40）……七三
六 食用向偶像獻過祭的物（八1—十一1）……七四
1 問題（八章）……七六
2 保羅的榜樣（九章）……七九
(1) 爲福音的緣故而犧牲（九1—18）……八一

(2) 凡事都是爲要救些人（九10—23）……八四
(3) 爲得冠冕而努力（九24—27）……八六
3 任憑自己的意思行事的危險（十1—13）……八九
4 禁赴拜偶像的筵席（十14—22）……九一
5 主要的原則（十23—十一1）……九三
七 在公共崇拜中婦女的蒙頭（十一2—16）……九五
八 對主的晚餐之遵守（十一17—34）……九九
九 屬靈恩賜之運用（十二—十四章）……一〇三
1 屬靈恩賜的目的（十二章）……一〇四
(1) 對聖靈的試驗（十二1—3）……一〇四
(2) 不同的恩賜（十二4—11）……一〇七
(3) 教會的合一（十二12—31）……一一〇
2 愛心之道（十三章）……一一四
(1) 愛是不可缺少的（十三1—3）……一一五
(2) 愛是顯明出來的（十三4—7）……一一七
(3) 愛是不會消失的（十三8—13）……一二二

3 各種屬靈恩賜的相對價值及合宜的應用（十四章）……一二八
(1) 先知講道勝過說方言（十四1—25）……一二九
(2) 運用恩賜的規則（十四26—40）……一三三
十 死人的復活（十五章）……一三六
1 復活的事實（十五1—34）……一三八
(1) 基督的復活（十五1—11）……一三八
(2) 對於否認復活道理之人的駁斥（十五12—19）……一四一
(3) 信徒復活的確據（十五20—28）……一四三
(4) 實際的應用（十五29—34）……一四五
2 復活的樣子（十五35—58）……一四七
(1) 復活的身體（十五35—49）……一四七
(2) 死人與活人的改變（十五50—58）……一五〇
參 結論（林前十六章）
一 爲耶路撒冷窮苦聖徒募捐（十六1—4）……一五三
二 保羅、提摩太、和亞波羅的訪問（十六5—12）……一五六
三 最後的勸勉和問候（十六13—24）……一五七

壹　問安與感恩（林前一1—9）

在保羅的書信中，開始時所使用的一些語句，都含有深刻的意義。誠然，他所採用的是當時一般人在書信的開端所習用的格式。然而他使用的這些語句，却絕不是僅具有空洞的形式的；這些語句除了指明作者與讀者，和致達相互之間慣用的問候語以外，還具有一層更深刻的意義。它們總是很適切的與其從屬的書信主體關聯在一起，並且有些時候，在其陳述中所涵蓄的內蘊，往往對於書信中接着所要敍述的內容，作了一個提綱挈領的概要式的說明。

所以，這封書信的緒論雖然僅是由問安與感謝所組成的，但是保羅在這裡却提到了一些偉大的主題，而這些主題正是他在這封書信中要加以展開和申論的，那就是教會的合一，它的潔淨，屬靈的恩賜，以及其未來的榮耀。在緊接着它的前四章中，主要的論點是關於破壞基督徒合一的結黨分爭；以下接着的七章，討論的是教會的潔淨與聖潔，而在哥林多教會中，這種潔淨與聖潔正瀕於險境；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處理的是教會中所領受的屬靈恩賜；而第十五章運思的着眼點，則是涉及復活之榮耀，信徒們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日子』裡，將要享受這種復活之榮耀。

在問安語的前一段中，還奏出了另一個音符；那就是關乎保羅使徒權柄的論證，而這一點正是有些人敢於大膽提出詰難的。所以，保羅在一開始時，就以他所領受的屬神之付託來提醒他的讀者。他宣

稱他是一位『基督耶穌的使徒，』而這一個使徒的身份，乃是『奉神旨意』，在一個確切的呼召中所得來的。當他在到大馬色去的路上，和以後在耶路撒冷城中，他領受了這樣的召喚；這一個召喚改變了他生命的途徑，並且藉此爲他打開了一個遠景，就是在普世爲基督作見證，而這正是神在祂永恒的旨意中所預定的。這種對於屬神呼召的信念，一直的激勵着這位傳講十字架大有能力的使者。一個同樣的信念應當使那最卑微的門徒所作的事奉成爲尊貴，因他爲順服主的旨意而接受他的工作，忍受他的試煉，從事他的勞苦。

然而保羅蒙召所事奉的却不是普通的工作。他以『使徒』的頭銜，來作爲對他自己的稱謂。他立意要藉着這個名詞，來正式的見證出他自己所處的地位是特別蒙揀選並且領受得有能力的，藉此說明了他在後面接着所要陳述的信息，是帶着基督本身的能力的。

保羅把自己的名字與所提尼連在一起，但他却顯然的指明後者不是一位使徒而是一位『弟兄』，這就是說，這一位基督徒弟兄，是一位沒有擔任正式教職工作的教友，在哥林多的信徒們，對他都很熟悉。至於他們間相互了解的情形，我們無從知悉。教會中的那位歷史家（譯者註：係指使徒行傳的作者，路加）曾提到一位在哥林多管會堂的所提尼，並且當保羅受到羅馬政府的保護而得以脫離猶太人的忿怒之際，他曾在迦流的堂前挨過希臘人的打。若說這位所提尼就是那位往昔曾是此一信仰的仇敵，而現在則悔改作跟隨基督的同一個人，則僅是一件屬乎臆測的事。就這一位而言，他的名字能與保羅的名字相提並論，的確是一個極大的榮譽；然而就我們中間的任何一位而言，能够躋身於主的眞

弟兄的行列中，也是足够光榮的了。

這封書信所致達的對象，是『在哥林多神的教會。』他所使用的這一個稱謂確乎是驚人的。它宣稱教會是一個屬神的機關；它是神所設立的；它是屬乎神的；是神的工具。人們可能輕視，愚弄，或譏謗教會；但是它的來源却是屬天的；它的權能永不會休止；它的結局是榮耀的。在它的亮光下，地下的萬國有一天將要歡欣。

在當時此一教會已伸展到哥林多，這的確是一件奇蹟，甚至像在這樣的一個異教城市中，在它的驕傲，不潔和對於享樂及財富的狂熱專注中，竟能產生由信徒們所組成的弟兄團契。在世上從來沒有一個地方墮落、敗壞、道德絕望到一個程度，神的教會無法在那裡建立。

保羅在這裡所敍述的哥林多教會，是由『在基督耶穌裡成聖』的人組合而成的，他並且更進一步的把這個教會的教友稱之爲『聖徒』，而這種聖徒的身份乃是由於屬神的呼召。成聖就是從罪惡中被分別出來，專爲事奉神，因此就得要清潔要聖潔。這樣的人，被稱爲『聖徒』，並且他們所具有的身份和品格，乃是由於他們已經順服了這種呼召，成爲跟從基督的人了。這樣說來，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聖徒。當我們讀到在下面的幾章中。對於這些「在哥林多的聖徒」所作的敍述，就可以明顯的看出他們並沒有全然成聖；但是他們却具有聖潔的能力，聖靈正在改變他們，使他們逐漸有基督的樣子，並且有一天當他們看到祂的眞體時，就必定會像祂。

這一種弟兄之誼的聖徒團契，並不是局限於任何一個地方。保羅在這封書信中所作的稱謂，其對

象不僅是在哥林多的人，而是『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這樣一來，他奏出了一個合一的音符，而此一合一正是哥林多的基督徒所亟須注意的。他們結黨之意圖，使他們分裂成許多互相競爭的團體，並且由於一種自覺的驕傲，使他們毫不關心其它的教會，也不注意他們的生活與信仰。所以保羅在這封書信一開始的句子中就剴切的告訴他們，所有在哥林多的基督徒所形成的乃是一個信徒的整體，而這個團體乃是屬乎由一切『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所組成的普世的弟兄之誼的團契。

這個『求告』乃是從具有信德之心中所發出的信心之呼聲。由聖靈的呼召所引起的反應，乃是得救之信靠。所以，無論是在什麼地方，或那一個時代，我們這些屬乎基督的人都是不可分的與其他信徒連結在一起，因爲我們所認的是同一位主，『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這樣說來，這封寫給哥林多教會的書信，也是定意要寫給我們的；它在設計上，乃是要對所有教會中的每一位教友施以警告，指導，和勉勵，一直到教會時代的末了。

對於普世的教會，特別是哥林多的衆聖徒，保羅致達了他那慣用的並且有重大意義的問安：『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恩惠』是指出乎神不憑功勞的恩典，並且指明了一切屬靈福祉的源頭；『人用信心接受一切神在基督裡且藉着基督所提供的，結果就得着內心「平安」的經歷。『恩惠』是希臘人中間所習用的；『平安』則是猶太人所用的問安語；這兩個名詞都由基督徒予以連結在一起並充滿了新的榮耀。保羅的問安語是一個禱告。我們也可以把它拿來作爲彼此

之間和自己所獻上的祈求。

保羅依照他的慣例，在問安的後面加上了感謝的表示語。他爲已在哥林多基督徒中間顯出的恩典，尤其是爲因他們而顯得豐富的屬靈恩賜獻上感謝。事實上，這些恩賜已使他們變得驕傲，並且也因此促成了他們的虛妄。雖然保羅在這封書信的後段中，會以這些恩賜所具有的相對價值來訓誡他的讀者，並且因他們對這些恩賜的濫用而責備他們，然而這些恩賜却是實在的和寶貴的，因此當他在這封書信一開始時，就爲這些恩賜的賜下而獻上感謝。信徒們藉着這些恩賜，在言語上極爲熟練的爲基督作見證，在基督教的眞理上，也能得着一個更爲深入的「知識」，並且藉此能使他們更確切的肯定保羅爲基督所作的見證。

這樣說來，哥林多的基督徒所領受的恩典足如此的豐富，以致在他們等候基督再臨之際，在用來支持他們生活和工作的屬靈恩賜上一無所缺；並且保羅表明了他那充滿喜樂的信心，直到基督顯現的日子，凡跟從基督的人雖有試探和試驗臨到他，可是基督的靈會在他們一切的需要上繼續的供給他們，使他們在祂降臨的『日子』『無可責備』。這種對於信徒們的聖潔定會得着繼續的保守之信念，並不是以對人性的任何恃賴爲依據，而是以那位召我們歸入與基督一同得分之上帝的信實爲根基。靠着信心，我們得以共同的承受祂的生命。所以，我們作信徒的人，當與保羅一起表示出我們的感謝，因基督的靈賜給我們每一個屬乎祂的人各種需用的恩賜與恩典而歡呼快樂。

我們也要與哥林多的基督徒共同享有所盼望的榮耀，而使他們得着更進一步的支持的，正是對這種

榮耀的盼望。他們是『等候我們的主耶穌顯現』，仰望保羅在本書信第十五章中所敍述的基督的日子，使他的靈性和身體臻於完全。基督的降臨，在榮耀中的顯現，應該是鼓舞每一個跟從基督之人的有生命的盼望。

當我們回顧一下諸論時，就可以看出給每一個句子賦以合一性與意義的，正是基督的名字。在這九節簡短的經句中，這一個名字就出現了九次。

保羅蒙召作爲基督的使徒；信徒們在與祂的交通中得以成聖，正如求告基督的名而得蒙拯救一樣；在祂裡面，正如在父神的裡面，信徒們找到了平安的源頭，藉着祂，使人得以領受屬靈的恩賜，這種恩賜堅立了保羅的見證，並且使他同道的基督徒具備了在生活上和事奉上的力量；祂的再臨是他們盼望的中心；這個顯現的日子將使他們的喜樂臻於完滿。在基督裡乃是他們經驗的本質，品格的解釋，定命的確據。

誠然，對於每一個在祂教會中的教友而言，基督應該越來越是他們的一切。

貳 教會的問題（林前一10—十五58）

一 分爭（一10—四21）

1 對合一的勸勉（一10—17）

當保羅把他的話題轉過來而向在哥林多的教會述說的時候，他所使用的第一句話，就是對基督徒合一的勸勉。可能在現代的教會中，最感需要的也與此相同。在教會生活中，最明顯的缺陷莫過於分爭了。因爲如此則不能向世人表示出同心合一，團結一致，藉此以傳出一個和諧的信息，或使世人看出其弟兄之情誼。

這一個勸勉是『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而作的。名是人藉以被人知道的媒介，或是說明祂的所是的東西。因此，「基督」這名是指明我們一切對於基督爲救主，爲主，爲王的認識。既然所有的信徒都是屬於祂的，並且是在祂的權能和控制之下，所以在這裡提到祂的名字就指明了一個存在着的屬靈的合一，而這種合一是應該藉着外面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信徒們應該『都說一樣的話。』保羅當然不可能盼望所有的基督徒在對於他們的信仰所作的言詞陳述上合一，但是他却懇請他們在一切有關實質的事件上，在他們之間沒有『分黨』的情形，以免「肢解」了基督的身體。凡是在這個身體上的肢體，都應該『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在智力上持定

相同的體識和觀念，並且藉此以在信心，盼望，和愛心上合一。

促使他作這個勸勉的原因，乃是由於革來的某些親屬或僕人帶給保羅的報告，很顯然的，革來在哥林多教會中乃是一位有顯著地位的夫人。

根據這個報告中的敍述，在哥林多的基督徒中間有嚴重的『分爭』發生，我們在這裡並非假定在他們中間已有信徒分別的成立了有組織的黨派，或是在信徒的團體中已有實際的分裂存在；但是在他們的態度上，已經顯出了分裂的現象，因爲他們中間有些拒絕向保羅盡忠，而自稱是追隨亞波羅，或彼得，或基督的。至於說作這種主張的理由是什麼，或是這種區分所含蓄的是什麼意義，則更是一件屬於臆測的事了。很可能的是，那些以自己是屬於保羅的人而自誇的，認爲他是名實相符的教會創立者，這也是對的。他們也熱切維護在他簡單陳述的福音中所說明的恩典道理。而那位大有口才的亞歷山大人亞波羅的跟從者，則可能是由於他的哲學或修辭而受其吸引。至於那些主張磯法，或彼得是處於領袖地位的人所持定的理由，可能認爲他是在使徒中爲首的，或者因爲他仍然偏袒猶太教的形式或禮儀。那些基督黨人可能提出抗議，認爲他們不得屈從於任何人類的教師，而把他們的信經建立在基督自己所說的話上，而這些話却都是以他們自己的解釋爲依歸。雖說在程度上，他們都或多或少地嚴厲的反對他們同道的信徒，可是這些黨派仍宣稱自己是基督徒。在今日的教會中，每一派的黨人均有其繼承者。

有些人是燃有傳福音的熱誠，他們是動用情感的；他們宣稱他們所傳講的是「單純的福音，」他們

抱着可佩的熱誠去拯救靈魂；然而他們的理想範圍，却是偏狹的；他們表達的方式，都是些成規俗套；他們對於在靈性經驗上與他們的領受不同的人之同情心是不完全的；並且對待在信仰上與他們所舉行的某種特定格式不同的人，常常缺少禮貌。

有些人在對眞理的宣示上，喜歡採用比較具有更多哲學意味的陳述；這些人是動用知識；他們喜愛神學的系統，樂於從事深奧的思辯和推理。另有些人則熱中於宗教的儀禮；他們是動用癖好與情緒；他們特別强調教會的組織；他們歡喜把教會的權柄向後追溯到教皇和使徒，甚至推究到彼得本身。就他們而論，「得恩典的方法」，與制定的時節，儀禮，和形式等具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然而另外却有些人反抗一切的儀式和所有由人而來的權柄，他們申言他們唯獨相信聖經，僅只順服基督；他們深欲表明，對於一切的宗派他們都抱着反對的態度，因此而要建立他們自己的宗派。

這些人都是眞基督徒，在基督的教會中都有他們的一席地位。當人類的本性仍繼續的保持着原來的特質之際；當人類的知識仍是不完全的，其癖好也各不相同的時候，要盼望他們在信仰上統一，組織上合一，或在崇拜上一致是很困難的。「宗派」會繼續的存在，它們可能會在工作上協調一致。每一個宗派都可能帶來今世的福益。而表現在爭競，嫉妒，苦毒，和驕傲上的，則是出乎「結黨」的意念，這實在是令人悲嘆的。

保羅提出了一個問題，藉以表明他對這種態度的責備：『基督是分開的麼？』若是所有的信徒們都是屬乎基督的，那麼衆人都必得成爲一個身體；若是他們在實際上已經分開，而仍然是各別的堅持着

基督，那麼基督定必能分成幾個部份了，顯然這個觀念是不合理的。

無論是什麼信徒團體，除了基督以外就不可能有實在的頭。使徒問着說：『保羅爲你們釘了十字架麼？』若是基督徒們能記得誰爲他們死了，而藉此使他們得以屬於他，則他們就不會貿然的說，他們是屬於保羅，或亞波羅，或磯法的了。

『你們是奉保羅的名受了洗麼？』他們藉着洗禮是見證並表明信了基督，並不是信了什麼人。這信心使他們能與基督進入有生命的關係。如果人聲稱這樣效忠一個人竝的領袖，與屬生命共同得自基督的衆位信徒分開，就是否認這種信仰，棄絕這種關係。

保羅不僅是如此責備結黨的態度，並且堅決的主張，若是有這種情形發生，那不是由於他本身的任何過失，或是在他的事奉工作上所引起的任何弊端。他根本沒有給人施過洗，免得有人會以爲他是帶領信徒同他建立一特別的關係，而不是進入與基督具有生命的團契中。誠然，他曾爲那位管會堂的基利司布和哥林多信徒的慷慨恩人該猶，以及『司提反家』的人施過洗；但是就他的記憶所及，在他帶領的這些爲數極多的歸主之人中間，他再沒有給別人施洗。他無時或忘的是主所託付給他的重大使命，是傳福音而不是別的，甚至也不是施行聖禮，姑不論這種事奉所具有的重要性如何。他更進一步的體識到他所傳講的福音之本質，乃是要清楚的把『基督的十字架』向世人提供出來，而且要不使他所傳信息的形式，或對其中偉大的中心事實之思辯推理，把此一實在的眞理弄得含糊不清。

基督教的牧師們並未時常的體識出，他們最重要的職司，並不是在管理錢財或是組織教會，而是傳

揚福音；並且也沒有看出他們可能會把沒有跟從基督的人，爭取過來以作爲跟從他們自己的人；他們並不能避免在救恩信息中偉大的實質部份，可能會由於他們流利的口才，或是在有關主題上所作的學術性討論而弄得含糊不清的危險。

2 福音是神之智慧和權能的彰顯（一18—31）

保羅認識出在哥林多教會中所存在的這種分裂情形，是由於對福音和基督的事功之誤解所致。因此他要責備他們，陳示出福音和基督的事功之眞實本性，藉以驅除這種分裂的意念。他用兩章的主要部分來分別處理這兩個題目。

在今日，一般尋求「基督教會再合一」的人，都盡其所能的想在這些相同的題目上達到一個相互的了解，並且正在舉行一些有關「信仰與秩序」的會議，這一點的確是具有重大意義的。若是信徒們了解保羅所傳的福音，和他所執行的任務，那麼在教會中發生分裂情形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按照保羅的說法，福音是神的權能和智慧屬神的啓示和彰顯（一18—二5）。更進一步的說，唯有藉着神之靈的解釋，人們才能明白福音中的信息（二6—三4）。照這樣說來，福音就不會留下任何榮耀人的地步了。由於福音只有一個，並且它不是從人那裡來的而是從神那裡來的，因此若是信徒們仍然說他們是屬於保羅的，或是屬於亞波羅的，或是屬於磯法的，或是屬於基督的，那該是多麼的謬妄悖理。

當保羅在責備這種愚拙的結黨之意念時，他宣稱他在傳講福音的時候，曾避免表現任何屬人之學問，以免混亂了福音在實質上的特徵。這個福音的實質部份，乃是他在基督十字架的道理中所找到的。

他宣稱這『十字架的道理』在世上有名望的聰明人之眼中是『愚拙的』，然而他們却是行將滅亡的人；可是在得救的人看來它却是『神的大能』。十字架道理的神聖功效，使一切人類想着救恩的企圖似乎都顯得是愚拙和無用的了。這一點與以賽亞看到神的大能以另一種方式彰顯時的結果相同。耶和華帶着憐恤的眼光觀看着人類的軟弱，並且將要顯示祂自己的無所不能性，於是這位先知就做照祂的口吻說：『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

因此，所有人類的一切智慧和禮能，若與屬神的福音比照起來，神就叫它都顯得是可笑的和無能的了。『智慧人在那裡？』使徒問着說：『文士在那裡？』『這世上的辯士在那裡？』神藉着對福音的宣稱所傳出的靠着基督的救恩，不是已使世上的智慧都變成了愚拙的嗎？

保羅接着解釋福音如何的使世上的智慧顯得愚拙。神在祂全智的預見中，曾允許世上的智慧人去尋求一個生命之道，和一種認識神以至得救。但是他們是全然地失敗了；他們『不認識神。』所以神就『樂意』藉着十字架的傳揚，從事進行拯救那些相信基督的人。

因此，當我們在這裡讀到『……愚拙的道理』時，就不要以爲保羅是在這裡讚許以愚拙方法來講福音的道理，事實上，他也不是藉此以說明講道是宣傳眞理的方法。他在這裡所指的是福音信息的實

底，是所講的『道理』，即『基督的十字架』；這就是在世人眼中看爲愚拙的事物。可是就實質而言，它却是神智慧的一種彰顯。

保羅宣稱道，無論是猶太人或是希利尼人都不願意接受這種信息。他們都被他們先入之見弄瞎了眼睛。『猶太人是要神蹟，』他們要求在諸天上顯現的怪異驚人的事物，或一些王權的表徵，或是代表政治權勢的憑據，或者是某些被認爲是在世上作君王的信物，藉此以使他們相信那已經降臨的基督就是眞正的彌賽亞。

『希利尼人是求智慧』，他們相信至高的生命之道必定是在智力的修養方面，並且必須要追隨一些人爲的哲學律則。然而使徒却滿有信心的宣稱，唯有那位被釘十字架的基督才是救主。這樣的信息，對於猶太人而言，是一個『絆脚石』，他們錯了，因爲他們所盼望的是一位政治性的彌賽亞。對於外邦人而言，它是『愚拙的』，因爲他們信靠他們自己的智慧。然而對於我們這些已經蒙召作祂門徒的而言，無論是猶太人或是希利尼人，基督已經成了『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爲在事實上，這種看起來似乎是『愚拙』的救恩之道却比人類的智慧更智慧，這種在世人看來似乎是『軟弱』的道理，却比人類的任何力量都要剛强。

我們絕不可設想保羅是把愚拙歸之於神，或是他會夢想要把這種假設的愚拙來與人類的智慧相比較。他現在是以諷刺的語氣說話，並且正堅持世人所認爲是愚拙和軟弱的救恩之道，在實質上就是屬神的智慧和權能之道。

在與這個論證相關的陳述中，他加上了人的錯誤判斷作爲一個很恰當的例證。他提醒哥林多基督徒說，世人對他們的評價是錯誤的，神就藉着世人所輕視的方法獲得大的效果。

『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保羅寫着說：『按着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神却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因爲那些被世人認爲是『愚拙』的人，已經在基督裡找到了豐富的屬靈智慧，並且找到了認識神以至得救，而這種認識若是拿來與世人的智慧相比較時，則後者似乎就顯得是絕對地謬妄悖理的了。

所以，神也揀選了一些世人認爲是軟弱的人，藉着他們在基督裡的信心而賜給他們在道德上的力量，因此而使人類天然的力量在與它比照起來時就成爲無能的了。同樣地，神在揀選人的時候，也揀選了被人認爲卑賤的，和被人厭惡的，甚至於揀選了那些在世人眼中是無有的，藉着他們產生了使世人羞愧的聖徒，殉道者和傑出的人物。保羅宣稱，在哥林多的基督徒中間，大多數人所具有的寒微出身乃是符合一個屬神的計劃的，藉此使救恩在人的一方面不會使他們感到任何驕傲和自滿。藉着神的大能，並因信基督耶穌，使這些卑微的基督徒得着了他們不是靠着人類的智慧和力量所能得來的福分。

就他們而論，基督已成了從神來的『智慧』；祂就是他們的智慧，所以他們在祂裡面有智慧和屬靈悟性的寶藏，這些都是世人永遠夢想不到的。基督也是他們的『公義』；這就是說，在祂裡面他們的罪惡已被赦免而不再站在罪人的位置上，並且得着了世人所不知道的良心上的平安。基督是他們的『聖潔』，因爲他們在祂裡面得着了世人所得不到的潔淨和聖潔的生活。基督是他們的『救贖』，因爲

祂不僅是已付了「罪的代價」，並且已從死裡復活，把救贖之恩應許給跟從祂的人，這種救贖的終極目標是要把身體和靈魂都包括在內。保羅基於這種本諸神的恩典所得來的救恩，並爲了要使所有世人的智慧都因此而羞愧，他引用了一節爲人熟悉的經文而作爲一個得體的結論：『誇口的，當指着主誇口。』

然而這一切的說明，都是直接的關涉着保羅對哥林多教會所發生的結黨事端之指責。若是救恩是這樣完全的出乎神的預備，並且若福音是神救恩這樣特殊的一個信息和啓示，那麼在教會中所發生的分裂現象，或說『我是屬保羅的』，或『我是屬弗波羅的』，還找得出藉口嗎？信徒們爲什麼要指着人誇口呢？對於福音的眞知識使結黨分派的觀念顯得荒謬背理，並使所有的信徒在基督裡都合而爲一了。

3 保羅宣講福音的方法（二1—5）

如果在哥林多的教會被結黨分派的觀念所分裂——像有人說：『我是屬保羅的』；另外又有人說：『我是屬弗波羅的』，或『我是屬磯法的』，或『我是屬基督的』——保羅堅持這不是他的過錯。在前面一章中他曾提醒他的讀者們注意一件事，即他沒有給人施洗，免得有人會因此而自以爲是跟從保羅的，或是屬於保羅教會的人。在這裡他宣稱說，即令在他的傳道方式上，他也沒有給任何人留下機會，使他們能以保羅爲他們的領袖而自誇。福音乃是一個屬神的信息，基督徒若是明白這一點的話，則在教會中將永遠不會發生結黨的情形；並且保羅在講道的時候總是小心翼翼的不讓自己因表現屬人

的智慧，而致混亂了他信息中屬神的特性和淵源。當他在哥林多人中間爲神在基督耶穌裡的救贖之恩作見證時，他從未以演說家的雄辯之姿態，口若懸河的在他們中間表現自己，也沒有裝模作樣的以哲學來壯自己的聲勢。

他所負的任務是極爲清楚明白的，他的目的乃是確切不移的；他下了決心，在他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用憑世人的智慧極難接受的方法認識並傳揚基督，即是，降至十字架之死的極度羞辱。組成保羅信息的總和及其實底的，是基督和祂的救贖之功，而不是任何人爲的有關救恩的哲學。

當保羅到哥林多的時候，他就抱定了這個宗旨，有些人推斷他當他到他從前工作的地方——雅典時，他自認曾有一個不同的目標。那次工作曾被斷言是失敗的，其原因是他經常以希臘的一些詩人和智士爲念，並總是逃說他們；也有人說他的失敗是因爲他在亞略巴古演講的時候，表現的哲學味太濃了。可是這一點乃是由於對他在雅典所傳信息的誤會，並且誤解了他現在對哥林多教會的言詞。

保羅在雅典時的確曾傳講過基督。他所使用的手法，具有調和安慰的性質，而且也是很明智的。他以流利的口才，用確實和權能來宣揚他復活之主的要求；他的信息是完全適合聽衆的。如果他因這樣而遭受到任何失敗，其過並不在他，而在於他的聽衆們在智力上所持定的驕傲。

在這裡所提示出來的，不是保羅在雅典所傳的信息與他在哥林多所傳的信息之比照，而是他自己在哥林多所傳的信息和其他作教師之多有哲學思索的論證間之比照，這些人已經使他們的聽衆多多思想

傳信息的，以使他們宣稱他們是這些人的門徒，而不是自認爲基督的門徒。保羅用他那平易近人的言語，使他所講的信息簡單明白，其目的就是要避免這種危險。

他曾在『軟弱』中與他們同在，這種軟弱，可能是指身體上的某種令人屈辱的疾病，因此而使這位使徒受到極大的試驗；或者也可能是指精神的苦惱和靈性上的沮喪，以及『懼怕』和『戰兢』，使他在哥林多第一次出現的時候，帶着一種無可比擬的困苦的經驗。他曾是孤獨無伴的在這個城市中，盼望着他的同工，西拉和提摩太的到來；他因環繞在他四週帶着浪厚之異教主義的廣大羣衆而沮喪，因哥林多人的驕傲和自滿而灰心，因他們的不潔和道德上的敗壞而感厭惡，因他自己的同胞猶太人的苦毒和瀆神的反對而感到傷痛。

就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主耶穌在一個晚上藉着異象向他作了一個應許，他聽見祂說：『不要怕，只管講，不要閉口，有我與你同在，必沒有人下手害你，因爲在這城裡我有許多的百姓。』（參閱使徒行傳十八10、11）由於這一次的異象，使他在對基督的依靠上得着了一個新的經驗。他所講的話並不足憑着對自己的自信心，或依賴他所傳講信息的方式。他『說的話』和他『講的道』，不是用人的『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由聖靈和大能的明證』。這是照着神的旨意，要他們的信心不在乎人的智慧的任何方式或發表，乃是在乎神的大能的顯出。

這樣說來，教會中所有結黨紛爭的事，該是多麼荒唐，多麼有罪！因爲這些都是人對人性教師的偏愛，和對別人之恩賜的驕傲欽佩及人的聰明所致。

福音是一個以基督爲中心的屬神的信息，並且也是在一位被釘十字架的基督裡面。若是信徒願意把他們的思想固定在他們那位神性的主身上，多注重他那救贖的恩典，並且少去思想人類的思辯，理論和套語，則在他們中間的分裂當可得着醫治。

照樣，基督教的工作者在宣講這福音的方法上，必須要注意大小輕重，以及他所表達的方式，因此得以使他們實質的信息，即「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對於他們是眞確的。

4 福音唯有藉着神之靈才能解明（二6—16）

人們有時說「簡單的福音」。如果福音並未摻入人爲的雜質和敗壞，則基督徒用這話來形容基督教的信息是十分恰當的。可是，在比較眞切的意義上來說，則福音就不是簡單的了。它包括了給與人類心智能力最深奧的哲學。它是直接從神的心思和意念中出來的。它是那樣的精細，那樣的神秘，那樣遠遠的超過了一切人的理智所能達到的巔峯，因此，人若不是藉着神之靈的幫助，就不能够了解和鑒識此一福音。

所以，保羅肯定的說，雖然福音在世人看起來似乎是『愚拙的』，雖然他在傳講福音的時候，避免使用人爲的哲學形式並顯露屬人的智慧，可是他的信息在實質上却確乎是一種『智慧』，而這種智慧乃是在『完全的人中』，或是說在靈性上已到成熟階段的人所認識得出的。可是，這種智慧『不是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這世上有權有位將要敗亡之人的智慧。』因爲他們所謂的智慧，已經由於他們在

道德上的無能爲力，以及因福音所彰顯出來的大能而成爲不可信任的了。就實質而言，保羅正在傳講的乃是『神的智慧。』它是一個『奧秘』，在新約中，這個字的意義所表示的，並不是一些不可能了解的事物，而是一些藉着人類的理性不可能發現，而只有藉着神的靈才能完全明白了解的事物。在這裡，保羅把這種奧秘肯定的敍述爲『從前所隱藏在……的智慧，』（7）這個奧秘的內在涵義，神已經『藉着聖靈』向我們顯明了。

這種智慧，即是甚至藉着基督的永恒之救恩計劃，一直都是在人面前被隱藏了的；在世上沒有任何一位智者，或政治名家，曾經發現過它，因爲『他們若知道，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與基督同時代的人並沒有眞實的屬靈眼光；他們不了解眞正的德性和聖潔，他們不能鑑別屬神的愛心，因爲這一切都具體的表現在救主的身上了，可是這位救主却被他們拒絕，並被他們釘在十字架上。神在祂的恩典中所預備的救恩之道，除非是靠着上帝的靈向人顯明，否則就不是人所能發現的，而且人也從來沒有發現過。

保羅引用以賽亞所說的話，藉以加强他所作的陳述之力量。他所引用的雖然不與以賽亞原來所使用的字句完全一樣，可是却把他主要的思想陳述出來了，其用意是在說明人要想發現只有上帝所能啓示的眞理，是無能爲力的：

『神爲愛祂的人所預備的，
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這些句子並沒有像一般人設想的，是指在天上人所不知道的榮耀，而是在說明神藉着基督的生死和復活，以及祂拯救的權能所預備的救恩之道。這樣的一個救恩之道，是人的眼睛未曾看見過的，是人的耳朵未曾聽見過的，是人心未曾想到的。這救恩之道在淵源上是出自神，是從神的意念中所發出來的。它不是僅涉及一個屬於未來的存在；而是一個關於現在的認識和經驗的事件；因爲保羅接着說：『只有神藉着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爲聖靈參透萬事，就是神奧秘的事也參透了。』

這樣說來，福音不僅是具有屬神的淵源，並且它的本性也是如此的神聖，以致若不是藉着神之靈的幫助，就沒有人能够明白它。

在這裡所說的聖靈參透萬事，不能認爲是意指一個需要使之成爲完全的部份知識，而是一個業已據有的深刻和正確的知識，正如提到神是鑒察人心的。保羅把這個知識比作人類的自我意識。除了人自己的靈以外，沒有人知道在他胸懷中經過的思想，和存在他心思意念裡的事件；照樣，除了神之靈以外，沒有人能了解神深奧的旨意，計劃，和智慧，而這種旨意、計劃、和智慧，在基督的福音中正具體表現出來了。保羅爲了要使基督徒能明白這福音，他宣稱神是把亮光賜給他們了，這種亮光與世上智慧人的知識不同，它乃是一種可以追溯到神之靈直接影響的屬靈鑑別力；這位聖靈之所以要賜給我們的原因，就是要我們能够了解這恩典的信息是『神開恩賜給我們的事。』

保羅宣稱，他所陳明的信息，『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在最後一個句子中，保羅的意思可能是說「將屬靈的事解釋給屬靈的人，」或是「用聖靈所賜的言語，陳明屬靈的眞理。」

因此，福音對屬世的人，對『屬血氣的人』，和對不屬靈的人說來，似乎僅是愚拙的事就不足爲怪了，因爲他們的知覺不能達到超乎知識以上的領域；福音所論及的眞理，是關乎屬靈的事，並且唯獨『屬靈的人』才能够明白。保羅在這裡所用的『靈』這個字，是指着受神的靈感動之人的靈，而屬靈的人就是說被神之靈所支配的人。這樣說來，顯而易見的可以看出爲什麼『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爲什麼『反倒以爲愚拙』和爲什麼『不能知道』了。其原因是『因爲這些事唯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或者說唯有屬靈的人才能以鑒察。不信的人，『屬血氣的人』，沒有被基督之靈所光照的人，連鑒察或研究福音的資格都沒有，更不用說能够明白福音了。就另一方面而言，『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甚至連人的眼睛所沒有看出的，人的耳朵沒有聽到的，人心所未曾想到的，就是神深奧的事也都看透了。按照世人的標準來判斷，他可能沒有文化的教養，或是被人認爲是遲鈍笨傻的，但是他却能明白眞理，而這種眞理却是世上最聰明和觀察力最敏銳的屬血氣的人，所無法領會的；並且對屬血氣的人來說，他是一個奧秘。沒有一個屬世的人能够明白基督徒，『沒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另一方面，我們這些接受了福音，已經蒙了聖靈光照的人，『我們是有基督的心了。』這並不是說基督徒可以宣稱，他在道德的氣質上，已與他的主一樣的完全，也不是說他的知識是超人的，它實際的意

義乃是，在聖靈的感動影響之下，他的道德和知識上的能力已醒悟過來了，並且也蒙了光照，使他能以明白由基督所宣揚，由基督所完成，並且得着了基督的贊可，又由基督之靈使人得以明白之救恩之道。

那麼，如果福音在其淵源和本性上都是具有如此的屬神性，爲什麼接受了這福音的基督徒，還會因爲傳這福音的人而結黨分爭呢？如果他們忠於他們獨一的信息，這些人就會同心，如果他們對他們的職份忌心，則他們就不會因人的計謀，修辭和哲學而混亂了他們的福音。當基督徒這樣的受到了基督之靈的光照，使他們得以明白基督之福音的時候，那麼在教會中的一切結黨分爭就會因之而停息了。

5 結黨是靈性上不成熟的明證（三1—4）

在基督徒中間，再也沒有一件事會像分裂，宗派間的競爭和分黨派顯得幼稚無知，或把靈性生活顯得更爲低下了。所以當保羅爲了他們結黨的事而責備哥林多教會的教友時，他告訴他們這樣顯明了他們自己僅不過是『在基督裡爲嬰孩的』，在行爲上像世上還沒有重生的人一樣。

對於哥林多人說來，這些話誠不啻是當頭棒喝，因爲他們常以他們屬靈的恩賜和成就而引爲自豪，並且那些批評保羅的人，也曾因他教訓的簡單而嘲弄他。使徒反擊他們，認爲他之所以要說得簡單明白，乃是因爲他們在靈性上的不成熟。他不過是因人施教，以適合他們貧弱的接受能力。作爲一個屬靈的人，他『不能把他們當作屬靈的』人一樣來『對他們說話』，其原因就是他們沒有明白或接受這種教訓的能力。『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爲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爲這些

事唯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

保羅並沒有說哥林多的信徒不是基督徒，而是說他發現他們在靈性上仍然是處在作嬰孩的狀況中。他們已經有了重生的經驗，但是舊的本性和氣質，却在他們裡面攔阻着聖靈的作爲。他們尚未發育成長，他們是『在基督裡爲嬰孩的。』

作一個嬰孩並不是羞恥的事，可是長時期停留在嬰孩階段而不長進却是可憐的，並且在發育上受到阻止也是可悲的。重生並不指在道德上的完全，而是表示新生命的開始。從作嬰孩的狀態達到成人階段的期間中，必須要有成長。

保羅認識出在哥林多基督徒的光景，並且因爲他們在靈性上的不成熟，所以他餵養他們『是用奶…沒有用飯。』他給他們的是適於嬰孩吃的食物。他只能用簡單的福音眞理來教訓他們。他看出他們不能接受和消化乾糧，就是比較困難的道理，和更深入的屬靈教訓。他已經傳講了『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可是他却限制着自己，對於福音的信息僅講一些初步的道理，和一些比較簡單的應用。

對於這樣的傳道方式，有其適當的時間和地點。所有的人都應該得到一個教訓，即靠着對那位被釘十字架並且復活了的基督所持的信心，能够得着救免平安，和力量的結果。接受這位基督爲主和主宰，並且經驗重生，就是開始一種新的生命。

對於這些眞理，如果能够很適當的予以鑒識，奉之爲生活的標準，並且把它應用在我們每一件需要上，就是在靈性上的長進和發展，如此才有能力接受並鑒識那樣更深入的基督教教訓。

哥林多的基督徒沒有作到這一點，他們仍然沒有發育成熟，仍然不過是在基督裡作嬰孩的，仍然不能消化乾糧。他們仍然是『屬血氣的，』處在『肉體的』力量壓制着聖靈力量的狀態中，舊的本性和氣質控制着新的。看起來他們仍然是『照着世人的樣子行，』在生活上的行爲，像那些沒有從聖靈那裡得着新生命而沒有重生的人一樣。

對於這種不成熟，尚未發育長成和屬世的狀態之證明，可以從他們的嫉妒，分爭，和分裂中看出來：『有說，我是屬保羅的；有說，我是屬亞波羅的；這豈不是你們和世人一樣麼？』僅是在哥林多的基督徒中間有着分裂的這個事實，就是他們在靈性上不成熟的證明，但是那些促使他們分裂，和把分裂加以擴大的嫉妒和分爭，更進一步的指明了他們尚未發展成長和仍屬血氣的狀態。

許多基督徒以他們屬於教會中的某些黨派而感到驕傲，可是事實上結黨情形的存在，可能就是一件羞恥的事，引起結黨的派別觀念，可能表明了他們在對基督福音的了解上發生了一個可悲的錯誤。

成熟的基督徒，『屬靈的』基督徒，會因教會的合一而感到歡欣。神的靈已把屬乎神的較深奧之事顯明給他們了，使他們感覺到他們是與神衆兒女爲一。他們要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並顯明聖靈所賜合而爲一的心，「直等到我們衆人在眞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以弗所四13－15）

6 基督教的工作者神是的工人而不是人的主人（三5－9）

保羅在此所表明的是，在教會中的結黨現象，可以藉着一個對福音的眞正見解而把它糾正過來，即福音是神的靈所顯明的從神那裡來的信息。這樣的一個觀念，就可以使歸榮耀與人，或使教會中以各人所傳講的各種信息而誇口之結黨分派，成爲不可能的事了。

他接着表明像這樣分爭的現象，可以更進一步的藉着對基督教的工作者所持定的正確觀念而獲得制止，即工作者是神的工人而不是人的主人。

「執事」二字，本身就是一個美妙的字眼，並且含有提示性。它的意義是一個工人。保羅宣稱說，他和亞波羅以及其他傳福音的使者，不過僅是屬於神的工人，這樣說來，在哥林多的基督徒若是結黨分派，說他們是屬於神派遣來服事他們的人的，該是多麼的荒謬背理。傳福音的使者，是屬於神的。凡接待了這個信息的人，也都是屬乎神的，並且當爲這些傳信息之人的事奉而向神獻上感謝。他們不應該因爲由這些工人所帶來的益處而感到驕傲和嫉妒。這樣的一個對基督教工作所持定的眞實見解，會使信徒們在一個共同感謝的心情下合而爲一，而不是因爲在爭競和分派的現象下使他們分裂。

作者問哥林多的讀者們說，『亞波羅算什麼？』『保羅算什麼？』的確，他們並沒有作爲黨派的領袖，宗派的創始人，或是基督徒們的主人。他們是神的工人，他們來，就是要把所有跟從基督的人所組織的教會建立起來，並使其得着力量。他們是『執事照主所賜給他們各人的，引導你們相信。』每個人都各盡其一份主所交託給他們的工作。保羅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但使之生長的唯有神。誠然，這個工作乃是保羅所發起的，而繼續作保羅所開始的工作的是亞波羅；然而，他們兩個人都不應

該被主張有什麼特出的功勞，因爲唯有神才能使他們的工作興旺。『可見栽種的算不得甚麼，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在他們本身之內，或與神比較起來，他們是一無所有，也沒有甚麼是屬於他們自己的。因爲『唯有神叫他生長。』

這些工作者—保羅，亞波羅—並不是相競爭的敵對者，也不能把他們看作宗派的領袖。雖然他們各人所擔負的工作不同，然而在他們的目的和抱負上却是合而爲一的。『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他們所共同關切的，乃是教會的長進，他們是通力合作而不是敵對競爭。

若就他們機遇的不同和所負的責任各異而論，則每個人所得的工價應該根據他們所盡的力量，並要與他們對其工作忠心的程度成比例。『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賜。』

信徒們也不應把自己看爲是屬於這些慕勉作工的人，更不應該以爲自己是跟從這個人的而不是跟從那個人的而誇口，在想像中認爲某一個人所負的使命高過另外的人。像這樣的分裂觀念，完全是不合理的，因爲『我們』這些作基督教工作者，『我們』作福音使者的，『我們』作教會之工人的，仍是與『神同工的』我們不是與神在一起作工的。這並不是使徒在這裡所陳述的觀念。我們是屬於神的同工的人，我們在一起互相工作，我們都是神的工人，負有一個共同的使命；在屬於神的園地，即教會中慇懃作工。在耕種的時候，一個擔任栽種的工作，另一個則擔任澆灌的工作；或者我們改變一下講話的方式說，我們是在一起協力建造一座偉大聖殿的工人，這座在建造中的聖殿，乃是爲神預備的居所。因爲使徒寫着說，『我們是與神同工的，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對基督教的事奉工作所持定的這種觀念，會給教會帶來合一，並且能夠在上帝的工作者中間，增進謙卑和同情的態度。

7 基督教工作者之責任（三10—17）

雖說作基督工人的，被指派從事的事奉工作有一些不同的方式，可是每個人在他的工作上所負的責任却是相等的。保羅在這裡說教會好像是耕種的田地，他的工作是栽種，亞波羅的工作是澆灌，以使田地裡的穀物得以成長，他藉着這個說明而解釋了這些不同的事奉方式。

然而在這裡保羅爲了要更適合他立意要說明的意旨起見，他把他所作的比方，從耕種田地轉變成建造聖殿。基督教徒的工作者，都是『同工的』。在這個建造聖殿的事工上，各人負有一份職責，各人都必須在他所用的材料和他所作的工作上負責。每個人都應該在此一建造工程上竭盡自己的力量，以使他的工程能夠經得起基督評判的試驗，並且還能得着一份賞賜。

至於他自己，保羅宣稱道，他的作爲是『好像一個嘶明的工頭』。他力言他的智慧是由於『神的恩』，因之功勞不是他自己的，他這樣藩防似會有的驕傲和僭妄。他已經『立好了根基。』他已經在哥林多開始創立了教會，所有別的教師們的工作，乃是在他的根基上建造。這些教師們應該注意他們建造工作的本質。有一件事是確然無疑的：就是無論他們的工作是什麼，他們總不能立別的根基。因爲他所立好的根基乃是耶穌基督。保羅在哥林多藉着宣揚他那被釘的十字架，從死裡復活，並要再臨

的主建立了教會。所以的確神親自爲教會立好了這個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

可是立在這個根基上的建築工程，却可以使用不同的材料。一個工作者可能用耐久的和優良的材料，例如金，銀，寶石等。另一個工作者所使用的材料却可能是會朽壞的和簡陋的，例如草木，禾稭等。在保羅的思維中，對於這些材料到底是指着什麼人說的，他並未十分的予以確定。有些人認爲他是指眞的和假的教義而言。有些人則假定保羅是指着人說的，被帶領進入有形的基督教會的人中間，有好的也有不足取的。還有另外一些人，相信使徒所指的是基督教的工作者的工作，在他們的門徒和跟從他們的人的生活和品格中所結出的道德和屬靈的果子。這三種看法並不一定是互相矛盾和互相排斥的。純正的道理誠然能塑造人的品格，決定人的行爲，而那不是道的，愚拙的，和不純正的道理所得來的結果，則不過僅是對信心所作的空洞宣示，所建造的教會，看起來似乎是龐大有力的，但是它却經不起時間的考驗或基督的審判。

這一個試驗和顯露的日子，確然無疑的將要到臨。『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此處所說的顯露，是就其眞實的性質而言。基督再臨的『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在這個未來的榮耀日子中，祂要降臨並且要賞賜祂的工人。祂的評判將要像火一樣，試驗每個人所作的工程之眞實價值。有些人的工程將被發現是沒有價值的，是徒然的，有的則顯明有永久的價值。每一個工程經過試驗的人，將要得着賞賜；每一個工程未能經過神評判的嚴格試驗的人，將要失去他的賞賜。如果他建造是以基督爲根

基，他的靈魂不會失喪，如果縱使他的工程消滅了，可是他仍要得着拯救。

可是，他却要像一個從失火的房屋中逃出來的人一樣。『自己却要得救，雖然得救乃是像從火裡經過一樣。』這一個說法已經成爲形容從危險中僅以身免的一個成語。它也可以敍述一個作基督工作者的，他的工作似乎很成功，但到底却被發現是脆弱，無價值，虛飾俗麗，並因此而使他感到羞愧，醒覺，後悔。

這一些都與保羅在這封書信一開始部份的主題有着直接的關係，即哥林多教會中的分裂。對於今日的教會而言，它具有實踐價值的信息。第一，若是有，並且是僅能有一個根基，則所有與基督聯合的人都是屬於這個工程的。只可能有一個基督教，結黨分派和分門別類都是不正常的，並且與對基督的眞正信靠不相符合。

第二，保羅所建立的教會，如果是單憑『基督並祂釘十字架』而不憑別的，那麼，教會中的教友若是再要宣稱自己是跟從某些別的教師的話，則不僅是轉身離開了保羅，並且也是離開了他所傳的基督。否認保羅也就是捨棄基督了。

第三，雖然有些教師有很好的人緣而極孚衆望，雖然跟從他們的人可能對他們的工作有誇大性的宣傳，可是對他們的事奉之眞正試驗，不是人們對他們的讚美而是基督的評判。有些由於損害保羅而獲得人們高聲讚美的教師，在基督降臨的日子可能將要失望沮喪；他們不會失喪，但是却會得不到任何賞賜。

保羅以一個莊嚴的警告來結束這段書信，並非是不自然的。分裂可能會傷害，污穢，並摧毀神的殿，就是祂那不可侵犯的聖殿，耶穌基督的教會。這一個聖殿乃是以信徒們爲活石所建造成的。聖殿的建立是以神的聖子爲根基，神的聖靈住在其中。如果是以結黨的心，如果是以驕傲和虛妄，人在教會中引起了分裂，那麼他就會受神的懲罰。『若有人毀壞神的殿，神就要毀壞那人，因爲神的殿是聖的，這殿就是你們。』

8 教會結黨的愚拙（三18—23）

凡在教會中造成分裂的人，他們的動機往往是出於虛妄和驕傲。不論是出於那一樣，他們都是愚拙的，因爲他們自認爲比其他基督徒優越，他們剝奪了跟從他們的人能從別的領袖那裡獲得教訓的機會，藉此以虧負他們。而那些教訓正是屬於全體基督徒的。

這就是當使徒繼續責備哥林多人的結黨意念時所辯述的要點，並且他堅持說，要是他們對基督教工作者持有眞實的觀念，即認爲他們皆是整個教會的工人，而不是屬於某些個別分開的宗派，如此將可以使結黨的意念得着醫治。

『人不可自欺，』保羅寫着說，沒有一個人可以爲他對於救恩之道，或對神的眞正認識具有任何優越的智慧而自傲。因爲唯有在基督的福音中，和對十字架所傳的道理內，才能找到這種智慧。如像使徒在本書信的前面一章中所說明的一樣，對於世上有智慧的人而言，這個信息似乎是愚拙的，可是就

其實質而言，它却是神的智慧。

所以，使徒堅持的說，在你們中無論是誰，凡自以爲是具有這個世界的智慧的，必須要藉着接受基督的福音在世人眼中變爲愚拙，並且這樣一來，就變成眞正智慧的了。『因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

這一個事實由約伯所說的話而得以堅立，『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詭計。』這句話是指世人的智慧無用的情形而講的，它沒有能力達到他預定的目的。詩人所說的話，使它得到了更進一步的建立，『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虛妄的，』這裡所指謂的，乃是人的智慧之空虛和徒然，不僅是其結果，而且其本質也是如此的。

在這裡我們必須了解，保羅對人的智慧所作的如是評價，就是說它對於救恩的發現和獲致上都是無能爲力的。一切科學和哲學的眞理在一切人類知識各方面的進步，應該視爲是神對於人的恩賜而予以讚揚和接受；但是救恩的福音，却是神的智慧，並且是超乎世上所有哲學之上的。它是從神的心中發出來的；它關涉着神的兒子；它是神的靈所啓示的。

『所以無論誰，都不可拿人誇口。』在你們彼此之間，不要再因某一位基督教的教師而驕傲和自私的矜誇。『不可拿人誇口，』不要以爲他們是你們的主人，認爲自己是屬於他們的而自誇；實際上，他們是屬於你們的，是你們的工人。要記着，如果你們是屬基督的，則『萬有全是你們的』了。

保羅接着詳細說明了某些這一類的『事』，並且說明了所叫做「神兒女之產業的清單。」

基督教的工作者是屬於你們的：保羅具有對福音信息的獨特知識，對於外邦宣教事功有着無可匹敵的熱誠和熱心；亞波羅對聖經有着極深刻的認識，並且有動人的口才；彼得對於主，有親身的經驗和回憶。然而他們這些人都是屬於你們的。不要說你們是屬於他們的，而要說他們是屬於你們的。並且由於他們屬於你們，照樣他們也是屬於衆基督徒的。不要使你們自己變得貧窮，不要以你們的分裂來虧負教會。你們衆人都享有一份權利，它不僅是說你們能從心愛的教師那裡得着什麼，並且也是說你們能從所有作教師的那裡得着益處。基督教的任何工作者所教導的每一項眞理，都是屬於整個基督教會的。

保羅，亞波羅，和磯法都是屬於你們的。因此，這些領袖們所代表的教會也是屬於你們的；照樣，『世界』也是屬於你們的。整個現存的物質事物的體系是屬於你們的，也是要給你們享用的。神爲了你們的益處而把它安排成序。不要認爲世界是反對你的。它的一切榮美，奧秘，和光明之寶藏全是屬於你們的。『萬事都互相効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生命與死亡是屬於你們的。唯有基督才能給生命賦以意義，並且使生活有價值。若否認痛苦，失望，和憂愁的實在性，那眞是愚拙的。這些都是苦毒，難解羞辱，悲慘；可是它們在現在或將來却可能發出一些永久性的益處，因爲死也是屬於你們的，所以即令是在它看起來是在轄制你們的時候，它也仍然是你們的僕役。它的制服是黑色的，伴隨着它的是令人恐怖與懼怕的事物；但是有一天你會看到它把幔子拉開，侍奉着你進入另一個滿有榮光和喜樂所照耀的生命中。『或現今的事，或將來的

事，』也都是屬於你們的。屬於基督徒的不僅是一切存在的狀態，並且也有一切時間的週期和可能性。就他而論，基督以得勝充滿了他的現在，以盼望充滿了他的將來。

使徒重複的說『全是你們的』但是却立刻又接着說唯有在一種情形下，並且以此爲條件才『全是你們的，』即『你們是屬基督的。』如果祂眞正是你們的主和王，那麼就沒有一件事會永遠的傷害着你，也沒有任何事物會與你不利；萬事都要幫助你；萬事都要服事你；萬事都要爲着你，萬有都是在你這一邊，萬有都要使你得益處；因爲『你們是屬基督的，基督又是屬神的。』

教會是服基督，並且又是依賴萬有的主宰基督，所以教會享有萬有；基督本身握有宇宙性的權能，因爲祂是服於神，倚靠神。

子對於父的這種順服，並沒有引起對祂神性的問題。反而是一個使我們能以看出神那三位一體之合一的眞理。神兒子的普世宇宙性主權，乃是根據他爲兒子而對父的順服。所以教會的合一，聖別，宏偉，乃是以對基督的屈從和順服爲依歸。由於我們是基督的僕人，所以我們得以承受萬有。

照這種關係說來，教會如何能讓它本身引起分裂呢？一個人如何能以他自己而誇口，或者以跟從於一位屬人的教師而自傲呢？每一位信徒，都掌有『萬有』，包括每一個蒙差遣來作他們工人的教師在內。他的榮耀，他的誇口，他的富足，都是在基督裡，在祂裡面，所有的信徒享有一個共同的福祉，尊貴，和生命。

9 基督教工作者當對神負責（四1—5）

當一個人盡他最大的努力時，他就很難被人看錯，很難被人譴責，並且也很難看出別人受到不配得的稱讚。哥林多教會正由於他們所持的結黨意念，以及他們的教友們對於某些教師的偏好，而把這種不公加在保羅的身上。這種黨同伐異的觀念，不僅是像使徒適才所表明的，使教會蒙受了傷害，也虧負了教友，並且也虧負了那些蒙差遣來到教會中作教會工人的執事。雖然他們實在是教會的工人，教會不是他們的主人，他們是神的工人而必須向神負責。所以，不應該使他們屈身於不仁慈的批評之下，並因他們造成不必要的分裂而使教會蒙受其害。

所以，保羅繼續的責備在哥林多基督徒中間結黨的觀念。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所使用的方法與前兩章開始時所用的一樣。在所有這三種情形之下，他都把他在以前所堅立的眞理，應用在他個人與哥林多教會之間的關係上。

當他討論了基督教工作者的地位，認爲他們是教會中的工人之後，在這裡他把話題轉過來以討論在哥林多作教師的與教會的關係，特別是論及他個人的事例和他自己的經驗。

『人應當以我們爲基督的執事。』我們的確是蒙差遣來服事教會的；然而教會却不可評斷我們，和定我們的罪，或在我們中間加以選擇，或對我們加以接納或拒絕，宛如眞是我們的主人似的。我們是基督的執事，是祂的助手和副手。並且我們是『爲神奧秘事的管家。』『管家』二字的意義是，「一個信託得過的奴僕，主人託付他來管理家室，特別是託付他照顧所有的僕人，分配他們所作的工作，又分糧給他們。」這樣說來，基督教的工作者所負的責任是分配並執行神的眞理。所以他們必得

交賬，却不是向他們一同作僕人的，乃是向神交賬。

他們到他們被派的地方去，分解所啓示給他們的，所要於他們的，是忠於他們的主和他們的使命。若是對於這些作管家的，接受一位而拒絕另一位，是暗示說，這個比那一個更爲忠心，如此就是處在審判者的地位上了，可是此一地位却單單是屬乎主的。

因有這位審判者，他宣稱他把別人的意見都不大在意。『我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爲是極小的事。』甚至於保羅對他自己所作的許價，他都認爲無關緊要是極小的。雖然他在他作管家的身份上，並沒有發現任何不忠心的地方，可是他自己良心所作的讚許，並不能作爲他稱心快意的根基，也不能拿來作爲他無罪的理由。他所必須要接受其審查的那位，和祂的論斷是他所關切的那位，就是主。

因此，保羅勸勉哥林多的基督徒，對於他們的教師不要再作不成熟和多事的論斷，分裂和結黨，乃是由於論斷所致。當主來臨的時候，『祂要照出……』在生活上隱秘的行爲，並顯明在人內心中秘密的動機。那時，每個人將要得着他應得的讚美，這種讚美不是來自那些愚拙的和鹵莽的結黨之人，而是出乎那位公義無誤的審判者——神。

這些話都是出乎智慧的忠言。我們在對於他人的論斷上，要慢一點開口並抱着謙卑的態度，尤其是不要自認是看透了基督教工作者的動機。我們在受託所要完成的事功上，不要引起嫉妒，也不要灰心，而要在萬事上都忠心盡力。我們不要因別人的論斷和意見而認爲是受到太多的嘲笑，並且因此而

感到太多的痛苦。有一個辯明的日子將要來臨，『主已經近了。』

10 驕傲—結黨的根源—受了責備（四6—13）

保羅不只一次的說明，在哥林多教會中的分裂，乃是虛妄和驕傲的結果和證明。他在這裡藉着他對於他作使徒的經驗，與哥林多人的炫耀，誇口，和自滿作了一個比照，藉以責備他們愚蠢的自鳴得意。他們的所作所爲，就好像已經在未來將要成全的基督的國裡，享受其完全的福樂一樣；同時保羅則像一個在比武場上已被判定了死刑的格鬪者，正在罹受着慘痛，苦楚，羞辱，和毀謗。

『弟兄們……這些事，』這裡所指的就是一切所提到過之結黨和分裂的愚拙，『拿這些事轉比自己和亞波羅，』雖然這些原則在應用上比較廣泛，並且是指你們對你們一切的教師所持的態度而言；可是我並不拿來作爲對自己的辯護，而是『爲你們的緣故。』我是盡力要教導你們一個謙卑的功課。在效法我們的榜樣上，和我所堅持要以正當態度對待我們這一點上，『你們效法我們不可過於聖經所記。』保羅所依據的聖經，不是某一段特定的經文，而是聖經中對於自滿自足所作的一般性教訓。他深願哥林多的基督徒們避免與偏愛某些個別教師相關的驕傲與結黨，『免得你們自高自大，貴重這個，輕看那個，』參加自誇相敵對的羣黨，高抬某一位教師而對其他的則加以輕視。

像這樣對他們教師的高舉，就他們本身而論，並不是一項效忠的作爲，或表示感恩的敬意，而是對於他們的驕傲的一種滿足。在他們中間的結黨和分裂，就是爲他們的虛榮效力。

更進一步的說，這種黨派是狂妄而不必要的：『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一個信徒與他同道的基督徒之間的分裂，乃是他自己造成的。他選定了某些特別的領袖，並且不必要地，愚拙地使他自己與某些黨派聯合在一起。

這種分裂是忘恩負義的：『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他們所賴以爲分裂基礎的優越條件，乃是神的恩賜。他們應該因此而感謝，却不該因此而驕傲。他們不應該用之以作爲自我的誇耀，好像是他們賺來的而不是領受的一樣。

哥林多人的自負是沒有限制的。保羅用一種嚴厲的諷刺口吻刻劃出這一點，『你們已經飽足了，』好像那些在現在就已經進入了你們在未來榮耀天國中的產業之人一樣。你們『已經富足了。』實際上，保羅是說：『你們已經升上了你們的寶座，用不着等候我們這些作使徒的人了。然而即令是你們已經升上了寶座，那時也得我們與你們一同作王。』

與這種幼稚的幻想成對比的，乃是使徒們所處之可憐的實在情形。能夠與他們相比較的，唯有那些被定了死刑的囚犯，當觀衆們看夠了流血較少的表演之後，他們終於被帶進圓形競技場；被迫以徒手與野獸相搏鬪，對於他們而言，生命的盼望已經沒有了。或者說，使徒們像那些進入了比武場的鬪劍者一樣，知道他們絕不會活着離開這個地方；他們已經向他們的朋友說過了再見，他們像那些行將就死的人一樣，已經向皇帝敬過了禮：『我想神把我們使徒，明明列在末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爲我們成了一臺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當保羅再度轉而向哥林多人講話的時候，他的語調趨向於嚴厲的諷刺。雖然這些話是些別向在教會中結黨的領袖講的，但是也可照樣的應用在所有跟從他們的人身上。『我們爲基督的緣故，算是愚拙的』；我們因爲被世界上智慧的人認爲是愚拙的福音忠心，而受到人們的汚辱；『你們在基督裡倒是聰明的』；你們已經具備了某些傳福音的方法，因此使你們在智慧和悟性上享有名聲。『我們軟弱，你們倒剛強』；你們在衆人面前講話，是帶着自信心和滿有確據，但是我們却缺少你們那樣的雄圖大志，並且顯得懼怕和戰兢。『你們有榮耀，我們倒被藐視。』人們以讚美和阿諛來接納你們；我們却受到人們的辱罵和藐視。

保羅在他最後一個具有悲戚性的比照中，他將使徒們爲了基督的原故所忍受的一切，作了一個較爲詳盡的描述。就他們而論，生活愈來愈不容易。『直到如今，我們還是又饑又渴。』對於勝利和接受主冠的時候之來臨，足以引我們幻想的事物甚少。另一方面，我們是『赤身露體，又挨打，又沒有一定的住處；並且勞苦，親手作工。』

可是他們在行爲上所表現出來的，乃是忍耐和謙卑。他們以祝福來回答攻擊他們的嘲諷。他們以不發怨言和自制來面臨迫害。他們對毀謗的回答，是懇求他們悔改和歸向基督。

他們的這種行爲除了受到更完全的輕蔑以外，還得到了別的什麼呢？『直到如今，人還把我們看作世上的汚穢，萬物中的渣滓。』

當保羅和同作使徒的人被世人如此輕蔑的時候，哥林多人竟稱跟從這些被人輕蔑之領袖中的這位而

不跟從那位，想要藉此得着很多的尊榮，這的確是謬妄悖理的。當他們受到了這樣的待遇時，跟從他們的人，不可能還有自鳴得意和驕矜的心境。在哥林多教會中促成結黨的驕傲，可以說是愚拙昏昧，無情荒唐。

11 保羅像父親一般的忠告（四14—21）

保羅以其如同慈父般的申訴來結束了他長篇的論述。在哥林多教會中的分裂，是本書信開始時前四章的主題。由於此一事態顯得非常嚴重，因此在他最後的一段中，他感到必須要使用一種諷刺和責備相揉合的語調來訓誡他們。現在他出其不意的突然在語氣上改變了，很顯然的表明了他文體的特徵，把話題轉過來，溫柔地和同情地說明了他的勸告。可是，即令是在這裡，也仍然是不乏嚴厲語調的；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爲在下面一章中的嚴格要求預作準備。

保羅在這裡解釋他所講過的話。他所說的一切有關在哥林多教會中的結黨和分裂，和他所作的最嚴厲的責備，乃是爲他們最高的益處。『我寫這話，不是叫你們羞愧，乃是警戒你們，好像我所親愛的兒女一樣。』他們的確是他自己的。他們是屬於他的，比屬於其他任何教師或領袖更親。他們要說：『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的，我是屬磯法的，我是屬基督的，』而以此來製造分裂，那確乎是荒謬背理的。爲數極多的新教師們，可能已經出現在他們中間了，可是，即使哥林多人可以有一萬個基督教的師傅，但他們僅只有一位屬靈的父親，那就是保羅。他藉着和基督的交通，並且藉着向他們

傳講福音而給他們帶來了一個新的生命。所以，極其正當的，他要求他們要效法他的謙卑和他不自私的事奉，並且藉着捨棄驕傲，結黨，和自滿的靈，以表明他們是像他們這位在基督裡的父親。

保羅爲了要幫助他們了結他們的爭競和分裂，而打發提摩太，他的『在主裏面所親愛有忠心的兒子』到他們中間去。他（指提摩太）的悔改，乃是由於保羅的緣故。因此，對於哥林多的信徒而言，他就好像是一位作長兄的一樣，並且因此得以受到他們熱情的歡迎和信任。他的任務就是要去提醒他們，保羅在基督裡是怎樣的『行事』，就是他在衆教會中所教導的行爲方式，他對主的謙卑，捨己，和虔敬。這些都是保羅時常力行的，並且也是他在衆教會中所教導的。

他打發提摩太去，不能看爲是保羅不到哥林多去的一個暗示。但是使徒的某些敵人，似乎已經作了這樣的一個結論。這些自大的結黨之人，帶着得勝的神情宣稱說，提摩太的來此代替了保羅，他自己却不來了。在保羅不在的時候，這些挑撥離間的教師已使其勢力膨脹而居於要位。因爲提摩太來的這個事實，使他們因自負而更顯得傲慢無禮。可能他們正以爲保羅是懼怕他們。『有些人自高自大，』使徒寫着說，『以爲我不到你們那裡去，然而主若應許，我必快到你們那裡去；並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都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語，乃是他們的權能。』保羅將要發現，並且會顯明他的這些自負的敵手，是不是有與他們驕傲的假冒，和伶牙利齒攻擊他人的演講相對應的任何權能。因爲將要建立的神之國，和促使其及早建立的使徒之事奉和權柄，不是在乎言語，乃是在乎權能。當保羅到達哥林多的時候，他將不會把他自己局限於語言，教訓，和責備上。他將有作爲。然則他將如何展開他的作爲

呢？這就全在乎哥林多的人了。如果他們由於他們的結黨和分裂，繼續在行爲上表現出像愚拙的和不順服的兒童一樣，他就要管教他們；如果他們所顯出的是合一，同情，和愛心，那麼他向他們所顯出的態度，就會像一個慈愛而會赦免他們的父親一樣。『你們願意怎麼樣呢？是願意我帶着刑杖到你們那裡去呢？還是要我存慈愛溫柔的心呢？』

所以，保羅在他這封書信一開始的前四章中，就設法糾正哥林多人中間所持定的結黨意念，並且要把基督徒帶進合一的靈中。這是保羅首先需要處理的問題；因爲唯有把他認爲是合一教會建立者，他才能用嚴厲的語氣吩咐他們，和把接着要說的具有權威的訓誨拿來教導他們。今日，無論是什麼地方，只要有猜忌，驕傲，結黨的情形存在，那麼在他們的生活，知識，或事奉上，須首先要清除這種情形，然後才能有實在的進步。

二 懲戒（五章）

根據一個傳播得普遍的謠言，說在哥林多的基督徒中間會縱容一件極不道德的行爲。所以，當保羅以漫長的篇幅討論了在教會中的分裂以後，他把話題轉過來，堅決的主張要對犯這些罪的教友施以懲治。雖然這是保羅必須處理的一項最嚴重事件，然而却不能首先去處置它，在勸告過激的行爲以前，必須先要把合一建立起來；否則所採取的行動是屬於一黨的，因之在教會中的分裂可能會更趨惡化。

再者，懲戒的執行，可以說是關乎教會生活，教會組織，和教會的行動的。所以，既是教會的問

題，就與以上所提的結黨問題有連帶關係。可是在這個問題中，却包含了一個很嚴重的道德錯誤在內，並且很適切的引出了下面接着要講的兩個道德問題，即爲了復仇而向法庭告狀，和個人的不潔淨。由此看來，保羅所遵循的，乃是嚴格的邏輯規則，而本書信開始的前六章，則是密切地聯結在一起的一單元。

1 應得的嚴懲（五1—5）

這個冒犯者所犯的罪過，的確是重大。他與他的繼母生活於一種不道德的關係中。像這樣的罪，即令是在異教徒中間，以他們較低的道德水準來衡量，也是不可容忍的。可是哥林多的基督徒對於這種醜事竟然會無動於衷，而且仍然向與他們相爭競的領袖們誇口，並仍然充滿了自鳴得意的驕傲。他們應該因羞愧而感到無地容身，應該把這個給他們帶來羞辱的人，排斥在與他們的交通之外。

他們應該明白，基督教會眞正的榮耀，不是由它的偉大教師所有的口才和恩賜所組合成的，而是靠着它的信徒們在道德上的潔淨，和足爲他人奉爲模範的生活所建立的。

可是就保羅而論，他已經定規了應當怎樣行，眞要怎樣行（如果他是身在他們中間）。事實上，他所描繪出的這幅莊嚴的懲戒圖畫，宛如已經正在執行中了：試想我身在你們中間，有你們的合作，奉基督的名宣佈把這人革除教會的判決，把他交給撒但，叫撒但把痛苦加在他身上，這痛苦會把他的罪慾斷開，好叫他悔改，再回到教會裡來，這樣至終就在基督再來時能以得救。

我們要注意的是，保羅並沒有把懲戒的執行從教會的手中接將過來，這是因爲教會的行政不是交託給一個職員或一個祭司職權，所以對於罪刑的執行，也是如此。

同時，我們在這裡還要注意一點，在這個聚會中，除了保羅在想像中的出席以外，還有一位第三者至高的聖靈在他們中間作主，並且賜給他們執行嚴厲刑罰的權柄。

對於這個在初期教會歷史上隱晦不明的事件，我們不可因此認爲它使體罰成爲教會一個執行懲戒的工具。在這位受聖靈感動的使徒之指導下，並且也包括了神蹟的權能，身體上的疾病和痛苦之判決，似乎已轉向了犯罪之人的身上，在以後的世代，這些要素不在所有教會懲戒的事例中。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注意無論痛苦的本質和淵源是什麼，其定意都是要領人悔改，所以我們要常常記住，教會懲戒的最高目的，就是要使犯罪的人悔罪改過。

2 罪惡的冷漠（五6—8）

當保羅繼續詳細的論述哥林多人那種有罪的忽視，因對惡名昭彰的大罪犯都未加懲處的情況時，他指出了教會懲戒的另一個主要目的，即保護教會的道德生活。『你們這自誇是不好的，』使徒寫着說，當你們一方面容忍像這樣恬不知恥的罪惡，而一方面竟以你們的教師和你們屬靈的成就而歡呼，這該是多麼的盲目和愚昧。

『豈不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來麼？』這是一個爲人所習知的比喻。少量的麵酵，能很快的影響

一個大麵團。照樣，極少的一點邪惡之連累，對罪惡的默許，對不潔的容忍，會影響整個教會的道德生活，它降低了道德的標準，鼓勵了其它或較不昭彰的罪惡和錯誤。

『你們既是無酵的麵，應當把舊酵除盡，好使你們成爲新團』；把你們心中屬於你們從前的生活之一切邪惡傾向和慾望除去，以及把你這些在你們認識基督以前原是自然的，叫你們爲一個教會而以新生命爲特徵，在實際和經歷上都是一個基督徒應當是的，你們又誠然是在神的心意和旨意中的。

爲了增强推行此一訓諭起見，使徒使用了一個美麗而富於光照的比喻來加以說明。在逾越節第一日的前夕，以色列人必得要把一切的酵從他們家中除去；並且從逾越節的羔羊被當作祭物在聖殿中獻上時起，一直到整個逾越節終了時爲止，在餐桌上不准有任何含酵的餅出現。基督是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對於我們這些作基督門徒的人，生命是一個聖筵。所以要是我們接待了基督，我們就應該把一切的罪，所有象徵着我們沒有認識基督以前的『舊酵』所有我們的『惡毒』和『邪惡』都從我們生活中除去。我們在生活上應該有透明的誠實人和絕對的眞誠和實在。『因爲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邪惡的酵，只用誠實眞正的無酵餅。』

3　明顯的範圍（五9—13）

保羅在前的一封書信中，曾經不遺餘力的教哥林多人不可與淫亂的人有沾染污穢的交通。這一個訓誨曾被人誤解，以爲是禁止與不道德的人有任何的來往，並且被人斥爲一件不可能作到的要求。可能

的是，這一個誤解已被用作沒有對教會中犯罪的教友採取任何行動的藉口。因此，保羅對他的用意加以解釋，並且堅決的主張必須施行懲戒。

在大體上，他是說：「我先前寫信警戒給你們說，不可與剛才所提到之那樣的人相交，但是我的意思却不是說世界上所有這樣的人，或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人而言；若是這樣，則勢必像你們所說的，要避免像這些樣的人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爲如果要照這樣行，你們就必須完全離開這世界方可。我所要說的，和我現在所重複說的，就是若有自稱爲基督徒的犯了這些罪，你們就應當與他完全斷絕任何交往。像這樣的人，就是與他在一起吃飯也不可以，我不能在這樣的事情上從事矯正教外的人。能夠保守教會使它不受指責，我就已經感到滿足了。照樣，這也是你們所負的同等的責任。我們的懲戒不能企展到教外的人身上之。至於這些人，我們留給神審判他們。」『我說的已經夠了。你們應當把那惡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

顯而易見的，保羅在這裡並沒有鼓勵與世界上的人作任何不必要的來往和親密。而在他的下一封書信中，他對於『和不信……同負一軛』的危險，更特別的提出了警告。

更進一步的，也能很清楚的看出，教會懲戒的目的，不僅是使犯罪的人能以悔罪改過，以及保守教會在道德上的潔淨，它還具有一個第三方面的目的，就是要使教會保持一個良好的名聲。要盡各種可能以向世人顯明，基督的教會不容許其內部有道德上的邪惡存在。可能，對於教會考慮懲戒問題的時候，現在已經來到了。它不僅涉及本書信這一段經文中所論述的重大罪惡，並且也關乎那些『貪婪』

『勒索，』和『辱罵』（使用污穢的言語）的人。像這樣的行動，或者會使自鳴得意的現代教會爲之張惶失措，但是對於一個不信的世界而言，却可能帶來一個令人激動，驚異，和喚醒的信息。

三　訴訟（六1—11）

保羅剛剛敍述過，在教會的一方面，對於犯罪的教友有施以審判和定罪的必要。很自然地，他又轉而考慮在哥林多基督徒中間，正在與日俱增的到法院打官司的事件。這種行爲，已經頻繁得足以構成恥辱的程度了。

這些希臘人既然喜歡修詞雄辯，歡喜感情激動的互相毆斥，所以要了解爲什麼有一個愛訴之於法的本性，這是並不困難的。然而保羅在這裡却指出，這些爭訟者往往是由於無大價值的動機所激起的。人們以打官司爲手段，來詐騙和傷害他們同作基督徒的。因此，使徒在這裡陳述出兩個原則：第一，基督徒經常的在異教的法官面前相爭辯，是一件羞恥的事（1—6），第二，在基督徒之間的訴訟，表明了對公義和仁愛的欠缺（8—11）。

『你們中間有彼此相爭的事，怎敢在不義的人面前求審，不在聖徒面前求審呢？』把這些事訴之於異教的法官面前是可恥的，有兩個明顯的理由；卽，基督徒從上面來的呼召，和所預定的地位，和教會對於像這樣的法官所持定的低下評價。

『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麼？……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麼？』如果要對使徒在這裡所指謂的確

實狀況，或對基督徒在領受像這樣尊貴和權柄之未來情形的本質，加以臆測，的確只是徒耗光陰。保羅以這樣出其不意的手法，使人感到驚訝的把如此滿有奧秘和意義的眞理指示了出來。這些論證，對於要來的榮耀世代，給人帶來了一些最不完全的瞥視。可是它們却指明了基督徒永遠也不會變成天使，而是要比天使高；基督徒要與基督一同作王治理一個更新的世界；並且，照這樣說來，他們現在應當有資格來處理在他們中間的細小爭端，以及解決與他們現今生活有關的問題。

這樣的人要把他們的爭端訴之於那些沒這樣崇高之預定地位的人，並在現今猶被教會視爲沒有地位的異教法官面前，的確是一件可羞的事。使徒在他的結論中說：『你們基督徒中間一定有人能審斷這樣的事；你們並用不着到異教法院去打官司。』在基督徒之間的爭論應該藉着和解來解決。

保羅的意思並不是說，一個基督徒永也不可到法院裡去尋求公道，或是說無論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可要求法律的保障。『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而神的子民有充分的權利接受由穩固的政府和公平的法律所賦予的一切利益。

可是保羅在這裡是在陳述一個原則。在基督徒之間的爭鬨和在法庭中公開的提出訴訟，會招致人們的毀謗，所以應該要避免。事實上，使徒寫着說，像這樣的訴訟是罪惡的。『你們彼此告狀，這已經是你們的大錯了。』的確，這已經不只是一個大錯了。在這裡，『大錯』二字可以翻譯成「失敗」。爭訟的人在進入法庭以前就已經輸了。爭端的引起並且演變到這個地步的事實，其本身就是在道德上失敗的一種明證。

所以，這一些訴訟的原因和邪惡，可以追溯到在立意上要對同作基督徒的予以傷害和欺詐，或者是受害者存心報復的惡毒憎恨。這樣的訴訟，的確是罪惡的。倒不如完全避免這樣的訴訟，不被這些錯誤所勝。因爲保羅警告他的讀者們說：『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

凡虧待同作基督徒的人，只配與那些不能進神國之不潔淨的，有貪心的，和邪惡的人列在一起，那些已從屬世的意念裡，被救來的哥林多人，在有罪的爭鬪上，又顯出從前的樣子了。因此，他們應該停止他們的爭競，行事爲人像那些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着神的靈，已經洗淨，沒有污點，分別爲聖，被稱爲義的人。

四　不潔淨（六12—20）

保羅所討論的關乎道德的第三個問題，是不潔淨的事件。他已經說明了，哥林多的基督徒用來作爲互相詐騙和傷害的告狀是罪惡的，並且這樣也顯明了在異教邪惡中所表現的不義之靈，而基督徒就是從其中被救贖出來的。現在他發現他對於這些邪惡中最流行的一種，有加以提到的必要，那就是不潔淨。

「過着像一個哥林多人的生活，」是保羅那個時代用來形容不道德和不正經生活的一個成語。這種不潔淨行爲的實踐，是偶像崇拜的外表特徵之一。因此，有些在哥林多的基督徒，甚至會妄作結論，認爲吃拜過偶像的肉，和淫亂的事，兩者在道德上都是無關緊要的，這就不全然出人意外的了。

保羅已經教導過基督徒自由的教義，他曾堅決的主張，基督徒對於古時希伯來的聖日，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並且他認爲對於向偶像獻過祭的食物，可以吃也可以不吃。這些都是關乎良心的問題，基督徒可能對它們持有不同的觀念。在本書信的第八、第九，和第十的幾章中，他要對這些問題作較詳盡的討論。

看來，這一個基督徒自由的原則，已被提出作爲不道德行爲的藉口。保羅對此一原則仍然加以維護，但是却有某些例外，並且他在這裡拒絕把此一原則應用到極爲兇惡的罪惡而並非在道德上無關重要的事件上。

他對第一個例外所作的陳述是；雖說是在一切不涉及道德性的事上，可能對基督徒是合法的，然而這些事却不都是有益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不潔縱使在神的律法上沒有特別加以禁止，然而它却能夠顯出這種不潔對人是有害的。

第二、雖說基督徒可以隨意行一切不涉及道德性的事，然而就其所行之事的本身而言，却可以在靈性上把他帶入爲奴的狀況裡去：『凡事我都可行，但無論那一件，我總不受它的轄制。』即令是一個不能被稱爲不道德的習慣，也可能完全轄制一個人。除非他造成的渴念得着了滿足，否則他就會感到不安和痛苦。縱使不潔汙不是像這樣明顯的不道德，可是它奴役人的力量仍是無可比擬的，而且無法用基督徒的自由來作爲遮蓋以防禦它。「對我的自由所作合理的運用，不能使之太過，以致使我自己把自由失去。」

有了這兩個限制，則有關吃各種不同食物的問題，乃是不涉及道德性的事件；但是不潔淨却是截然不同的事。它直接的干犯了特定的屬神的律法，並且不是僅僅對於自然的慾求所作無罪的隨意而行。

可是，保羅並沒有認爲它干犯了可應用於每一個人身上的第七條誡命，而以此作爲唯一的根據，以對這樣的罪施以譴責，他所依據的是比這還要高的一個原則，即基督徒對他的基督所具有之關係。

食物乃是爲肚腹所預備的，肚腹的作用，乃是在消化食物。二者都不能達到一個較高的目的，二者都不是屬乎一個較高層次的事物，並且二者都在於要解決我們現今之需，和適應我們的生活方式而預備的。總之，作爲我們不朽靈魂之工具的全身，不是爲不潔淨所預備的——這離它的目標太遠了——『乃是爲主，主也是爲身子』；並且這兩者都要存留到永遠。

身體『乃是爲主』。這是在原來所定的旨意和目的。祂在它裡面尋到了一個可供使用的工具。祂佔有它；祂住在裡面。祂已經救贖了它；將來有一天，祂要把它改變成榮耀的形體。

『主也是爲身子。』對於身體上所具有的一切衝動和能力，祂必定要予以指導，以使它得到適當的用處。若是沒有祂，則身體永也不能獲得眞實的尊貴，和它不朽的歸宿。

我們的身體與基督之間所具有的這種關係，是永恒的。『並且神已經叫主復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們復活。』保羅在本書信第十五章中，把這個主題作了一個較詳盡的討論。對於復活的身體如何才能保持與現在的身體一致，或是它所組合而成的本質是些什麼，保羅並沒有加以解釋；但是他却根據基督復活的確據，肯定了那樣的身體，將要具有這種不朽的和榮耀的歸宿。

所以，照這樣說來，基督徒的身體是屬於基督的，他們像祂自己身體上的肢體一樣。因此，像這樣的肢體，能夠屈服下來以事奉不潔的罪嗎？可是這種污穢和不潔的聯合，在它的本性和影響上雖然是眞實的，並且其眞實性正如我們的始祖在伊甸園中的情形一樣，但是若就信徒與基督的聯合而論，則後者却來得更爲眞實。所以，不潔就是對基督的不忠和叛逆。

使徒寫着說，你們要逃避這樣的罪。不僅是要與這樣的罪相爭戰，並且要避免促使它發生的原因，因爲這種罪污穢身體是超乎衆罪之上。它是干犯身體的衆罪之魁。基督徒的身體，對神說來是神聖的。人自己沒有權力來污穢它。不潔淨往往是由於在異教廟堂中的一部份崇拜所形成。基督徒却與這點相反，他們要把身保持着潔淨，以作爲神之靈的聖殿。

更進一步的說，基督徒並不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他們是用基督的寶血所買回來的。所以，信徒們應該藉着在他們生活上的潔淨和聖潔，以把尊榮歸與他們所從屬的那一位。這一整段書信，指明了基督教在論及人身體的尊貴和神聖上獨特的教訓。基督徒的自由，不可解釋爲允許對肉體罪惡的耽溺，甚至也不能把至高屬靈生活的獲得，看爲是對身體的忽視和濫用的藉口，而是要把這個身體當作基督的一個聖潔的工具，當作一座聖殿，以使神的聖靈能夠住在裡面。

在最後的一個陳述中，表明了保羅的能力，他把最美麗的眞理，像一顆發出光芒的寶石一樣展示了出來，以與當時流行不潔和罪惡的黑暗所襯托的成一個對比，並且更進一步的利用其崇高的實在性，以作爲最基要的德性動機。所以，在他處理這三個關乎懲戒、訴訟，和不潔的問題時，雖然它們都是

極傷腦筋，極爲困難，令人討厭的事情，可是他却在第一個例證的說明上作了一個動人勉勵：『因爲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所以我們守這節……只用誠實眞正的無酵餅。』當他責備對訴訟的濫用時，他提醒我們，基督徒甚至還要『審判世界』和『審判天使』。當他在警告不潔的時候，他莊重堂皇的肯定我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

五　婚姻（七章）

哥林多人在他們致達保羅向他請示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許多困難的問題。在這些問題中是關於婚姻的。使徒在他剛處理了社交潔淨的問題之後，他自然地轉來，爲這些問題提出答案，因爲他認爲婚姻的制度，是保持這種潔淨的一個有效保障。

然而我們在這裡有一點要注意，就是他對於婚姻的問題，是不把它當作一個有關道德的事件，而把它當作一個便利的制度來論述的。他從來也沒有堅決的說它是對的或是錯的，這是以情形和氣質來決定的一個問題。當他論及道德問題的時候，他所討論的範圍，包括了教會的懲戒、訴訟，和個人的潔淨等問題在內，但是他對現在所考慮的兩個問題，卽婚姻，和吃向偶像獻過祭的肉，却是把它們當作不涉及道德性的事件來處理的。所以，雖說保羅在這裡使他的論述與前面的一段緊緊的連在一起，可是他在書信中，却開始了判然有別的一部份。

保羅因爲他在這裡對婚姻問題所作的有關教訓而遭到了嚴厲的批評。他的陳述，很容易引起誤解。

有兩三個事實是我們必須要記住的。第一，他在這裡是在回答一些特定的問題，其究竟之涵義是我們所不知道的。如果他就其各方面討論整個婚姻問題，那麼他的論述方法就會大不相同。有關婚姻比較大的方面及其意義，是在他其他的書信中提示出來了。

再者，他所討論的方式和方法，和他所使用的特別論證，還是要根據當時在哥林多教會中存在的錯誤觀念才能夠完全明白，可是就是這些，也沒有完全的告訴我們。然而最低限度似乎是確然無疑的一點，即有些基督徒認爲婚姻是一個絕對性的。又有些人則把婚姻的狀況認爲是一個低下的道德情形，是對於肉體軟弱的讓步。甚至於還有其它的人堅持，人在接待了基督之後，就可以廢除一切既存的社會關係，包括婚姻關係在內。

第三、我們所要注意的是保羅在寫這一點的時候，是以當時的某些情況着手，而這種情況乃是完全的屬乎地方性和暫時性的。如果要把他所作的每一個訓諭，照着字面上的意義來實際的應用在歷代的基督徒身上，即可能會引起誤導。他作爲準則的根本原則是不改變的。對於即時的應用在改變環境中的原則，和他的教訓所根據之不變眞理，若要加以明白的分別是並不困難的。如果我們能按照正意解釋他所說的，則他在這裡對於有關婚姻的教訓，就會顯出其爲特別神智清明的，智慧的，和具體的原則，並具有歷久常存的永遠價值。

保羅對這個問題的論述並不詳盡，今在下面將討論有關這個主題的四個方面：即婚姻與獨身（1—9）；婚姻與離婚（10—24）；婚姻與基督徒的事奉（25—38）；『在主裡』的婚姻（39—40）。

1 打成一個結—婚姻與獨身（七1—9）

保羅會受到人們誤解，被人認爲是思想褊狹的禁慾主義者，輕視女人，並勸阻婚姻。但事實上並不如此，他把婚姻當作所有基督徒的常例來勸告人，並且認爲守獨身並沒有上等的德行。當我們把這一章整個讀完，並且在解釋保羅就這個題目所作的一切說明時，我們必須要把這個基要的眞理牢記在心。

雖說保羅把婚姻認爲是個常例，可是却把守獨身看爲是一種可敬的狀況。『男不近女倒好。』在嫁娶的本身，並沒有特別的德性可言。保羅在這裡是對守獨身向那些把獨身當作是錯誤和不合乎基督教的人抗辯。誠然，保羅在後面的一段中（25—38），要提到守獨身的某些長處。可是，婚姻總應該認爲是個常例，必須成爲眞正的婚姻—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終身的結合：『男子當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當各有自己的丈夫。』像這樣的制度，會幫助人保持道德清潔，有組織的社會必須建立在道德清潔上。對婚姻持定鬆馳的觀念，會使家庭生活受到打擊，並且也會威脅到社會秩序的延續。那些在哥林多高舉守獨身以致到不贊成婚姻的教師們，應該受到糾正和指責。婚姻是神在伊甸園中所設立的，在加利利的迦拿因基督的仁慈駕臨和祂那神奇的禮物而成爲聖潔，保羅把它當着一個基督教的制度全然蓋印批准。

可是在哥林多大多數的基督徒中間，却抱定另外一個奇特的錯誤觀念。他們認爲婚姻與守獨身對照

起來，就使前者的景況顯得非常低下，因此，對於結婚的基督徒若是停止婚姻關係，可能就是一種功勞。保羅對於這種錯誤的觀念加以指責，因爲像這樣的行爲，會使人陷入不必要的試探中去。作丈夫的和作妻子的，應該履行他們相互間的義務。若是在某一段時期中他們要抑制，則必須要得着彼此的同意，基於某些明智的理由，諸如特別分別出來作爲禱告的時期等，但是却不可把這件事當作是一個功勞。

保羅宣稱，當他陳述婚姻是基督徒的一個常例時，他說：『我說這話，原是准你們的，不是命令你們的。』有些人把他所說的話予以錯誤的解釋，認爲他的意思是說他不是受神的默示而寫的。可是他實際的意思却是，他對於婚姻所作的這種受聖靈感動的忠告，不是把它當作一個誡命，而是一個關乎允許的事項。各人都可按照他自己所處的環境，和他本身秉賦的氣質，酌量決定而行。

可是使徒却宣稱，若是生活不受到動盪不安和不滿足的干擾，則他寧願選擇獨身的生活。雖然他把守獨身看作是一件很好的事，但他却說守獨身的能力乃是一種特別的恩賜。凡沒有得着這種恩賜的人都應該要結婚。顯而易見的，使徒的教訓極爲清晰合理。若是堅持人人都應該結婚，那是悖理的。有些人若是繼續過着獨身的生活，則他們可能會過得更加快樂，並且在他們履行生活的行程時，可能得着更多的安慰和滿足。可是就常例而論，則還是結婚爲好；唯有像保羅的這種情形才是例外。除非一個人有特別的能力和恩賜，否則發守獨身的誓言是愚拙的。

2 解開這個結—婚姻與離婚 （七10—24）

我們已經看出，有一些哥林多人相信，一個人接待基督就應該與一切社會上的聯繫隔斷，包括婚姻的關係在內。因此，就有某些基督徒認爲他們當與他們信主的終身伴侶分離，而過獨身生活。另外又有些人認爲，若是一個作丈夫的或作妻子的成了基督徒，他或她就應該與其不信的配偶離異。

保羅把此一可應用在兩方面和一切社會關係及狀況的常例，加以陳述並解釋：『各人蒙召的時候是甚麼身分，仍要守住這身分。』社會和家庭關係，是不容搜亂或離異的，乃是要藉着接待基督爲主而使之得着榮耀。

論到第一方面，保羅以基督明白的教訓來提醒他們，就是除了基於不忠的條件以外，離婚是禁止的：『至於那已經嫁娶的，我吩咐他們，其實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說，妻子不可離開丈夫……丈夫也不可離棄妻子。』可是保羅却加了一個說明，就是若有離婚的情事發生，再婚是不可能的。離婚的基督徒必須要繼續的保持不婚，或者是兩方面再度的歸於和好。

那些已經陷於信仰不同的婚姻—『其餘的人』，應當怎麼辦才好，就更難斷定了（12—16）。當一對夫妻中的一位，在結過婚之後成了基督徒，那麼這種在信仰上的改變，是否可以構成離婚的充分理由呢？一個作基督徒的丈夫或妻子，是否應該被迫與一個信異教的人生活在一起呢？對於這個問題，基督並沒有留下明白的教訓。可是保羅在屬神的默示之下，提出了一個解決的方法。他在這裡並沒有

否認默示；乃是將他的答案，賦予了基督在前面所作吩咐的同樣權柄。他的意思是說，他沒有引用主所說的話，可是他却要給他們特別的指導：『我對其餘的人說，不是主說。』

他的陳述大意是說，不能以成爲基督徒爲離婚的理由，也不能以已婚的伴侶之不信拿來作爲藉口。『各人蒙召的時候是甚麼身分，仍要守住這身分』乃是使徒所作的命令。若是眞有離異的情事發生，那必定是由不信的伴侶所採取的行動。如果不信的一方情願與基督徒同住，信徒就不可尋求離異。不信的伴侶和所生的兒女，將會因基督徒的生活而受到聖潔的影響。在這裡保羅並沒有對基督徒和不信之人的婚姻予以認可，對這一點他是加以阻止的（哥林多後書六14）。然而他却教訓人說，無論是丈夫或妻子接待基督，都會在家庭中帶來聖潔的氣氛有成爲基督化家庭的可能。

可是，如果一個不信的伴侶堅持要離異，則信徒勢必得予以同意。對於這樣的婚姻關係，若是堅持繼續爲夫妻，則只有帶來不和睦。基督徒『遇着這樣的事，都不必拘束。』這樣的離開是合宜的。『神召我們，原是要我們和睦。』當然，將這種結合繼續的維持下去，可能會帶領不信的丈夫或妻子悔改，但是其結果絕不是確切可靠的。在這種情形之下，離開之比較明顯的益處，勝過了這種遙遠而不可期的可能性。

有一點我們應該注意的是，保羅在這裡沒有提到任何有關再婚的權利。正如保羅剛剛所宣稱的，離異過的基督徒不可以再婚，像這樣的禁止，自然包含了基督徒與一個不信者之間的離異事件，因爲在這裡並沒有作過相反的陳述。更進一步的說，若認爲保羅所講的與基督所作過的明白吩咐，即離婚與

再婚唯有以對方的不忠爲理由才是許可的這個教訓相抵觸，乃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個不信的丈夫或妻子，在結婚之後促成了這種離異，那麼按照主自己的教訓，被遺棄的一方面，有絕對的自由與一位信徒締結新的婚姻。

雖說像保羅所被逃的這種離異可能會得着許可，甚至還是必要的，可是保羅却絕沒有對他們加以鼓勵。這一個規則應該是，婚姻的關係是不可以輕易的予以分離的。一個人必須要履行由神使他置身於關係中，及使他得以成爲基督徒的呼召而臨到他身上的一切關係之責任『只要照主所分給各人的，和神所召各人的而行。』

保羅把這個原則應用在當時兩個主要的政治和社會的區分上。若是一個猶太人成爲了基督徒，則他應該因爲自己是一個信基督的猶太人而感到滿足。對於基督徒而論，一切屬乎國族關係的區分，都沒有太大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順服神。基督教並沒有立意要除去一切國家和社會的區分。若是一個奴隸成了基督徒，則他的卑下地位不要使他焦慮；他要利用他的奴隸身分表現出基督徒的行爲，而不是以他成了基督徒爲憑藉而設法獲得自由。在基督裡一切社會上的區分，都消失在一個較高的合一中，爲奴的基督徒就是在基督裡的自由人；自由的基督徒就是基督的奴僕。我們是被重價買來的，同屬於一位主。我們必須不可隨從人的看法，並想要改變基督召我們時的那種身分而成爲人的奴隸。每一個人對於他的社會或政治地位，應該仍要在神面前守住。

3 未婚的婦女—婚姻與基督徒的事奉（七25—38）

人們曾來請教於保羅：他們應該讓他們的女兒結婚呢？還是堅持不同意她們的婚姻？關於這一點，他宣稱道，他『沒有主的命令』。他的意思不僅是說，基督沒有對這樣的事留下教訓，並且他的答覆也不是一個規則或要求的形式，而是對作父母的可能同意或不同意的問題提出忠告，一切都是看環境而決定的。在這裡保羅並不是否認默示，而是說他本人就是一位實在可以信靠得過的人。

他的答覆的大意就是，當時人置身險阻艱難的境況中，較明智的辦法還是仍舊不婚。因爲這樣可以避免苦痛，並且可以減少在事奉基督上的妨礙。然而這却不是一個涉及對或錯的問題，而是關乎便利的事和個人的選擇。

這樣說來，保羅的回答中有三個要素。第一，『因現今的艱難』，仍舊不婚或許還好，但若是已經結了婚，則應該以耐心來接受由這種生活所帶來的責任。現今的世代很快就要了結。懸念基督再來的等候將要終止。基督徒在現在所受的苦痛，可能就是那些預言要緊接在主再臨以前要有的。所以，不應該使婚姻或其它的人類關係完全佔據我們的思想，或是引起我們不當的焦急。作父母的不應該把他們女兒的婚姻看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我們不能把保羅的話推究得太遠。他沒有斷然的肯定基督立刻就要來臨，或是說基督徒可以忽視在生活中的正常責任和神聖關係。因爲如果這樣，這一點就會與他在這一章的其餘部份，和這封書信的

其它部份相矛盾。然而，他深願他的讀者能以適當的眼光來觀察事物，並且，由於這個世界不是一個永久的體系，所以他們不應該過份的關心這些很快就要過去的身分和關係。他願意他們『用世物』，但是却不要被它吸引住：『因爲這世界的樣子將要過去了。』（26—31）

第二、保羅宣稱道，在當時苦難臨到教會的日子，守獨身有些益處。一個沒有結婚的人，能夠更爲自由的獻身於各種不同方式之基督徒的事奉，對於因屬世的事，以使之分心而論，可能所受到的試探和困惑要比較少。人能夠『無所罣慮』，他宣稱這是他忠告所要達到的目的。他要把他讀者們的利益，向前作更進一步的推進。他並不希望剝奪他們的自由，而是要幫助他們去作合宜的事情，以使他們在事奉主的時候不致於分心。

第三、保羅强調了一個事實，即作父母的對關乎女兒婚姻的態度和作爲，完全是一件因時制宜與環境有關的事。如果一個作父親的認爲他對於他未婚女兒的作爲不合宜，特別是如果她已經過了年歲，並且若是事實確有必要，他無疑的可以使她出嫁。他這樣行並沒有錯。反過來說，如果他不讓他的女兒出嫁，他就必須要根據保羅在下面所定的條件：㈠他必須有一個確切的信念，知道他這樣作是明智的。㈡一定沒有可資反對的必須，就如已經定了婚，或其他具有決定性的情形。㈢他必須具有法律上與道德上的權利來實行他的限制。在羅馬法律之下，並且按照保羅時的社會制度，這類的權利並不總是存在的。再者他的決定必須要經過深思熟慮並且由得自己作主。

若是這一切的條件都已經具備了，那麼在苦難和艱困的時候採用這種辦法，可能還好。可是，『叫

自己的女兒出嫁是好。』他這樣行不是一件錯誤的事。但是可能有些環境與情形，如果繼續守住不婚，則對於事奉基督和基督徒品格的長進，可能更爲確切，更爲自由。

4 寡婦—在主裡的婚姻（七39—40）

雖然在保羅以前的教訓中曾有許多地方提到有關寡婦的事，可是當他在這裡結束人們向他提出的有關婚姻問題之答覆時，他加上了一些確切的話語。他宣稱說，死亡拆開了婚姻的關係，所以當一個作妻子的在她的丈夫死後，『就可以自由，隨意再嫁。』保羅在這裡並非示意第二次的婚姻有任何錯誤，或不合宜，或是有違背基督教教訓的地方。事實上，在他論述與另一方面關聯的事件時，他還勸勉年青的寡婦再嫁：『所以我願意年輕的寡婦嫁人，生養兒女，治理家務，不給敵人辱罵的把柄。』（提摩太前書五14）可是保羅在這裡所論述的，是與患難已經臨到教會時有關的事件，所以當他談論到寡婦的時候，他加上了一個說明；就是雖然她們可以隨意再嫁，但他的意見却是：『若常守節，更有福氣。』在這裡有一點我們應該予以注意，保羅在寫這一章的時候，不僅是就基督徒受制於非常的苦難和迫害的環境而論，並且他一直堅持着，婚姻的問題是一個涉及利害得失的權宜問題，關於這方面的智慧，得看每一種特殊境況而作適當的決定。

然而，除了丈夫死亡的唯一條件以外，保羅所允許的再婚並不是與離婚有關的事件，這點是顯而易見的。『丈夫活着的時候，妻子是被約束的。』

可是保羅對於寡婦的婚姻所作的教訓，其中所特別强調的，乃是在下面的一句話中，『只是要嫁這在主裡面的人。』顯然的是，保羅並不鼓勵基督徒與不信的人結婚。當他對於寡婦的婚姻加上了這個特別的限制時，他的用意是說，不僅是要與一個信徒結婚，並且婚姻的成立，必須合乎基督徒的動機及基督所認可的動機。

凡認爲保羅在他先前所說的話中，是否認自己受了默示的人，當記住他在結束這一章的忠告時所作的宣稱：『我也想（無論別人怎樣說我）自己是被神的靈感動了。』

我們不能以隨便的態度來讀這一章書信。必須要加以仔細的查考，以免發生誤解。在這一章中，可能有許多事涉及的是暫時的情形，可是所有的基督徒，對於保羅在這裡所宣稱的根本原則，都要加以深思熟慮，愼重的予以忖度。它們可以應用在現代生活中許多最嚴重的問題上。對於當代的社會習慣而言，它們所定的標準可能是太高了，但是却不會高過跟從基督的人所應該遵守的程度。他在這裡所寫的，不能夠僅當作是一位古代的作者所表示的意見，在本章中所提示出的忠告，乃是出自於一位清楚的意識到它的來源不是僅出乎人類無助的意見，而是得着神聖靈認可之人。

六　食用向偶像獻過祭的物（八1—十一1）

有些事情爲全人類一致讚許而被認爲是對的；有些則是普遍被認爲是錯的。可是却有一些屬於第三類的行爲和習慣，在涉及道德的性質上却引起了不同的意見。一個人的良心可能對這些事加以禁止，

而另一個同樣善良之人的良心却認爲是可以容許的。

關於第三類問題，在哥林多教會所發生的，就是涉及曾向偶像獻過祭的物之食用。許多基督徒把拜偶像僅當着是一種迷信，而認爲向偶像獻過祭的物並沒有沾染上道德品質。可是在另外一些人的意念中，則認爲若是食用在廟中向偶像獻過祭的食物，就會受到連累而在這種拜偶像的行爲上有份，並且在道德上認爲是錯誤的。

在今日的基督徒，正遭遇到這些有關良心的問題；就某些人看來，它們似乎是並不涉及道德問題的事件；對於另一些人，它們則涉及一些很嚴重的是與非的問題。這些都是與遵守安息日，社交活動的娛樂，個人的消費與對某些愛好有關的問題。

在哥林多的基督徒中間所發生的問題是極爲嚴重的。拜偶像的習慣，在當時差不多是與每個家庭、社會、和政治的風俗相關聯。在廟宇中向偶像獻過祭的物，總是使用在社交活動的宴席上；它們陳列於定期市場上出售，擺在桌子上招待客人，並且還可能出現在自己的家中。所以，使徒對哥林多的朋友向他提出的這個問題，是極爲困難，很傷腦筋。

保羅可以把這一個問題訴諸於耶路撒冷大會的決議，就是禁止食用向偶像獻過祭的食物。可是，這一個決定在其應用上似乎是具有地域性的和暫時性的。並且更進一步的說，使用任何明確的規定，則將與保羅在處理哥林多教會的問題時所用的方法相反。保羅是制定一些原則，教導他的讀者們要把這些原則應用在他們之間所發生的各種不同的困難問題上。並且使這封書信具有這種長住不變價值的，

也正是這種方法。他所立下與食用向偶像獻過祭的物有關的原則，在今日可以應用在一切與良心有關的問題上，並且對於解決某些使我們最感迫切和現實的困難問題，提出了極有價值的指導。

在關於不涉及道德問題的事件上，保羅已經陳示出了一個原則，而這個原則甚至於論及了基督的自由，即，他絕不讓自己受着一個本身可能是無罪的習慣所奴役：『凡事我都可行，但無論那一件，我總不受他的轄制。』（哥林多前書六12）。

更進一步的說，保羅在羅馬書十四1至十五13中，作了一些與這類問題有關的訓諭。可是他對於這些問題所作的最詳盡處理，則見之於這封書信緊接在下面的三章中。這些原則，可以概要的分成五段：

任憑自己的意思行，會使軟弱的人受到危險；所以，自由必須要受着愛心的規範（第八章）。

任憑自己的意思行事，會使基督的工作受到阻礙，所以，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第九章）。

任憑自己的意思行事，會使靈魂瀕於險境，所以，須謹慎，免得跌倒（十1—13）。

任憑自己的意思行事，會使人與世界相提並論，所以，不要惹主的忿恨（十14—22）。

要思想那一件事是有益處，那一件造就人；並且凡事都要爲榮耀神而行（十23—十一1）。

1 問題（八章）

保羅處理一些在同樣善良的基督徒間，可能會持定不相同的意見而不涉及道德的問題時，他在理論上維護基督徒的自由，可是在實踐上他却定下了一些嚴格的限制。所以在本章中，當他把關乎食用向偶像獻過祭的物之問題說明了以後，他就開始陳述第一個大原則，即自由必須要受到愛心的限制。他堅持這些困難且傷腦筋的問題，不能以知識及其權利的觀念來加以處理，而是要藉着愛心的義務來解決。

在吃向偶像獻過祭的肉的問題上，保羅宣稱凡蒙光照的基督徒，都知道像這樣的食物不會有污穢人的效果。然而他却陳述道，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最安全的指導是愛心而不是知識。知識使人自高自大，而愛心却能造就人。一個認爲他已完全明白了任何事物的人，對於眞知識的諸要素可說一個都不知道，而一個定規只要依靠理論許可而行事的人，則是一個尚未學會基督徒的生活法則的人。但是人若是愛神，這個人一定是眞正的被神所知道，並且已經進入了蒙福和神的交通中。『論到吃祭偶像之物，』保羅宣稱：『我們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甚麼。』它不過僅是人類想像中的產物，不過是屬乎迷信的事。一個基督徒知道『神只有一位。』按照外教人的宗教，有許許多多被人稱爲神的，可是在基督教的信仰中只有一位神。祂是萬物的根源和 ，祂是萬物的創造者，並且基督徒乃是爲了祂的事奉和榮耀。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有都是藉着祂造的，並且我們作基督徒的，也是藉着祂才能以事奉神。

可是，並不是衆人都有這樣的知識。有些在信心上不完全的基督徒，也因爲他們從小受過教育的結

果，就一直認爲異教的神具有實在的能力，以致他們無法接受這種觀念—向偶像獻過祭的食物並沒有受到污穢，並且基督徒不得食用這樣的物。我們知道我們得以蒙神悅納，不是依靠這一類的事情。」對於這類食物吃與不吃的問題，其本身在道德上是無關宏旨的；但是雖說一個人對於這二者可隨己意決定他自己的行爲，然而他必須考慮當他作的時候，對別人會發生如何的影響，因此他們要爲別人的益處着想，以對他自己的自由加以規範。「他必須要小心，以免他的任何行爲成爲別人的絆脚石，以致使在良心上蒙着亮光較少的人跌倒。

比方說，假設有一個在信心上這樣軟弱的人，看到了一個沒有他那樣的良心責備的基督徒去赴一個拜偶像的筵席。他是不是會因此受到鼓勵而去作他良心所禁止的事呢？他是不是會因此而放膽無懼的去作他所認爲是錯誤的事呢？一個人所誇張的知識，和他對自由的自私應用，是不是會因此而引領一個基督已爲他死了的弟兄去遭受毀滅呢？所以，對自由的使用，在其本身而言，雖然是許可的，但是它却可能成爲使軟弱中基督徒在道德上歸於毀滅的工具。漫不經心的不顧別人的軟弱和知識上的欠缺而食用這樣的物，在道德上會給別人帶來最大的傷害，並且也破壞了基督的律法。

所以，保羅在他的結論中說，若是食用這種向偶像獻過祭的肉而會使他的基督徒弟兄跌倒時，那麼他願意終生不吃肉，免得使別人跌倒。

當保羅在論到軟弱的弟兄時，他並不是指那些容易被人影響而去作錯事的人而言，乃是指着那些在信心上軟弱的，在行爲上過份拘束的，沒有完全明白基督徒自由的意義的，並且也沒看出食用向假神

獻過祭的食物，是一件並不涉及道德問題的事之人而說的。

從保羅所說的這一切話中，使人很顯然的看出凡事總要順從良心。它所作的要求可能不合理，可是却不容忽視。使我們的良心得着光照，乃是我們的責任；我們萬不可違背良心。在涉及基督徒間並不完全持有相同意見的是非問題上，對別人的忠告要加以考慮，並對別人的榜樣加以揣摸，有些時候就會免去愚拙的顧忌。可是我們在採納別人的榜樣和忠告時，必須要先得着良心的認可。

另一方面，我們絕不可以去說服別人，要他們去作違背良心的事；也不可以在我們的榜樣上，故意使別人放膽照樣去行。

若是我們的榜樣，可能會帶領別人去作他們所認爲是錯的事，那麼縱使我們自己認爲是無罪的，我們也不要作。如果有任何理由，良心不准我們不作，我們就不可不作。然而如果是我們認爲不涉及道德問題的事件，那麼我們必須要讓愛心來決定我們的作爲。「我們的行爲必須……到別人的狹隘思想，畏縮顧忌，偏見，和軟弱……」一個人必須要盡力「使他的步調與他所屬的基督徒團體一致。」

所以，保羅在論及良心問題的時候，他陳示出他第一個偉大的原則：對任憑自己的意思行事，可能會使軟弱的人受到危險；所以，自由必須要受着愛心的規範。

2 保羅的榜樣（九章）

保羅在論及在基督徒中間可能會引起不同的意見，但不涉及道德問題的事件時，他已經制定了一個首要的偉大原則，即自由必須要受着愛心的規範，並且他宣稱，他甘心情願遵守這個原則，若是吃向偶像獻過的肉會使他的弟兄跌倒，則他願意終生不吃。

保羅在陳述應當決定基督徒在此等有關良心的事上之行徑的第二個原則時，他也把他自己提出來作爲榜樣。他引述他自己在哥林多爲人所習知的行爲方式。在這個城市中，他拒絕接受因他在這個教會中所作的工而給他的任何方式的薪給，以免使他的動機受到別人的誤解，並使他所留下的影響力受到損害。他在別的城市中所行的，則與這點大不相同。在其它的城市中，他欣然接受酬報，最低限度接受了別人對他在屬靈事工上的勞苦所作的贊助。在哥林多他遵循着一種行爲途徑，在別的地方所行的却是另外的一種，可是這一切都是爲了他所從事的工作。在這一點上，對於這個行將在本書信第九章中所要討論的重要原則，他就是一個榜樣，即：對任憑自己的意思行事，會使基督的工作受到阻礙；所以「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

在這裡我們要注意的是，保羅仍然在討論食用向偶像獻過祭之物的問題。他藉着他放棄哥林多人對他在經濟上的支持，用以說明一個原則，定意先把它應用在哥林多教會向他提出來的問題上。正如他爲了福音的緣故願意犧牲他的薪給，照樣，這些基督徒如果因食用向偶像獻過祭的物，以致有減低他們在同作基督徒的人中間之影響力的可能時，則他們也應該在這件事情上約束自己。

在今日我們對於我們所常常遇見的有關良心的問題，也應該應用這種相同的行爲方式。在許多我們

認爲是純潔無罪的習慣上，若是因我們任憑自己的意思行事而會使工作受到阻碍時，即我們應該甘心情願的犧牲。

1 爲福音的緣故而犧牲（九1—18）

保羅在拒絕哥林多教會對他所作的經濟上的支持時，他並沒有懷疑基督教工作者領受薪金以贍養他們自己和他們家庭的正當性。相反的，他乃是對此一權利予以堅立，並且宣稱他之所以拒絕他們的這種支持，乃是基於一個特殊的事例，就是他倘着眼於把他的工作向前作更進一步的推進，或是害怕若不如此即可能使他的工作受到妨害。他所關切的是要避免哥林多的基督徒指控他有自私的動機，以致使他所留下的影響受到限制。他對這種權利的放棄，和拒絕接受這種支助是有一個原因的，這一點他明白的陳述道：『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12）

作爲一個傳福音的工作者，接受或要求支助的權利，有四或五個特別的理由對它加以維護。第一、保羅是一位使徒，所以，他有權要求他的同工毫無問題的領受一切。

他曾見到過耶穌的這個事實，驗證了他的使徒職份。他在這裡所指謂的，並不是僅涉及對基督的屬靈之知識，也不是在他事功的過程中所經驗過任何使他喜極而忘形的異象，而是當他在到大馬色去的路上，實際看見了那有人性且得了榮耀的基督。藉着他在哥林多的工作，在他的使徒職份上得了印證。縱使別的基督徒會提出這個問題，但他的讀者却確然無疑的不會，因爲他就是哥林多教會的創始

者：『因爲你們在主裡面，正是我作使徒的印證。』

因此，保羅既是一位使徒，則他有權利要求別的使徒們所得到的支助。如果他有這種意欲，結婚並且攜帶着他的妻子與他一起宣教旅行，這乃是他的權利，正如耶穌的弟兄和彼得一樣。保羅和他的同伴巴拿巴，可以很正當的拒絕從事手工勞作。最低限度，就一位使徒而論，保羅是應該得着供奉的。

第二、他以人類社會中慣常的習尚，以作爲維護他權力的根據。軍人、園丁、和牧人，都因他們的工作而領受工價，爲什麼基督的工作者不能呢？

或者有人以爲這些相類似的事件，是世俗的和世界的而加以反對，那麼摩西的神聖律法不是作過同樣的教訓嗎？經上說『牛在場上踹穀的時候，不可籠住牠的嘴』。主在這裡所禁止的，不是立意僅爲牛說的，而是要把作工應該得工價的這個原則教訓人，耕種的要分享他勞苦的果實。由於使徒保羅已經在哥林多撒下了屬靈的種子，自然他應該從哥林多教會裡得着物質上的支持。

保羅仍然在根據其他的基督教教師們受着教會的支持，而更進一步的維護他的權利。由於這個教會是他所創立的，的確沒有人比他更有權利作這樣的要求了；但是雖說哥林多人曾負擔過別的人，然而保羅却放棄了這種要求，並且忍受着困苦與缺乏，而不給任何人留下任何足以引起對他批評或埋怨的機會，因爲這些是可能會使他的工作受到妨害的。

猶太人的祭司由於人們在聖殿中所獻的祭而得着供奉，並且分享獻過祭的牲畜，這一個事實使事奉的工人應在經濟上得着幫助的權利，又得着了進一步的證實。最重要的是，基督把這一個法則繼續的

應用在基督的工作者上，並且特別的加以命定：『叫傳福音的靠着福音養生。』

保羅所放棄的這種權利，是那樣堅定不移的得着了屬神的制立。他現在並不是要得到它，而是要對它加以維護：『但這些權柄我全沒有用過，我寫這話，並非要你們這樣待我。』保羅寧死也不願放棄傳福音而不要求任何報酬的快樂。在不受報酬的傳道中所得來的滿足，乃是一個實在的賞賜。在它裡面包含了眞正的工價。他不能爲了傳福音而接受任何的酬報，因爲這是他的義務，他的責任，和他管家的職份。他若是不傳福音，禍就要臨在他的身上了。可是，沒有物質的支助而去傳福音，對他而言並不是必要的；他所感到的具有報償性的滿足，是因爲知道這樣行就避免了一切對他工作可能有的批評和妨礙。

因此，保羅對他所宣稱的此一偉大原則，予以部份的說明，即，一個人對於他的權利的堅持，可能會使他的成功遭遇到危險。一意實行他所認爲無罪的事，會摧毀他在別人身上所留下的影響力。保羅正在堅立此一原則，特別以之用來回答人們向他提出的關於食用向偶像獻過祭的物之問題。一個基督徒作出這樣其本身並無傷害作用的行爲，可能會使他自己受到批評，所以，他在決定其行爲方式時，應該對這種可能性加以鄭重的考慮。

現代的基督徒在這種關乎良心的問題上謹愼從事的應用此一原則，乃是他們的責任。一個基督的工人必須考慮不僅是他的行爲在理論上是否是對的，也是要考慮（雖然本身是件純潔無罪的事），是否可能會引起批評，而使他爲基督作的工遭受到危險。在前面一章中保羅曾堅持，一個人爲了他比較軟弱的弟兄之緣故，即使在不涉及道德問題的事件上，也必需對他自己加以約束；在這裡他又堅持，有

些時候，一個人應該爲了他工作的緣故而對自己加以約束。

2 凡事都是爲要救些人（九10—23）

保羅是基督的工作者，可是爲了他的工作，他並沒有向哥林多的基督徒主張過任何物質上的支持，也沒有要他們支付薪金，或在經濟上予以酬勞。他之所以要這樣作，其目的乃是要避免人誤解他的動機，而使他的工作受到妨害。可是，他的確得着了他的酬報。其中包括了他的獨立感，在沒有酬勞的情形下，能在傳福音中得着滿足，並且避免了人懷疑他的動機是爲了牟利。

可是，他却沒有把他的自由運用在自私的動機上。相反的，雖然他可以自由地不受到衆人的控制，但他因爲盼望要帶領一些人歸向基督，而使自己成了衆人的僕人。雖然他自己不因畏首畏尾而受到狹隘的願忌所限制，可是他却因別人的軟弱而甘願受到約束與捆綁，藉此以使他們終於能帶領別人享有他自己所熟悉之基督裡的自由。若是以在理論上他有權利作的事而論，無論是在甚麼地方，只要他看出有帶領人歸主的可能，他都作了每一項必要的讓步，正如他所說的：『我雖是自由的，無人管轄，然而我甘心作了衆人的僕人，爲要多得人。』

對於猶太人而言，他舉止行動如猶太人，遵守他們的節日，像他們一樣的禁食，遵從他們的風俗和許願。對於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而言，他設身處境的使自己適應他們，不要求他們接受猶太人的儀禮，在與他們論理的時候，引述他們的文學，甚至以銘刻在他們祭壇上的誌文，作爲他辯論的根據。

保羅藉着一段插入語，以解釋當他爲了適應猶太人時，他並沒有後退回到猶太律法之下，以它作爲救恩的一個根據；他遵守這種律法，僅是把它當作社交生活中的一種行動，是一種國家的風俗，以避免不必要地得罪猶太人；當他在外邦人中間時，雖然他沒有要求他們接受猶太人禮儀上的律法，可是以他與神之間的關係而論，他却不是『沒有律法』的，而是置身在基督的律法之下。

他更進一步的說，對於那些軟弱的，有過多顧忌的，和膽小怯弱的而言，他成了『軟弱的人，』在他們所顧忌的事上，遷應自己，對於他們的偏見作一些讓步。簡而言之，他用下面的話，對於他的行爲作了一個綜合性的說明：『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保羅所使用的這話的涵義，與今日一般言談中所指的正好相反。他並不是意謂他對於別人的錯誤舉措和不道德的行爲，有任何軟弱的順從。他並沒有贊許如像下面的一個成語：『入境問俗。』保羅所指謂的，是與道德問題無關的事件，軟弱的偏見，和愚拙的顧忌等。他正在回答的是關於食用向偶像獻過祭的物之問題。他知道在偶像的崇拜中並無實在可言。他相信對於這種肉類之食用，並不是一個對與錯的問題，然而他却說，作爲一個傳福音的人，在這些本身是無罪但却會使他人跌倒，以致妨礙他所從事的基督教工作的事上，對自己加以約束，可能是一個明智之舉。

他陳述說，爲了要帶領他們之間的一些人歸向基督，他願意使自己適應於各階層之人的需要，他們的偏見，和他們的軟弱。他所作的一切都是爲了福音的緣故，這福音的全然福祉是他所盼望能以共享的。

使徒的這一個原則，應該一直不斷的指導着所有跟隨基督的人，尤其是對所有想設法帶領別人也過基督徒生活的人。許多行爲本身是無罪的，然而爲了別人的偏見和意見，也必須要放棄而不作。不僅是要避免一切罪惡的行爲，並且還得考慮在道德上無關宏旨的行爲之可能影響。關於涉及良心的問題，必須要以保羅所制定的第二個重要原則來考慮它，即：任憑自己的意思行事，會使基督的工作受到阻礙；因此，要『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

3 爲得冠冕而努力（九24—27）

保羅喜歡從希臘人的運動競技中引述比方，作爲基督徒生活的寫照。他在這裡提到這些競技，其目的就是要強調出即令是在道德上無關緊要的事件，也有自制和捨己的必要。保羅在回答有關食用向偶像獻過祭之物的問題時，他曾堅決的主張在一切本身是無罪，但却可能會妨礙基督徒的工作事上，要對自己加以約束而不宜任憑自己的意思行事。他把『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這句話作爲他的規則，就是說，爲了要帶領他們歸向基督，爲了要與他們同享福音的全備福份，他願使自己適應於別人的偏見和顧忌。在這裡他堅決的主張，所有承受這種福祉的人，必定也要照着這樣限制他自己的自由，並且也必須要像使徒自己所力行的一樣，表現出同樣的捨己。

他在這裡所論述的，可能是就哥林多地峽運動大會（Isthmian games）而言。這些競技像奧林匹克（Olympian），皮珍（Pythian）和勒曼（Nemean）的競技一樣，組成了一個盛大的全國性和

宗教性的節日，並且每隔一年一次的吸引着熱心的羣衆到哥林多城裡來。唯有生來自由的人才能在這些運動節目中參加競賽，並且參加競賽的人必須提出，他們會以十個月的時間來接受比賽前的必要訓練之充足證明。在比賽以前的三十天中，所有的選手必須在體育館中參加指定的運動，並且只有在他適當地履行了諸如此類的一切條件時，才能得到允許在擁擠的羣衆面前參加競技。傳令官宣佈每一個競技者的姓名和國籍，並且也宣佈那一個得勝者的姓名，使他戴有松屬、芹屬，或長春藤類的植物葉子所編成的榮耀冠冕。得勝者的家族，接受到人們的尊崇，並且當他回到他的本城時，城中的人會在城墻上開一個破口使他得以進入，這一點的用意是表明像這樣的城市，有了如此的一位公民，已經用不着靠城牆來保護他們自己了。得勝的英雄將要受到詩人的禮讚，以使他的名聲得以永垂不朽；在將來的一切運動會中，只要有他參加，他的席次總是列於首位。

保羅在他論到這些運動競技時，他作了兩個比照。在希臘的競賽中，雖然所有的選手都參加賽跑的節目，但是只有一個人能夠得着冠冕；可是在基督徒的生活中，獎品乃是爲所有的人預備的，所以都應當這樣跑，好能得着所應許的賞賜。

第二個比照，在希臘人所舉行的競賽會中，所得的賞賜乃是「能壞的冠冕，」它們不過是一個由橄欖枝或松屬樹葉所編成的很快就要凋謝；可是，我們這些跟從基督的人努力所要得着的，乃是一個永不凋謝的冠冕，即一個生命的冠冕，公義的冠冕，喜樂的冠冕，榮耀的冠冕。

保羅勸勉每一個基督徒要完全的達到參加運動會者所應具備的條件，就是以這樣的一個冠冕爲着眼

點，並且他把自己拿來作爲一個榜樣，以說明他這樣的努力，乃是爲了要獲得衆人所渴望的獎賞。這些條件都是明顯的。第一、必須要有發奮的努力。我們不可以爲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即令是事情的本身並不在正面涉及對與錯的問題時也不應如此。人必須要繼續的努力以規範他自己的行爲，以使他不致使那些在信心上軟弱的，愛批判的，和拘束顧忌的人跌倒。

第二、一個人在他所努力的事上必須要有一個固定的目標。保羅宣稱他鬪拳『不像打空氣的。』我們作基督徒，必須以確切的態度來面對這些良心問題，並且在解決這些問題時，要用以堅定不移的目標而努力奔跑之人的決心和決定。

還有，連在基督徒之間意見不相同的良心事件上，我們也必須約束自己。我們必須自己慣於捨己。希臘運動會所作嚴格訓練的要求是一幅嚴酷的圖畫。說明運動員必須不要嚴格對待他的身體，而是嚴格對待他身體的食慾和他的欲望。保羅在這裡所說的話是比喻式的。他宣稱他嚴厲攻克己身，叫身子服他，不叫他服身子，使他的身體就像一個被打敗了的拳師一樣。他以如此生動的筆法，描述謹守和對自己一切的欲望施以制服和規範的需要，若是不將欲望制服，即可能使他在道德上歸於失敗，因此而使他失去了冠冕。

保羅說明他自己不屈不撓的努力，以免當他作傳令官召喚別人入場時，自己反而會失去了資格，就好像一個犯了規的選手一樣。由於有着如此榮耀的獎賞，所有聽到福音召喚的人，都應該抱着同樣的熱心，同樣的捨己，和同樣的自律以參加賽跑，打那美好的仗，使他們也能得着永不凋謝的冠冕。

3 任憑自己的意思行事的危險（十1—13）

保羅已經向他的讀者表明了，在足以引起疑問的行爲上任憑自己的意思行事，會使別人跌倒，並且更進一步的說，這些行爲還會使基督的工作受到阻礙。他現在提出了第三個原則；任憑自己的意思行事會使自己的靈魂瀕於險境；所以，『自己以爲站立得穩的，須要謹愼，免得跌倒。』

他引述以色列人之榜樣，並且說明雖然他們有這樣大的特權和進取的機會，可是他們仍然跌在重大的罪惡中。他按照這個事實來警告他的讀者們，並且在後面加上了一些勉勵的話。

使徒在提到這段關於猶太人的歷史時，他宣稱他的列祖們是『都在雲裡海裡受洗歸了摩西。』由於遵循榮耀的雲柱之引導，並安全的渡過了海，他們承認摩西是神指派給他們的拯救者，並且他們也保證了自己是跟從他的人。

更進一步的說，他們吃過從天上供應的嗎哪，喝過一再從磐石中流出來的水。此一磐石不僅是象徵基督；保羅說那磐石就是基督。基督在曠野中與以色列人同在，這一切對於他們（指以色列人）是毫無所知的。祂是神性的總嘗，在他們的一切需要上供應他們。所以，他們的食物和飲料是屬靈的和象徵性的；它們是神憐憫的恩賜。同樣的，哥林多的基督徒在洗禮中，已經保證他們是跟從基督的人；並且在主的晚餐中，他們已成了祂恩典的承受者。

可是，以色列人雖然具有這種獨特的地位和神諸般的慈愛，事實上仍證明出他們的不忠；『但他們

中間多半是神不喜歡的人，所以在曠野倒斃。』保羅藉此警告他的讀者，吃向偶像獻過祭的物，雖說它本身是無罪的，但是却可以成爲嚴厲的試探原因，甚至他們也可能跌倒。

所以，對於所有的基督徒來說，在一切足以引起疑問的行爲上任憑自己的意思行事，雖然這些行爲的本身不是錯的，但是却可能引起極詭譎的試探，以致使他抵擋不了。這種任憑自己的意思行事可能會喚醒人罪惡的嗜慾和企求：『我們不要貪戀惡事，像他們那樣貪戀的。』

任憑自己的意思行事也可能把甚麼東西帶進我們的生活，是要代替眞神作爲我們至高滿足和崇拜的對象；『也不要拜偶像，像他們有人拜的。』

再者，與耽行這些事的人結交，也可以把我們帶入不潔的罪惡中去，或者最低限度會帶我們進入與世界爲友，和在舊約中會以如同奸淫的罪來描述的對神不忠的情況中。

『也不要試探主，像他們有人試探的，就被蛇所滅。』繼續不斷的作出一些足以引起疑問的行爲，可能會促使我們對神的容忍作過度的推斷，或者我們去試試看到底我們能走多遠而不致跌倒，或者是使我們去試探神，要想知道他到底會讓我們走多遠而不致懲治或責備我們。以色列人所發的怨言，終於使他們在實際上達到了叛逆和不敬虔的反抗的地步。對某些娛樂方式的任憑自己的意思行事，在其本身並不是有罪的，或在別人認爲無害的行爲上，可能會使我們對於比較嚴格的道德生活感到不滿足，並繼續使這種不滿加深，終於使我們對神不忠，而且結果會使我們實際的反抗神。

保羅繼續說，以色列人的全部經驗，對於我們這些生活在不同世代的人，事實上是生活在世界末期

的人，是充滿了教訓的。特別是對於自信心，愚拙的認爲因爲我們已經受過洗，領過聖餐，因此我們在道德上是安全的之假想，作了一個莊嚴的警告：『所以自己以爲站得穩的，須要謹愼，免得跌倒。』

然而保羅在作過這個莊嚴的警告之後，却用一個充滿了鼓勵的信息來結束這段經文。雖然以色列人偏離了神，雖然我們很痛苦的意識到我們的軟弱，可是我們却不必，也不要跌倒。試探雖繼續的攻擊着我們，但命運却並不能在我們面前關上容我們退出的門路。神允許把我們放置在可成爲嚴厲試探機會的環境中，然而祂却常是給我們開一條出路。我們不應該把我們自己放在不必要的危險地位上。我們不應該選擇那些足以引起疑問的行爲。我們對於知道是屬於我們的事，應該獻出我們的精力而熱心的去作。對於我們所知道的正當道路，我們應該以全備的勇氣和喜樂盡力去遵循。我們應該爲基督而活，力求與祂同行，那樣我們就絕對地安全了。

4 禁赴拜偶像的筵席（十14—22）

分享向偶像獻過祭的食物，可能是一件無罪的事。充其量也不過是可能把它當作是關乎良心的事件，基督徒可以很適當的表現出不相同的意見。可是在一個有偶像的廟宇中，與一些拜偶像的一起食用這類的食物，參與拜偶像的筵席，這可能就是截然不同的一回事了。在實際的拜偶像的事上，基督徒必須要遠遠的逃避。他們不可試看到底離拜偶像的事能夠近到甚麼程度而不致涉身其間，但是他們却應該看要離它多遠才好。無論如何，他們都不應該容許自己參與拜偶像的筵席。因此，保羅在這裡

陳明了他第四個偉大的原則：任憑自己的意思行事，會使人與世界相提並論，所以不要惹主的忿怒。

把這個原則應用到現在的問題上，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有些行爲習慣在某種環境中僅會使人發生疑問，可是在別的環境中，可能實際上就是錯誤的了。它們本身可能不涉及道德上的問題，可是在與不信神的人在一起，行在與罪惡相連的地點，這些行爲可能就會將基督徒與基督的仇敵相提並論，因而使愛他的主傷心。

保羅爲了要加强他對參與拜偶像的筵席之禁令的力量，他從聖餐在一個信徒與基督之間所建立的關係，和一個那樣與基督合一的人，在道德上不可能再與偶像所代表的及藉着對偶像的敬拜而承認之鬼合而爲一之事實，提出了論證。

在主的晚餐中領受餅與酒，象徵着信徒共享由基督救贖之功所帶來的全部恩惠，並領受藉着信心與祂合一之人所享有之屬靈生命。再者，這個與基督的救贖工作和基督的生命有分，是使所有的基督徒合而爲一；他們仍是一個餅，一個身體；並且對於這個合一，聖餐永遠是一個象徵。

如此，在猶太人獻祭的事例上，參加獻祭的人享有祭壇所代表的一切。誠然，偶像所代表的神不是眞實的，並且拜偶像也是一件虛幻不實之舉。可是在偶像的後面，却有由它們所代表的鬼，或者，象徵性地說，與偶像敬拜同一的，乃是情慾鬼、殘酷鬼、無知鬼。這樣說來，一個人能在同一時間內既與基督視爲同一又與那樣的鬼視爲同一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嗎？在這兩者之間選取其一，難道不是絕對需要的嗎？置身於對偶像的敬拜中，難道不會『惹主的憤恨麼』？難道我們要存心挑動祂的忿怒嗎？

我們能夠逃脫祂不喜悅所產生的後果嗎？

有問題的行爲繼續實行，可能變成那樣與貪婪、自私，和不敬神的心同等，以致那樣的跟隨它就可能算爲否認我們的主，並且也使那愛我們的主傷心。

5 主要的原則（十23—十一1）

保羅以一些應當應用在基督徒所有在良心問題上的偉大綜合性原則，來結束並總括他對食用向偶像獻過祭的物所作之長篇論述，並且藉着這個陳述，對其中的要點作了一個綜合性的說明：就是要權衡甚麼有益處，甚麼造就人，都要爲榮耀神而行。

他重複述及基督徒自由的偉大原則，以作爲他論辯的開始：『凡事都可行。』這句話好像已經成了一個格言，被人用來作爲食用向偶像獻過祭的物，和任憑已意行其它足以引起疑問的事件之藉口。保羅在書信的第六章中曾堅決的主張，他的讀者們爲了他們自己的原故，必定要對這種自由加以防護。現在他堅持爲了別人的原故，也必須要對這種自由加以限制。他堅決的主張愛心的至高性，以把他的話題轉到他開始討論的地方。

實際上他所說的是，一個基督徒在理論上有權利作任何在其本身不是罪惡的事，但是却需要權衡那有益處的和造就人的，在實踐行爲上要對這種自由加以限制。有些事就其本身而言是可行的，然而可能不會使人得着益處；有些事情的本身是無罪的，然而可能不會使基督徒的品格得着造就。人不僅要

顧慮一件事是否是可以行，並且還得要考慮到它會不會給人帶來益處：「如果一件事作起來不適宜，那麼它僅是對的仍是不夠的。」像這樣，無論一件事的本身是如何的無罪，若是它會傷害別人，或足以引起別人誤解，則作起來總是不適宜的。一個基督徒一定不可僅僅顧慮到他自己的利益，而且也要爲別人着想：『無論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

這個一般性的原則，保羅是用來說明與食用向偶像獻過祭的物之有關事件。他勸告基督徒購買在市場上出售的食物時，不必發生疑問，或對於這些食物在以前是否曾向偶像獻過祭的問題，感到顧忌。因爲這與在一個偶像的廟宇中食用肉類的情形是大不相同的。凡在市場上買的，不是以參與獻祭的身份去購買，而是把它當作神本乎祂的恩賜而供給人類食用的食物。『因爲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乎主。』所以，一切在地上生長或養育生物的食物，都是神的恩賜，而要以感恩的心來領受。

可是，要是另一個人感到顧忌，情形就改變了。比方說，假設有一個人受到別人的邀請，到一個不信之人的家中去吃飯，並且他自己也願意去，他這樣作應該是很自由的，他可以食用所預備的一切，而對於擺在他面前的食物，不必因良心的原故而引起任何的疑難。可是若有一個人向他說，『這些東西曾在廟宇中獻過祭的物，』那麼他就應該不吃，爲了那位向他說明此事的人和良心的緣故——不是爲了他自己的良心，而是爲了他的鄰居，因爲他可能會因他的吃喝而受到錯誤的帶領和傷害。

在行爲上之所以要如此作，有兩個原因。第一、在這種情形之下，食用這一類的食物，其結果只會

給別人帶來傷害，並且因而叫他的自由被別人的良心論斷。第二個理由是，像這種對自由的確切主張，正對着別人良心的論斷，將帶來積極的傷害，因爲別人看到他爲那些他們視爲是獻祭的食物而謝恩時，他們會責難他的行爲是褻瀆的和可恥的。一個人爲什麼要招惹不必要的辱沒呢？所以保羅在他的結論中說：『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作甚麼，都要爲榮耀神而行。』無論是猶太人、希利尼人，或神教會中的肢體，都得要避免在他們的途中放置道德障礙物。「採用我的原則，」他說，「捨棄自己的利益和權利，在凡事上都不求自己的益處，而是儘可能的求最大多數之人的益處，其目的是要叫他們得救。」

他在結束這個勸勉時所使用的那一句話，在印刷排列上宛如是屬於下一章似的：『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七　在公共崇拜中婦女的蒙頭（十一2—16）

很可能有一天，人們會發現保羅是一位偉大的婦女解救者和保護者。就婦女們所處的地位，和肯定主張婦女的尊嚴及權利而論，基督教與世上其它的宗教，成了一個明顯的對比；而這一點大半都得歸功於保羅的影響力，在他論到基督徒的自由和平等的教訓中，他堅決的主張，猶太人和希利尼人，爲奴的和自主的，以及男人和女人之間的區別，在基督裡都取消了，並且衆人屬靈的特權和機會，以及他們在神面前的地位，都是一樣的。

可是，目前人們對於保羅的看法却並不如此。他被人描繪成婦女的仇敵，並且所有女權運動的領袖們，都認爲他是討厭與可怕的。他這種不爲人所喜好的原因，大半是由於他在本書信中以上所寫下的這些有關婚姻的論述，以及他在這裡所敍述的——作妻子的對於作丈夫的應該順從。

大家都會同意，保羅在這裡所作的大半教訓都是有關穿戴的風俗，這僅是地域性的和暫時性的。在今日沒有一個人會堅持，婦女們在參加基督徒崇拜的時候必須蒙上帕子。然而，保羅的對手所反對的，乃是他教訓中的原則，可是對於他的朋友們而言，這些原則却使他的陳述具有歷時常新的重要性和常住不變的價值。這一個原則與兩性之間在智力、道德、和靈性上的平等，及作妻子的得依賴丈夫爲生是一致的，同時她也應該以愛心對她的丈夫表現出順服。

在哥林多引起了這個困難的，正是保羅對平等所作的教訓。有些基督教的婦女會誤解了這個教訓，認爲意思是說，從此以後，她們可以不依丈夫而自主了，因此就公然反抗猶太人和基督徒都接受的習尚，把她們的帕子扔在一邊而就這樣的出現在公共的聚會中。她們把帕子看爲是屈從和依賴的象徵，把它扔在一邊就是宣稱說，她們在基督裡的新地位已經結束了她們從前與丈夫的關係，而使她們獨立自主而不依賴丈夫了，就好像從來也沒有結過婚一樣。

在當今的時代中，對平等這個原則的誤解，不僅可能會引起紛擾，並且也可能是一個實在的危險之根源。對婦女自立所作之虛而不實的堅持，會威脅到家庭的生活，並且把婦女們所永遠不應背負的重擔，放在她們的肩頭上。

在哥林多所發生的事件在某些方面並不嚴重。保羅不過是想在公共的崇拜中，維持着相沿成習的風俗，在男女兩性之間有一個莊重的分別，並且他之所以要堅持這種習尙，主要地乃是由於它被廢棄了之根據是錯誤的。

他以一個富於調和性的緒論作爲他論證的開始。現在他是把他的話題轉到一組極爲判然有別的論述上。他已經以對哥林多教會結黨情形的責備而開始了這封書信。隨後他所處理的是三個關於道德問題的爭論，接着討論了兩個與道德無關的問題，即婚姻與祭過偶像的肉類。現在他要討論的，乃是三個與公共崇拜有關的問題，即婦女的蒙頭，對主的晚餐之遵守，和屬靈恩賜的使用。對於這些與基督徒敬拜有關之問題的處理，自然會緊接在處理拜偶像和食用在廟宇中之食物的問題之後。

他既然是要用一些是嚴厲一點的指責，開始時就按他所聽見有關他們某些好的情況之報告，對他們加以稱讚。他們凡事記念他，並且也順從他的教訓。可是在他們的實踐行爲上，他覺得有關於禮節的一點是必需糾正的，即婦女們沒有戴帕子，特別是在教會中參加公共崇拜時，也是如此。若是以這種方式來表明在妻子那方面的自立和不順從，那麼這一點就與神所制定的規則相衝突了。

按照保羅的看法，社會的單位不是個人，而是家庭，並且在家庭中，丈夫是自然的頭。可是他要本乎愛心，和基督的體恤與忠誠，行使這種作頭的權柄。『我願意你們知道，基督是各人的頭；男人是女人的頭，神是基督的頭。』

所以，保羅在陳述這個服從的原則時，他立刻就使它得到了安全的保守，使它不致於落在虐待、自

私、和殘忍的陷阱中。由於聖子也得要依賴聖父，並且服了祂。照樣，一個作丈夫的得要服從基督，一個作妻子的也得服從她的丈夫。在這個原則中，並不含有屈辱的意義，也沒有不公平或侵犯的地方。它認識出在官能和責任上的差異，但是它却揚棄自私、厲害、和不仁。若是一個作丈夫的記得他與基督的關係時，那麼他應該敬重、支持、保護、和疼愛他的妻子，就不會濫用他這種關係了。

保羅提醒他的讀者，這種服從的原則，是在一般蒙頭的習尚中得着承認。他並未制立這個習尚，也沒有給它賦以這種意義。如果讀者明白這一點，那麼男人在崇拜的聚會上不蒙頭，而女人則必須蒙頭，乃是一種適當的行爲了。如果她除去帕子，其用意就是要棄絕這個原則，那麼既然如此，爲什麼僅只作一半呢？爲什麼不眞正的使她的頭上全無遮蓋呢？爲什麼不把她的頭髮剪掉，把她的頭剃光呢？這樣可能會眞正的表示出她已經自立不依靠她的丈夫了。因爲前者乃是寡婦所作的，後者乃是忽視婚姻神聖性的婦女慣常所行的。

在這裡我們要記住，保羅現在所屬的對象是基督徒和已婚的婦女。當他在接下去用舊約中創造的故事來說明問題中的要點時，使後者就顯得更清楚了。男人是先創造的，他是按照『神的形像』造的，接着才把女人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男人是神創造之冠，反射着祂的榮耀；至於女人，因爲她是從男人出來的，所以是男人的榮耀。『並且男人不是爲女人造的，女人乃是爲男人造的。』保羅根據這個推理，所以他的結論是，女人應該用帕子蒙頭，以作爲男人的權柄在她身上的標誌，特別是在公共的敬拜聚會中，更當如此，因爲照一般人所相信的，在那裡有天使俯察他們，並且觀看着每一個基督徒

的行爲。

可是在這裡有一點我們要特別的加以注意，就是保羅在這裡立即堅持他所提的服從，並不與個人的平等相抵觸，而且眞正的依賴也是相互的，因爲他宣稱女人是爲男人造的，同時也說男人是從女人生的，在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上，和其不同的官能上，都同樣得要依賴於神。這樣的服從，並不含有低下意味在內。每人都是同樣尊貴。

這一個原則，由於根據本能和合適的觀念而得到了最後的護衛。一種適合的自然意義表明了男人讓他的頭髮長得長是不相宜的，而女人的長頭髮則是她的榮耀，並且若是頭髮不應從她頭上剪去，則帕子也不應該除去，因爲頭髮乃是帕子的一個自然表徵。

然而使徒在他的結論中說，如果還有任何人爭論不已，他自己對於這個原則却不想作更進一步的論辯了。論到除去帕子的習尙，這並沒有得到使徒們的認可，而且也不是任何一個教會中的成規。

雖然在公共崇拜中蒙頭的習慣，僅是保羅那個時代屬於細微末節的習尙，它所具有的實在意義，人是不太明瞭的。它的眞實表示差不多已經被人遺忘了。可是這個一度曾被象徵的重要原則，由於人斷定它關涉到婦女的權利和自由，因此到處都引起了人們的疑問或被人拒絕。保留並高抬一些不重要的形式和無價值的瑣屑規則，忽視或放棄一些理應永存的重要原則，似乎是人性的傾向。

八　對主的晚餐之遵守（十一17—34）

對哥林多教會問及保羅的那些問題之論述，要是對其中具有特色的兩點作過多的强調，那似乎是不可能的。其中第一個，是他對於一切事情，無論是如何的不重要或僅是暫時性的，他的習慣總是要論述到它們基本和長住不變的原則：第二則是他在處理極爲微妙，令人苦惱，和枯燥乏味的事件時之能力，以明顯美麗的詞句，陳述出某些眞理，就像使一塊藏在泥塊中的寶石出現一樣。

所以當保羅轉題責備他們在遵守聖餐之際，所發生的嚴重濫用情形時，他對聖經中所包括的有關主的晚餐之起源，本質，和重要的意義，作了一個最完全的論證。更進一步的說，他以如此扣人心絃的佳美詞句記錄此一晚餐的設立，而使得他所說的這些話，幾乎已被所有的基督徒在遵守這個神聖的筵席時所引用了。

保羅設法要糾正的這種濫用情形，其嚴重性已達於極點。他們有一個習尙，卽在聖餐時舉行「愛席」，就是或經常在基督徒們開始聚會以前一同吃飯。按照相沿成習的成規，每個人各依照他們自己的能力帶食物來。富人帶來的多，而窮人帶來的少，或是什麼都不帶。這樣的食物是爲衆人預備的，由於衆人共享這種聚餐，所以此一晚餐本身是具有象徵作用的。可是在這種聚餐開始時，或在終了時，參加的人要以最簡單的方式遵守由基督所設立之紀念的晚餐。然而哥林多人因爲他們結黨的觀念，使他們甚至在這些象徵式的筵席上，也要帶來分裂。因爲他們並不是共同享用所預備的食物，富足的人犯了貪食好酒的罪，可是却沒有爲貧窮的人作任何的預備，以致在愛席上，沒有容許他們吃什麼東西。像這種對神聖晚餐的褻瀆，是使人看不起的醜事，保羅發現，有加以嚴厲指責的必要。可是

他却抑制着他所使用的言語。他宣稱對於這個由別人給他帶來且使他感到懊喪的報告，他僅只相信一部份。他告訴他們，即令是在他們中間所顯出的這種分裂現象，也曾被用來作爲推行屬神旨意的工具，在這件事上，使那些忠於基督的人，能夠藉此更確切的被人認出。可是保羅仍提醒他的讀者，像這種歡呼縱飲和過份的耽溺，使他們不可能遵守那眞正是主的晚餐。他堅決的主張，若是他們眞正的目的僅是滿足他們的食慾，那麼叫他們留在家裡倒還好。他嚴厲指責他們沒有顧念到貧窮的人，和他們那種不合體統和可羞耻的行爲。

可是他在糾正這種重大的濫用情形時，所使用的實際方法乃是在提醒哥林多人，他們所褻瀆的神聖晚餐的設立（23－26）。他宣稱，關於此一聖餐的起源，他已從主那裡受有神聖的傳授。這個神聖的晚餐，是在主被出賣的那個莊嚴的晚上所設立的。在這一個事實的本身上，強調出祂的門徒所懷有的忘我之愛。就在十字架的影子下，祂拿起了餅和酒，設立了這個神聖的禮儀。祂『祝謝了』就擘開了餅，向祂的門徒宣稱，餅是祂身體的象徵，是爲他們擘開的。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宣稱這杯是象徵用祂自己的血爲印記所立的新約，就其本質和內涵而論，是一個新的約，這約要爲罪帶來完全的赦免，使人得着常住不變的屬靈之更新。他們遵守這神聖的禮儀，每逢舉行都是作爲對他們主的紀念，把它當作祂爲他們受苦和受死的記號；並且他們應該繼續遵守這個聖餐，一直到主的再來。

保羅在他對於此一聖餐的起源所作的使人具有極深印象的描述上，加上了一個莊嚴的警告：『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他的意思是說，像他所敍

述的這種恬不知恥的行爲，對於聖餐，的確是一種褻瀆，並且是忽視且干犯了此一聖餐所象徵的主的身體和血。

保羅在這裡並不是警告不配的人不得參加聖餐。這樣警告有時候是需要的，但是在這裡認爲是這種意思，却是個錯誤，對使徒保羅之言論所發生的這種誤解，曾使許多無辜的人未能參加聖餐，又曾使另外一些人苦惱憂傷。保羅並不是講論敬拜神之人的品格，而是他們在禮拜時的行爲。正如一位老解經家所說過的：「參加聖餐之人的不配是一回事；參加的那種樣子的不配又是另一回事」（"alia est indignitas edentis, alia esus"），他說的眞是恰當。很多人以爲，他們既是自覺不配，恐怕就不宜接近主的桌子。其實，人都應當相信，只要他們以眞誠悔改的心情和重新聖潔的心願來參加，他們都受歡迎領受聖餐。保羅並沒有意思叫良心軟弱的人憂傷。他是在責備那品性極爲不良的人；他是在堅持說，主的桌子不是個貪食醉酒的地方。

在今日，已很少有這種冒犯的危險。可是衆人對使徒所說的話都加以注意，也是很好。『人應當自己省察，』他應當自己確切知道，他是否意識到這聖餐的意義，他應當確實知道自己是否分辨得出這聖餐禮拜是含有多麼深刻的意義，『然後吃這餅，喝這杯。』在這裡有一點很值得我們注意，即保羅並沒有在哥林多以廢棄愛席，或者以堅持使用未發酵的酒，或者把酒的使用僅限於神父（在這裡他是說到天主教的規矩，就是只有神父喝酒），或者以減少聖餐聚會的次數，來作爲他糾正他們這種重大弊病的行爲之手段，而是警告參加領受聖餐的人，仔細的認出基督的死所具有的神聖性，和救人的特點。

保羅更進一步的宣稱，對於與遵守聖餐有關的濫用情形，會有疾病與死亡的刑罰臨到哥林多的信徒中間。這種刑罰眞實的本質究竟是什麼，他並沒有加以解釋。可是他却說過，這不僅是神的審判，並且也是管教，其目的是要帶領哥林多基督徒悔改，使他們將來還能得救。凡參加領受主的晚餐的人，應當對於他們的動機和心中的情形，省察自己，並且藉着這種分辨自己而不受那些不恭敬和褻瀆的人從主所受的審判和管教。

保羅以一個實踐的勸勉，來結束他的論證。即當基督徒在聚餐的時候，他們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餓了，他應該存到教會聚會之前，『在家裡先吃』。他們應記住，這聖餐，其用意不是用來滿足人的貪慾，而是象徵着一種與基督的屬靈關係。所有來到這個神聖桌子面前領受聖餐，並眞誠爲罪憂傷，且熱切盼望得新的力量的人，可以這樣作而無須畏縮懼怕。反而相信祂正要接受他們，赦免他們，並且賜給他們新的生命和力量，因眞有這位主的同在而歡喜快樂。

九　屬靈恩賜之運用（十二—十四章）

大多數人都會同意這種說法，即保羅在他的書信中所說的恩賜，是暫時性之初期基督徒的超然賜與，以幫助他們建立教會。這種恩賜現在可能已不復存在。然而保羅在他論證這些恩賜時所制定的這些原則，在今日仍然可以應用在現在神對那些生而具有和神恩所賜予的天才和能力以使人能以傳揚福音，得以建造及擴張教會上。

保羅採取這種論證的方式，是由於在哥林多的特殊環境。這些超然的賜與，曾被哥林多的基督徒認爲它們的本身就是其目的。他們曾爲他們所具有的這些賜與而表現出驕傲和滿足。在這些恩賜中，最足以引起人驚奇但並不是最有用的一項，却是最受人重視的，並且他們對這些恩賜的運用，造成了嫉妒，虛妄，和分裂的結果。保羅爲了糾正這種濫用的情形，他在第十二章中，說明這些屬靈恩賜的目的乃是要使教會得着造就；在第十三章中，說明這些恩賜的運用方法，乃是在愛心之中；在第十四章中，說明了屬靈恩賜的相對價值，乃是在它們對教會的功用中得着驗證。

1 屬靈恩賜的目的（十二章）

(1) 對聖靈的試驗（十二1—3）

屬靈恩賜的運用，是保羅論及與公共崇拜有關的第三個問題，並且是這三個問題中最困難和最重要的一個。婦女蒙頭和對聖餐的合宜遵守，是關乎禮儀和外在行爲的事件；聖靈的恩賜則是關乎超然的，奧秘的，和個人的經驗，這些經驗對於教會的生命和成長具有重大的關係。使徒開始提醒他的讀者，在他們接待基督以前，他們受着屬靈勢力的轄制而牽引他們去敬拜偶像。這些偶像不會說話，無能無助，像它們所代表的假神一樣。至於基督教的信徒，乃是受着聖徒的帶領，得以敬拜那位永活的眞神，祂不僅是能夠說話和行動，並且也藉着祂的靈，把奧秘的發言能力和恩賜給人，使他們用以事奉祂的兒子。

然而這些假神的敬拜者，却與基督徒和猶太人一樣，相信人除了他自己的靈以外，尙能被另外的一個靈所附，而藉着利用他的官能作爲它的工具，控制他的行動。在哥林多城中，到處都充滿了希臘的占卜者和祭司，他們像基督教的使徒一樣，宣稱他們領有屬神的啓示和超然的能力。

因此，保羅在開始論及關於屬靈恩賜的時候，必須要告訴他的讀者，他們怎能辨別神之靈的彰顯，和在異教行爲及信仰中的邪靈發言和過分的事情。他陳述了一個至高的試驗方法，即對基督的忠心。每一句被神之靈所感動的發言都必有這樣的忠心爲特徵。（註：「對基督忠心」包含明白「基督」這個頭銜的意義—「主」（十二3）；「是成了肉身來的」（壹約四1—3）；受膏作先知作祭司，作君王。）

還有一個試驗的方法，他用詳細的論述接着加以說明。這就是神智清明的試驗。在這裡可以提出來，哥林多的教會沒有明白這種試驗方法，乃是他們中間產生麻煩的一個原因。

希臘的占卜者和算命的默示，是以一種狂亂的方式來表明它自己。他們以他們的絕對瘋狂而誇口。他們在說預言的時候，「像希臘的女先知一樣，嘴裡流沫，蓬頭散髮。」因此在哥林多的基督徒中間，有着這樣的一個傾向，認爲一個人的理性和自覺被剝奪得愈多，則他在神的權能和控制之下的情形就愈眞實。哥林多的基督徒之熱愛這些恩賜，以之驚世駭俗，並且藐視那些更爲實際和更爲有用的恩賜，一部份得歸咎於這種錯誤。保羅似乎是指明了，聖靈的運行，是藉着受過光照的思維和被喚醒的觀念，以及信徒們積極的理性，並且在關乎眞正默示的事件上，『先知的靈，原是順服先知的。』

可是在這裡，他却對聖靈運用的第一個試驗方法予以仔細的論述，那就是對基督絕對的忠心：『被神的靈感動的，沒有說耶穌是可咒詛的；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

『耶穌是可咒詛的』和『耶穌是主』，是不信和相信的爭論之呼聲，也是那靈和神的靈不會發生錯誤的兩個證據。前者的呼聲可能是十字架的瘋狂仇敵在侵入基督徒的聚會中間時所發出來的，但是無論他們的超然狂喜和他所聲言的附着是什麼，他絕不可能爲聖靈所用。就另一方面而言，最卑微的基督徒，無論他所處的地位是多麼的卑下，和他所領受的恩賜是多麼的平凡，若是他能夠謙卑而誠實的說，『耶穌是（我的）主』，那麼他就是神之靈的一個眞實的工具。

這樣的教訓在今日實具有無可評估的價值。有許多屬靈的經驗和恩賜是被視爲確實的，但是却要拿基督徒清明的神智加以試驗。毫無疑問的，聖靈確實向跟從基督的人說話，並且也賜給他們事奉主的恩賜。又奧秘又經常的激勵，應歸之於祂的同在，而在基督徒事奉上的許多結果也當歸於祂的權能。然而這些以爲是聖靈的恩賜和信息，應該經常以理性和常識加以試驗和證明。人在聖靈權能之下的情形愈眞，則他的心智和理性的機能，就會愈靈活愈敏捷。

同時，人對基督的態度，也應該作爲他屬靈情形的一個試驗。一個人無論他是如何的有教養，也不管他是怎樣的令人欽佩，若是他說耶穌基督的壞話，那麼就不能名實相符的被稱爲屬靈或敬虔。

從使徒的這個教訓中，更顯明聖靈對於每一個跟從基督的人，是常同在。若不是藉着靈的能力，就沒有一個人能眞誠的認基督爲主。若是一個人作過了這樣的承認，則它就是使信徒得着安慰的證明，

使他確知聖靈已經給了他新的生命，並且無論他所領受的恩賜是如何的少，祂就要用他，以使基督的教會得到力量和幫助。

更進一步的說，基督徒工人的屬靈性，不是藉着表面的結果所試驗的。人在他們所領受的自然恩賜上，誠然是有分別的。有些人在靈性生活上是未成長及不眞實的，可是有些時候，却能深孚衆望和贏得人們的讚美。對基督的虔敬才是眞正的試驗。這種虔敬往往可以在過着最隱藏生活的人身上發現，他的努力和奮鬪，人們可能知道得很少，但是當他們奉獻自己事奉他們的主的時候，他們却是最實在的被主的靈所充滿了的。

(2) 不同的恩賜（十二4—11）

聖靈所賜給哥林多教會的恩賜，又多又不同，然而它們都是從一個屬神的淵源而來的，並且是有計劃的爲所有信徒共同的益處所預備的。因此，所有的恩賜都應該被視爲是從神那裡來的神聖恩賜，由於它們都是爲人類的益處所預備的，所以要明智地運用。

保羅在追溯這些恩賜的神聖起源時，他提到神爲聖父神、神爲聖子神、神爲聖靈神，乃是一體和同等的。他以這些所賜給教會之屬靈恩賜中的一面，與這個三位一體中的每一位關聯在一起，論到它們的性質和淵源，它們乃是本乎恩典的賜與，才幹，和能力。論到它們的目的，它們乃是用來作爲『職事』的，來事奉教會，使教會得着力量和幫助。論到它們的效力，它們乃是屬神權能的功用，運行，

或彰顯。

它們都是從同一個來源分配出來，所以都有一個合一性，因爲『分別』這個字在原文，有分配的意義，或者如同保羅所加上的，每一項恩賜都是聖靈的一個彰顯。

這種合一性又存在於一個事實中，即所有的恩賜，都是爲一個共同的目的而效力，就是要推進與教會有關係的事情。『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

這樣說來，屬靈的恩賜在定意上就不是用來使領受這種恩賜的人自滿自足，而要使所有的信徒得益處。

保羅現在接着對這些恩賜加以數說。正如有些人所說的，恩賜可以分爲三類，這並不是想像。第一類是特別關係於智力的，第二類是關乎意志的，第三類乃是關乎感覺與感情的。智慧的言語和知識的言語，是論到神所賜的機能，第一是發現眞理，第二是實際應用眞理。在這裡我們看到，這些恩賜乃是在序列之首而被認爲是最重要的。可是按照哥林多人的評價，它們所佔的地位却最低。這些基督徒相信，當理智和知覺最不活潑時，人在聖靈能力之下才最眞實。然而保羅却指出，最高的屬靈恩賜，乃是與理智和知識連在一起運用的。

在特別關涉到意志的恩賜中保羅提到信心爲一個屬靈的恩賜。他這樣說，當然不是指一般之「得救的信心」，因爲這並不是一個特別的恩賜，而是屬於全體基督徒的。得救的信心乃是信徒生活眞正的根，而不是基督徒生活一個果子。所以他在這裡提到的，乃是「在神裡的確據」，「英勇的放膽無

懼」，能夠「移山」的信心，這乃是由於聖靈住在人裡面和祂能力的結果。

下面所提到的是醫病的恩賜，這種恩賜乃指醫治各種不同的疾病所具有的神蹟式能力而言。

接着他也說明了行異能，可能他是指着使死人復活，趕鬼，把刑罰加在仇敵的身上等，而這些都已經由保羅在他的事功中表明出來了。

關於作先知講道和辨別諸靈的恩賜，保羅首先指出了一個在語言上的神蹟，因爲有人說的好，「先知所謀的道不是出自於先知個人的決定，或感想，乃是出於一個不屬於他的能力，這能力控制着他的心思意念，並且使他說出要感動別人的話來。」

可是，在先知中間，既然有眞先知，也有假先知，所以，有一個與這點相關連之『辨別諸靈』的恩賜。人若是有這樣的恩賜，就能爲教會決定自認爲是先知的人，究竟是被一個邪靈附着，或是受着神的感動。

在保羅所列舉的恩賜中，最後的恩賜就是說方言和『繙方言』。對於這些恩賜的本質，曾有許多的臆測。在這裡所提到的說方言的恩賜，大概與在五旬節那天所顯明出來的是有所不同的。可能它並不是論及爲人所知曉之言語的能力，而是「一種深摯的情感所施給人難以抑制的影響力」，藉以使人們能「用一種大喜的言語禱告，歌唱，或獻上感謝，而這種言語對於沒有具有這種感情的人，是不能領會的。」所以這樣的恩賜特別是在感情方面，而悟性和意志所受的影響却是很少，後二者在這個時候似乎是不活潑的。

由聖靈所直接創造的感情，以及在這種奧秘言語中所表現出來的感情，唯有受聖靈的感動與說的人相通的，才能夠明白。因此，必須要一個有這樣恩賜的人把所說的方言繙出來。他必須從聖靈那裡得着能力，把那些有說方言恩賜之人的大喜的言語，用清晰的語言繙出來。

所以，在這裏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即保羅把哥林多人最貪求的恩賜，放在排列次序的最後。這些恩賜可能會使人最爲驚嘆，但是它對教會的造就，幫助却太少了。我們不可把這些恩賜看爲僅是各種不同的自然才能，乃是作爲實在的超然賜與。聖靈可能不再把這些恩賜賜給基督徒，但是與它們相似的一部份，可以在跟從基督的人所具有的各種不同的才能中發現。它們在神自己的分配中，有其共同的淵源，並且在對教會的事奉上，也有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它們合一的目標和旨意的這個事實，應當使領受這種恩賜的人，除去他們的驕傲和虛妄，並且在爲人類尋求共同的益處和利益上，能使他們認識出他們的重大責任。

(3) 教會的合一（十二12—31）

教友所受的諸般恩賜的大不相同，乃是合乎教會的合一；事實上，正是保持了合一，因爲每一種恩賜都定規要作一部份貢獻，都是共同生活和長進所必須的。

保羅爲了要說明這一個重要的眞理，他利用人的身體來作了一個人所熟知的說明和比喻。這一個比喻乃是希臘作者們所經常用來說明國家或「政治團體」的。保羅在這裡使用它而達到了有效的影響。

教會是基督屬靈的身體。事實上，保羅在這裡甚至敢把基督與教會合而爲一：『就如身子是一個，却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12）。

對於基督教會的合一，沒有一個說明能比這點來得更明晰，也沒有一個說明比下面的陳述更爲驚人的了：『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爲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13）即令是古代社會中，在猶太人和外邦人，爲奴的和自主的中間，所存有的這種似乎是不改變的分別，都由於神的聖靈的運行而消失無存了，並且所有基督的信徒，由於這位聖靈的能力，都聯合成爲一個身體，享有一個共同的生命了。

在今日，有許多人使用「聖靈的洗」這樣的話，以表明悔改以後的一種經驗，或以它來形容屬靈能力的新增收。然而，若是用「被聖靈充滿」這樣的話來界定這樣的一種經驗，可能更合乎聖經。「充滿」可能有許多，但是「洗」却只有一次。後者是聖靈最初的作爲，使信的人得與基督那獨一而不可分的身體聯絡，即衆信徒所屬的教會。

保羅接着在下面表明，教會是一個活着的有機體，正如一個人的身體一樣。肢體雖有許多，但每一個肢體的失喪，都會使這個身體變成殘廢。

在這裡我們要記住，使徒正在着手處置的是一個特殊的問題。哥林多的基督徒，正在過分誇張某些屬靈的恩賜的重要性，特別是關乎說方言的恩賜，更受到過份的重視。凡沒有得到這種令人貪求的恩賜之人，都受着試探而感到不滿，而不使教會受他們的事奉，雖然這些事奉不大會引起人們的驚嘆，

但却不是較爲次要的。

就另一方面而論，凡領有這些顯赫的恩賜之人，在教會的聚會中和事奉上，有擅取較爲顯著之地位的傾向。以致恩賜較少的人受到排斥和委曲。

保羅使用人身體的比方，來糾正這兩種錯誤。他說明了，如果一個肢體，不論是脚或是手，而拒絕運用其功能，因爲與其它的肢體所具有的功能不同，例如像眼或耳一樣，以致在其動作上彷彿不是屬於這個身體似的，那該是多麼的謬妄背理。照樣，教會中的一個肢體，若是因爲別人有他所沒有的恩賜而嫉妒他們，並且拒絕向教會獻出在他自己的能力內所能作的事奉，其謬妄背理的情形，也就與上面所說的事例相等（14—20）。

第二個錯誤，其愚拙的程度也是相同的。在身體上，一個器官不能藐視另一個器官，也不能說不需要它們；因爲每一個器官，不管它是如何的缺乏榮美，總是身體上一個必要的部份，並且全身的健康也有賴其功能適當的運作。在教會中，若是任何一個肢體，對其他任何恩賜較少的肢體表示藐視，或是不尊重其他沒有他們光輝出衆及像他們一樣受人欽慕的人，而認爲這在他們自己的靈性生活上並不致造成損害，則的確是同樣愚拙。（21—25）。

顯而易見的，這些原則也能夠應用在現代教會中的肢體上。它們不叫我們對那些有我們所沒有的恩賜之人存有嫉妒之心，並對我們藐視那些沒有我們所有的恩賜之人的錯誤行爲，予以指責。這就是使徒所要講的信息，在本章的其餘部份，他舉出聖靈各種不同的恩賜，並且力勸他的讀者當把這些教訓

實行出來。

在這裡所列舉的恩賜，與前面所提到的多少有些不同（8—10）。此處排列的順序，並不是取決於諸般恩賜在實質上的本質，如像知識，意志，或感情等一樣，而是關於這些恩賜在教會中，對於工作和訓勉的重要性而排列的。

在這個序列上，第一是『使徒』，他們是直接的從基督那裡領受使命，和他們最高的工作，就是建立教會；第二是『先知』，他們是從神那裡領受啓示，並在衆教會之間擔任巡廻施教的職份；第三是『教師』，他們領受了福音，解釋其內容，把其中的眞理應用在實際生活上。然後是一些擔任次要職份的，諸如行『異能的』，特別是那些醫治人身體的；那些『幫助』窮人、孤兒、患病的、外鄉人、施行各種慈善救濟的；並且也有『治理事的』，或是對教會的事務推行適當管理的。最後，並且是重要性最小的，才是『說方言的』。

這種對諸般恩賜所數列的順序，可能就是對哥林多人所作的責備，因爲他們沒有對使徒表示出尊敬，因爲他們對那種被他們嘆爲觀止的說方言的恩賜，所顯出的幾乎是幼稚的歡愉。既然這一切都被說成神主權性的恩賜，所以眞正的信息却是，在教會中的每一個肢體，無論他所領受的恩賜是多麼的小，就教會的生命而論，沒有一個是不需要的（26—28）。

當保羅以問話的方式再度列舉出這些恩賜時，用力的說明這個補助眞理。神如何的賜下這些恩賜呢？祂是否把所有的都賜給了衆人。絕不是的，因爲若是這樣，則每個肢體自己就會是完全的，並且

離開所有其它的肢體而獨立，其結果則使這個身體受到毀壞。因此保羅强調第二個眞理，卽在教會中無論一個人領受的恩賜是多麼樣的大，總沒有一個肢體是自給自足的。（29—30）。

像這樣的信息，强調出教會各個肢體由於所領受的恩賜和才能不同所要維持的相互依賴，以及每一個肢體在忠心運用他們所領受的恩賜上所負的責任，而不論他們所具有的才能是什麼。

事實上，保羅以一個勸勉來結束了他的論證，就是要他們『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賜。』如果恩賜是屬神的處理，則這個勸勉唯一的意義是，對這些恩賜的體識和忠心的運用這些恩賜，將能使基督徒得以預備好以領受更大的恩賜，並且他們在已經領受過的恩賜之運用上要更多的幫助人。保羅所謂的這些『更大的恩賜』，可能是說他在後面將要論到的作先知和教師的恩賜（十四）。然而他在這裡却先停頓了下來，用一段不朽的經文，爲所有恩賜的獲得與運用，說出了那『最妙的道』就是愛心之道（十三）。

2 愛心之道（十三章）

保羅所論到的關於屬靈恩賜運用之『道』，是一段無與倫比的信息。在其本質上，是那麼的優美崇高，在其形式上，是那麼的富於韻律和詩的氣氛，因此而使它成爲了膾炙人口的「愛的詩歌」。

像這樣的一首詩歌，竟會出於這位使徒之手筆，曾使許多人爲之驚異。然而這種感覺僅是由於對這位使徒的誤解所致。人們經常把他描寫爲不過僅是一位智力敏銳堅決邏輯的作家，嚴厲，冷靜，無

情，和嚴肅。然而，他却實在是一位具有深刻感情的人，有眞實的情感和誠篤的友誼，是一個富有熱情的，溫柔和親切的人。一個缺少同情心，和對別人沒有愛心的人，絕不可能像保羅這樣得到這麼多人的愛戴，也不能寫下像這樣一首世界上最偉大的愛之抒情詩歌。

有些人曾經發生過這樣一個疑問，認爲這些話其說是出乎「信心之使徒」保羅的手筆，卽不如說是「愛心之使徒」約翰所寫的；但是有一點我們應該記住，就是這些作者們彼此之間是完全相合；他們各人對這些美德中的某一個，可能有特徵式的強調，可是約翰也宣稱過：『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而保羅也作過一個兼容包併，特別引人注意的肯定陳述：『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

誠然，保羅在這裡對於愛心，是把它當作一種美德，而不是把它當作一項屬靈的恩賜來處理。他曾經討論過『說方言』，『先知』，『醫病』，和其它賜給初期教會的神蹟式的賜與；但是他在這裡所告訴我們的，乃是對於這一些恩賜的運用方法，以及衆人在生活中所應實行的方式。

在這裡所討論的美德並不是對神的愛，因爲這種愛乃是愛的最高形式，也不是對那些給我們快樂和滿足之人的愛，因爲這種愛可能僅是自私的，和官能的感情；但是保羅所說的愛却是在我們的心懷和意念中對全人類應該珍視和培養的態度。

如果我們把保羅對這種美德所作的美妙論述看爲是一首詩歌，那麼我們可以把它分成三節，它們分別處理愛的必要性，愛的本質，以及愛的恒久性。

(1) 愛是不可缺少的（十三1—3）

在這裡所要討論的是，第一，愛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保羅說明了在運用屬靈『恩賜』時，必須要根據這個原則，並且這一點的確規範着生命中的一切活動和關係。對於哥林多的基督徒來說，由於『說方言』，或是能夠在大會中，說出只有一個有與他相合之繙方言的恩賜才能明白的話，最容易引起人們的驚奇，因此就成了最受人企慕的恩賜。雖然一個人以這種有時賜給人之世上語言的最高形式—『方言』講話，或者甚至用天使的語言，就是用天上的語言來講話，可是講的人若不是被愛所激動，則他所講的不過僅是一些沒有意義的噪音，就像『鳴的鑼，響的鈸』一般。

在哥林多教會中，因爲普遍的存在着結黨，嫉妒，和驕傲的心靈，所以有像這樣無意義的語言之大危險。甚至於在現代的講臺上，傳道人或爲眞道辯護的人，雖然是大有口才，有時也是那樣的缺乏同情、仁慈、和愛心，以致他們所講的話顯得生硬扎耳朵，就像破鑼所發出來的音響一樣，這樣一來，就使他所說的話完全缺乏對人的幫助，沒有說服性，也缺乏能力。

照樣，一個人雖然有『先知講道之能』，這種特別的恩賜，使它的具有者能夠講解宗教上最深奧的眞理，或者甚至能預言將來的事情；而且一個人爲了要運用這樣的恩賜，他可能了解屬神啓示的諸般『奧秘』，以及具備一切有關的『知識』；雖然一個人的確有行神蹟的『信』心，正如我們的救主在說明移山的能力時所描述的一樣，然而若是沒有愛，則在他的基督徒品格上可能仍是完全欠缺的。

在今日，人們可能具有屬神眞理的知識，並且有極大的能力來解釋聖經，而且他們也可能對神表現出了極充足的信心，然而如果他們在愛心中仍然是欠缺的，則他們就不是基督徒生活眞正的闡釋者。

他們終必歸於無有，算不得甚麼。

同樣的，人雖然在慈善工作上，把他所有的拿出來『賙濟窮人』，雖然他會像一個爲眞理而獻身的殉道者一樣，『捨己身叫人焚燒』，可是，除非激勵他如此作的動機是愛，則他也得不到任何的賞賜。他所作的賙濟工作，在其本源上可能是盼望得着補償或讚美，或者是意圖誇示以使人們能夠看見；僅僅憑着狂熱，或是立意要得着聖人的聲譽，或者是由於固執，或者是由於驕傲，就可能使人面對火刑的死亡。

在保羅所使用的這一連串敍述有關先知講道之能，信心，賙濟和捨身等事的話語中，說明了除非人實際的動機是愛，否則乃是毫無用處的，在這裡我們很明顯的看出了他所強調的重點。說方言的恩賜是沒有任何重要性的。先知講道之能或信心的影響力算不得什麼。財物的賙濟，甚至是捨身殉道也不能帶來什麼。如果要使生命中任何一方面都能具有價值，利益，或意義，那麼愛乃是絕對必要的。若是沒有愛，則沒有一項恩賜是可以適當運用的，而且也沒有能正當的運用他的才能。若是沒有愛，則一個人承認他是基督徒的聲明，乃是假冒的，而基督徒的事奉也是徒然的。若是沒有愛，則在生命中的一切關係都是不完全的；所有的活動都是無情的，無用和徒然的。就最深刻的意義來說，沒有愛心就是沒有生命。

(2) 愛是顯明出來的（十三4—7）

要對愛下一個定義，可能是困難的，然而要認出它却並不困難。保羅並未企圖對愛加以界說，分析，或描述，他描繪愛的實行。他所表明的乃是它的作用和感覺，以及愛所不作的。他把愛將其自身顯明出來之道記載了下來。當他如此作的時候，他注意到這些彰顯在限制的一方面所表現的情形，並且他也正在設法解決一個實踐上的問題。他關切哥林多教會的情形，他們在屬靈恩賜的運用，觀點，和使用上，都顯出了混亂和分裂。

保羅已經說明了，如果沒有愛，屬靈的恩賜乃是無用的；現在他指明，若是有這些恩賜的人是由愛所激勵的，則他們就要怎樣思想，怎樣行事。他已經證明了愛是不可缺少的，現在他又指出愛是不會弄錯的。他已經宣稱過愛是人所需要的，現在他則顯明愛是超乎萬有之美，並展示出它實質的優異及動人之美。

使徒所討論的，並不是愛的抽象觀念，他也沒有試圖把愛的特質和要素作一個完全的概要敍述；然而他所說的，仍是自有記載以來，人所寫過之對愛最完全的頌詞。雖然他的意思僅是要設法除去哥林多教會中的不協調，分裂，和爭競，可是對於如果讓愛來支配任何一個人的心，或是家庭、團體、教會、社會、或廣大世界的範圍時產生結果，他所表明的情形，比其他任何作者所作的敍述都要來得成功。保羅在他所使用的十五個微妙的語句中，很生動的描繪出此一原則的運用情形。這個原則有着可以改變全人類生活的能力。

『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這兩個內涵豐富的陳述，敍述了愛心實底的運用。愛能使人在遭受

兇惡的時候顯出忍耐，在能給人帶來益處的事上顯得積極。在這裡所提到的兇惡，是由於激怒或有害的人所產生的；對於這樣的人，愛是在忍受窩屈上所顯出的寬宏大度。愛沒有給苦毒和烈怒留地步，它是在受傷害之下所顯出的忍耐。它不使人心懷憎恨的意念。它赦免人——不是七次，而是七十個七次。

愛不是以惡報惡。它是恩慈的。它不僅是被動的；而是在嘉言善行上積極的從事其作爲。它所行的是仁慈。在生活中某些爲人所習知的規則上，它顯出了它那慈善之靈。

「我只有一次機會經過今世，所以凡我所作的任何善事，或我所能向人顯出的任何仁慈，我現在就要這樣去作。我不要遲延，或是忽視了這個機會，因爲我不能把今生的路再重新的走一遍。」

『愛是不嫉妒。』它本身是寬宏大度的，它不會因別人所領受的恩賜而心存嫉妒。若是有時有與他競賽的人在他的前面領先，也不會心懷忿怒，也不會因此而懊惱。當與他競賽的人得到了獎品與讚美時，它也不能使他發生妒意。

『愛是不張狂。』謙卑，不誇耀，不作虛華的展示，不急切顯露比別人强的恩賜，或企圖誘使人對他表示出他所不應得到的稱讚——這就是愛。愛是不對比自己低下的人顯出驕矜——愛是『不張狂』；愛絕不以無節制不恭敬，或任何自以爲優越的態度，或個人的自大感，來使它本身成爲笑柄。

愛是『不作害羞的事』；愛是眞正的謙沖有禮。禮貌的藝術，不是專靠在禮節須知等書本上所能學來的：它是從內心中發出來的；它是由同情心所激動，處處顧慮到別人的情感，而藉此以使它受着導

引。一個人行爲失檢，舉止失當，和使人受窘的粗野動作，多半都是缺乏愛心而不是缺乏知識。誠然，俠義和禮節不能納入一個規則的範式中；它們是從同情心中自然發出來的。愛不能傷害別人，愛不能使別人懊惱，愛不會給人帶來令人不安的窘迫。愛反對一切使人羞愧的爭辯；在哥林多正攪擾着教會的爭競，不是由出乎愛的禮貌所帶來的。因爲禮貌由它本身的實質暗示說，它應該首先表顯在基督徒與和他意見不同的人的來往上。

愛是『不求自己的益處』；它的不自私是無可比擬的。時常爲自己的權利提出要求，並不是愛的標誌。愛是不作優先，承認，稱讚的要求，甚至在他可以名正言順期望的事物上，也不提出要求，因爲與公正比較，愛是更加深刻的。

愛是性情善良；愛是『不輕易發怒』的。愛從來不急躁。這種被稱爲「有德之士的邪惡」之壞脾氣，往往是在另一方面是高貴的品格中的一個嚴重缺點。使一個人的高貴品格受到這種令人悲嘆的損害，的確是一個值得惋惜的過錯；也是不可言喻的不幸和痛苦之原因。然而，對於這種情形，有一個極爲優異的避免之道；對於易被人激動而發怒的屢試不爽的治療方式，是藉着培養不自私的愛心而予以避免，因爲被人激怒而發脾氣，那顯明了有一顆被自我所支配的心。

愛是『不計算人的惡』；它不懷着憎惡的念頭。把錯誤，冷漠，輕視，不平，傷害等觀念貯存在記憶中；把他所受到的別人對他的傷害，作成一個嚴厲的記錄—這並不是出乎基督的愛心之道。愛不僅是能以赦免，並且也能以完全忘記。

愛能使人對別人的一切過錯和失敗產生一種仁慈之懷。愛『不喜歡不義』，它『從不因別人有錯誤的行爲而感到高興。』不因爲發現了別人在道德上的軟弱，或因爲知道了一個與他敵對之人所隱而未現的邪惡而感到私下滿足。它不會渴望去傳播一項壞的消息，並且不因罪惡的成功而自覺得意。

愛『只喜歡眞理』。當眞理勝利的時候，愛因它的得勝而分享着快樂。若是認爲在這裡所指的眞理涉及福音，那麼就會看到在福音的進展和證明中，愛找到了強烈的快樂。或者如果接受另一種具有更大可能性的觀點，觀察眞理與虛僞的對比，或公義與罪惡的對比，他會再度看到愛的得勝。當眞理擊敗了讒言的時候，當猜疑被證明是沒有根據的時候，當錯誤失敗而眞理得勝的時候，愛就快樂歡欣了。『愛因善良而歡樂。』

愛永遠廿願原諒別人；爲別人所犯的一切過錯作仁慈的遮蓋。愛就是『凡事忍耐。』

對於善良的事情，愛是『凡事相信』。甚至於對被人猜忌的人也存有信心。愛能使人對於別人表現使他激勵的信託，而照他們未發的最高能力看待他們。而且像這樣對他人存有信心的表示常常有着立卽的報償。甚至於在具有最墮落之人身上，也會顯出人沒有感覺到的善良和能力。

但是，如果黑暗的日子來到，那時一個人被迫不得不停止信任一個人，一切好像是最醜惡的事情都昭然若揭的呈現在人的面前，像在這種局勢中要如何呢——在這個時候，愛要如何行呢？卽令是在如此的危機中，愛也並不灰心失望；若是它不再能希望他人被宣告無罪，那麼它就會確信且迫切的期望着改過自新，並愛的最後證明和勝利。因爲愛是『凡事盼望。』

並且愛也是『凡事忍耐』，甚至到了最後的關頭，它也不會灰心，不會氣餒。甚至於歷經長年累月，盼望似乎是受到了耽延，但是它仍然表現出忍耐，愛是不會疲乏厭倦的。在耽延遲誤的重擔之下，愛仍然是堅定的站立，繼續的盼望，表現出英勇的恒毅和勇敢的忍受。

這些就是我們所謂愛之美德一些彰顯。它是一種難以模倣，贋造，或隱蔽的美德。它比任何一種恩賜都更足以引起人的企求，而不論恩賜是有如何的驚奇、奧祕，或神蹟伴隨着。使基督的教會得着合一及造就的，沒有任何恩賜運用的功能會超過它了。在它完全的控制之下，最卑微的生命變成了能力，幫助，及和諧的放射源頭。藉着它得勝的大能，寶座上的基督，能給這個在等待的世界，帶來在定命中所預定的榮耀和黃金時代。

(3) 愛是不會消失的（十三8—13）

愛是不朽的。如果與那些僅在當代有着其地位及目的諸恩賜和才能作一個比照，則愛乃是要永遠顯出它榮耀之權能的美德。當保羅繼續對這種美德加以稱頌的時候，他對於賜給哥林多教會以使之得着能力和指導的先知講道之能，說方言之能和知識的恩賜，作了確切和對照性的論述。

使徒已經表明了，在運用這些恩賜的時候，愛乃是不可缺少的，並且他更進一步的說明，有這些恩賜會得着良好的機會，彰顯愛心的美麗。現在他在他那「愛的詩歌」中，又作出了一節。他說當這一切的恩賜都廢去了之後，愛仍然會繼續存在。『愛是永不止息，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

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

『終必歸於無有。』我們假定，哥林多教會中所領受的諸般屬靈恩賜，乃是局限於使徒的那個時代。雖然保羅在這裡沒有如此肯定的說，然而這種限制可能是一個事實；這些正式的恩賜現在已不再存在，這是有點確定的。但是在他的「愛的詩歌」中的比照，卻並不是介於使徒時代和現今的時代之間，乃是在現今的整個時代與在基督再來要引進之將來時代之間。屬靈的恩賜，充其量只不過是爲了一個不完全和在準備中的時代而賜下的，但是愛呢？愛會繼續，愛卻會持久，愛是不可缺少的，甚至於在『那完全的來到』時，仍是不可缺的。

無論是在時間裡，或者在永遠裡，愛都是永不會歸於無有。愛是不會消失的。『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這並不是因爲它們是假造和不眞實的，而是因爲它們這一切，都已經完全成就了，並且在未來的時代中，將沒有先知講道的恩賜之任何需要了。但是『愛是永不止息』的。

『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但是愛卻不會停止。這種最爲衆人所企求的說方言的恩賜，其目的，僅是用來產生暫時性的效果，並且是對初期教會的建立施以助力。運用這種恩賜的一切必要性，現今已經是過去了，並且確然無疑的，這種好像奧秘式難理解的話語，在來世將不復爲人所企求的了。但是『愛是永不止息』。

『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保羅明顯地說明爲什麼了。在基督的顯現，那些部分的、不完全的，將要必然地消失在完全和圓滿之前，我們所有的知識，甚至像那些特別地啓示賜給初期基督徒的，也是

零碎的，暫時的，臨時的。『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但『愛是永不止息』。

這位蒙啓示的作家，在他所譜成的這首永垂不朽的「愛的詩歌」中，於此處引出了一個雙重的詩節。在論到這些暫時性的恩賜將要消失的時候，保羅使用了兩個對比，以使其意義明白易解：即一個兒童所具有的知識，和一面鏡子中的影像。

每一個有思想的人都知道，一個兒童所具有的知識，到了適當的時間就要因爲他已達成熟之年而完全歸於無用：『我作孩子的時候，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所有正常的人都會成長，進步，和發展。其結果使他們在言詞，性情，和思維方式上發生了改變——這一個轉變是使徒他自己在踏入成年時期時所親自經驗到的——如此，就把我們現在這種不完全的知識將要過去的情形，和進入成熟及完全的知識，在基督顯現在榮耀中的快樂日子之情景，描繪成了一幅生動的圖畫。在那個時候，主要開我們的眼睛，使我們能看出常住不變和永恒的事物。屬於時間性的事物將要歸於無有，但『愛是永不止息』的。

誰不能領會第二個比較中的重要意義呢？在鏡子中所反射出來的不完全影像，即令是它的傳眞度最大，但是若把它拿來與直接的和完全的視覺相比較時，是決不能使人滿意的。『我們如今彷彿是對着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在現今的情形下，我們目前對屬神的事物之了解方式，定必是間接的和模糊不清的。不全的輪廓，模糊不清的印象；曖昧和影子一般及可望而不可及的管視——若是與我們在榮耀的來世所要享受的那種直接的直覺和即時的充分知識比較起來，該是多麼

明顯的對照啊！

論到鏡子和它們所反射之不完全的影像，哥林多人是看慣了的。這座古城實在就是以出產鏡子而聞名。這種高度發展的器具，是由磨製光亮的金屬所造成的。但是即令是它所反射的最完全影像，如果拿來與眼睛所直接看到的眞像作一個比較時，該是多麼的模糊不清。

我們現今對神的知識，同樣的也是由於使人困惑的奧祕而顯得模糊不清。在我們的這個時代中，我們所看到的是『模糊不清』的，就好像在一個謎語中一樣；但是在那時我們將要直接的看見主，其情形正如祂現在看見我們一樣。當然我們的知識永遠不會像祂的知識一樣完全，但是卻會像祂的知識一樣直接。我們現有知識之不完全的顯著不同，神在現今對我們的完全認識用來作一個比較，是很合宜的：『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現今的知識，不過是有限的，將要歸於無有；但『愛是永不止息』。

雖然我們現今的知識是不完全的且是部分的，然而不要據此以下結論說它是幻然的，因爲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乃是提出了一些大的事實作爲我們信心的對象，我們永遠盼望的根基。它並沒有欺騙我們，它乃是一種屬神的恩賜，要憑着感恩的心予以領受，把它繼續的加以擴展，並且要明智的予以運用。我們唯有靠着它的亮光而活，才能預備好得到一個屬天的日子，所有的擴大的觀念，和更清晰的視界。對於我們今世生活的需要，它已經是足夠的了。

然而，我們的知識卻是這樣的不完全，因此它永遠不應當成爲我們引爲虛榮的自誇，自負的優越，

驕傲，或競爭的原因，因爲它所有的限制和不完全，所以不應該以它作爲嫉妒，驕傲，不和，爭辯的依據。這些暫時性的恩賜很快就要消失，爲什麼要因爲它們所得的稱讚而大大的快樂呢？且讓我們來培養和展示那將會永遠存留，並將使它的具有者達到對神的至高事奉的德性吧。

有限的都要歸於無有，唯有完全的才會在它的得勝工作中永遠存續；『愛是永不止息』。

雖然我們把愛稱爲「世界上最偉大的美德」是很恰當的，可是愛也是在天上最榮耀的事。保羅已經證明了，當屬乎時間性的恩賜過去之後，愛仍然會繼續的存在；現在他所表明的則是，在整個永恒中得以繼續存在的諸般美德中，愛也是超乎它們一切之上的。它不僅是優於將要滅亡的事物，並且在常存的事物中，它也是居於首位的。在基督徒的三大基本美德之中，愛如今是且永遠是佔據着爲首的地位。『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使徒在這一個充滿了信心和歡躍的音符上，把他這一首扣人心絃的詩歌帶入了一個高潮的結束。

『其中最大的』——那麼，此一至高性所包含的特點是什麼呢？當然，這並不是說愛的久遠性超過了信與望所有的。對一些研究這首詩歌的學者而言，『如今』這兩個字，含有現今的時代之意義，在現今的世代中，信，望，愛乃是常存，但是在將來的世代中，信與望將要終止其存在，而這三者之中，只有愛將存留下來。可是保羅所肯定的，却與這種說法完全相反，即這三者全都要繼續的存在，然而在它們中間，愛却是永遠居首位的。

至於這種優越性爲什麼會存在，保羅並沒有停下來加以解釋。在這首詩歌起始的部份中，他提示出

了一個理由，即沒有愛的信心，是不完全的；它可能僅是心智上冷漠的認可，或是意志不活潑的服從，並且可能缺乏內心中溫暖的專誠。沒有愛的盼望，可能是以自我爲中心的，或者是不潔淨的。但是眞正的信心和眞正的盼望，在眞正和完全的愛中尋到了它們的完全。愛是它們終極的目的，它們完全的成就，它們至高的志向，和它們最終的鵠的。它是由信所結出之最有福的果子，由望所企求的最大的益處。

同時，與信和望比照起來，愛也有對人的一面。信可以把人帶入與神的正當關係中；望即可以帶領人對於將來持定一種正當的態度，但是愛却使人與他同類的人中間，保持一個合宜的關係。它在個人生活中有價值，它也能給別人帶來幫助，使教會得着力量，給全世界帶來亮光和喜樂；愛實實在在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美德。

但是爲什麼要爲愛的優越性找尋其它的解釋呢？愛有神的本質，這一個事實難道不是其全足的理由嗎？信、望、愛都是永遠的，但愛却是屬神的。信和望把我們帶入與神的正當關係中，但愛却是屬於祂的本質。神並不信，神也不望，但是神却愛。愛是至高的唯一理由，就是因爲『神就是愛』。

愛神，也同樣愛人，可在對神的知識中和對祂的愛之認識內，找到其淵源、起點、和經常的支持。『我們愛神，因爲神先愛我們。』在約翰一書中富有顯露性這一句話，是給我們繼續探索愛的線索；並且我們蒙召，就是爲這個追求。保羅寫下這首無可匹配的詩歌，其目的不僅是在滿足其美感，或爲我們所過的沒有愛的生活而責備我們，或是想在愛基督徒的美德上提起我們在情緒上的好感。他寫它

的目的，也是要激勵我們立即和繼續的作爲。無可避免的，他在下面接着作了一個簡短和堅持的吩咐：「你們要追求愛，」熱切的在這最妙的道上向前推進。

我們要重新探索。在生命中任何的尋求，沒有任何的探險，會比它更加高貴，更加有價值，和能得着更多的賞賜。因爲無論是在今世或是在永世，再也沒有一件事能比愛來得更爲偉大，更爲榮美，更爲榮耀的了。

3 各種屬靈恩賜的相對價值及合宜的應用（十四章）

在近代教會中，許多信徒貪求，甚至宣稱他們已經得着了說方言的恩賜。究竟這種宣稱是眞的或是僞的，乃是一個必須建立在證據上的事實問題。多數人都認爲像這樣的一個宣稱，從來沒有拿出足夠的憑據來支持它。他們相信這種宣稱的經驗，是屬於不正常的興奮，或自欺的，幻覺式的。無論怎麼樣，我們總得要記住一點，即保羅把說方言看爲聖靈所賜的恩賜中可羨慕性最小的一個，並且他發現必須警告哥林多的基督徒，以免他們濫用這個恩賜，或對它有不適當的評價。

在這裡被逃的此一恩賜，似乎與五旬節時顯明出來的不是相同的了。後者賜給人說能爲別人聽得懂的外國語言之恩賜，而保羅在這裡所說的恩賜，乃是人用大喜的言語所表現出來的，除非是在會衆中有一位有繙方言的恩賜，否則這些話對於說的人或聽的人，都是不可理解的。說的人是向神說的。他被一種深刻的感情所轄制，而可能用他自己所不明白的一種語言來禱告、歌唱，或是獻上感謝。

與這個恩賜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是先知講道的恩賜。在這兩種情形之下，說的人都是被聖靈所感動。但是作先知講道的人，乃是向人講的。他講明一個啓示。他所宣示的信息，是神對他自己的靈魂說的。對將來的事情作預言，並非是他所負使命的必須；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他所宣示之信息中的一部份；但是他所說的一切，在語言上都是他和他的聽衆所明白的。使徒在這裡所表明的先知講道之能的恩賜，是遠優於說方言的恩賜的，並且他對於這兩種恩賜的運用，作了一個實踐性的教訓。

此一教訓乃是以先前兩章的內涵作爲其依據。在這兩章中的第一章，表明了所有的恩賜在計劃上都是要使教會得着造就；其次一章則說明所有的恩賜必須要本着愛心來運用。這一章則表明，對於別人的愛，會感動人去選擇更富有造就性的先知講道之恩賜，勝於選擇說方言的恩賜，並且這種愛也會使他對於這兩個恩賜決定其適當和端莊的運用。

(1) 先知講道勝過說方言（十四1—25）

保羅提出了兩個理由，說明爲什麼愛會帶領人選擇先知講道之恩賜勝於選擇說方言的恩賜。第一是爲了要顧慮到同作基督徒的人（1—19）；第二是渴望能帶領不信的人悔改（20—25）。

『你們要熱心追求我向你們所描寫的愛心之道。』保羅寫着說，『它將使你們更加切慕（而不是更不切慕）屬靈的恩賜，特別要切慕先知講道的恩賜，而較不切慕方言的恩賜；因爲先知講道得造就的是衆人，而說方言得造就的只是說的人。『那說方言的，原不是對人說，乃是對神說。』雖然他在心

靈裏講說神所啓示的各樣奧祕，但是却沒有人聽出來。但作先知講道的，是對人說，要造就、安慰、勸勉人。說方言的會使自己得益處，但作先知講道的，乃是造就教會。我願意你們都說方言，更願意你們作先知講道。除非說方言的人能繙出來，使教會蒙福，否則，後者就比前者强了。如果我在大會中向你們說方言，而不同時用啓示、或知識、或預言、或教訓，那麼我與你們有什麼益處呢？」（1—6）。

保羅在舉例說明不繙出來的方言是沒有用的時候，他提出了兩個比論，一個是關於樂器的，另一個是關於人類語言的：「就是那有聲無氣的物，或笛、或琴，若發出來的聲音，沒有分別，怎能知道所吹所彈的是什麼呢。若吹無定的號聲，誰能預備打仗呢。你們也是如此，舌頭若不說容易明白的話，怎能知道所說的是什麼呢，這就是向空說話了。世上的聲音，或者甚多，却沒有一樣是無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聲音的意思，這說話的人必以我爲化外之人，我也以他爲化外之人。」

「因此在你們屬靈恩賜的修養和評價上，應以實用和有幫助，作爲它們的試驗。」（7—12）。

保羅勸勉每個說方言的人，要祈求那繙方言的恩賜，並且他强調人能理解的崇拜，比僅僅出乎感情的是更爲優越的。他堅持，若是他用一種人所不懂的方言來祈禱，他的悟性是靜止的，則他寧願用思想來祈求和讚美神，而不願意僅是使用感情。「若是禱告不能理解，而僅是本乎熱情和激動，則一個不能把這個禱告繙出來的人，怎能因他對你所獻的感謝說『阿們』，而把這個禱告當作他自己的呢？這樣的敬拜雖然是誠心的，但是却不能使聽的人得着益處。我並沒有低估說方言的恩賜；我自己有這個恩賜，且是達到最高的程度。可是在教會聚會中，我寧可用悟性說五句教導人的話，强如說萬句方

言。」（13—19）。

哥林多人對說方言之難以理解的狂喜上，這樣歡欣乃是有點幼稚。他們對於惡事的知識和經驗要作嬰孩，那就好了。但是在他們的心志上，在他們對有用的和無用的事所顯出的分辨能力上，他們應該證明自己是已經是成年人了。

在這種說方言的大喜言語中，所存有的益處是什麼？它並沒有使基督徒得着造就，並且也沒有帶領不信的人悔改。在說方言之恩賜低於先知講道之恩賜的第二方面，保羅引述了舊約中的經文來强調他所說的重點。很久以前，當喝醉酒的以色列人嘲笑神藉着以賽亞所傳出來的簡單信息，認爲它只適於說給嬰兒聽時，先知曾警告他們；主耶和華將要用另一種方式向他們說話，祂要藉着亞述的入侵者和征服者，給他們一個教訓。他們的話要指明猶大的判決。神要在報應中用陌生的外國語言來向他們講話，其目的並不是在激起以色列人的信心，而是要把他們的不信加以肯定和推到極點。

照這樣看來，說方言之恩賜的悲傷目的，是要對付那些拒絕基督簡單的福音之人。它並沒有把他們帶領到悔改的地步。而是要在他們的不信上，使他們堅定而覺得有理。對於教會和教會所傳講的信息，它引起了輕蔑的表示。然而，作先知講道却是要喚起並堅固人們的信心。（20—23）。

保羅爲了要進一步的說明說方言之恩賜的低下性，他假設有這麼一個場合，整個的教會都在一起聚集，在這個集會中，所有的教友都同時說起方言來。假定在這個時候，有一些人進來是要對基督教作初步認識的，或者是有一些還沒有接受過教會的教訓的人，他們所得到的印象將是些什麼呢？他們是

不是會下結論說，他們進到一個瘋人的聚會中去了呢？如果說方言的恩賜，竟如哥林多人所想像的一樣——是任何一位基督徒所能運用的最大恩賜，則在所有的基督徒運用的時候會產生這樣不幸的結果嗎？

從另一方面來說，『若都作先知講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進來，』其結果又會如何呢？他『就被衆人勸醒，被衆人審明，心裡的隱情顯露出來，就必將臉伏地，敬拜神說，『神眞是在你們中間了。』

這樣說來，先知講道之恩賜，是優於說方言的恩賜的，不僅是像前面所說的，它能使教會得着造就，使悟性發動，而不僅是激動感情，並且像這裡所說明的，也是因爲它能爲整個教會放心使用，又是因爲它能使不信的人悔改。

在把這些原則應用到今日的情況上時，人並不覺得被迫要企求先知講道或說方言的恩賜，但却對於關乎基督徒生活和事奉之感情和悟性的重要性，尋求一個較爲清楚的了解。

在一些宗教性的聚會中，可能有過多的宗教狂熱和激情，但的確不會在許多的聚會中要這樣；並且大多數的教會，都需要迫切的祈求聖靈賜下新的感動和激勵，以使崇拜者在他們的心中感受到一些關乎親情、歡愉、極大的喜樂、雀躍歡欣，和得勝的盼望，而這一些都是早期的基督徒（甚至連哥林多的基督徒在內）所共有的經驗。

就另一方面而論，若是人將要被帶領歸向基督，那麼向他所作的勸勉，不僅是要激動他的情感，並

且也要激動他的知識。不應當羨慕不可理解的方言，或者是在聖經內所找不到的甚麼眞理的預言性啓示。然而對於基督和祂的恩典，却應當渴望新的看見，並且要熱誠的祈求，使聖靈爲了福音的事工而把恩賜給有使徒那樣熱情和情感的人，使他的信息極爲單純，以使教育受得最少的人也能夠明白，但却那麼剴切、明智、合乎邏輯、富於智識，以使最有教養和最有學識的人也會被它打動。

(2) 運用恩賜的規則（十四26—40）

關於決定先知講道的恩賜和說方言的恩賜之相對價值的原則，正如保羅在這裡所暗示的，應該用來對一切的恩賜作適當的評估。此一原則是個有幫助有造就的原則。凡是那些對於教會或一同作信徒的有最大幫助的恩賜，就應該是最受人重視的。

保羅現在接着對於教會的公共聚會中屬靈恩賜的運用，所作的某些實踐性的訓誨，乃是與此一同樣的原則相符合的。

他所更明確的論及的，第一是關於說方言的恩賜之使用（26—28）；第二是對於先知講道之恩賜的運用（29—36）；在結論中則提到他對屬靈恩賜的運用，立下這些規則的權柄（37—40）。

這種特別的教訓是必要的，因爲在哥林多教會中，正豐富的充溢着諸般的恩賜。因此，教會在聚會時有變得不守規矩和秩序混亂的危險。當基督徒聚會的時候，每一個人都熱切的要在會中有份。一個人要領會衆唱詩，另一位要講道，有人想把啓示傳達給別人，有人在大喜中說方言，還有人在同時要

繙出來。所有與會的人，包括婦女在內，都試圖同時說話。那眞是一幅狂野混亂的情景。

最混亂的情況乃是由說方言所引起的，是當幾個有這些熱情的人，都想同時說出來給衆人聽。因此，保羅重申他就諸般恩賜的運用所立下的基本規則：『凡事都當造就人』；並且對於說方言的運用，他指定在教會的一次聚會中，說方言的最多不可超過三個人，又要一個一個的說。而且無論所說的是什麼，總得要繙出來使會衆明白；如果在與會的人中沒有能繙方言的人，那麼有這恩賜的人就當在會中閉口，『只對自己和神說，就是了。』

照樣，即使連先知講道那種卓越的恩賜，在任何一個聚會中，也只好有兩個人或是三個人講，並且若有其他作先知講道的人在會中，他們可以沉默的判別所講的是不是從神之靈那裡來的，藉此以證明他們所領受的默示。

如果當一個人正在講的時候，另外一個並未想要講話的人得了啓示，那先說話的就當閉口不言，因爲這樣的容讓可使衆人都能聽到他們所要講的，並且能使教會中的全體教友得着益處。

沒有人應當說，他是受了神的感動而不能不作先知講道。這個恩賜一直都是受到意志控制的。如果眞正是啓示，那麼它將在謹愼的態度和兄弟般的愛心中被運用；因爲『先知的靈原是順服先知的。』若是第二個啓示，實際上遮斷了前面的一個啓示，並且要是第二個講的人，眞是受到了神的默示，那麼照這樣說來，混亂就是由神的靈造成的了，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因爲神不是叫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

已婚的婦女不可在公共聚會中運用作先知講道之恩賜。保羅已經糾正過某些在服裝上的不守規矩。他現在論到的，是在教會中出現的某些不合宜的言論。在這裡，他的論證仍是基於同一的理由，即丈夫的爲首的地位，和妻子的對丈夫的依賴。在教會中作帶有權柄的教訓，和在公共聚會中對先知講道之恩賜的運用，是丈夫們的事，而不是妻子們的事。作妻子的甚至不能以發問題爲藉口，以講話而打擾崇拜的秩序。這一些問題，應該在家中問她的丈夫。一個已婚的婦女，在教會中取代她丈夫的地位而擔任先知講道的職份，的確是不適宜的。

保羅爲他教訓的權柄，以嚴厲的强調作爲他的結論。他問道，如果哥林多人不願意聽從他的教訓，其原因難道就是由於此一事實？即他們覺得他們自己是基督教的創始者和唯一所有者，只有他們才有權決定基督教的適當需求。他接着又更進一步的說，一個人是先知或有屬靈的恩賜，其最好的證明，是他承認保羅所寫的一切都是基督的吩咐。然而若有人由於無知的虛驕和爭競，而使他故意拒絕保羅的教訓時，則使徒拒絕和他爭辯；讓他自己去承當他無知的責任和結果。

至於論到說方言和先知講道的相對重要性之問題，說方言的恩賜並不可被廢棄或輕視的，雖然後者更應該爲人所仰慕；可是無論怎麼樣，對教會聚會的偉大規則乃是：『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說方言的恩賜可能會停止，先知講道之能的恩賜也可能被廢去；然而在使徒的教訓中，却包含了有着常存的價值之意義。在一方面有一種危險的情形，即當一個人盡他的牧養職份時，可能不使別人的

恩賜發展，而這些人在教會的公共聚會中，可能是實在的幫助。另一方面，雖然在教會的公共聚會中，應該多有感情和熱誠，但是必須受制於理智，並且要以合宜，尊貴，和秩序爲其特徵。

十　死人的復活（十五章）

對於希臘哲學家的思想說來，身體復活的這個觀念乃是奇怪而悖理的。當保羅在雅典宣講這個道理的時候，他曾受到人們的揶揄，並且在哥林多似乎也曾受到同樣的輕視。至少在教會的教友間，有人否認死人復活的道理。我們幾乎可以因爲這種不信的表現而獻上感謝，因爲正是爲了這個原因，才引起了保羅的這段論證，它是保羅最高貴的成就之一，也是文學作品中一件最上乘的佳作。

當我們在讀這一章的時候，有兩三個事實應該牢記在心。第一我們要注意到的是，保羅正在討論的是身體的復活，而不是靈魂的不朽壞。在聖經中，正如保羅在此處的論證一樣，一直都把靈魂的不朽壞看爲是已經認定了的事實。這二者是緊緊地連在一起的，如果第一個是眞的，則第二個就用不着證明，並且在保羅的論證中，身體的復活總是被人逕認爲寓有靈魂的有意識的和永遠蒙福的不朽壞之涵義在內。可是這兩個觀念却是判然有別的。像其他所有的種族一樣，希臘人也持有靈魂在死後仍然存在的信念，但是他們却想像不到復活。在死亡時與身體分離的靈魂，再度要穿上不朽壞的身體，並且住在其中，乃是一個獨特的道理，基督教所特有的道理，而與其它宗教所教導的有關靈魂輪迴的教義是截然不同的，並且與希臘人所持定的在「此生之後」昏暗和幽靈式的觀念也不相同。在這一章

中，保羅並沒有討論靈魂在人死後是不是繼續存在的問題，而是論到它在人死後，是否會與一個不朽壞的身體再度合爲一體。

第二我們必須要記住的是，保羅正在詳細討論的是基督徒的復活，而不是不信之人的復活。正如我們的救主所明白教訓我們的，死人都要『出來；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或者像保羅所說的：『死人，無論善惡，都要復活。』對於這兩種復活是否會在同時發生，這事曾被人問過；但是保羅在這裡所講的，僅是關乎那些屬乎基督的人，『在祂來臨的時候』的復活。

第三個重要的事實，在讀這一章的時候要考慮的是：保羅正在描寫當基督二次降臨——祂親自再顯現時——將要發生的一樁事件。關於信徒們在死而復活之間的經驗，聖經中特別未曾提到。要想像一個脫離肉體的靈魂，即令不是不可能，却也總是困難的。然而他總算是向我們說明了，『離開身體』就是『與主同住』。並且他更進一步的提出了保證，『離世』就是『與主同在』，『這是好得無比的』。可是這種脫離肉體之靈魂的狀態却不是最後或完全的狀態。當基督再臨的時候，基督徒的靈魂將要穿上不朽壞的身體，像復活和升天之基督的榮耀身體一樣。因此，這個教訓不同於說靈魂從死一直到復活時爲止是處於睡眠狀態中的那種信仰。同時它也糾正了靈魂在人死亡時，就把一朽壞的身體換爲一個不朽壞的身體之觀念。信徒們在死的時候確乎是進入了一個蒙福的生活，——與基督有着有意識的交通，但是榮耀的完成，乃是在基督再臨和身體復活的時候才開始。

在保羅他對這個道理的講論上，他首先論述的乃是復活的事實或眞實性（1—34）；第二則是它的

方法或樣子（35—58）。

他在堅立這個事實的時候，是肯定基督的復活（1—11），也是證明此一事實乃是叫人無法否認復活的事（12—19），而且也爲信徒的復活提供了保證（20—28），同時此一道理在他們現在的生活上也有着實踐性的關係（29—34）。

在他論述復活的方法時，他首先討論的乃是復活的樣子（35—40），接着則是在基督再來時，活人與死人所經驗到的改變（50—58）。

1 復活的事實（十五1—34）

(1) 基督的復活（十五1—11）

保羅在堅立身體復活的道理時，他把他整個的論證，建基在無可辯駁的基督復活的事實上。他告訴哥林多的基督徒，他將要以這個事實來提醒他們，並且也向他們表示，此一道理與基督教信仰中的偉大眞理，特別與涉及身體的復活之道理，是相關聯的。他說這些眞理乃是他所傳講之福音中的實質要素，這些都是他們領受了的，而且仍然爲他們所持守，並且，如果它是有功效的福音，則他們的得救就是根據這個福音。

在他所領受的這些事實中，無論是藉着遺傳或是藉着啓示，首要的乃是這些：照聖經所預言；基

督爲我們的罪死了；埋葬了；並且按照預言，在第三天復活；而且肉眼能見的顯現給祂所揀選的見證人。

保羅在這裡詳細的說明，基督的死，乃是『爲我們的罪……』，即祂因我們的罪，爲要贖罪，使我們從這些罪中得着赦免和拯救。這乃是聖經藉着預表的祭祀和定例，並藉着詩篇和先知所預言過的。祂被『埋葬了』的此一事實在這裡詳細說明，不僅是用來指明祂死的實在性，並且也說明了祂復活的眞實性。他在這裡要他的讀者想起空墳墓來。這一個事實唯有藉着復活才能解釋明白，基督不是僅僅昏厥了過去；『基督……死了。』若不是祂又活了，若是祂的復活是虛假的，或是虛幻的，那麼爲什麼不在埋葬的墳墓中找到祂的身體呢？

正如聖經上所作的預言，和有資格及足夠的見證人所證實的，祂在『第三天復活了。』論到復活的基督向這些見證人的顯現，保羅提出了六次。

他沒有提到抹大拉的馬利亞的名字，而先提到彼得，因爲他是爲衆人所週知的人物，尤其哥林多人對他是更爲熟悉的。復活的基督是向曾經不認祂的彼得顯現，首先向彼得顯現，並且是在彼得只一個人的時候向他顯現。至於這次顯現的時間，地點，和所講的話聖經都沒有提，那必定是些赦免的話；並且這一個經驗一定具有那麼大的功效，而把西門轉變成了彼得，就是像石頭那樣堅硬之人，是超過了他從前與基督交往的年日之轉變力；至少他在這裡已被稱爲『磯法』了，這個具有預言意義的名字乃是基督給他的。

其次，保羅提到向在樓上聚會的『十二使徒』的顯現，當時多馬不在，耶穌在門徒們面前吃東西，並且向他們提出確據，他們所看到的，不是一個無骨無肉的魂，而是一個實際上從死裡復活了的眞實身體。

『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這一次是在加利利的山上，就是基督在祂死前應許會見祂的門徒之地點，也向他們下達那大使命，要他們使萬民作祂的門徒，那次也是在這個地方。

一個人，就像彼得，當他認爲他看到了復活的基督時，他可能是夢想或幻覺的受騙者。但若是說十二使徒都受了欺騙，則其可能性就小得多了；並且當『五百』多人都同意他們的見證時，那麼他們所見證的事實就不會引起合理的懷疑了。

『以後顯給雅各看。』雅各是祂自己的兄弟，他以前沒有信祂，由於這個原因，他的見證就具有更大的價值。以後，當他在耶路撒冷的教會中擔任領袖的職份時，顯明了信靠一位復活之基督的改變能力。

『再顯給衆使徒看。』這時多馬也在場。多馬可算是一切懷疑者中的頭一位聖徒，就是那些因他們心裡得見復活的基督時，他們那固執的懷疑就除掉了。他們在基督面前就發出這位使徒所說的話：『我的主，我的神』。

『末了，』保羅寫着說，『也顯給我看。』這一次顯視，就是在他到大馬色去的路上發生的，並且這次顯現也像所有其它各次顯現一樣，是肉眼可見的顯現，它是那樣突然地把迫害教會的掃羅，轉變成了使徒保羅，因此他把他自己比成『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他這樣說，是要把他自己拿來與其他使

徒作一個對比，因爲他們從門徒的地位，藉着幾年的培養，而成爲老練的基督之使者，其間的過程與步驟比較自然。

當他回憶他作爲一個迫害者的行爲時，他說他自己是『使徒中最小的』，和『不配稱爲使徒。』可是他並非忘記了事實上他是因神的恩而『比衆使徒格外勞苦』。他自己對復活所作的見證，也並沒有在這裡虎頭蛇尾。他的見證是在所有見證中最有效的一個；而且是爲了他正在敍述的兩個事實。第一，他曾是一位迫害教會的人；而他這樣突然的轉變，開始去傳講福音，並對教會予以支持和擴展，對於這個驚人之舉，如何才能夠尋得出一個合理的解釋？第二，對於這個迫害者，在他作使徒的熱心和成就上都超過了衆使徒的這個事實，要如何的加以解釋？只有一個解釋：就是他看見了復活的主。

對於基督復活的這個偉大事實之見證是絕對地一致的。『不拘是我，是衆使徒，我們如此傳，你們也如此信了。』沒有一個事實能比它有更好的驗證，也沒有一個事實比這個信的再合理。衆使徒所傳的，和所有基督教以來所信的福音，是有這個事實爲根基。

(2) 對於否認復活道理之人的駁斥（十五12—19）

關於在哥林多的基督徒中間，是否有人拒絕相信基督復活之事，還沒有確定的答案；但是保羅對於這個道理所提出的衆多證明，暗示出它還需要有某些增强的論據。然而，拒絕相信信徒復活的人却是有的，而在事實上，也有拒絕承認有像復活這樣的一回事。

因此，當保羅堅立了基督復活的事實時，他指出，一方面相信此一事實，而同時在另一方面又肯定沒有復活這麼一回事，乃是不可能的，『因爲死人若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接着他又指明，否認基督的復活，就是把使徒的整個見證都當作了謊言，而且也就是說基督教信仰的整個體系都是虛假的了。

保羅在他對這樣一個否認之結果所作的詳細論述中，提到了：①這樣會使『我們所傳的』福音信息歸於枉然。此福音信息的根本意思就沒有了，因爲基督的復活，就是好消息（福音）的實質部份。若是這樣的話，那麼信息就是空洞的和虛無的，所以也就是『妄作見證的』。

更進一步的說：②基督教的信仰，也會因此而成爲海市蜃樓式的幻覺，『徒然』沒有實底；或者，就是被建立在被當作確實看的基督之復活，也會在暗中受到損害中傷。

因此：③使徒們將會被證明是『妄作見證的』，而這一點，其性質也是非常嚴重的，因爲照這樣說來，人們會認定他們在作關於神的見證時，所說的竟是謊言，是欺詐的最壞之一種，因爲保羅說是神叫基督復活了。

他又說：④信徒們的信便『徒然』的，這並不僅是如前面所說的，它的根本意思就沒有了，乃是含有它是無能的和沒有功效的之意義。如果基督的復活乃是不實在的，則一切歸與這個事實的功效，也是不實在的。如此說來，基督徒並沒有得着拯救。更爲特殊的是：⑤他們仍舊是在罪中。因爲基督若是沒有復活，那麼祂就不是一個被稱義的基督，而是一個被定罪的基督，自然祂也不能爲信徒取得稱

義了。因此它接着的論點必定是：⑥死去的聖徒，已經『滅亡了』。他們是信靠着基督，且信任着那有福的不朽壞而睡去，可是當他們醒來時，他們却會發現他們已經是沉淪了，並且是置身在神的定罪之下。

接着：⑦論到仍舊活着的基督徒，若是他們所做的一切所受的痛苦經驗，只在今生靠着基督有指望，不但僅是個盼望而已，是個遠不會兌現的希望，是個對現今的救恩和未來的榮耀所存有之虛僞的盼望，那麼照這樣說來，他們就比衆人都更加可憐了。

這樣說來，死人復活並不只是一個夢幻，也不是一個可以輕視地予以拒絕的道理。若是這一個道理站立不住，則基督教的整個信仰體系也要和它一起倒下去，基督的復活，和由祂所得來的救恩，都要和它同時歸於無效。然而保羅是把他一度假定他已挪走的根基再立在原位，再在其上建造基督教信仰的巨大建築，因爲這個信仰建築高聳升入信徒和神整個宇宙之無限無量和永遠福祉之雲霄。

(3) 信徒復活的確據（十五20—28）

保羅以一種凱旋的語調把主題轉變到他論證中積極的一面。他以如果沒有復活那回事，則上面所列舉的那些令人恐怖戰慄的事就將成爲眞實的假設與陳明基督復活所帶來的有福的結果相比照。基督的復活是保證信徒復活和整個神救贖計劃之成全。

基督被稱爲『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首先成熟的五穀，或逾越節向神獻上的初熟的一捆莊稼，是

將來要收之莊稼的保證和樣品。照樣，復活的基督也僅是爲數衆多的將從死裡復活者的頭一位。祂的復活，是他們復活的神聖應許和樣式。他們被形容爲『睡了之人』，乃是指他們的身體在死中睡了。靈魂並不睡，乃是與基督有着有意識的交通。保羅在這裡所關心的，乃是關於身體的復活。

他說這個復活是由於基督的大能，並且也由於與信徒們與祂的關係。正如衆人生來是與亞當有關係而都要受死的轄制，照樣；因信與基督相聯合的人也一定會脫離死的權勢。在這裡所敍述的死，不是把它當作有限之人的必需，乃是把它看作是人爲他自己招來的災害，但藉着基督復活之勝利，而得以脫離死的權勢。

「有神安排好了的次序；首先是基督的復活，那乃是復活的預表和保證；以後是當祂再臨時，祂的門徒之復活，再後末期到了，祂要把完全的國，交與祂的父。」

當保羅說：『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的時候，他使用了一個令人驚奇的軍事名詞。各人都是從他自己的師裡面來的，其情形正如大元帥行在最前面，其後是榮耀的跟從他的軍團，然後則是其餘的死者。

『再後，末期到了，』這並不是與基督的再臨發生在同一時間，在次序上是在基督降臨以後。在後來末期到了。這一個時代，被敍述爲『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了，就把國交與父神』的時候。「在基督再臨與末期之間」，將用來使基督之國臻於完全：「所以我們必須把基督的作王，看爲是在再臨時所接着發生的，和直到稱爲末期的時代之全部狀況」。並且復活的事也有

一個次序……(1)基督自己——初熟的果子；(2)在祂再來的時候——基督裡的信徒；(3)在末了——所有其餘的人類，是在最後審判的時候。」

基督的作王，將要在死人復活的時候臻於完全。『儘末了所要毀滅的仇敵，就是死。』在以前，死被形容爲信徒們的僕人（三22）。這兩樣都是眞的。死確乎是拉開慢子，引領被贖的靈魂進到主的面前來。然而死爲仇敵，死因勝過了肉體，就造成了痛苦，分離，和眼淚的境況；但是在復活的時候，『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那時，『死被得勝吞滅』也是眞實的。復活將要毀滅死。

把國交與神，和子對父的自服，並不是意指基督中止作王了，或是說祂不是具有神性的。「所肯定的自服，不會超過爲兒子的名分所概括的範圍。這一點並沒有暗示在本性上的低下，也沒有論到，從操權的地位被撤出，而是出乎愛心的自由順服，這種順服就是孝心的實質。」

基督的死，基督的復活，基督的作王，目的就是要完成父救贖的旨意，並且要帶領人與祂相交，祂本是無所不在的，祂的旨意永是至高的，祂是在萬物之上，爲萬有之主的神。

(4) 實際的應用（十五29—34）

當保羅堅立了復活的道理以後，他停了下來把這個道理應用在他的讀者身上，並且提醒他們，此一道理與他們最神聖的諸盼望是連繫在一起的。他在這裡再一次的應用上面的方法，即指明拒絕承認此一道理會遭受到的可能損失；並且他對於這個眞理的實際應用可以陳述如次：(1)爲死人受洗不是不合

理的；(2)基督徒在事奉中的冒險並不是瘋狂的；(3)快樂主義是愚拙的；(4)與懷疑者濫交是危險的。

論到爲死人受洗所指的意義是什麼，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如說它是代表性的洗禮，認爲一個人想以承認基督的名而拯救他在不信中死去的朋友，則不能是這種意思。同時它也不可能是指爲那些沒有受過洗而死去的信徒受洗。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在使徒的時代曾用過這種辦法。

具有最大可能性的解釋是，當一個不信的人喪失了他所愛的人時，在他的寂寞中歸向了基督，而爲有福的再團聚之盼望所感動，他們的盼望將被證明並不是一個愚蠢可憐的想像。他們受洗，首先是由於强烈的人類的感情，是他們對來生的信心之一個動人的憑據，而來生與復活又是不可分的。

按照這種有福的確據來說，基督的工人不斷的自己冒險冒死，絕不是瘋狂的。這正是保羅生活的寫照。每一天他都在危險和困苦中瀕臨於死亡的邊緣。若是沒有未來的賞賜，沒有有福的不朽壞，人們會說，以人的意思說，爲什麼他要『在以弗所同野獸戰鬪呢？』像這樣說來，把他放在鬪獸的圓劇場中，乃是未必有的事，但是他受過逼迫而與兇猛和嗜血之人相爭鬪。如果復活僅是一個夢境或幻覺，那麼，甚麼將是他的報償呢？

照後面的這個假想來說，接受快樂主義的愚拙哲學，乃是有理的，就是說：『我們就吃吃喝喝吧，因爲明天要死了。』這是在哥林多人中間流行的口頭話。在今日即有一句流傳得很廣的通俗話：「人生幾何，及時行樂。」如果按照不朽壞和來世的榮耀來看，其愚拙乃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許多哥林多人似乎是已受到了這種伊壁鳩魯氏的快樂主義之觀念（Epicurean View）的影

響。這乃是由於他們與他們的異教伙伴熟悉相處的原故。因此保羅警告他的讀者們，要他們避免與懷疑基督教的實質眞理（如復活等）的人有交通，以免受到危險。『濫交是敗壞善行。』使徒所寫的這句話，在語言中似乎是一句格言。隨後他又加上說：「你們要從不承認此一道理所產生的昏暈狀況中醒悟過來，不要受不承認此一道理之人的邪惡影響。他們所引以爲自豪的知識，實際上乃是不認識神。」如此保羅要使他心懷疑惑的讀者感到羞愧。這樣他再度的強調出相信復活的實質之重要性。像這樣，他警告基督的一切門徒，要他們知道信仰是決定行爲，並且要對神保持清楚的認識，一定要緊緊的把握住神所啓示的眞理。

2 復活的樣子（十五35—58）

(1) 復活的身體（十五35—49）

保羅已經堅立了復活的確切性，現在他把話題轉過來討論它的樣子或方法。首先他論述身體復活的樣子，接着討論的，則是基督再來時活人與死人在身體上所發生的改變。

他以兩個問題來展開了他的論證，這些問題假定是反對此一道理，或誠懇地探討此一道理的人可能提出來的：『死人怎樣復活？帶着甚麼身體來呢？』第一個問題暗示出復活是不可能的；第二個問題則意指這是不可想像的。他把問的稱之爲愚拙或無知的人，來作爲他對這個問題的答覆。如果他僅是

用他的理性，則在他展望田野中正在成長的穀物時，他就會找出一個答案。每顆穀粒要以植物的樣式要得着一個較高的生命，則它必須經過死亡和朽壞的過程。誠然，種子並不像身體一樣實際的死去，但是在它達到成熟結果的階段以前，它已不存在於一粒種子的形體中了。

像這樣的一個比論，並不證實復活。然而却因說明了神確乎成就了一些看起來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並且藉着祂的定律，使那個生命顯明在更榮耀的式樣中。如此，那些在詰難中提出來的問題，就在他表明這些進展的過程時得着了解答。

保羅進一步表明了動物生命存在諸樣式之廣大差異；在天上和地上的形體，也照樣有極大的分別，其情形正如太陽、月亮、星星所現出的不同程度的榮光一樣。因此，神有能力可以預備適合於不朽壞靈魂之需要的身體。

保羅並沒有設法敍述復活的身體，但是從他在這裡所說的，和在下面所論到的，顯然：(1)這一個身體與死亡和埋葬了的身體是不相同的。在這裡也沒有說，它所組成的部份乃是相同的屬乎物質的微粒。事實上，他所教導的與這點完全相反。復活的身體比死亡和埋葬了的身體是更加榮耀的。屬血氣的身體，是必朽壞的，羞辱的，和軟弱的；而復活的身體却將要脫離這一切的限制和不完全，是榮耀的身體，完全適合於榮耀之靈的需要，其情形正如將死之身體，計劃要使它適合於今世人類生命的需要一樣。

『朽壞……羞辱……軟弱』的撒種，並不是指埋葬而言。今世的生命是撒種的季節而那必朽壞的身

體是在它的胚胎狀態中，這個身體，在死後要生出一個不同的身體來。

(2)這樣說來，復活的身體雖然與必死的身體不同，但却是同一個身體。關於這種同一如何保持，保羅並沒有說。一個兒童的身體與他長大成了人的身體之同一，對此是一個可能的比論。每一個屬乎物質的微粒都要變換，然而身體還是同一個身體。照樣，復活的身體也是如此：「不同而仍然是相同的，是基督教信仰中似非而是的道理之一。」榮耀的身體，可以追溯到墳墓中的身體爲其決定性線索。不死的，完全的，不朽的，它的本性是由朽壞的，羞辱的，和軟弱的身體以某種方法來決定。保羅正在設述的，並不是一個新的創造，而是一個復活，再生，和重現。

(3)復活的身體，乃是藉着基督的大能而產生的，並且帶有祂的形像。它並不是在墳墓中的身體之改造，也不是在屬『血氣的身體』中不能朽壞的細胞之發展；也不是如今住在人身體裡面的自然力所產生的，又不是現今住在血氣身體裡的一個幽靈。復活的身體，是屬神權能的產物。它是墳墓中之身體的榮耀再現，然而它的模式和形像，乃是見之於復活和榮耀的基督身上。

首先的人亞當，乃是由神的創造成了『有靈的活人』；末後的亞當耶穌基督，因祂自己的復活，成了『叫人活的靈。』

這也是無可避免的次序。第一，作爲亞當的後裔，我們被造是像他一樣，是有靈的活人住在必死的身體中，帶有他那屬土之祖先的樣式；但是作爲基督門徒的人，我們將要穿上不朽的身體，要帶有我們屬天之主所具有的形像。

(2) 死人與活人的改變（十五50—58）

當保羅在寫信徒的復活時，他討論了一個不是發生於死亡時而是在基督再來時將要發生的事件。因此，還有一個問題有待解答：那就是，當基督再來時，那些仍然活着之人的結果如何呢？爲了要與從死裡復活的人一同享福，他們是不是必需要死去呢？

當然他們的身體必須要經過改變。以這樣的斷言，保羅開始了下面的一段經文：『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這些話的意思就是說：以肉作其實質和以血作爲賜生命之本原的人類身體，並不適合於來世；它並不適宜於天界。接着他又加上了這麼一句，『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一個死了的身體，自然不是要作一個不朽壞的靈魂所居住的地方。所以，爲了要預備好以迎接將來的榮耀，無論是死人或活人，都必須有身體上的改變。

論到活人的這種改變，保羅宣稱他有一個啓示，『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可是，在使徒的語言中所提到的奧祕，並不是某些隱而未現的事，而是一些曾經一度隱藏而現今已啓示出來了的事項。『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並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死。當基督再來的時候，有些人仍然還在活着，但他們的身體都要改變。

這一個改變，是立即完成的，如同眨眼之間那樣地迅捷。它的宣告，是藉着『號筒末次吹響』。當然，保羅所指的並不是實際的號筒，也不是啓示錄所提的號筒，也沒有人能想像得到這種神聖訊號的

性質。在帖撒羅尼迦前書中，它曾被用來與『天使長的聲音』連在一起；『因爲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着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

使徒再一次地肯定了這種活人和死人的改變之必要性，接着他又說是應驗聖經所預言的，即神的子民在最後得勝的釋放：『這必朽壞的（即已死的身體），總要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仍然活着的身體），總要變成不死的。』

『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那時——不是現在——我們才能說眞正的得勝。因爲死在有一段時期中是得勝的。我們欺騙我們自己是沒有用處的。死是一個實在，死是我們的一個仇敵，死的確是作成過它的征服和毀滅之工，但是這種征服乃是暫時的。當基督再來的時候，當死人復活和活人改變的時候，那時實際上，『死被得勝吞滅……了』。

『死的毒鈎就是罪』；給死帶來苦毒刑罰特性，强烈悲苦，與羞辱的，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因爲使罪惡得着能力的就是律法。人類的經驗常常發現，律法的要求和它的警告只能激動和驅使人去犯更大的罪；但是藉着基督，神把信徒從這兩種敵對的權能中釋放了出來。祂是除去有罪的感覺和審判的恐怖，並且藉着祂的聖靈，祂賜給人成就律法的一切要求之能力。是的，這種釋放現在已賜給我們了，但是當我們從死所帶來的重擔，失喪，和悲哀中得以釋放的時候，當我們知道了作神兒子的眞自由，和當我們住在父屬天的家中，發現義是我們經常的喜樂時，那時我們要以更眞的喜樂雷

同說，『感謝神，使我們……得勝。』

當保羅在把如同本章中所顯明的，把等候着他讀者們的那種不可言狀的榮耀擺在他們前面以後，就無怪乎他要用一個實踐性的勸勉，來結束他偉大的論證了。『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爲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

叁 結論（林前十六章）

一 爲耶路撒冷窮苦聖徒募捐（十六1—4）

關於爲耶路撒冷的窮苦基督徒捐募款項的教訓，是否被認爲是本書信中所討論的第十一個（也是最後一個）主題，或者是把它當作結尾一章的第一段來處理，可說都是無關緊要的。

在使徒的心中，這些捐募有着極大的重要性；而他的深切關懷之情，也是不難予以解釋的。第一、他設法爲他同道的信徒求取救濟，是受着基督的同情心所感動，特別是這些需要救濟的對象是他的同胞。同時，當他在耶路撒冷衆會上受了向外邦人宣教的使命時，他曾答應要記念這些貧苦的聖徒。然而他主要的動機，乃是想把教會中的兩大份子——外邦人和猶太人——藉着這種慈善的作爲而團結在一起，以此來表明外邦基督徒對猶太基督徒的同情，以及他們信心的眞純。

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中間，爲什麼會有這麼多的窮人？這一點也是很容易了解的。它並不像一部份人有時所主張的一樣，僅是出於一種錯誤的基督教凡物公用的實驗。這種財物公用的實行僅是暫時性的，偶爾的，和心甘情願的。更爲可能和長久性的原因，乃是由於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遭受着他們同胞的迫害和社會上的排斥。

在這樣一個其繁榮主要是依靠猶太人之律例典章的城市中，悔改歸入基督的人，在尋找工作和獲

取經濟的支持上，自然會感到特別的困難。

怎麼樣，這些基督徒的需要都是很大的，並且保羅爲了他們的救濟，曾盡力在他所建立的教會中爲他們捐募。

保羅曾向哥林多人提出過這件事情，但是所得到的效果是很小的。因此，在這裡他再一次的重複講述他已經對加拉太教會作過的訓令。對於今天的教會而言，這些訓令也同樣具有偉大的價值。連同這一段經文中其它的指示，它們把大部份基督教的慈善事業和教會經濟的必要原則，都具體說明了。

(1)奉獻是會衆中每一個會友都應該作的。『各人要照自己的進項抽出來留着。』富人和窮人，年老的和年青的，都要在教會的奉獻上，有着他自己應該獻上的一份。

(2)這些奉獻應該是有系統的。奉獻是由每一個人來完成的，而且每一個禮拜都應如此行。『七日的第一日』在保羅的那個時代業已被認爲是主日，是復活的日子。在這個時候收取捐資以支持主的工作，作爲基督徒崇拜中實行這樣的例行的事情，是一個很適合的時間。

(3)第三個原則，是按照比例的奉獻。有些人能多捐，有些人只能少捐。各人要『照自己的進項』來捐獻。在其收入中列出一個確切的百分比，比方說，十分之一，是使人作慈善奉獻的規矩。這樣，奉獻的總數，將比時多時少和不規則的奉獻要較多，而奉獻的人承當的負擔也比較小。

(4)奉獻並不要以偶發的感情訴求爲依據。因此保羅表明了他的心願，『免得我來的時候現湊。』他希望專心致意於對哥林多人的教訓，因此當他抵達哥林多的時候，他不願意爲捐獻的事情而佔據他的

時間。他的訪問定必會促成一項很大的捐獻，但是他願意這件事情要在他來到以前安排妥當。

(5)募捐應該引起最高的動機。許多讀者意欲把這有關捐錢的一段與前面一章連結在一起，而把它當作本書信中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這種看法可說並不是不自然的。保羅在他對於復活得勝和來世之榮耀加以詳細論述之後，出人意外的突然加上了一句：『論到爲聖徒捐錢。』復活乃是捐獻的一個原因。捐錢是『主工』的一部份。因爲信徒『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所得的勝利，所以他們要在這個工作上『常常竭力』。

(6)慈善的捐項必須要小心的管理。哥林多人要指派一個財務委員會，以經理這些捐獻。保羅到達後，就打發哥林多教會所舉薦的這些人，把他們的捐資送到耶路撒冷去。在此一預備上有着一可悲的情事，保羅的動機受到了人們的懷疑。有人作了可恨的暗示，說救濟的餽贈乃是爲了他個人的私利。因此他必須要謹愼防守，以免爲這種猜疑留下絲毫的蹤藉。然而總要爲慈善捐項之管理，作這樣的安排。商業的方法必須要予以採用，並且要除去每一個可能促成猜疑的原因。

(7)慈善的捐獻應該是慷慨好施的，以使它能與基督和祂的工作者相配。保羅說他可能會和那些帶着教會捐資的人同往耶路撒冷去，如果這些捐獻數量太大，也需要他去的話。如果在事實上他『也該去』，那麼教會所打發的使者就可以與他結伴同行。

有些捐資是可輕蔑的，不是因爲它們的數量少，而是因爲它們沒有達到應達的標準。它們使教會和它的代表們感到羞愧。人們在報告這種不相宜的數量時會感到是一種羞辱。基督徒的捐獻應該與那些

自認爲不重視屬世事物之宣稱，和作爲基督天國的後裔之地位相符。

二　保羅、提摩太、和亞波羅的訪問（十六5—12）

保羅在爲窮人的捐錢事上，他曾提到他將要到哥林多來訪問他們。現在他對於他的計劃作了一個很詳細的論述。他沒有能早日離開以弗所揚帆西向哥林多，乃是發覺他有延長在以弗所的居留之必要，並且他現在的計劃是途經馬其頓再到哥林多來。他强調他要『從馬其頓經過』的這個事實，可能是指明他計劃的改變，或是像有些人所推測的，是要表明他的行程具有一個傳福音旅行的性質。在這次旅行中他將要完成他以前的宣教事工所開始的工作。

使他耽延的還有另外一個理由。那就是如果他立刻就到哥林多來，則他對哥林多教會中的教友所採取的態度，可能是很嚴厲的。因此他深願對他們假以時日，使他們能有時間對於他所提到的一些令人痛心的事件，作一個調整和改善。

然而，他所詳細論述的使他耽延的原因，乃是由於在以弗所有一個如此的事奉機會之事實，『因爲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爲我開了。』更進一步的說，『反對的人也多，』這是他耽延的另一個原因，因爲他爲了他的工作而必須要與他們爭戰。

雖然他之來到哥林多受到了這樣的耽延，可是當他到達的時候，他訪問停留的時間也會延長。他盼望的不是僅僅經過這座城市，而是要停留在那裡住上一段時期。教會中的事功，需要有一個仔細和從

容不迫的作爲來處理。他甚至可能在那裡過冬，使他們有一個機會給他送行，或是如事實所證明的，到耶路撒冷，或是西向到他衷心關切的羅馬去。

提摩太已經被打發前往哥林多。他（提摩太）到達的時間，甚至於事實，都仍然是未確定的。如果他來了，使徒已爲他預先吩咐了一個親切的接待。他的年青，和他在天性上所顯出的羞怯，敏感，或也有他教化程度的不夠，可能惹起哥林多人以輕慢的態度來待他。因此保羅提醒他們，他所從事的工作乃是對基督的事奉，眞如保羅本人一樣，因此他應該受到最蒙體諒的待遇。他所負的使命是傷腦筋的和困難的，但是使徒保羅却催促他們打發提摩太平安的回來。

保羅自必樂意差遣一個更爲成熟的使者，就是亞波羅到他們那裡去。他的確曾勸勉過他，要他到哥林多去。但是亞波羅却很堅決的拒絕了。這一點似乎是表明了他對於在哥林多人中間的結黨分爭之極大不悅。因爲在他們的結黨中，他被認爲是保羅的一個敵手。而在這一切的敵對競爭中，他乃是純潔無辜的，所以他堅持，他的訪問要一直延遲到哥林多教會的情況有較多的改善時爲止。同時提摩太已被差遣到他們那裡去了，而保羅則懷着深刻的懸念，等待着他和他的同伴可能給他帶來的報告。

三　最後的勸勉和問候（十六13—24）

當保羅在結束他這封書信的時候，他的勸勉帶着軍事命令的語調而極爲清晰乾脆：『儆醒』、『站立得穩』、『作大丈夫』、『要剛强』、『要憑愛心而作』。

他表明了哥林多所派來的代表之出現和他們的信息，都給他帶來了熱切的快樂和心裡的快活。他特別提到司提反和他的家屬，乃是希利尼人中首先悔改歸向基督的人，而且『專以服事聖徒爲念』。保羅堅決的主張，像這樣的人，應受一切的崇敬，並且他們的領導，是可以使人安心順服的。

這些最後的問候，第一個是來自亞細亞的衆教會，不單是以弗所，並且也包括了整個的省份。保羅並沒有全部拜訪過這些基督徒團體，但是他的周圍却有他們的代表，他知道他們對哥林多人的同情，並且他也喜歡以這些愛心的表現來把教會連繫在一起。

第二個問候，乃是保羅個人的朋友，亞居拉和百基拉所作的，人可能記得，他們曾是保羅在哥林多時的居停主人，而且在後來他們曾爲他的原故而冒過生命危險。他們的家人，和在他們那個招待良好的家中之崇拜衆會的以弗所衆基督徒，同心的作了這個問候。

事實上，在下一個問安中，已把在以弗所全體的基督徒弟兄，都包括在內了：『衆弟兄都問你們安。』

在對於這種在屬靈的親切情誼之表現的響應中，保羅是勸讀者們曾要藉着禮貌的問安，『要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用來表現他們在基督裡的交通。

現在保羅以他親筆的字跡，鄭重的寫在他的手稿上作爲他親筆的問安。它包括了：(1)問安的標題：『我保羅親筆問安。』

然後下面跟着的是：(2)一個雙重的主題句，在第一個句子中宣佈了，任何一個承認相信基督，但對

於主却沒有眞實的愛心之人，都是『可詛可咒』。第二個子句則包括了兩個亞蘭字，「Marana Tha」通常人們解釋這兩個字的意義爲「主阿我願你來」；它使我們記起啓示錄中結束的一個禱告：『主耶穌阿，我願你來。』另外有些人則在這些字中發現了有着預言式的應許，『主必要來，』「祂再來的日子近了，」『主已經近了，』。

(3)保羅提出了在等待中的教會之這個主要口號之後，又加上了他本人所作的祝福。是他在臨別時最喜歡使用的語句：『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常與你們衆人同在。』然而在這裡却與其它任何的一封書信不同，因爲他在結束時多用了溫柔和愛的言詞。他曾被迫而不得不嚴厲地指責他的讀者；他曾聽到他們中間的分裂，但是他現在以親切之心來向他們全體提出保證：『我在基督耶穌裡的愛，與你們衆人同在。阿們。』

緒言

這一封書信是保羅寫給在哥林多的基督徒的，其目的是要叫他們爲他即將到達的訪問預作準備。他現在正在他第三次宣教旅行的途中。當他延長在以弗所停留的時間之後，他正途經馬其頓前往希臘。很可能是在腓立比遇見了他傳信的人—提多，他把哥林多教會中的信息帶給了保羅。而保羅即從這些信息的本質，感覺到他有接着再向他們寫信的必要，因此他打發提多帶着這封書信回到哥林多去。提多去是要實行使徒保羅的某些教訓，並且向他們宣佈保羅不久就要來。

約在五年以前，保羅創立了這個教會，那時正值他在他第二次的宣教旅行途中。由於這次宣教旅行的結果，他已把福音從亞細亞帶到了歐洲。在這次值得紀念的旅程中，尤其值得衆人常加懷念的，可能就是哥林多的教會之被建立這件事了。他第三次旅行的主要特徵，就是他寄居在以弗所會達兩年多之久。在這段時期內，保羅繼續不斷的與在愛琴海彼岸之哥林多的朋友保持着通訊的交往。當人們一再的把這個嬰孩教會所受到的威脅和危險報告給他的時候，在他的心靈上，總感到負有一個重擔。爲了要糾正某種恣情的濫用，和回答某些問題起見，他已經寫了一封爲人們所習知的哥林多前書。而現在他在再度往訪這座城市的途中，他又向這個教會致達了這封重要的書信，即我們所知道的哥林多後書。然而，就這兩封書信中所含有的資料觀察，似乎他對哥林多的訪問是在兩次以上，並且最低限度他還向這個教會寄了兩封另外的書信。這些在保羅生活中所發生的枝節事件之某些知識，在對於他這

封後書的完全了解上是必要的。然而，我們必須承認，作一個令人滿意的歷史考究，卽令不是不可能，但確也是困難的。而這一點並不是由於歷史材料的缺乏，乃是由於歷史材料的豐富。像這樣的努力，會把人帶到一個名註釋家所謂的：「了無人跡的森林」中去。這一個問題之變得如此錯雜紛紜，乃是因爲雖然資料的細節部份表現得極爲確切，但在追溯任何一個包括整個事件而不令人發生疑難的問題時，却證明出會受到阻碍。然而無疑的，它們全都是屬於保羅在以弗所兩年的這一段有限的時間，並且這個故事主要的表徵，記錄起來是並不困難的。

有一點似乎是確定的，卽保羅在寫我們所習知的哥林多前書以前，最低限度曾向哥林多發出了一封書信，（哥林多前書五9）。更進一步的說，在哥林多前書與哥林多後書之間，似乎至少也寄出過一封信。它曾被形容爲憂傷的書信，是帶着一顆痛苦的心和許多的眼淚所寫成的（哥林多後書二3、4）。有一段時間，保羅甚至於還後悔他曾寫過這封信（哥林多後書七8）；然而在這封書信的送達人提多的影響之下，它所產生的效果却是喜樂的。若是認爲它就是哥林多前書，似乎不大可能。後者誠然包括得有幾段嚴厲的經文，但是它的意旨是安詳的，它的情感是被控制着的，並且顯而易見的，它的目的，與其說是要給他們帶來責備，則不如說是要給他們帶來教訓。

它似乎更進一步的表明了保羅曾到哥林多去，作過一個短期、痛苦、並且沒有記載的訪問，有些學者曾認爲這次訪問的時間是在寫作哥林多前書以前。而現在比較普遍的假設，卽認爲這一次的訪問，是發生在寫作現仍留存的哥林多前書與哥林多後書之居間時期（哥林多後書二1，十二14，十三1）

然而，再進一步的說，保羅似乎曾應許他很快就要去訪問他們，而這次行將要去的訪問其行程將是直接地渡過愛琴海。由於他的耽延，並且由於他實際上是途經馬其頓來的，雖然這次的行程是按照在哥林多前書中所明白陳示出來的計劃，但是其結果却引起了哥林多人的不滿（哥林多前書十六5；哥林多後書一15）。

因此，人們可以據此推想，保羅寫過哥林多前書之後，在這個教會中的情形，演變得更爲嚴重，而需要求保羅盡快的渡海到哥林多去。在這次短暫的訪問中，他的忍耐寬容被他們誤解爲軟弱。他曾受到實際的屈辱，並突然離開赴以弗所，但應許很快就會回來。從以弗所他寫下了這封與他改變其行程計劃有關的憂傷痛苦的書信，對於他行程計劃的改變，提出了嚴厲的指責。由於提多的影響力之幫助，哥林多的冒犯者帶着一顆深深懊喪的心悔改了。在哥林多教會中所發生的惡情惡習也得以改正過來。他們已完全恢復了對於使徒的信念。按照保羅的指示，提多開始其行程是途經馬其頓而趨以弗所。同時保羅在以弗所的長期逗留也宣告終止。他動身前往哥林多去，但是却取道於一個較遠的行程，盼望能在特羅亞遇見提多，以便從他那裡得知哥林多的消息。雖然特羅亞在他面前敞開了寬大的傳福音之門，然而他仍舊忽促就道前往馬其頓。在那裡他終於遇見了提多，他所帶來的有利消息，使他的內心受到了極大喜樂的激勵，他知道哥林多信徒的偉大團體，已經遵守了他的吩咐，並且也向他表示出深刻的親情和懇摯的忠誠。然而他們却忽略了凑足，保羅爲了猶太基督徒的需要，而要求他們捐獻的款項。同時，在他們中間也有某些假的使徒，他們否認保羅的權柄，而試圖把他當作一個專以金錢爲

務的騙子來加以譭謗。

保羅現在對他計劃的改變，加以解釋，並且也說明了他耽延他訪問的原因。他向哥林多的信徒表明了他對他們的信心和溫柔的愛心。他詳細的論述了他職份的眞摯、誠懇、榮耀和信靠得過的本質。並敦促他們在他到來以前，湊足爲在耶路撒冷遭受痛苦的聖徒所捐募的款項。他嚴厲地指責那些魯莽地敵對他的人，揭穿了他們的陰謀和欺騙。他表明了他們的主張是多麼的荒謬悖理，完全證明了他的地位乃是站在基督使徒的職份上，並且警告他的敵手，若是他們仍是怙惡不悛的從事着他們敵對和邪惡的行爲，當他再一次的來到他們中間的時候，他將要對他們執行嚴厲的懲戒。

書信中所寫的像這種重建環境的努力，至少已把問題中的主要因素表示明白了。它提示出了保羅行動中有關歷史的要點，並且也指明如果對他經驗有了更加準確的知識，將會對他所記錄下來的話語，帶來更進一步的亮光。

然而，有一點是應該予以堅持的，即雖然有關作者的行踪仍是如此不確定，但是這絕不能影響我們對於這些偉大屬靈眞理的了解，縱使他所陳述的這些眞理，是極爲偶然的；並且把這些眞理應用在有關現代生活的問題上，也是絕無困難的。

在這裡正如他的其它書信一樣的明白平易把偉大的基督教義闡釋明白了。在這裡表明了被高舉之基督的榮耀，祂的和好之工，和祂改變的權能。在這裡宣示了事奉的責任，和對罪惡嚴於避免。在這裡提供了赦免的確據，和現今恩典的經驗在生活中會得着屬天榮耀的結果之應許。

然而，除了腓利門書以外，這封書信較之其它任何一封書信所討論的教義部份，都要來得少。因爲它隨機而自然地處理問題，所以它的教訓給人帶來了深深的體悟。更進一步的說，他那對歷史事件樸質無華的陳述，和對於在涉及個人時所作使人困惑的排列，表明了這封書信的眞實性，並且使它在這位偉大使徒一切的著作中，成爲最具有傳記意味的一種。在把這些涉及個人的事件安排成一個使人滿意的次序所顯出的困難，只不過更加深人們對它的眞實性之印象。

然而，並不是他的外在生活吸引了我們最大的興趣，而無寧是這位使徒的心靈在這裡所作的啓示。它使我們直接的看到了他的內心。我們看出了他的動機、他的憂傷、他的喜樂、他的懼怕、他的盼望、他那受到傷害的感情、和他熾熱的愛心。顯而易見的，這封書信整個是在强烈感情的籠罩下所寫的。是由於此一事實，而不是其中對個人指謂的不確切，使得這封書信的某些部份顯得艱深費解。因而它的文體缺乏統一，而且有時含混不清。他的思想從這一點很快的轉到另一點，使人難於把握它的次序和關聯。在其表層的下面，隱藏了許多的涵義。至於某些陳述所含的諷刺意味到底達到了甚麼程度，它所表明的實際事實又達到甚麼樣程度，即仍是一個疑問。

它所使用的語言明朗如畫。其中使用了很多的比喻，而且往往是用單獨的字句使之具體化。這是一封表現出許多不同心境的書信。「輕鬆愉快和心境沉重，焦急憂慮和盼望期待，信靠交託和憎惡敵視，暴躁忿怒和慈祥愛心」一個接着一個伴隨着令人迷惘的驟然間斷而交錯出現。它表現出感情的衝突，其中感謝和義怒，喜樂和憂傷，都想奮力爭取主宰的地位。把嚴厲與溫柔，責備與稱讚，吩咐與

勸勉，痛苦與歡呼，屈辱與尊榮，揉和在一起而用一種在文學界空前無比的名詞陳示了出來。「大喜的感謝與使人感到割裂的諷刺，自我肯定與自我捨棄，定罪與警告，權柄，似非而是的論證與比論，都滙集在一起，交互的揉和溶解；然而在這個旋轉的渦流中，却倔起了像磐石般的基督教偉大的原則，和使人激勵的盼望。」

在所有激情的暴風雨中，保羅總是處於完全的自制之下，當時所有的環境可解釋並證明這一切。他一直都能管制他自己，眞摯、理性、前後一致。基督徒經驗中的一些偉大眞理，由於它們所出現的環境而表現得更爲明顯；並且即令是最卑微的責任，也是藉着訴諸最高的律法來推行的。事實上，「一種新的生命哲學已經傾注出來了，不是藉着有系統的論述，而是藉着人類感情的激發。」

無論在陳述上表面的困難是什麼，無論歷史的關係是何等的含糊，然而保羅偉大高潔的人格，已經在這封信中明顯的表明出來了。他的缺陷再也沒有一個地方比這裡表現的更爲明顯，但是他那英雄式的偉大，也從來沒有表明得像這樣的崇高。然而他一切的德性，他的優異，和他的榮耀，顯而易見的是一位無形之人（耶穌）的反射，他乃是站立在祂的臨在中。他生命中的秘密揭露出來了，他的一個迫切的目的也表明得很明白，那就是我們聽到他帶着充滿感情的語氣所宣示的：『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衆人死，衆人就都死了，並且祂替衆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爲自己活，乃爲替他死而復活的主活。』

壹　保羅對於行爲的原則（林後一1—七16）

一　問安（一1—2）……一六九
二　感謝（一3—11）……一七三
三　解釋（一12—二11）……一八〇
1　改變了的計劃（一12—22）……一八〇
2　耽延的訪問（一23—二4）……一八四
3　懺悔的冒犯者（二5—11）……一八七
四　保羅職份的本質（二12—六10）……一八九
1　得勝（二12—17）……一八九
2　信託（三1—3）……一九二
3　榮耀（三4—18）……一九四
4　誠實（四1—6）……一九九
5　受苦（四7—18）……二〇二
6　盼望（五1—10）……二〇六
7　虔誠（五11—17）……二〇九

8 和好（五18—12）……二一三
9 稱讚（六1—10）……二一六
五 申訴（六11—七4）……二二一
1 同情（六11—13）……二二一
2 分別（六14—七1）……二二三
3 摯愛（七2—4）……二二六
六 確據（七5—16）……二二七
1 安慰（七5—12）……二二七
2 信任（七13—16）……二三〇
貳 爲耶路撒冷貧窮的信徒捐款（八—九）
一 榜樣（八1—6）……二三二
二 勸勉（八7—15）……二三七
三 使者（八16—九5）……二四〇
四 鼓勵（九6—15）……二四四
叁 保羅對他使徒權柄的辯護（十一—十三10）

一　屬神的權柄（十）……二五〇
1　運用（十1—11）……二五〇
2　度量（十12—18）……二五六
二　神的忌邪（十一1—15）……二五八
1　假教訓（十一1—6）……二五八
2　假裝的慷慨（十一7—15）……二六一
三　被迫的誇口（十一16—十二10）……二六四
1　必要（十一16—21）……二六四
2　依據（十一22—十二10）……二六七
四　作使徒的印記（十二11—18）……二七四
五　最後的警告（十二19—十三10）……二七八
肆　結論（十三11—14）

(林後1：1，2)

壹　保羅對於行為的原則(林後一1—七16)

一　問安(一1，2)

排置在一卷書起始之處的保羅的名字，攫住了讀者的注意力。這一位在跟從基督之人的中間，卓然獨立佔據最高的地位。基督教之所以能從耶路撒冷擴展到羅馬，以及其後基督教文化之能推廣到世界上的每一個地區，他所盡的力量和所付出的勞苦，實超過其他任何人之上。

在這一個地方，保羅的名字，不是一個贋造品，它不是一個作者假想來吸引人們對他作品的注意的。在相距這樣久遠的世紀中，沒有任何交獻能夠比它更確切可信的了。論到這位偉大使徒的作品，甚至加拉太書也不比它具有更大的眞確性。在書信中錯綜着對個人關係實質無華的陳述，使它成爲保羅生命眞實的一章。這是這封書信吸引人和使人神往的第一個淵源。在這裡所記載的不僅是他那顯赫的人生中，最富有戲劇性的一些事件，並且也是他那偉大的心靈實際的動機、激動、掙扎、和渴望。

保羅在最近已度過了一個成果最豐盛的時期，跟着的即是他生命中最痛苦的一次經驗，他已經在以弗所工作了兩年之久，建立了一個宏大的基督徒社團。整個的亞西亞省，都受到了福音的感化。爲了向遠方的教會致達訓誨，他曾寫下了許多的書信。他曾經擬定了一些到羅馬去的旅程計劃。不久以後，這位使徒在一次致命的暴亂中僅以身免，哥林多所傳來令人失望的消息，使他爲之心碎；而他傳

信息的使者提多的耽延又使他受着痛苦。現在好消息終於來到了。提多從哥林多教會中帶來了一個有利的消息；於是保羅在馬其頓的某一個地方寫下了這封書信，表明他心中的愉快，鼓勵他們爲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之需要而捐獻，並且對某些懷疑他使徒權柄的人，加以指責。

因此，當他在稱呼自己爲『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的時候，他正在進入他這封書信的中心部份，並且彈出了他認爲必須延長的音符之一。這一個句子雖是爲人所習知的，然而在這封書信結束的幾章中，它却增加了重要的意義，並且無論就那一方面而論，它都是充滿了意義的。『使徒』是一位傳信息的人。這個名詞實際的意義是，「一位蒙差遣的人」。如果使用一個現代語「宣教士」來表達，的確是一個很恰當的翻譯。在某種情形下，我們最好要記住，這是一個宣教士的信息，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宣教士向一個宣教的教會所發出來的；並且在我們閱讀這封書信的時候，要以這些事實爲着眼點。

『使徒』這個名詞，具有一種專門性的意義。它指明了一位領受了基督付託的人，爲基督的復活作見證，並且對於神蹟的能力，領受得全備的權柄。因此保羅稱他自己爲『基督耶穌（的）使徒』，在這個稱呼上，他的意義是基督耶穌指派了他擔當這個職務。他宣稱，這種指派乃是藉着一個屬天的異象，而不是假手於任何人類的代行者。他在這裡更進一步的宣稱，這種指派乃是符合於一個屬神的旨意，『奉神旨意』。

就某種眞實即令是從屬的意義而論，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基督耶穌的使者或宣教士。『奉神旨意』他

們蒙了差遣，其情形一如那些蒙了聖召進入基督事奉工作之內的人一樣。他們是屬於基督的，他們所有見證的實底，無論是藉着言語和行爲，都是關乎這位屬神之位格和祂救贖之功的眞理。

保羅在這些作爲緒論的片語中，把他自己的名字與提摩太連在一起。在世界上所有的人中間，提摩太是保羅心中最寶貴的一位。他在保羅的影響力之下成爲了基督徒，那時正值保羅在他第二次宣教旅行經過路司得的時候。從此他一直就是保羅最密切的伴侶。他與保羅在一起作着傳道的工作，藉此幫助他建立了哥林多的教會。在不久以前，他曾計劃着要去這個教會作一次訪問。至於他的這個目的是否已實現了，還不能確定，但是無論如何，他現在總是在馬其頓與保羅在一起，他的性格是羞怯和畏縮的；但是他並不缺少能力、活力、或道德勇氣。他的誠懇和同情，贏得了保羅的摯愛，因此他曾在別的地方，稱他爲「眞兒子」，見證出他的事奉，「像一個兒子對父親一樣」。

保羅在這裡很小心的不把他稱之爲使徒，而把他指明爲「我們的弟兄」。藉着這個稱謂，他指明了基督教衆信徒的兄弟之誼，他們在整個歷史上，組成了一個最值得人們注意的金蘭之盟。在這裡的定意，並不是用來强調提摩太與保羅之間的關係，而是旨在說明提摩太與這封書信之讀者間的關係。它不是示意提摩太幫助保羅寫這封信，或者甚至於他以保羅書記的身份，替他寫這封信。它無寧是示意使徒所寫的一切，都得到了這位被本書信的讀者致以兄弟般的愛心和高度的敬意之同道基督徒的認可。

他把讀者們形容爲，組合『在哥林多神的教會』之成員。在這裡發現有神的教會，的確是一個奇怪

的地方。這座城市以它的不德，放縱情慾，和其異教之不潔而著名；但是福音的權能，藉着被贖之靈魂所建立的興旺社團，在那裡表明了出來。誠然，這個教會有着極大的危險，並且也發生許多錯誤。這些都像很重的擔子，深深的壓在保羅的心上。他一再的發現，對於這些不成熟的信徒們，有加以警告和責備的必要；現在他帶着深刻的摯愛，向他們寫這封書信，不僅把它看作是致達給被帶領歸主的悔改者，而更是認爲是致達於一個兄弟之誼的團契，這一個團體是靠着神才得以成立，而它也就是祂慈愛和眷顧的對象。

保羅和這些基督徒『並亞該亞偏處的衆聖徒』聯合在一起，同心合意的問他們的安，此處所提到的這個羅馬省份，實際上就是現代的希臘。在這個地區內，有許多分散在各地，如像堅革哩和雅典的悔改者。保羅的意思，並不是要寫一封致達給許多相隣近教會的傳閱性的文件，而無寧是說在他的思想中想念到一切與哥林多教會有交通的衆信徒。他把他們稱之爲『聖徒』。這一個稱謂差不多已成了所有基督徒一般的稱呼。當他們的主過着世上生活的那段期間，他們即爲人所習知的「衆門徒」，隨後他們又自稱爲「弟兄們」，但是保羅對他們用了一個更爲普遍的稱呼，「聖徒們」。這一個字並不是指在道德上的完全，而是指那些由於神聖召的結果，而與世界分離歸與上帝成爲聖潔之人的崇高特權、目的和命運；神盼望這些成爲祂子民的人，要保守自己脫離罪惡，並且得以事奉祂的兒子。

保羅向這些讀者們致達了他使徒式的問安，『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在一封希臘式的書信中，一開始時總是使用一些個人的問安；但是保羅把一個普通的禮貌改變成了屬

靈的訴求。他表明了他的心願，實在也就是他的禱告，那就是要他的讀者能夠得着恩惠與平安。這是一個東方式問安的一般形式。多少世紀以來，恩惠和平安連在一起，仍然是大祭司們所慣用的祝福式，「願耶和華的恩典臨到你們……並賜給你們平安。」然而，保羅却對這兩個所習知的名詞，賦予了一個新的和擴大了的意義，恩典指明了神白白和不憑功勞的恩惠，並且在它本身之內，就是平安的起始和淵源，而平安就是包括了神所能賜你的一切屬靈的福份。保羅祈求信徒們藉着神與信徒的關係，即他們的父和藉着耶穌基督，即他們所承認爲主的那一位，能夠使他們得這種恩典和平安的供應。這種『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是同等的暗示，甚至使許多現代的讀者驚異，但是它却是初期教會中信仰的一個見證，這種信仰乃是以後各世紀中，信徒們所共同持定的，就是神藉着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祂兒子屬神的位格，賜下了一切祂本乎恩典的恩賜。

二 感謝（一3—11）

在保羅的那個時代，一些世俗的信件把感謝的表示加在問安的後面是極爲常見的。對使徒而論，這樣款式是如此的固定不變，以致他在寫給加拉太人的書信中省略了這個起頭的感謝，而在書信的開始代之以嚴厲的責備，强調出那使人爲之驚異的要點。通常保羅以神已經賜給他讀者們屬靈的恩典而獻上感謝。在致哥林多人的後書中，一如在致提摩太的前書一樣，他所作的感謝，乃是由於他自己所受的恩惠。然而，他書信所致達的人，確然無疑的乃是他所念及的。神所賜給保羅的一切恩惠，其終極

的目的被認爲是信徒們的安慰和鼓勵，而且這些恩賜在使徒看來，乃是對他們禱告的回答。

他說明了兩個感謝的理由。第一、他因屬神的安慰而獻上感謝，（3—7），第二、他爲了屬神的釋放而獻上感謝（8—11）。無論就那一種情形而論，使徒都會想念到那些足以置人於死地的危險，但在這些危險中，他得着了安慰與勇氣，並且藉着神的權能，使他能在這些危險中得着釋放。

他把一切的讚美、感謝、榮耀，都歸之於神，『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神。』在這裡提到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有些事誠然是會引起我們的驚異。然而就其中所含有的奧秘而論，不僅是說神的基督是適宜的，並且說基督的神，也是適宜的。在這裡提到我們的主耶穌是一個通道或代行者，藉着祂，使所有的福份都輸送給人。在這裡所特別思念到的福份，乃是那些關乎憐憫和安慰的福份。因此他把神形容爲『發慈悲的父』，或憐憫人的父，和『賜各樣安慰的神』。

在這一開始的五節經文中，提到安慰的時候有十次之多。它們所具有之韻律和音調抑揚之形式，組成了一首眞實的安慰之詩歌。它們的信息乃是論到要在每個痛苦的心靈中激起盼望。它們的召喚乃是藉着仁慈的同情、鼓勵和欣然樂意本乎恩典的職事，邀請別人來從事事奉工作。

在這裡所特別思念到的安慰，乃是臨到每個跟從基督的受苦之人身上的。它尤其是一位使徒的安慰，因爲他曾與他的主同受痛苦，然而在這個喜樂之歌中的音符，能夠激起每個感到痛苦之重擔，或切望要使那些在需要中之人獲得解救的人，在靈魂心絃中的共鳴。

眞正的安慰，可以追溯出它屬神的淵源。保羅根據他自己所領受到的安慰，而願意把感謝、讚美與福份，歸於那位『賜諸般安慰的神』。在這裡是新約中第一次把神認爲是一位神聖的安慰者（保惠師）。當基督與祂的使徒告別所講的話中，祂對祂自己曾有這樣的敍述，祂說那與祂同住的聖靈將要與跟從祂的人同在，即「另一位保惠師」。基督對於祂的門徒曾是一位眞正的安慰者（保惠師），並且從那個時候以後，祂的聖靈就一直的繼續着祂蒙福的工作。「保惠師」，或「安慰者」這個字，是極爲美妙的。它敍述出一個被喚到另外一個人的身旁對他施行幫助的人。這種幫助在本質上可能是快樂、勇敢、或者是新的力量。保羅在一段極爲迫切需要的時期內，曾找到了這樣的幫助，他把它歸之於「滿有慈悲的父」，歸給『賜各樣安慰的神』。

保羅並沒有隱逃，得着安慰的方法，在其他基督徒的事例上，有些時候，安慰是藉着讀經來的，有時是藉着對朋友出乎同情的事奉，有時是藉着磨難的除去，有時則是藉着聖靈隱而未見之運行。然而，無論是藉着那一種方法，保羅說可把這種釋放的淵源，追溯到神的愛心中。

使徒更進一步的宣稱，神在賜下祂安慰的時候，有一個確切的目的。那就是『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如果要斷言一個從來沒有受過苦的人，沒有能力爲別人帶來安慰、幫助或快樂，它可能是一個言過其實的誇大之詞。在基督受到極大苦痛的時候，有一位天使給祂帶來了力量，但是天使却從來沒有受過苦，然而，一個曾受過痛苦和憂傷之人，對於在苦難中的人，比較更容易發生同情心；並且那些在苦難的時候，曾找到神安慰之

人，却最有資格帶領那些在痛苦中的人去到同一個力量的泉源，並且與他們同享安慰，藉此以給他們自己的靈魂帶來平安與勇氣。

保羅接着說，他的安慰，甚至於是他的苦難，乃是由於他對神的關係，『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論到『基督的苦楚』，保羅並沒有宣示與這神聖救主之獨特、贖罪、和救贖之功有份。然而他的意思並不僅是說他的痛苦乃爲是基督的原故而受的，而是說，他所忍受的反對、迫害和虐待，是像基督所忍受的一樣，並且他以自己是基督的僕人，而屈身在這些痛苦之下，在受苦的時候，認爲自己已憑着信心與基督合而爲一了。這樣說來，若是他因爲爲了這種生命關係的合一，而與他的主在一起同受痛苦，則他也可以確實的知道，藉着與基督這種相同的合一，他將要得着很多屬神安慰的供應。這種同樣不致失敗的信心，能夠爲所有跟從基督的人所共享。凡甘願與基督同受苦楚的人，而那些願意背起十字架來跟從祂的人，確然無疑的會得着祂的安慰和力量。

當保羅因爲他本身所親嚐的屬神之安慰，而像這樣的表示出他的感謝時，他的思想實際已集中在這封書信所救達的對象——哥林多基督徒的身上。他們是一切應該賜給他的恩賜之終極承受者。所以他接着說：『我們受患難呢，是爲叫你們得安慰、得拯救；我們得安慰呢，也是爲你們得安慰，這安慰是叫你們能忍受我們所受的那樣苦楚。』這樣說來，他所受的痛苦和他所得的安慰，都是與他的受信者有益。他在受苦的學校中所學會的技巧，乃是使他得着能力去安慰那些忍受相同試驗的人，使他們

的信心能以剛强，使他們的忍耐更爲堅定不移，使他們的救恩得着確據。

受苦的目的，並沒有完全的顯明，它仍然保留着它的奧秘。然而，它的豪福結果之一，就是當一個人看到別人遭受到他所經驗的痛苦，而他自己曾在這種痛苦的經驗中尋求到神的臨在和安慰時，使他有能力對這種在痛苦中的人予以安撫、同情，以使他們得着愉快和力量。所以保羅能夠以一個眞正祝賀他在哥林多的朋友之陳述，來結束他因他所領受的安慰而獻上的感謝。他懇切的斷定了他絕對的信念，即他們將要分享基督的安慰，也要同受基督的痛苦。

他自己所受到的痛苦，曾是如何的眞實和如何的足以置他於死地。保羅現在加以陳述，正如他在感謝中用以表示他因屬神的救助，而獻上他的感謝，所使用的四節經文一樣。

至於他能從何種危險中得以釋放的確切性質，是不可能發現的。有些人曾推測，認爲它是在海上船破遇險，但是這種危險若是發生在『亞西亞』，則這種推測很難成立。這個句子可能是指那個偉大的亞西亞省會——以弗所，三年以來，他曾在這個城市中表現出了他的奮鬪和成功。許多人相信，在這裡的指謂是說當保羅得悉在哥林多教會中所發生的背逆和分裂，和當別人告訴他正設法摧毀他工作的仇敵，對他所發生的攻擊，拒絕承認他權柄和對他的誠摯發生疑問時，他所受到的一種令人難以忍受的痛苦。毫無疑問的，這件事對於這位基督的忠誠僕人來講，是最使他心碎的打擊之一。誠然，當他聽到了從哥林多教會傳來的好消息，使他從這種傷痛中得着了釋放，因此而促使他寫下了這封書信，以使他能在作爲緒言的感謝中提到這一次的釋放，這種說法也是眞的。然而若是由於壞的消息，而促

使他對於他心智上的沮喪，作如是的陳述，姑無論這種沮喪嚴重到何種程度，在這裡所使用的語言，的確有點誇大其詞。

另外有一些人假設保羅曾患過嚴重疾病，因此而給他投下了確死無疑的陰影和絕望。然而，像這一類的經驗，很難把它劃歸在『基督的苦楚』的類別中。一個人因為基督的原故和靠着基督的恩典，當然能夠使人以英雄式的勇敢來承當病痛；但是基督的苦楚，無寧是由於人的惡毒與憎恨而作出的反對與迫害。它們在本質上，不是屬乎身體上的疾病。

很可能保羅所指的是某些未經記載的，似乎絕對沒有希望逃脫的暴亂事件。不過這一次並不是在使徒行傳所記載結束保羅在以弗所停留期之故事中，底米丟所促成的喧嚷與暴動。關於此一事件，曾有特別的敍述提到使徒的安全。然而，這幕情景，指明了以後所可能發生的事件。保羅在他致哥林多人的前書中，宣稱當他在以弗所居留的時候，曾與「野獸戰鬪」。他使用這樣的一個陳述，可能是指那些殘忍和獸性的人，對他所發動的反對和迫害。這樣的人是可能把極大的痛苦加在使徒身上的。

姑無論這種特別的危險究竟是什麼，但有一點是無疑問的，即縱使在保羅身上所遭受到悲劇的、暴亂的和使他受到威脅的許多經驗中，它也是最不常見和最獨特的一種。在這種遭受之下，他是「被壓太重，力不能勝。」他在當時已沒有任何可以逃脫的方法了，是「完全的失喪了」。他實在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的確，當他問他自己一個問題，問究竟其結果是生或是死的時候，可能唯一的答案就是死亡。

保羅爲了在這種極大的危險中，能夠得着釋放而獻上感謝，但是他在這裡却停了下來，表明神的旨意就是要使他來到像這樣一個毫無救助的地方來。如此可以剝奪保羅所有一切的自信，而激勵他對神有一個新的信靠。正如使徒所宣稱的：『自己心裡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復活的神。』這樣一來，使他對神有一個自新的信心，認識祂不僅能以保守人脫離死亡，並且也能叫人從死裡復活，因此，保羅在他所經歷最苦痛的經驗上，找到了從失望中所生出來的信心。

像這樣的信心，會轉過來使人產生不可消滅的盼望，所以他能夠仰望神，而認祂是能『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祂將來還要救我們』的眞神。

所以在這個時候，保羅爲了這樣一個明顯的釋放而向神獻上感謝，可是在他的感謝詞中，仍然沒有片刻忘懷書信所致達的朋友。事實上，他用一個極爲美妙的陳述，來結束了他的感謝。在這個陳述中他說明了在救他脫離死亡的這件事上，他們會盡了一份力量，並且是眞實的一份力量。他們爲他而以祈禱來『幫助』他。在他們的代求和神出乎恩典的回答中，有一個屬神的旨意存在。那就是當釋放來臨的時候，獻上感謝的不應單獨是保羅一人。那些爲保羅作過祈禱的許多人，都會把他們的臉轉向上面，爲他獻上感謝。

因此，在這封書信一開始的感謝中，保羅就對在哥林多的基督徒，表示出了他的信任，和他們對他深刻的關懷。他描繪出了信徒們眞正的交通；凡找到屬神安慰之人，爲他們能因此而成爲適於安慰人的使者而感到高興；凡蒙應許得着了屬神釋放的人，會與那些以禱告來作他釋放工具之人，同心合一

的獻上感謝。因此，衆人都在向『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神』獻上新的感謝中合而爲一了。

三　解釋（一12—二11）

1　改變了的計劃（一12—22）

作基督教牧者的人，在有些情形之下，必須要對他的品格加以維護，並且要對他的行爲加以解釋。在一般的情形下，最好是沉默的忍受着，以等候神來爲他作辯，卽令這種辯護不是在今世，也將表現於永恒中。可是保羅感覺到這種對他不眞摯的指控，可能已在哥林多的教會中廣泛傳播，以致必須寫一封信，以除去某些疑懼和猜忌，並且他想這種疑懼和猜忌，已經出現在他讀者們的意念中了。

他已經被人指控爲反覆無常和心懷貳意。這種指控是根據三個被認爲有證據的事實。第一、他正經由一條與原來答應要採取的不同的途徑而接近哥林多。第二、在他向哥林多人保證了他很快就要來看他們之後，他的來臨却經過了長期的耽延。第三、他現在竟勸告他們要以寬大的態度，來對待那些他一度堅持要施以懲罰的人。

這些都不是很嚴重的指控，但是它們却對使徒的誠實和懇摯，投下了憑己意的謗誘。像保羅這樣的一個人，竟要促使他來維護他的品格，在此一事實不就含有屈辱的因素。然而，人類的本性却是這樣的，卽令是今日，在基督徒的社群中，最眞摯和最不自私的人，也會被人看作有虛假的動機，並且對

他發生了猜疑，以致他不得不起來講話而爲自己辯護。

保羅在開始時以一個積極的和强勢的肯定語，來說明他絕對而完全的眞摯。他宣稱這是他引以爲自豪的眞正根據。他的良心可爲這一個事實作見證，卽他行爲的特點是「從世上一切不潔淨的事物中，分別出來成爲聖潔，並且還具有一種卽令是在最明亮的太陽光之下加以查驗，也不會找出缺點來的正直」。他從來沒有依賴於屬世的聰明，而是時常的仰望着神的恩典。他在自的上的潔淨，和行爲上的明淨無塵，在每一處都表明了出來，然而却沒有一個地方能像他在對付哥林多教會時，表現得更清楚(12)。

這一個肯定的陳述，是與書信開始時的感謝密切的聯結在一起，在那裡他實際上是說，由於他的行爲應該得着他讀者們的信任和愛戴，所以他可以合宜的要求他們爲他的安全禱告。由於它陳述出了他接着要處理的主題，並且把下面保羅對這三個指控的回答加以總和，所以它與下面的一段經文，有着極爲密切的關係。

第一、他在提到他的書信時，更確定了他對誠摯的宣稱。這些似乎是包括了那些作爲指控他言行不符之根據的陳述在內。保羅堅持他所寫的語句的意義總是明白平易的。他從來沒有設法欺騙別人。也從來沒有盼望任何人在他的字裡行間去揣摩他的意思。他所說的就是他立意要表達的，而他所立意要表達的也就是他所說的。哥林多人已經讀過了他所寫的書信，並且把它認爲是眞實的。保羅盼望他們也要照着同樣的方法去行。的確，他們一直都是信靠保羅的，最低限度，在他們中間大多數人是如

此，並且也承認他們之所以崇敬保羅認他爲他們在靈性上的父親，是具有實在的理由的。照樣，他也盼望當基督再臨的時候，他能以他們而自豪。

當保羅提到衆人的思想將要顯明的那個日子的時候，更肯定了他是誠摯的宣稱。論到他的動機和行爲，在那個顯明的日子來到時，他不會感到任何的懼怕。這一段經文，大大的增加了他對自己維護的緒言之力量（13、14）。

當保羅論到他計劃改變的時候，他承認他曾定意要採取一條不同的路線到哥林多來訪問。他曾盼望渡海取近道來訪問他們，然後再向北到馬其頓去；他曾經計劃再一次的從馬其頓回到哥林多去，隨後再藉着他在哥林多朋友的幫助，使他能動身前往猶太。由於相互的信任，所以他本諸「深信」定下了這個計劃，並且在適才所說的話中，表示出了相互的尊敬。他並沒有想到他的這一個計劃，會被人拿來作爲猜疑他動機的根據，或據此以對他的品格橫加詆譭。使徒寫着說：「當我盼望取一個較長的行程，到你們那裡來的時候，難道就是顯出了我的輕率和浮躁了嗎？」他在這裡所提到的是指一個人作了應許，而無意去履行的輕諾寡信之輕浮品格講的。「或者是說我們的目的時常會像那些由出乎情慾的動機，不穩重和不誠摯所激起屬世之人的目的一樣呢？我們所說的這些話，會同時解釋爲『是，是』和『非，非』嗎？」保羅在論到這些猜忌的眞實性和不誠摯的虛假指控時，他鄭重的予以否定：『我指着信實的神說，我們向你們所傳的道，並沒有是而又非的。』無論在他所擬定的計劃中「或是在福音的內涵中，都絕沒有反覆不定，自相矛盾和不可靠的情形。他的傳講的福音信息，是以神的兒

子，耶穌基督爲中心。的確，保羅和他的同伴所傳講的這位基督，並不是不確定，或自相矛盾的。祂絕不游移於是與非之間，在祂裡面永遠只能找到一個屬神的『是』；因爲在舊約中，神所作的一切應許，都可在基督裡找到對它們的證實，成就，和保障。『在祂只有一是。』照樣所有信靠祂的人，也都靠着祂說「阿們。」他們驗證了神的眞理和信實。他們榮耀神。他們宣稱在他們個人的經驗中，已經找到了神本乎恩典所作的應許中所包括的一切。對於「神是否要成就祂應許？」的這個問題，基督就是其答案，祂是道成肉身的「是」，是永遠的「是」。所以藉祂的來臨，從那些經驗着這種成就之信徒的口中，說出了喜樂的「阿們」，「本是如此」。他們所具有的這種經驗，是經由保羅傳給他們的。那麼，他能爲這些歸在他身上的軟弱和不穩定而被認爲是犯了過錯的嗎？

因此引起了保羅從他所傳講福音之本質，說到他行爲的品質之辯述。他所傳講的這種福音，不可能出自一個在他自己的決定和應許上，都是反覆無常和不可靠之人的。

此一論證並不是在每一個事例上都是確定的。一個人所傳講的道理，並不永遠都是他生活的寫照。然而，像在保羅的這個事例上，當一個人整個的靈魂，都被宣揚神的信實所吸收，而他自己却是背信和虛假的，這一點的確令人難以置信；更進一步的講，當他的信息是集中於對神應許的成全中，則他不可能對於自己所作的應許却是不忠實的（15—20）。

然而，保羅却更進一步的論證說，他那被人懷疑和猜忌的品格，却是一個屬神的創造。它不可能是不忠實和不誠摯的，因爲它是永遠信實之神的恩典中所產生出來的。他爲他自己所作的宣稱，就如他

對他個人的誠摯所作的。這種很明顯的維護，與他以同樣的方法歸之於他的讀者和跟從基督的人的一切所作的論述一樣，使這個問題從這些上面能作一個了結。

無論我們具有何等堅定不移的品格，都得歸之於神。祂堅立了我們與基督穩定的關係。祂使我們得以分享祂受膏者的生命。祂誠然是『膏我們的』。在早先的年日中，先知、祭司和君王，都要受到油的膏或塗抹，以此作爲受上帝聖靈影響的印記，藉着這個印記，使他們能以具有擔任他們職份的資格。所以，就實質而言，神膏了我們，乃是要我們去事奉祂。出乎祂聖靈本乎恩典的影響，在我們的工作上預備我們，使我們能爲了要事奉基督而獻身。

藉着這同一個聖靈，祂『又用印印了我們。』現在，印記是所有權的記號，是一個安全的保證，是一個表示相同樣子的戳蓋。所以，神之靈同住的臨在，是我們屬於神的一個記號。它更進一步的意義，乃是我們救恩的確據。即令是現在，仍然有些具有神的某些樣式的印記正印蓋在我們身上。

更進一步的說，聖靈住在我們心中，乃是那仍然等待着我們之榮耀的一個信物。一個信物不僅是一個保證，並且也是一個部份的償付。它是所應許的事物中，分期償付的第一次的支與。所以，聖靈對於我們，是一個永生的信物，我們將要享受這永生中一切的豐盛。作爲一個信物而論，它與所應許的財產是同一性質的，我們知道等候着我們的福份之榮耀和實底必定是屬靈的；我們將要得着改變，具有我們主的樣式。

2　耽延了的訪問（一23—二4）

保羅已經改變了他的計劃。這個計劃包括原來已定的到哥林多來訪問之日期的延展。他並沒有取道近路渡海西行，而是途經特羅亞和腓立比而來的。在前面的一段經文中，他宣稱他對計劃的這種改變，並不是由於反覆無常或輕浮。他現在解釋他改變其原來的意願，和因之而使其行程耽延了的原因。它並不是由於反覆無常，懦怯畏縮或個人的便利，乃是完全出於對哥林多教會的關切而作的考慮。

他所使用字句的莊嚴，表明了他對別人指控他的不眞摯是多麼深刻的感懷。他求神來見證在他陳述中的眞理。他說明他的靈魂將要爲他所提的任何虛假事件負責。他接着宣稱他所以要耽延他到哥林多來的訪問，乃是寬容這個教會中的某些會友，使他們能在他來臨的時候預備好。他的來臨可能會使他們痛苦。因爲他定必要執行嚴厲的懲治。他深願他能對他們假以時日，使他們能有一個悔改的機會。

然而，保羅立刻就思想到他的陳述可能會被人誤解。保羅的這種願望，暗示着刑罰的權柄，並且他對這種權柄的主張，可能會暗示着他要求完全的主權和控制。所以爲了避免使人在這一方面跌倒起見，他否認有任何獨裁和轄制的意圖。

『我們並不是轄管你們的信心。』不要認爲我們有意這樣作。信心必定是自由的。一個人不能使尚未認識清楚的人相信。充其量一個人所能作的，不過是使他說他相信而已。在關乎信心的事件上，教會工作人員所能作的一切，乃是訓誨，鼓勵和指導。他們能與信徒們作同工，作他們的助手能帶領他們高興而愉快。這就是保羅所盼望的。他沒有管轄別人信心的念頭，因爲就信這一方面而論，哥林

多人乃是穩固不移的。

因爲他想增加他們的快樂，而不是要促使他們憂傷，所以當他的來臨可能使他和他們苦痛時，他阻止自己不要在這個時候去訪問他們。他寫着說：『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們那裡去，必須大家沒有憂愁。』在這些字句中，似乎是指明了當他在一次愉快的，結果建立了哥林多教會的訪問之後，他曾有過一次帶着憂愁的訪問。這一次使他爲之苦惱的經驗，他不願意再重複了。他不願意使哥林多人感到憂愁，因爲他們是他在基督裡親愛的朋友，也就是他所盼望能帶着喜樂來歡迎他，並分給他愉快和喜樂的人。使這樣的人痛苦和憂傷，乃是使他不能想像的事。他想他最好留在遙遠的地方，直到他能帶着喜樂到他們中間來的時候爲止。他在他前面的一封書信中所提到的，就是這件事情，那時他寧願寫信給他們，而沒有親自到他們那裡去，他打消了到他們那裡去的念頭，其目的就是要寬容他們，唯恐可能在那些應該使他快樂的人身上得來的竟是悲傷。因爲他對於在他與他們中間完全的同情具有信心，並且他知道他們的歡喜和快樂，能夠使他快樂。

保羅提到的這封信，不可能就是他的哥林多前書。論到這封書信，僅有幾個片段的地方，顯出了他在這裡所敍述的深刻感情和心智上的憂傷。照這樣說來，自從他第一次在哥林多居住以後，保羅不僅是再到這個城市作了一個很短暫而且很痛苦的訪問，並且也寫了一封極其嚴厲的書信，而對哥林多教會予以重重的指責。這封書信眞正的使他的靈魂感到憂傷。然而這種憂傷，唯有對他的讀者抱最溫柔的同情和最熱熾的愛心之人方能感覺到。

在像這一類的經文中，使徒的眞實內心顯明出來了。這是每一個作基督牧者的人所應有的理想。能夠影響人生命，改變人良心的，不是對責任循例的奉行，也不僅是對眞理作智力上的提示。唯有一個感到憂傷和喜樂的人，一個會流淚和被感情苦惱的人，一個信靠別人、同情別人而一同感受痛苦的人，才能盼望對基督和基督教會的事奉，留下長遠的影響。

3 懺悔的冒犯者（二5—11）

扮演如像法利賽人的角色，對別人加以批評和譴責，抱着殘忍和不寬恕別人的態度，是很容易的。甚至基督徒也容易以「我不像別的人」而感謝神。當然，一個人不能夠縱容邪惡和鼓勵犯罪。然而，當一個罪人悔改而轉離他犯罪的道路時，那麼，對基督律法的順服，就要求像這樣的人恢復一個溫柔的靈，並且與他同道的基督徒，也要思想到他們自己的軟弱，當試探臨到的時候，他們也有跌倒的危險。

保羅發現哥林多人並不願意去順服此一愛之律法。事實上，當他在論述對一個冒犯者的懲罰，並接着要求他們在他懺悔時寬恕他的時候，他們已準備以反覆無常，躊躇動搖，和口是心非等罪名來譴責使徒了。

因此，當他解釋了他耽延到哥林多來訪問，和他改變他行程計劃的眞誠時，保羅把他的話題轉了過來，對懺悔的冒犯者之事例加以討論。他堅決的主張像這樣的人，應該得着寬恕，以免逼使他灰心失望。

至於誰是這樣的冒犯者，現在可說沒有一個人能夠決定。許多人認爲他就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五章中，堅決主張要嚴厲懲戒的那個罪大惡極的罪人。有些其他人則認爲在這裡所使用的語言，不可能是指像這樣可悲的罪惡，並且他們假設這樣的記載，是指保羅第二次到哥林多去訪問的時候，親身所忍受的攻擊和侮辱，可是關於這件事情我們並沒有詳細的記錄可循。

因此，要確切的明白所施行的是何種刑罰是不可能的。它可能是保羅在他致達哥林多人的前書中，所宣佈的人恐怖的罪刑，也可能是對一個向使徒施以攻擊並否認他權柄的人，所運用的比較溫和的懲戒。

保羅宣稱他所感受到的愁苦，並不像教會，或者至少像教會的一部份所受到的那麼多。在教會中大多數會友所施行的刑罰已經是夠多的了。這樣的人應該得着赦免和安慰，以免他被後悔所壓倒。因此哥林多人應該向他表現出他們的愛心。這一個勸告並不與保羅的前一封書信相抵觸。他寫給他們催促他們施行懲戒，其目的是要驗證出教會的順服。他們所實行的懲罰顯明了他們的忠心。他們的赦免正如同是在行爲上表現出基督的見證，的確會得着他的稱讚。犯罪者必須要得着復興，以免使他對於他同道的基督徒感到灰心，而讓撒但把他從他們中間俘獲過去。對於敵對者的邪惡意圖他們並不是不知道的。

因此，雖然對此一特別冒犯的事件和對它所施的刑罰，不可能作毫無問題的決定，然而在這個問題中所含蓄的實踐性原則，却是清楚和重要的。在這些常住不變的原則中，我們可以把下面的幾條列舉

出來，(1)沒有任何教會可以對犯了過失的會友，不加以懲戒。(2)這種懲戒絕不能由教會中任何一個人作決定而予以實施，而是要本諸教會中大多數人的意志。(3)這種懲治的最高目的，應該是對冒犯者施以改造和感化。(4)當冒犯者表示懺悔的時候，他應該得着赦免，並且要用愛心來對待他。(5)嚴厲與缺少同情心，可能會驅使一個冒犯者挺而走險，並且再一次的把他放在撒但的權勢下。

四 保羅職份的本質（二12—六10）

1 得勝（二12—17）

保羅剛才已解釋了他動作的途徑。他爲了對付人們指控他的反覆無常，起而爲自己辯護。他改變了他的計劃，打發提多送一封信給哥林多人而替代了他的訪問。從教會對有過失的會友們所施的懲治之作爲上，很明顯的使我們看出他這樣延遲的訪問所表現出來的智慧。他現在回憶起他曾是多麼焦急的等待着他們對他的作爲和態度的消息。提多曾計劃帶着哥林多的消息在特羅亞與他相會。當保羅抵達特羅亞發現提多沒有到達時，他放棄了一個傳福音的大好機會而兼程的趕到馬其頓，他是多麼的渴望得着從哥林多教會所帶來的消息啊。他寫着說：『我從前爲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羅亞』在他宣教的旅程中，『主也給我開了門。』對基督的事奉而言，這是一個不平凡的機會。『那時因爲沒有遇見弟兄提多，我心裡不安。』他『便』宣稱道，『辭別了那裡的人，往馬其頓去了。』

當他在馬其頓境內，可能是在腓立比的時候，他終於遇見了提多，帶來了他所盼望的消息。這個報告是那麼的良好，使保羅的心中感到如釋重擔，以致他毫不遲疑的對它加以記錄和描寫。他脫口而出，唱出了讚美的詩歌。他爲着屬神的釋放，和他工作中時常得到的成功而把榮耀歸給神，並且他開始了一長段枝節的經文來敍述他的品格和他的職事。實際上，他一直要到本書信的第七章，第五節，方才提到提多和他所帶來的信息。

接着所討論的，是保羅職事的第一個特徵，那就是不斷的得勝；最低限度，當他突然之間從憂疑的焦慮上脫身出來，得悉哥林多人是如何地全然順服他，以及他們是如何眞實的信靠他的時候，會使他有着如此的感覺。

這一整段經文，都是用借喻語講的，當凱旋的時候，得勝的將軍以氣掃千軍之勢經過帝國羅馬之道路。在壯盛與榮耀中，頭帶着桂冠，昂立在他的戰車上，前導的參議員、執政官、音樂家、戰利品和帶着鎖鍊的俘虜，驕傲的征服者率領着他大喜的衆軍升到卡比多林山上。煙雲繚繞，馨香之氣充溢於空中。像雲一般的散佈在空中。當在喝彩的歡聲中的群衆，高聲喊叫讚美得勝者的時候，不幸的俘虜們却被扔在一旁等死。

保羅使用這樣的一些詞句來形容他的經驗。顯著的語調乃是屬乎得勝。總之，神就是那位得勝者。祂正在促成得勝的進展。保羅就好像一位參加這種盛大的凱旋集會中的人一樣。這種意念既不是使保羅成爲一位得勝者，也不是把他當着一名被展示出來的俘虜。而是神在祂救贖工作的屬神之勝利中與

他聯合在一起。

保羅爲從哥林多人的憂慮中得着了釋放之喜樂的經驗，僅是在其得勝中一直都顯出榮耀之職份的一個例子。他整個的經驗被稱爲『在基督裡』。這就是在保羅的內在生活中，一直就使他受着感動的一方面。

藉着保羅，神的知識被傳到外邦。這種知識好像一種甜美的香氣，它像在征服者大軍所經過的行列中，裊裊而起的香煙香氣。然而保羅却不僅是一個使香氣傳播出去的媒介，他自己就是『基督馨香之氣』。因爲基督住在使徒裡面，正如使徒住在基督裡面一樣，並且藉着保羅，使神救人的知識向人們普遍的發散出來。

然而，在這種香氣環繞的中間有兩種人；有些是在救恩路上的人，有些則是在沉淪路上的人；正如在凱旋的遊行行列中，有征服者和他的軍隊，和被征服的俘虜一樣，他們衆人都呼吸着同樣的馨香之氣。對得勝者而言，這種香氣是現今喜樂和將來安全的表徵；對俘虜而言，它是失敗，定罪的記號，和一個將要臨到的死亡之預告。這就是福音的不同功效，它的作用不是死就是生。被棄絕了的福份，僅是加深了咒詛，使定罪變得更確然無疑。福音在定意中的功效乃是生命。由於罪和盲目所產生附屬的效果，可能就是死亡。

這種情勢的莊嚴性，迫使使徒喊着說：『這事誰能當得起呢？』誰具有愛心、智慧、謙卑、和熱心，來接受這種產生永生和死亡之結果的呼召呢？誰能像這樣去宣講福音，以使它產生出救贖的功效

呢？

有人可能會推想，保羅會帶着失望回答：「沒有一個人能當得起。」然而事實却完全與這點相反，他以一個驚人的保證，宣稱他自己足以擔當得起這個事工。然而他之所以能擔當得起，並不是出乎他自己的。論到他自己，他所履行的一個條件，就是他坦率的誠摯。他把他自己拿來與其他的教師作一個比照。他們的確是擔當不了這樣的一件事工。他們因『混亂神的道』而犯了罪，就是把神的道予以「商業化」。他們把福音當作謀求自己私利的工具。他們在眞理中摻雜虛假；就像不誠實的商人把水滲在酒裡面一樣；他們在他們所出售的貨物中造假。與這一點成爲顯明對比的乃是使徒，他宣稱他自己絕對的『誠實』。他的動機是潔淨的，他的方法是尊貴的。神是他信息的淵源。他在『神面前』講道，以這來作爲他職事的見證。同時他講道也是『憑着基督講』的，在祂的裡面發現他動作的全部。像這樣的一個牧者，是足可擔當宣講恩典福音的莊嚴使命的。像這樣的一個職事將會永遠得勝。

2 信託（三1—3）

對於一個作基督徒牧者的最好信任狀，可以在他所牧養的百姓的生活和品格中去發現。它們驗證了他工作的性質。最低限度，當保羅向在哥林多他所帶領悔改的基督徒寫信的時候，他提供出了一個保證。

他適才已維護過他自己的眞摯，並且宣稱他有能力傳講一個能使人生和能使人死的福音。這一點說

起來似乎有點自我讚美，而且他的仇敵所慣常用來指控他的，明顯的也就是自恃和驕傲。這一個指控顯然地是以他在以前的一封書信中，被迫不得不帶着使徒權柄之語氣來講話爲根據，至少一部份是以此爲根據的。說是不論他們怎麼說，他向他的讀者保證他不是『又舉薦自己』。這種舉薦是沒有必要的。他也不像有些人那樣，需要從哥林多人那裡或向他們提出一封推薦信。在這裡他對於他的仇敵施以一個嚴厲的打擊，這些人似乎就是從耶路撒冷帶着薦信來到哥林多的某些作假師傅的，保羅用不着像那樣的證明文件。他說明了爲什麼。因爲哥林多人就是他的『薦信』。他以歡愉的心情回憶他如何的帶領他們歸向基督；所有的人當他們熟識了這些哥林多的悔改者之後，都能知道並且了解他使徒工作的特質。衆人都將會認出，這些基督徒就是基督使用保羅作爲他的工具而寫下和刊行的書信。

這一封書信不是用可以褪去的『墨』寫的，乃是用不改變的「永生神的靈寫的」。它不是像摩西的律法一樣寫在『石版』上，乃是寫在活着的人類有感情的『心版』上。如果使徒說：「不是寫在羊皮上，也不是寫在紙上，乃是寫在人的心上，也許會顯得更自然些。」然而他已經立定了一個念頭，要把律法的榮耀，和本章其餘部份所講述的福音之榮耀作一個比照。所以他在這裡提到石版，而沒有提到其它書信的材料。

他示意出這些構成他信任狀的活着的『基督的信』，不僅是優於他的仇敵所持有的任何形式的薦信，並且，就某些方面而言，甚至於超越了西乃山的石版。後者誠然是『永生神的靈寫的』，但是在他們本身之內，却沒有主動的力量，並且對於人心的感動也是無能爲力的；然而保羅所賴以爲信任狀

的活書信，不僅是能對一個屬人的工人作見證，並且也能對屬神的救贖主作見證。

與這段經文有關連的，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要提到一個事實，即有許多的舉薦書信是無意義的，誤導和不眞摯的。每一個基督徒都有責任要記住一件事情，即他的生活就應該是一封信，要『被衆人所知道，所念誦』的，是那樣的誠摯，那樣的眞實，和那樣的正直，以致使衆人在這封信中能看出永生神之靈親手所作的工作、手跡、和印記，見證出神的榮耀和恩典。

3 榮耀（三4—18）

保羅正在敍述他的職事。他宣稱它已經得着了勝利和全無的信任。現在他要表明它的榮耀。他藉着比較基督的福音和摩西的律法而表明了這種榮耀。摩西的法律是榮耀的，但是福音的榮耀却超乎律法榮耀之上。

這並不是一個機遇或偶然的比較。它與前面的一段經文是聯繫在一起的，並且關係着本書信這一段經文的主題。保羅在這一開始的前七章中，宣示了行動的原則。他這樣作的目的，是要哥林多人在他要來訪問的時候作好準備。他們必須把他的仇敵在他們意念中所激起的猜忌移去。這些假師傅已經從耶路撒冷帶着薦信來到他們中間。他們堅持基督徒必須遵守由摩西所制定的儀式律，並且因爲他否認拘泥於律法遵守的必要性，而公然非難保羅是一位假使徒。

他時常的記得這些作假師傅的。所以他在宣示他職事得勝的本質時，他陳述他不像許多人一樣『混

亂上帝的道」，把不潔質素，低劣的成份，連同着律法的因素滲入到純正的福音中去，如同他的仇敵所作的一樣。同時，當他宣稱哥林多人組成了他對於世人的薦信時，他說明了「別人」需要形式上的證明文件和成文的信任狀。他不需要；他的仇敵需要。

當他陳述到他的基督使徒身份所具有的光輝之中心部份時，他爲了解說起見，使用了摩西律法賜下時所發生的故事，以說明摩西臉上所發的榮光，和他臉上所蒙的帕子，在這個爲人所習知的故事中，有一方面在過去的三百年中，一直都是被基督徒所誤會的。由於在欽定本英文的聖經中把一個字放錯了位置，因此往往有人相信，因爲百姓害怕看見他臉上的榮光，所以他在向他們講話的時候，必須要用帕子把臉蒙上。但事實上却是他在對百姓講完話之後，才把臉蒙上，其目的乃是不要他們看到這種榮光從他臉上褪去。在欽定本文中說：「直到摩西與他們說話的時候，就用帕子蒙上臉。」（出埃及記三十四33修訂本——譯者註：中文國語版本與修訂本相符合。）

在這個故事中乃是這樣的。摩西到山上去從耶和華那裡領受律法的石版。在神的顯現中，他的臉上照耀着反射出來的榮光。當他從山上下來的時候，百姓們看到他臉上的榮光，並且感到害怕。他召喚他們百姓就來到了他的近前。當他向他們講完話的時候，就把帕子蒙到臉上，使他們不致看到這種榮光的消失。當他回轉身來與耶和華講話的時候，又拿下了帕子，使他的臉能再一次的得着新榮光的照耀。當保羅在陳述他福音職事的崇高特性時，這個故事不斷的出現在他的意念中。他責備那些自以爲

對律法忠心而誇口的人，並且他也說明了他的基督使徒身份所具有的無可比擬的崇高性。

他在開始時就說明了他對哥林多教會的信心，以此來作爲一個全備的信任狀，見證出他使徒的權柄並不是虛假的幻想。它是藉着基督而來的，並且仰望上帝爲其源頭（第四節）。

當他宣稱他具有足夠的能力來擔任宣揚福音的莊嚴職份時，他並沒有犯自我讚美的罪（二17）他甚至於不認爲自己有資格來鑒驗他的事奉，而認他自己爲哥林多教會的創立者。哥林多教會的存在，指明了他必定是有能力的和有資格的，但是他的一切足夠性，都是從上帝那裡來的（5）。

從這個屬神的源頭那裡，一個作爲牧養新悔改者和在一個新時代中事奉的人，獲得了必要的能力和恩典。這裡所使用的「執事」這個字，如像在新約中常常使用的一樣，並不是一個職份上的頭銜。它的意思是「僕人」。對於這樣的一個新約，保羅和他的同伴，已經領受得有執行和宣示的特權。此處所敍述的，並不是把它當着一個成文法典，而是把它當着神聖靈的實質部份。它遠超過了摩西所執行的約。那一個約要把死加在不順服它的莊嚴要求者的身上；而福音則把人帶入與賜生命之靈有一個極爲重要的關係中。

保羅對於「字句」和「精意」之間所作的比照，是新約經文中最被濫用的語詞之一。通常它被人認爲是對任何經文或教訓，在字句和經文上的意義所作的比照。然而實際上乃是包括成文法典之摩西律法，與講述神聖靈之改變權能的基督福音之比照。這就是這個句子的眞正意義：『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6）。

摩西的律法的確是榮耀的。雖說它莊嚴的制裁使它成之爲『屬死的執事』，雖說它是『用字刻在石頭上』的，但是若在他制立之初，律法的賜與者曾顯出這種使人驚異的榮光，以致使以色列人不能定睛觀望，則它無論如何也定必是榮耀的。

然而這種榮光，乃是很快就要消失的。它這種暫時的榮美，乃是律法之榮耀的一個很恰當的表徵，若與「神之時代」福音之榮美比較起來，則前者是已經逐漸變得昏暗無光的了。如果摩西的職份是榮耀的，則保羅的職份就比他的更加榮耀。因爲若是把死刑帶來的時代是帶着榮耀來的，那麼把義當着白白的恩典向人提供出來的時代，其榮耀就更有過之了(7—8)。比起前者可以被認爲是缺乏眞正的榮耀的，因爲它的榮耀在後者所具有的壓倒性榮耀之前，褪去了光彩並且消失不見了。因爲如果那些暫時性的在某些方面都是榮耀的，則那些常住永存的，當然就會被列置在遠爲榮耀的地位上(10～11)。

「我們這些作爲基督之牧者的人，乃是由對福音的榮耀永遠不會消失之有信心的盼望所支持着的，」保羅代替作基督教牧者的人說，「所以我們要帶着極大的信心，公開的和放膽無懼的講。若是與其它的人比較起來，我沒有甚麼是需要隱藏的。我們不像摩西一樣。必須經常用一條帕子蒙住臉，以免使以色列的兒女看到這種逐漸消逝的光，這光乃是在耶和華顯現時照射在他的臉上的。那種榮耀的消褪，是摩西時代暫時性之特點的表徵。然而以色列的子女，並未看出消褪的榮光之意義，而在他們屬靈的感性上日趨遲鈍，因爲在此一時代，當人們誦讀從其中可以得着同一個教訓之舊約的時候，一個愚昧不信的帕子，仍然是蒙在他們的心上。他們並沒有感覺到摩西律法的暫時性質，沒有看到它的榮耀是

在基督的面前逐漸的消失了。是的，一直到今日，當摩西律法在他們會堂中閱讀的時候，同樣的盲目的帕子仍然蒙在他們心上。然而，正如當摩西回到神面前去的時候，他移去了他臉上的帕子一樣，當一個人轉身回來歸向基督時，它也必經他的心上挪去這個帕子，使他能看出律法的榮耀，在勝過它的福音之榮耀前，逐漸的消失了。」（12—16）

「現在，人所轉身歸向的這一位主，是基督的靈，並且當基督的靈在那裡時，從摩西律法捆綁中所得到的自由也在那裡。它不是對律法藐視的放縱情慾的自由，而是不受拘束的去作律法所要求他的事。律法對外在的行爲，加以限制。基督的靈却改變了人內在的生命。因此，從律法轉身歸向基督，就是從用它的教誨和刑罰和奴役人的法典中，歸向賜人自由和生命的律法。信徒們所享有的，是出乎愛心的自由事奉，而不是受着懼怕的捆綁；所臨到他的一個新的能力和神賜的生命之自由，而不是由於軟弱而受到罪惡的捆綁。」（17）

「所以當帕子從摩西的臉上移去的時候，當他定睛觀看耶和華的榮耀的時候，我們這些相信基督的衆人，都要像他一樣，要把帕子從我們的心上挪去。在基督臉上，正如像在一面鏡子中，我們看出了主的榮耀。我們在信心和在愛心中，注目仰望着祂。在他臉上的光耀之前，我們的自義和自持唯教禮主義和唯律法主義，我們的軟弱，捆綁，和失敗之老生命中逐漸消失的榮光，漸漸的昏暗和消失了。我們不像摩西一樣，僅是在我們的臉上，反射出主的榮光，並且還要經驗着內在品格的變化。我們改變得具有基督的形像，這並不是立即達到的，而是逐漸地，從一個榮耀之階段昇到另外的一個。這種

改變不是藉着人類決志的力量，或是藉着任何在效法榜樣上的努力，而是靠着出乎恩典的感化力，和藉着基督之靈的臨在和同住。」（18）。

保羅已經藉着這個方法，表明了神在基督裡的恩典，勝過了一切人爲的救恩方法，和所有其它獲取平安；聖潔，和生命之方案。最少，在三個獨特方面，他表明了福音的時代所具備的榮耀超過了律法的時代。第一、這個原則，與其說是對一個外在法典强制的順服，則不如說它是出乎一個同住的聖靈。第二、福音的永久性，與世上一切信仰和宗教的改變和行將消失的系統之比照。即令猶太教連同其一切實際的榮耀，以及其屬神的指定和制立，也仍然是一個預表，象徵，和影子的系統。它是暫時的，所作的是預備工作。當成全的日子來到時，當實在顯明的時候，它的榮耀就要消失。它的榮耀「在基督裡廢去了。」第三，在福音中所顯明的力量，不是出乎人類更新了的努力和決定，因爲這些都是出乎外在模仿的結果，僅是榮光暫時的反射，這種力量乃是出乎那住在人內心中的主自己，它已經預備好了，要把一切投靠祂的人，改變得有祂兒子的形像。

誠然，若是摩西，這個在所有律法賜與者中最大的一位的職份是榮耀的，那麼在基督福音眞正使者的中間，保羅的職份就要顯得更加榮耀了。

4 誠實（四1—6）

像保羅這樣的人，竟會被人指控爲不誠實、口是心非和欺騙，這誠然是一件很難使人相信的事。

然而在事實上的情形正是如此。人類的本性總是有猜疑、嫉妒和譭謗的傾向。即令是像這樣的一位聖徒，竟也不能避免。並且在這一封書信中，有很大一部份是盡力的用來肯定在使徒這一方面的誠摯、眞實和他在目的上的正直。

在這段經文中，他的這種努力表現得極爲明顯。它與前面一段陳述保羅職份和福音之榮耀性的經文，具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正因爲福音具有這樣的榮耀性，所以保羅沒有把它予以虛假化，隱藏和欺騙的試探。正因爲它是如此的榮耀，所以他受到了鼓勵，而要把它公開的、坦摯的和大膽的宣示出來。

保羅說，因此，『我們既然……受了這職份』，這種宣揚福音榮耀的事奉，「並且記得神在按立我們承當這種職份，並使我們足以履行它的要求時，向我們所表現出來的憐憫，我們『就不喪膽』，我們決不會灰心，也不會感到羞怯或慚愧，並且我們決不會因受到了逼迫而藏身在沉默或靜止中以它爲避難所。『乃將那些暗昧可恥的事棄絕了』，這些乃是假師傅們在私下所作的。的確，我們在行爲上從來沒有追求過可恥的魯莽滅裂的事。我們也沒有因把低劣的雜質攙入福音裡面，或以欺騙的方法來處置它，而引起人們的指控。像這一類的指控，可以拿來對付別人；保羅堅持他們不能拿這個指控來對付他。相反的，他已經公開的和誠實的宣講了眞理，並且藉此把他自己推薦給每個人的良心。他所講的道，正如同一個所作的工「在上帝面前」一樣，他願意神來判斷他。

的確他所傳揚的如此明白的福音，在有些人的面前却是隱藏的。它的意義並沒有被他們所了解。正如一個帕子在以色列的兒女面前隱蔽了摩西臉上所照耀之光一樣，照樣，不信也使一些人的眼睛瞎

了，使他們不能看見從基督臉上所照射出來的榮光。保羅把他們形容爲滅亡的人，因爲撒旦弄瞎了他們的心眼。其結果是福音之晨曦和純發的黎明都沒有達到他們。他們看不見有關基督榮耀福音之榮光，而基督自己就是『上帝的像』，是所有一切屬神之完全的形體。

保羅用不着詭計和欺騙。沒有一個眞正的傳道人會有這種需要。他在這裡並不是想要爲自己得着稱讚和權力。他全力以赴的目標，乃是要使人屈服在基督的名下，認祂作主認祂作主人。『我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耶穌基督爲主，並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僕人。』

保羅在這裡使用的『耶穌』這個名字，乃是一個屬人的稱謂，它指明了我們的主甘心情願的卑微。「我們爲了祂的原故，並且也爲了對他的事奉作我你的奴僕，祂爲了我們的原故，取了奴僕的樣式。」

「我們對於我們自己，沒有任何的榮耀可誇，」保羅說，「我們沒有爲個人獲利的意圖。我們所有的知識和信息，乃是從神那裡來的。正如祂在創世的時候，祂用祂的聖言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光就照入了黑暗，』祂就這樣的促成了屬靈的亮光，甚至也安排好對基督拯救恩典的知識，使它們從我們心裡湧了出來。我們也不是把這些用來爲自己保守起來，爲自己所享有，乃是要把這種關乎神的知識，和這種在主的面上永不暗淡的屬天的榮光傳給別人。」

因此，在下面的一段經文中，保羅陳述出了福音的榮耀，和那些拒絕接受它亮光的人之悲慘狀態，以及它在神恩典中的源頭。更進一步的說，他表明了每一個眞正作基督使者的人，所有的誠實，勇

敢，榮耀的特權，和不自私的事奉。

5 受苦（四7—18）

保羅一直都在陳明福音的榮耀；他現在轉過身來把作爲它使者的人所受的諸般痛苦作了一個比照。在這些痛苦之中，他們得着了神權能和對未來榮耀盼望的支持。對這種盼望的表示，說明了他們受苦的景象，和他們突然進入榮耀光輝中的情形，這些都將在本章的結尾和下一章的開始時予以敍述。然而，因爲許多牧人的軟弱保羅領受了比這些人更令人驚異地彰顯出來的屬神權能。

他宣稱：『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易碎的陶土器皿），這寶貝就是「神在耶穌基督裡榮耀的知識。」這一個指謂可能是論到古時在東方人所奉行的習俗，即把金銀蓄存在陶土製的甕罐裡。保羅在這裡用來與瓦器比較的，乃是他軟弱和受苦的身體，然而可能並不單是指他的身體，而是其有着屬人的軟弱和不完全之整個實存。這就是「基督榮耀的亮光，在土製的燈中爲全世界照亮了。」作使者的本身之軟弱過失，就提高了神的榮耀。由於唯有藉着神的權能，才使使徒得着支持，和成爲拯救靈魂的工具，而使此一事實表現得更加明顯。這一個寶貝放在僅用土作的瓦器內，爲的是『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7）

保羅突然改變了他借喻式的話題。而以他自己的軟弱與神的權能相比照，他把他自己形容爲一個處在窘迫險境中的士兵，然而却蒙了神屬神恩典的釋放。保羅僅使用了很少的幾句話，就描繪出在戰爭

中幾個連續的步驟。這一個戰士被敵人圍困住了，遭受到强烈的壓力，被逐出了戰場，被敵人的刃劍攻擊，被交在死亡的手中；然而却奇妙的被一個目不可見的朋友救了出來。保羅指着作基督的衆牧人說，『我們四面受敵，却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丟棄；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帶着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10）

「是的，在我們生命中的每一天，我們都不斷的被人置於死地，正如同爲着基督的原故，所獻上活的犧牲品一樣。其目的要在我們這必死的身體上，向衆人顯明永生的耶穌的確要施行釋放的工夫，並且要加添人的力量。因此，我們的痛苦，我們的危險，和我們在靈性上所受的壓迫，我們一切的苦難，軟弱，和痛苦，都是復活的主所促成的，其目的就是要向你們（哥林多人）顯明祂的力量和權能。」（11）。

「這樣說來，藉着那使我們身體憂傷，和帶領着我們同享基督之死的苦惱，使你們的信心漸漸的得以剛强。因此，當我們在身體上蒙受了痛苦和損失的時候，却使你們在靈性上得着了安慰和益處。」（12）。

「但是這個自從死亡中的釋放，並不能使我們沮喪和沉默。我們像在對神的信靠中得着了默示的詩篇的作者一樣。他寫着說：『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我們滿有信心的宣稱，雖然我們受苦的結果，可能會給我們帶來死亡，但是我們將要經驗到一個榮耀的復活。」（13）。

「我們知道那位『叫主耶穌復活的，也必叫我們與耶穌一同復活，並且叫我們與你們一同站在祂面

前』。」當然保羅在這裡的意義並不是說，基督的復活是屬乎將來的事。他的意思是說，由於基督復活的原故，並且因爲我們與基督的合一，所以我們的復活，有絕對的確據。「更進一步的說，在基督榮耀顯現的時候，神要叫『我們與你們一同』站在祂面前，正如同新婦站在新郎面前一樣。雖然我們將要從死亡中得着釋放，但是界定我們範圍的，不是喪事的儀仗，而是羔羊婚禮的晚餐。」

指控保羅對基督再臨的時刻改變他教訓的人，時常忘記了這一段經文。他們斷言他曾向帖撒羅尼迦人提供出了確據，並且在哥林多前書中宣稱，他將要活到基督再臨的時候，照這樣說來他就永遠不至於死，但是他在寫給提摩太的書信中却說，他離世的日子近了。這個事實是，保羅在這裡正如在別處的經文一樣，他在意念中與他同道的基督徒聯合在一起。當他說到再臨的問題時，他從來沒有肯定的斷言，它定會或不會在他活着的時候發生。他所肯定斷言的是，當基督再臨的時候來到，那時他若是活着，則他定必要改變形體；那時他若已死了，則他定必要復活。這是他在他意念中所持定的態度，也是在已往歷代以來，跟從基督的人所持定的有福盼望。(14)

保羅宣稱，對於這種盼望的陳述，以及對他現在痛苦的忍受，乃是爲了他讀者的原故和他們的益處。爲了要使那些已經臨在他們身上的恩典，讓更多的信徒能夠共同分享，並且在結果上，要使『榮耀歸與神』的感謝，能夠得着更多的響應，所以他作下了這樣的宣稱和忍耐。(15)。

保羅在他的結論中說，「這樣說來，當我們在心中惦念着你們的益處，並且能夠得着像這樣屬神能力的支持，和得着如此榮耀盼望的激勵，就無怪乎我們不至於灰心了。我們永遠也不會喪膽。因爲，

雖然我們屬肉體的能力逐漸的消失，但是我們的靈却不斷的得着更新和力量。摧毀和更新的過程，是在同一個時間內進行的。它們甚至於是相關的。因爲我們在今世所受輕微的痛苦重擔，乃是要成就那極大無比的榮耀，這種榮耀具有無與匹敵的偉大性，並且要存在到永永遠遠。這一點對於我們這些不以這些暫時和很快就要過去的事物，而以現在不能看見但却是永遠長存的實在，爲仰望標竿的人而言，是眞實的。」（16—18）

當保羅以『輕』字來形容他在患難和痛苦上所承擔的重擔時，他的意思是說它們僅是在與未來榮耀所具有的壓倒性重量相比較時，情形才是如此的。他用『所見的』這句話，更明確的指出他在現在所受的痛苦，迫害，和壓傷。『所不見的』事物，乃是不朽的，是將來的榮耀，蒙福的異象，和一切由基督向我們顯明的有福確據。『所見的』乃是具有時間性的，或者是暫時的；它之具有時間性，並不是因爲它是屬乎時間的，而是因爲它僅是存在於一個短暫的時間中，所以它是暫時的；這些可見的事物，乃是無常的，瞬息卽逝的，很快就要過去。『所不見的』事物，乃是永遠的，具有常住不變的永恒性。

保羅說明了當他在從事使徒事奉的時候，在所遭遇的諸般痛苦之中支持他使他賴以爲安慰的依據。當跟從基督的人爲祂的原故而受苦時，他們也都能得着同樣的支持。第一、他向他們提供出了確實的憑據，使他們知道，他屬人的軟弱使藉着他所運行出來的屬神大能顯明得更清楚。第二、他滿有信心的確知基督死了並且復活了，照樣，作爲一個跟從基督的人，在他爲基督的原故受苦時，也必要同享祂復活的榮耀，第三、他知道對於一個定睛仰望耶穌的人來說，在現今所受的諸般痛苦，會產生永存

的福份。

6 盼望（五1—10）

保羅已經敍述了他所受的痛苦，並且也說明了他所蒙的安慰。他所服事的是一個受苦但却是有盼望的職份。雖然他那脆弱的形體，已因窮困和痛苦而顯得精疲力竭，雖然它可以用死亡來毀滅他，然而他的靈却要穿上一個不朽的身體。就他而論，死的毒鈎將會喪失，墳墓的得勝也要歸於無有。

然而，基督徒的盼望却仍有更爲光彩的一面。保羅可能永遠不死。他可能一直活到基督再臨。在那個時候，不經過死亡，他那必朽壞的身體就要改變成主已得榮耀之身體的形像。因爲正如他在哥林多前書中所說的關乎基督來臨的事件一樣：『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使徒所迫切盼望的，是在基督來臨的時候，共享這種蒙福的經驗，得以逃脫死亡並且能得着榮耀的改變。

然而，若是他的這種心願沒有達到，若是他必須經過死亡，則這種穿着喪服服役的僕人，將要侍奉着保羅進到主榮光四射的面前來，那時他要「在家中與主同在」。因此，他一無所懼。不拘在祂來臨的時候，他是死了還是活着，他所關切的，就是要討他主的喜悅；因爲他必要站立在基督的審判座前。

對於這些偉大的眞理，保羅有着絕對的確據，所以他能夠說，「我知道。」這並不是屬乎經驗，或是人類的見證，或是直覺的知識，這種知識乃是蒙默示的使徒靠着屬神的啓示所得來的。唯有如此，

才能使人知道保羅所寫的復活，改變，和得榮耀的身體。

「我們在我們所忍受的諸般痛苦之中，都得着了支持的力量；我們確實的知道現今的苦楚，會在永恒的榮耀中得着結果。因爲我們知道神將要賜給我們一個不朽的身體，以取代這些行將毀壞的身體。現今的身體正如每個人在行今世的路途時所寄居的帳棚一樣。這一個帳棚將要被拆除；但是我們知道在同時我們將有一個更好的房屋，那就是神所預備的一個超自然的，永恒的，是爲屬天的一方面所設計的房屋。」這些，最低限度在實質上，就是使徒所要講的意義。（1）

因此，他接着說：『我們正在現今的身體中勞苦嘆息，盼望當基督來臨的時候，將要穿上一個屬乎我們的得榮耀的身體，因爲我們不願以我們尚未得着形體的靈去見祂。（2，3）。「因爲當我們住在這些像帳棚一般的身體中，我們誠然是勞苦嘆息，感到被壓搾。我們不願意被死亡來把我們從我們的身體分開。我們渴望我們的身體得着改變，或者是用一個借喻式的方法講，我們不願赤身露體，而且願意要『穿上』。我們深願那屬天的身體放置在我們屬地的身體之上。我們深願這必朽的將被那不朽的所吞滅。」（4）

「這種在最後完滿的結局是，在神思想中所定意爲我們作成的一切，諸如我們的救贖和新生，和祂的靈所施行的一切成聖的影響。的確，神聖靈恩賜的本身，正是這種未來榮耀的信物。在聖經中形容祂是渴望我們得着產業。這樣說來，那激勵我們，使我們渴望有一個不朽之身體的那一位，祂本身就是我們這種渴望將會成全的確據。」（5）

「因爲我們有對這種聖靈的『渴望』，所以我們無論在何時，對於我們未來的榮耀總是充滿着信心。若是我們並未被賦以存留到主再臨的日子的那種特權，我們情願死去。我們能夠帶着喜樂的心情，盼望這種經驗的來臨，因爲死亡將要把我們帶進比現在我們所享有的更爲密切，和更爲滿足的與基督之關係中。因爲我們知道：『我們住在身內，便與主相離，』這句話的意義並不是照字面來看的，而是相對的。因爲憑着信仰的生活，其親切和熱悉的程度，遠不及眼望與交談的生活，並且我們在我們的道路上所持守的，是靠着信心而不是靠着我們所能看見的。」（7）

「當我們展望着未來將要直接進到基督的面前，而使我們感到歡呼快樂時，我們就會充滿了信心，並且會甘心情願的從我們所居住的身體之家中，走向被放逐的地方去，並且要把我們的居處，與主安頓在一起。」（8）

「因爲無論是死是生，我們都預備好了，所以我們所立的志向，就是要得蒙祂的喜悅。」（9）

「這種想蒙基督悅納的熱烈心願，當我們想到我們中間每一個人在審判座前，都必須要顯明有祂整個的生命和品格時，乃是極其自然的，所以每一個人必定按照他生前的行爲，接受賞賜，姑無論他的行爲是應受嘉納的，或是毫無意義的。」（10）

照這樣說來，顯而易見的，保羅對基督再來時對於身體的改變或復活的信仰，在他日常的生活中，都有着實踐性的影響。像這樣的一種奧秘，使他受苦的職份變成了有盼望的職份。

論到基督的再臨，他很明白的把它當著可能會在他活著的時候發生的一件事，雖然他從來沒有肯定

的斷言它定會如此。然而這對於他而言，總是一個帶有激勵性的可能，並且也是他基督徒盼望的中心。他知道當這件事發生的時候，隨著來的就是活人的改變，和死人的復活。

關於信徒們在死亡與復活的這段時期中所處的狀態，保羅所作的陳述很少，但是這些却具有極爲深刻的重要意義。當他在論到『離開身外』，和在家中『與主同在』時，他所說的乃是向我們提供確據，使我們知道這種「居間狀態」(INTERMEDIATE STATE) 這種沒有形體的狀態，乃是一種與基督的蒙福和有意識的交通。（腓立比一20—23；路加福音二十三43；使徒行傳七59）在今世中的經驗，它是值得人企求的；但是它却缺乏當基督再臨的時候，信徒們所要享有的完全的福份，那時在這不朽的靈魂上面，將要「穿上」一個不朽的榮耀之身體。

這些在未來蒙福的實在，大部份是隱藏在奧秘中。它的顯明雖然不夠滿足我們的好奇，但是却足以安慰我們的心。這些實在性不僅是訴諸人的情感，並且也是訴諸人的良心。「這些蒙福的異象」和與主的交通，並不比基督的審判寶座，對於品格的宣示，和對於行爲的屬神的報應，來得更爲眞實。對於我們的生命所採取的生活標準中，應該多以這些激勵性的和莊嚴的實在性爲志。我們要像這樣在基督裏活著，「並且在祂顯現的時候，我們可以放膽無懼的在祂的來臨時站在祂的面前。」

7 虔敬（五11—17）

保羅仍然在作維護性的陳述。他正在解釋他的一些行爲原則。他的仇敵們已經對這些原則挑起了懷

難。他的行爲甚至使他的朋友們也感到困惑。在這裏他的辯護已達到最高點。在這裏他顯明出他生命中的奧祕。『基督的愛』正在激勵他。他對於基督的虔敬，已經使他成了一個「新造的人」。唯有基於這個事實，才能把他的行爲解釋清楚。

他剛剛說明了支持他的職份的不朽盼望。與這一個盼望緊緊相關聯在一起的，是「基督審判寶座」莊嚴的實在性。當保羅以這個思想爲念，並且藉著經驗對於基督的懼怕，認識得如同對榮耀的盼望一樣清楚，他企圖以他作爲一個基督使者的眞摯來說服人。對於神，他的目的和動機，已經顯明得如像在審判的日子那樣的清楚明白。他盼望這一切能夠在他的讀者面前顯得明瞭清晰，並且使它們在他們的良心面前，一如在神眼中一樣，完全的得蒙稱讚。(11)

這一點聽來可能像欺騙和自我稱讚。可是實際上並不如此。他並未耽於自我讚美。他的仇敵們却有像那樣的做法。他不過是向他的朋友提供出一個機會，和一個爲他辯護以脫離仇敵譭謗的依據，以及在他們回答那些沒有足資自豪的道德品格，而以自己外在利益自證的人時，由於對他有一個親身的認識而自豪。(12)

使徒的這些仇敵，以自己爲猶太人的後裔而誇口，以他們對律法的遵守和在知識上的名譽而自傲，他們曾經明顯的指責保羅不僅是不眞摯，而且也是頭腦不清的。因此他確定的斷言，若是他似乎曾經是神志不清的話，那都是由於他對神熱心的原故。若是他的確是謹守和清明，則他是正在使用他的理智，來事奉他的朋友。無論就那一方面而論，都沒有憑藉可以歸因於他有任何自私的動機。(13)

他對於他一切活動的解釋，可以用下面一個啓發性的句子作一個概括的說明，『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這並不是指保羅對基督的愛，乃是說基督對保羅的愛。他是那麼充分的認識這種愛，以致被這種愛限制在一個行爲的方向中。他不能因爲任何自私的意圖，而忽左忽右。在對基督的沒有休止的事奉中，他是受著驅策而一直向前的。

這種愛已在基督的死上顯明了出來，祂是爲「衆人死」了。並且祂的死不僅是爲了「他們的益處」，並且也是爲了「他們的平安」。祂的死就是他們的死。由於祂是如此實在的爲他們死了，因此而可以說：「衆人就都死了」（14）。

然而祂的死，其目的乃是要使一個更大的生命成爲可能。正如基督死了，也復活了，照樣所有的把自己屈服在祂面前的人，向自己死了並且向一個新的和較高等次的生命復活。這就是祂的死和祂的復活之眞實意義。祂爲他們死了，使他們不再使自己活著，而是應把自己奉獻給祂，過著一種新的生活，「祂爲他們的原故，死了並且復活了。」這正是保羅的經驗；這正是他的動機中不自私的特點。他的讀者們可以拿這一點來回答所有否認他是誠實，謹守，和眞摯的人。

他自己對於人們的判斷，曾大大的受了他基督徒經驗的影響。自從他在基督裏開始其新生命的時候起，他對於僅是在屬人的一方面出來，或屬乎自然的恩賜和才能，或外在的和屬世的益處，已經不予重視。他不憑「肉體」去認識任何人。他不再在屬人的品格和關係中，僅是把基督當著一個人去認識祂。他所關切的是屬神的，復活的，和得過榮耀的基督。他把他思想的中心，建立在這樣的一位基督

身上。這樣的一位基督，決定了他生活的範圍。在他自己經驗中的這種改變，是一個激進而活潑的。對決定爲那位『爲他們的原故死了，並且復活了』而活着的人而論，其情形也是如此。『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舊的判斷標準，舊的分別的界限，舊的對儀式和教禮的依賴，舊的目的和意圖，舊的軟弱和錯誤，舊的驕傲和欺騙，舊的僞善和罪惡，都過去了。「看哪，他們都成了新人。」他們已經讓自己受制於慷慨、眞摯、公義、和愛心之下。

他們所相信，所接受，所璽賞，所領用的『基督的愛』是他們在屬人生活和品格上的改變之最重要動機。它可以被認爲是基督徒經驗的實底部份。它就是保羅所從事的整個事業的解釋。『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並不是屬人的基督之愛能夠如此改變和變化人。屬人的耶穌對於生和死，對於國家、對於行爲、對於教訓，對於時間的知識，對於所有的人都是具有眞正價值和益處的；然而它却是一個與那位使人成爲『新造的人』的屬神的，榮耀的，和臨在的基督之具有密切的關係。

『新造的人』這個名詞，也定然不是嘲笑、氣餒、和痛苦的。這一個新造的人，不僅是界定了一個瞬決（Crisis）譯者註：此字的意義爲瞬間所作的立刻決定，故暫譯爲「瞬決」舊譯爲「危機」乃此字另一意義的誤用），並且也界定了序進。所以在一個人開始接受基督爲主的時候，他就開始活在祂的裏面，並使許多熟悉的事物看起來都是舊的，卑下的，和可恥的了。其結果就像是在一個新世界中的諸經驗。然而在這裏所描繪的情形是屬乎理想的也是眞實的。舊的實際的過去，新的實際的產生，

是一個每天逐漸進展的進步和經驗，是一個日常的事功和努力。若是就任何眞實的意義而論，一個人是活在「基督裏」，則這種可能性是永遠增長的，但是全然的成就，和完全的改變，則唯有當我們在屬天的景象中看到那位坐在寶座上的，並且聽見祂說：「看哪，我已經使萬物都成爲新的了」時才能知悉。

8 和好（五18—21）

這一段經文，仍然是以保羅的仇敵所非難的他的眞摯性，和甚至連他的朋友也不了解的他的行爲原則作爲主題。他已經作了一個最高的，和兼容包併的解釋。『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他對於這種愛的知識和接受，已經使自私，口是心非，和不誠實，成之爲絕對的不可能。事實上，保羅已經成爲一個『新造的人』了。

他現在解釋這種屬靈的經驗和他所運用的職份，這兩者都是從神那裏來的。對於一個作基督使者的人而言，是沒有任何自恃和驕傲的餘地的。他的信息乃是關乎一個屬神的作爲和出乎恩典的和好；並且他所具有的義，其淵源唯獨是在於神中。

誠然，他已經得到了一個新的經驗，而這也是這位使徒正在寫這封書信的原因。的確他現在已經是一個新人了。他乃是活在基督的裏面。若是再把邪惡的動機歸在他的身上，乃是絕對不可想像的。然而，這些改變了的情況是沒有任何足資驕傲的依據的。『一切都是出於神，祂藉著基督，使我們與

祂和好，又將勸人與祂和好的職份賜給我們。』

照這樣說來，這些新的情況，乃是藉著屬神的和好作爲及保羅所受的付託，而使別的人知道這種藉著基督向世人提供出來的屬神的赦免與和好。『和好』這個名詞，在這裏暗示出在兩造之間曾經存在得有的疏遠狀態。在人的一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是罪惡，懼怕，和不信，因此使他自己與神隔絕了。在神的一方面，所顯出的是對邪惡的咒詛和對悖逆的不喜悅。藉著基督，保羅得以享有蒙福的赦免和與神有交通的經驗，並且蒙召在對基督的事奉工作中，領受了一個新的和榮耀的職份。

這種『和好的職份』有一個最崇高的信息，就是『神在基督裏，叫世人與自己和好。』這種結果，乃是藉著免去了人們在罪人身份上所擔負的罪債，『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藉著把這個和好的信息交託給這位基督的使徒而作成的。

所以，保羅和他的同伴，就是「代表基督」的大使。由於神親自藉著他們講話，所以他們懇求他們的讀者與神和好。在神的一方面，祂已經作好了對於和好的一切必要的事功。悔改自己的錯誤，並且接受一切已經作成了的本乎恩典之應許，乃是人的責任。

在屬神恩典的奧秘中，神已經使無罪的基督，取代了罪人的地位，使他們領受祂因此而賜給的義。基督『沒有罪』的這個事實是已經被證明了的，這不僅是藉著朋友和仇敵的見證，並且主要的乃是藉著祂自己良心的見證。祂從來沒有承認過一件錯誤，也沒有要求過赦免，而是滿有信心的肯定地斷言，沒有一個人能在祂的身上發現罪。祂的生命就是一個無罪的連續的神蹟。

然而，祂代替了我們而『成爲罪』。祂不僅是成了一個贖罪祭。而且就某種我們無法完全了解或解釋的意義而言，神使祂自己的兒子與罪合而爲一，藉此以使人能與神的義合而爲一。

基督生來不具有罪。祂從來不知罪的狀態和墮落，但是祂的確經驗過它的刑罰，它可怕的結果，和它的咒詛。這乃是按著屬神的旨意所作成的，『好叫我們在祂裏面，成爲神的義。』

因此，正如同有些人所說的，「福音不是最好的忠告，而是最好的消息。」它向有罪的，和毫無盼望的世界，宣佈出了一個極大的贖罪、救贖、和和好的作爲。「基督爲衆人死了。」『神在基督裏叫世人與自己和好。』可是，福音也是好的忠告，並且這種忠告具有最崇高的品質。它呼喚所有的人來接受神所作成的出乎恩典的準備：「你們要與神和好。」

保羅宣稱祂是一個受了付託來宣揚這種好消息的使徒，藉此以肯定他的尊嚴。然而他的這種尊嚴乃是屬乎他職份而不是屬乎他個人的。他是基督的一位代表。他正在爲祂工作。

更進一步的說，他帶著極大的謙卑，來運用他的職份。他並沒有命令，而只是呼籲；他並沒有責備，而只是懇求。的確，像這樣的一位使者，是不應該被人漫不經心的加以批評，或魯莽滅裂的予以譏謗的；他是那位君王的代表。他的信息也不應該受到人輕慢的接待；發出呼籲的是基督自己，藉著使徒的口懇求的，乃是父。和好乃是藉著祂所獻上的無限的祭而使之成爲可能，然而神仍舊渴念著世人，懇求他們接受所賜下有關赦免、和好、與公義的白白恩賜。還有比這更完全的恩典，還有比這樣的屬神性來得更眞實的愛嗎？

9 稱讚（六1—10）

保羅對於他傳講福音的動機，以及他作爲一個使徒的行爲原則所作的維護，在這裏已經達到了最高點，並且也已近於尾聲。一個像這樣獻身和這樣自我犧牲的人，竟會被人指控爲不眞摯和尋求私利，誠然是一件令人爲之驚異的事。然而，竟然有一些自稱爲基督徒的人，由於頑固、自欺和狂熱而變得如此的盲目無知，以致在他們認爲是對眞理的維護時，竟願意使用包括滲透、讒謗、妄言在內的任何武器。

在他這封書信一開始的前幾章中，保羅並不是像在結束時的四章那樣，用直接的方法來回答他的仇敵。而是爲他在哥林多教會中組合成大部份會衆的朋友，提出辯護的依據，以使他們在遭受到他的仇敵所發動的攻擊的時候，能夠藉此反擊。

這一段經文與前面的一段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他在那裏把他的職份敘述爲使人和好的職份。作爲一位代表基督的使者，他已經向人們發出了懇求，要他們與神和好。在這裏他以一位神的使徒的身份，來表明他的行爲和經驗，是那樣完全的證明了他對於他定意的眞誠，懇摯、和誠實的宣稱。

他把他自己形容爲在這樣和好的職份中，一位與神同工的人。神已經顯明了祂的恩典。在保羅這一方面所要盡的責任，就是要宣揚這種恩典，並且更特別的懇求哥林多人，叫他們『不可徒受祂的恩典。』

『與神同工的』這幾個字，基督徒很難正確愼重的用來稱呼他們自己。最低限度，有一種對於這個

句子的普遍應用，實際上只具有表面的意義，並且近於假設。唯有基督才能說：「我父作工直到現在，我也作工。」唯有祂才能作像這樣的宣稱。在他致哥林多人的前書中（三9），當保羅說『我們是與神同工的』的時候，他的意思是，他和亞波羅是屬乎神的同工，並且是爲神作工的。有些工作是唯有神才能作的，而有些工作的方式則是神藉著人所作的。保羅在這裏的意思是神藉著祂兒子的恩賜，使人能夠得著和好，並且保羅正在爲神所用，以從事一些適於人作的工作，他正在懇求哥林多人，不要徒受神的恩典。這種對恩典的徒然領受，可能是因爲他們沒有領受或取用這種恩典，或者可能是由於他們拒絕接受保羅所宣揚的福音，或者也可能是由於他們的生活沒有表明他們在基督裏所領受的神的恩典，和受到祂愛的激勵。

保羅從以賽亞書四十八8中引用了一段引人注意的經文，以使他的申訴顯得更爲有力。這位先知已經說明了有一個時候，神將會聽到人們呼求幫助的聲音，並且將要救助那些對救恩感到需要的人。這樣的一個時候，現在已經來臨了。這種福音的時代；這種恩典的世紀，正是『悅納的時候』；也是『拯救的日子』。一般的解釋，把『現在』這個字當著是現今的時刻，並且宣稱必須要立刻下定決心，耽延是危險的，然而這並不是它在這裏的確切意義。這個信息的實在意義不如說是，保羅和他的讀者們正生活在一個蒙福的時代中，而這個時代正是先知在預言中所說的。由於神已經藉著祂的兒子預備好了救恩，由於和好的工作已經完全成了，所以哥林多人應該接受神的恩典，取用在基督裡所預備的全備救恩。

當然爲人所習知的應用是許可的。機會是不容被人忽視的。所應許給每一個人的「時日」，是極爲短暫的。耽延可能會給人帶來致命的損害。唯有今天才是這種現在的日子，和僅有的『拯救的日子。』這無論對任何人及任何時間來說，都是眞確的。

然而，無論他的讀者們所採取的行爲是什麼，保羅却堅決的主張，他的行爲是與一位作神使者的身份相稱的。他沒有在任何人的路途中投置絆脚石。他沒有給他的讀者們留下任何的藉口，使他們據以來拒絕他的信息。對於他的職分，他沒有給人留下任何嘲笑或批評的憑藉。他在凡事上都讀許他自己的行爲是所有作牧人應該作的，在下面的幾節經文中，他陳明了這種讀許的意義。就多方面而言，它們對於所有想宣揚此一恩典之福音的人，提供出了一個理想，並且也給他們帶來了激勵。

若是想把保羅以一個作牧人的身份，用來說明他生活的特徵的二十八個片語，加以分析和歸類，可能是一件困難的事。總之，在一起始的十個，是用來陳明在肉體苦楚上的忍受，接著的八個，是用來表明諸般屬靈的恩賜；再下面的三個，是保羅在一切的爭競的批評中，自覺守正不阿；最後的七個，是把調和在他事奉中的諸經驗，拿來作一個比照。

在這些片語中的第一組，是以「忍耐」，或站立得穩，或恆守，爲其開端；這是基督徒的主要德性之一，並且用來說明一個一直都在受著試驗，和不因受著反對和苦楚，而致偏離正道的人。這種『許多的忍耐』，這種極大的恆守，接著他列舉了九種特定的事項，用來說明：

有三種災害可能會被認爲不是由人所發起的，列舉如下：「或許可以避免的『患難』；無可避免的

『窮乏』；無可脫身的『困苦』。

接著的這三個，是由人所製造的災害：『鞭打』，『監禁』；『擾亂』，或像在路司德，帖撒羅尼迦，和哥林多本地，由亂民所發起的暴動。

最後三種苦楚的方式，乃是保羅在成就他的事工時所加在自己身上的，整天都感到困乏的『勤勞』包括了多少不眠之夜的『儆醒』，或守候；和表明他在完成他所擔負的使命時，所忍受的腹飢與口渴的『不食』（4—5）

在這裏所舉出的一連串痛苦，爲保羅預備好了道路，使他能以提到證明他配作基督使者的諸般德性。他已經把『忍耐』列舉出來了，並且接著說明了在其中運用這種忍耐的九種災害的方式。「廉潔」，或一個具有心潔和手潔的德性之人，現在他列舉出幾種同等德性的標題：對於屬神的事物，或靈性上洞察的「知識」；「忍耐」或承受傷害，藐視，而不表示出憎恨或忿怒的承當。「恩慈」，即盡量的把安適的感覺加在別人的身上，和總是避免給別人帶來痛苦的仁慈。「聖靈」是諸般恩賜的淵源，或者它的意義是，「一個神聖的靈」，在這裏所提到的屬神的聖靈，似乎是遮斷了這一序列中所舉出的人類的品德：『無僞的愛心』，即不受影響和眞摯的愛心；『眞實的道理』，或是對純正福音的宣稱；和顯明在保羅宣教工作的諸般結果上的『神的大能』（6、7）

下面的三條，乃是著眼於保羅的仇敵和朋友對他所作的互相矛盾的判斷，以見證出保羅職份的特性。他有把握的知道他自己的守正不阿和誠摯無欺，不問他是在爲自己辯護，或是在對別人加以指

責，他都是使用合法的手段和方法。因此，他的行爲在『仁義的兵器在左在右』上，得著了讚賞，這就是說，藉著這些由仁義所供應的兵器，無論是在左在右，攻擊或是防守；都可以把它當著右手的寶劍和左手的盾牌。

這種情形無論是在『榮耀』或『羞辱』中，既無論是從他的朋友那裏領受榮耀或是從他的仇敵那裏遭受羞辱；無論是在『惡名』或『美名』中，即不管他在與不在，當他作爲人譭謗和稱讚的目標時，都是眞的。

保羅用了好幾個項目，以結束他所提出的一序列片語。在這些項目中，他用幾個明顯的比照，說明了他職任的情況，在這段經文中所表現出來的美和力量，是存在於一個事實中。即在每一個事例上，正反兩面的陳述都是眞的，兩方面都表明了他是蒙神悅納的使者。

按照他仇敵們的看法，以及許多人在思想上所存的概念，他和他的同工是『誘惑人的』，是實在的騙子，但是他們知道他們自己是誠實的。

在卑視批評的判斷中，他們似乎是『不爲人所知』，是微不足道的無用之物；然而就那些能夠鑒賞他們的人而論，他們乃是『人所共知的』，並且對於他們的認識越來越清楚。

他們曾實際的被置於死地；無論何時，他們所受的災害和痛苦，都可能證明爲致命的。他們似乎是『要死』，但是『看哪』，他們却是『活着的』，因爲基督一直就把釋放和新的能力賜給了他們，即令是當死亡實際來到的時候，它也會給他們一個生命和無休無止之榮耀的結果。

他們曾經受過『責罰』，但是神却從這個痛苦中，給他們帶來了福份，使他們不至於『喪命』。他們誠然是『憂愁』，並且爲焦慮所壓倒，然而却是『常常快樂』的，他們在屬物質的財富上，照着世人的評估是『貧窮』的，然而『却是叫許多人富足』，就是要使他們得到靈性上的財富。

他們是『一無所有』，甚至於連自己也獻給基督了；但他們却清楚的意識到他們『是樣樣都有』。正因爲他們是屬於基督的，所以萬有都是他們的，並且在他們的產業之中，他們已經掌管了整個的世界。（8—10）。

在這裏所提出來的諸如此類的信任狀，使使徒能證明自己是神的使者；並且就某種程度而言，每個傳福音信息的使者，而且也是每個跟從基督的人，都應該證明自己的誠摯，並且要把自己當作這位大君王的使者一樣推薦出來。

五　申訴（六11—七4）

1　同情（六11—13）

一個作基督徒牧者的所獲致的成功，決之於他是不是受到他所牧養的會衆之信任和愛戴。保羅在這封書信一開始的幾章中，就一直在堅立這種信任。最低限度，對於那些在哥林多教會的會衆中佔大多數的朋友，他向他們提供出了資料，使他們能以回答那些對他的誠實挑起疑難的假師傅們。他已經陳

明了他對於行爲的原則。他以一個同情和摯愛的申訴，來結束他對他職份的評述。他並不以他已經使他的朋友深信他的眞摯爲滿足；他深願能有確切的把握，能以得著他們的崇敬和愛戴。

這種爲了親切的摯愛所作的申訴（六11—13），却被他對他的讀者們所作的警告打斷了。他警告他的讀者，要從與拜偶像之人的糾纏聯合中，分別出來（六14—七1），並且這一個申訴，一直持續到下面的一章（七2—4）

『哥林多人哪，我們向你們，口是張開的』，使徒寫著說，他曾經以極大的坦率向他們講話。他已經把他行爲後面一切隱而未見的泉源都向他們顯明了。他沒有隱藏任何事物。他已經就一個基督的使者的身份，把他所有的動機和意圖，在他們的面前赤露敞開了。現在他懇切的呼求他們向他顯出他們的同情心來，投桃報李的以相同的愛心和坦率來對待他。我們的心『是寬宏的』。他的心已經擴展大開的要來接待他們。如果有任何受限制或缺乏愛心的情形存在，其原因是在他們的一面，而不是在他自己的一面。『你們狹窄原不在乎我們，是在乎自己—狹窄。』『你們也要照樣用寬宏的心報答。』—要作一個公平的交換，他所施與他們的，他們也應該同樣的給與他（他現在向他們說話的態度，正如一個有愛心的父親，向他們的兒女們講話一樣），他們也應該是『寬宏的』——在愛中向他把他們的心敞開來。

片面的愛是難以使人忍受的。當他聽到那些他所帶領歸向基督的人，竟會受著別人的帶領而對他的誠摯和守正不阿感到懷疑時，幾乎要使這位使徒爲之心碎了。因爲他曾爲這些人作過各樣的犧牲，愛

他們把他們當作自己屬靈的兒女。所以很自然的，他細心的解釋係以此一充滿熱情的對親切的愛心所作的申訴作爲結束。（11—13）

2 分別（六14—七1）

在這裏，保羅突然把他的話題轉到了一個莊嚴的警告上。他爲他自己所要求的坦率、親切、和愛心，必不得與拜偶像的人所共享。跟從基督的人必須要保守自己不可和那些拒絕基督的人有任何密切的結合，也不可與不信的世界結爲同盟。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負一軛」，使徒寫著說。他在這裏所說的，並不是禁止與他們的一切交往（參閱哥林多前書五9、10；七12、13；十27），或能爲必需的社會或商業上的交往。但是他却警告在一切可能妥協基督徒的品格，摧毀他在基督徒生活上的守正不阿和與他人有分別的地方，與不信的人有著同樣的追求和目標。他的這些話不僅可應用在與不信之人的婚姻關係上，而且也應該包括事業關係，秘密的社團，社交的活動，朋友和交誼等一切親切的關係在內。這些親切的關係，就其本身而論，可能是純潔無罪的，然而在其發展的趨勢上，這種聯合可能會貶低靈性的生活，削弱了人對神的忠誠，使靈魂世俗化，並消除了對眞理的見證。

保羅提出了五個論證式的問題，以增强他警告的力量，其用意乃是要表明像這樣的聯合，是多麼的不自然，多麼的不適宜，和多麼的不安全。

在前面的四個問題，是以成對的關係聯在一起。第五個乃是獨立存在的，並對基督徒的聖潔，賦與了一個最高的意義。首先提出來比照的，是道德和靈性的兩個狀況，「義和不義的，有甚麼相和呢？」與這一點成對句的，是善與惡相從屬之因素的比照：『光明與黑暗有甚麼相通呢？』

接著提出來作比照的，是這兩個相敵對之國度的首領：『基督徒與彼列有甚麼相和呢？』彼列被認爲是指撒但。在舊約中，這個字是用來形容無價值的，荒廢的、和墮落的邪惡。它在這裏的意義是：在屬靈的潔淨與擬人化的污穢之間，沒有聯合的可能。

以這樣的一個比照所組成的對句問題，把善與惡的至高力量，與受它們轄制的人聯在一起的紐帶之間所顯示出來的正與反的比照標示明白了。這些紐帶即是信心與不信。因此，保羅探詢道：『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呢？』

最後的一個問題，乃是獨立存在的。它把兩方面受轄的人們所作的虔誠崇拜，提出來作了一個比照：『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神的殿暗示著聖潔。在這樣的至聖所，與那和不潔爲同義字的偶像崇拜的對象之間，如何能有任何承諾的情形存在呢？

使徒指出了道德行爲的兩個重要方面，並且他暗示出僅有這兩種情形。每個人的靈魂不是屬於此，就是屬於彼。他不能兩者都屬。他已經選定了他決定效忠的國度。追求任何企圖將兩者聯在一起的行爲方式，乃是不適宜的，不一貫的，並且還會招來致命的損害。與拜偶像的人有著密切的交誼，其結果就會把我們從神面前隔絕了。

『因爲我們是永生神的殿，』使徒寫著說。不僅每個信徒的心是這樣的一座至聖所，並且也是所有的信徒組成了這樣的一座聖殿，並且祂應許祂要住在裏面，因此使我們得著了鼓勵而要對神眞誠。

因此，使徒懇求他的讀者，要他們從拜偶像的世界中把自己分別出來，這一個懇求乃是根據在舊約中所提出來的保證：「就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這種從世界中分別出來，不是指肉身的，區域的，和社會的，而是指道德的，和靈性的。這些哥林多人並不需要遷移到別的城市中去，而是要不受足以把他們帶入與拜偶像的人締結盟約的親切和交誼的拖累中。並且在今日，雖然基督徒不是屬於這個世界的，但是他們却得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他們以密切的關係，來感動與他們同類的人，然而他們却永遠是屬於另一個生活的境界。但是這種分別，其意義並不是孤獨或是喪失。它的結果是得著一個屬神的伴侶，這種補償遠超過世人所能提供出來的。這就是古時候神對他的百姓所作的應許，並且這也是神在今日對祂的僕人所作的保證。

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納你們。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能的主說的。

基督徒的靈魂，一直都受著引誘要回到世界中去，正如在舊約時代的以色列人，要想回到對偶像的敬拜中去一樣，但是唯有藉著再一次的轉身歸向神，才能夠得著安息與滿足。因爲靈魂被創造的目的就是要與祂有交通。

保羅以一個訓誡來結束了他的申訴，這一個訓誡具有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意義：『親愛的弟兄們阿，我們既有這等的應許，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神，得以成聖。』在消極的一面，基督徒不僅要除去一切錯誤的行爲，並且還要除去一切足以使靈魂的潔白沾染污穢的意念和企圖。接著所討論的，則是積極的一方面，他必須每日繼續不斷的尋求更完全的聖靈；他必須向絕對的道德完全前進。這一個意念乃是由我們對他聖潔的臨在和祂不變的愛之認識中，所產生『敬畏神』的觀念所激勵而成的（六14—七1）。

3 摯愛（七2—4）

保羅突然地又恢復了他對同情心的訴求。這一個訴求曾被一個莊嚴的警告所阻斷，他告訴他們基督徒與拜偶像的人所有親切的關係和屬靈的交通，應該被認爲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基督徒朋友之間，若是眞正的作到彼此互相服侍，則親切的摯愛乃是絕對的必須的。『你們要心地寬大，收納我們。』保羅寫著說：『在你們親切的摯愛中記念我們。你們沒有懷疑或猶豫的理由；『我們未曾得罪誰，未曾破壞誰，也未曾佔誰的便宜』。』雖然他們就是這種指控的來源，然而他並未說這話來定他們的罪。他對他們感到最深刻的同情，這點離定他們的罪太遠了。『你們常在我們心裏，情願與你們同生同死。』無論是死無論是生，都不能把我們從基督的愛中隔絕。他對他們有着極大的信任。他深深的以他們而自豪。由於他們的友誼，使他能感到『滿得安慰』，並且在一切的患難之中，也使他們能顯

示『分外的快樂』。

這樣一來，他把他的讀者預備好，使他們能領受有關他與提多會晤之個人事件的再述，這些，他現在繼續要講的，將會解釋明白這個極大喜樂的來源和原因。

六 確據（七5—16）

1 安慰（七5—12）

保羅在特羅亞和帖撒羅尼迦所經歷事件的記載，曾經突然的被阻斷了（二12、13）。然而現在却又同樣突然地被繼續加以敍述。所有這些被間斷的部份（二14—七4）都可以被認爲是離開正題的旁論。在這個旁論中，保羅陳明了他職份的本性和動機。現在他繼續敍述當他在馬其頓的時候所遭遇的事件，在這個地方，他會見了提多，接到了他從哥林多所帶來的有利消息。

雖然在這個地方有一個突然的轉折，但是在本書信中，這七章的全部經文，却都由一種確定的一致性連繫在一起。其偉大的主題，乃是他的仇敵所拒絕承認的保羅的眞摯。所以，當他在給教會之內的朋友寫信的時候，使徒陳明了他的行動原則。他解釋他來訪問他們的時候之耽延的原因，並且說明他爲什麼對於一個有過犯的會友改變他的態度。他把他對教會的情形所感到的深切憂慮記載了下來，而他所感到的焦急是這樣的深，以致當他沒有能照著預先所盼望的日程，在特羅亞遇見提多時，他就迫

不及待的兼程趕往馬其頓。在這個地方，他得著了提多所帶來的有利消息，才能使他免除這種焦急的心情。他對於他們歡愉的回憶，使他能論到他得勝的特點，並且因此也論到他職份的其它方面。縱使這些敍述是一種偏離正題的旁論，但是在這裏却是十分適宜的。它表明了保羅在品格上的守正不阿，和他在動機上的眞誠懇摯。他在結束時，使用了一個對同情和摯愛的訴求，並且也作了一個安慰和快樂的表示。

他在這裏敍述的關乎個人的經驗，說明了他快樂的原因，和他安慰確據之基礎（5—12）以及在本書信這一段經文結束時，所表示的信任（13—16）

『我們從前就是到了馬其頓的時候，』就是我們在特羅亞沒有遇見提多，而從那個地方到這裏來，『身體也不得安寧，』，『身體』，這個字用在這裏，是取其一般的意義而不是特殊的意義，因爲促使這種不得安寧的原因，是苦楚而不是罪惡。

『周圍遭患難』；在每一個回合上，總有某些使人苦惱的事發生。『外有爭戰』，我所遭受到的，是贊成我跟反對我的衝突及爭競。『內有懼怕』，憂慮焦急不時的纏繞著我，使我惦念著它的結果。

『但那安慰喪氣之人的神』，對於這些喪氣的人，或者不如說是因被人藐視而致懊惱和沮喪的人，神『藉著提多來安慰了我們。』不僅是使徒與提多的交通使他感到快樂，並且提多給他帶來的有關哥林多人的消息——他們盼望與保羅和好的意圖，他們爲給他帶來的困擾而憂傷，他們對支助他事工的熱心——也使他感到安慰。這些好的消息，都增加了他的快樂。

他不致於因在前一封書信中使哥林多人受到痛苦而覺得懊悔。事實上，他感到十分快樂，這並不是因爲他們所受的痛苦，而是因爲他們的苦楚結果促使他們悔改。因爲他們『依著神的意思憂愁。』這樣看來宛如是神要使人受苦似的，但實際上却是藉著這一個苦痛，把他們帶到了悔改的地步。神並沒有促成他們的痛苦，使他們感到痛苦的，乃是使徒的書信；但是使這種痛苦得著悔改的結果，乃是神的方法，和神的旨意，而不讓使徒的工作在他們中間留下任何的傷害。『因爲依照神的意思憂愁，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以致得救；但世俗的憂愁是叫人死。』前者所感受到的懊悔，是因爲他們干犯了神，而致感到有罪因而產生的痛苦，後者所感受的痛苦，是因爲罪的結果。這是在悔改與後悔，彼得的經驗與猶大的經驗間，所顯出的對比。『世俗的憂愁，』不是爲罪的憂傷，而是因爲被人發現而感到懊惱，或是因爲所受到的痛苦，而感到顧影自憐。像這樣的世俗的懊喪，唯一的結果乃是死，或道德上的破產。

保羅指出『按着神的意思憂愁』，在哥林多人的事例上，所帶來受惠的結果。則『你看，『你們依照神的意思憂愁，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與前者的漠不關心作一個比照；藉着證實有過失的人並沒有得著屏障，或他的過犯並沒有得著宥恕以『自訴』；『自恨』，給教會帶來了羞辱；對於其結果感到『恐懼』；『想念』得着使徒的赦免，和再回到他們中間來。『熱心』對於行爲上有過犯的人施以懲兇；『責罰』即他在懲罰時的嚴厲。哥林多人在這每一點的上面，都發現自己是配受稱讚的，並且表明他們已經洗清了自己，沒有被連累在罪中，不再因爲對有過犯的大表同情，而致感到有罪。

保羅繼續說，事實上他寫這封書信的主要目的，不僅是要使有過犯的人受到懲戒，並且也呼籲一種深刻關切的表示，即哥林多人對於他所感到的『何等的殷勤』。他要他們知道他們是多麼的關切着他的同情，他的意志，和他的愛心。他們對保羅所施行的他們所應得的嚴厲責備，因順服而表現出來對他的感謝，如果想要以一種更爲細緻的方法加以敍述，誠然是一件困難的事。總之，他可以向他的讀者們提出保證，他對他們所感到的焦急已經得着了安慰，而這種安慰現在已經充滿了他的內心（5—12）

2 信任（七13—16）

最後，保羅表明了他對於他自己與哥林多教會的會友之間，所存在的相互信任是具有確切的把握的。他因爲他們的行爲，因爲他們能認識到他對他們所施行的嚴厲指責，唯一的用意乃是要他們得益處而感到安慰，而且他因提多由於受到他們的款待，而在靈性上所感到的復興之喜樂而高興，就遠超過他自己所受到的安慰，而『更加歡喜了』。對於他們所做的一切陳述，都不是假的，所以他『沒有慚愧。』相反的，他對於提多所談到他們的每一件事，都發現『成了眞的』，其情形正符合他所作的陳述。

其結果，使提多與保羅共沐在一種比他去哥林多訪問以前更深的摯愛中，這一點使他記起了哥林多人是如何的順服使徒的吩咐，『恐懼戰兢』的接待他的代表。因此保羅能以一個快樂的確據，來結束

(林後7：13~16)

他這一段經文，即在每一個特殊的事件上，他們都支持了他對他們的信任。『我如今歡喜，能在凡事上爲你們放心。』

『這樣說來，就其可能的範圍所及，保羅對哥林多人的和好是完全的。在貫通這封書信一開始前幾章中的强烈情感，已歸於平靜。保羅對他的讀者所作的信任表示，好像在暴風雨之後所顯出的平靜，並且它爲下面所要作的勸勉，預備好了道路，要他們對猶太同道的基督徒，表現出慷慨大度的捐贈。

貳　為耶路撒冷貧窮的信徒捐款（八—九）

一　榜樣（八1—6）

在保羅致哥林多人後書中的第八章和第九章，是論到基督徒仁心善行的一段最偉大的古典經文。對於基督徒在施捨時所應用來控制他行動的諸原則，都在這裏陳示明白了。它把教會中的支助和本諸仁心之作爲的動機與方法，作了一個完全的總合。如果現代的基督徒能熟悉這些原則，並且在行爲上接受使徒訓誡的指導，就永遠不會有特別訴求的必要，並且一切出乎仁心的慈善部門和代理機關的財庫，也定會充盈滿溢了。

促使保羅寫這幾章書信的起因，是保羅盼望在哥林多的基督徒，能夠湊足他們爲在耶路撒冷定居的同道基督徒所收募的救濟款項。至於爲什麼需要這批救濟巴勒斯坦的基金，他在這裏沒有加以說明。可能是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們，因爲他們實際的施行財物公用而使他們在經濟上陷入窘境。然而這種對基督徒共同生活制度的試驗，在他們中間並不是普遍一致的。它完全是一種出乎心甘情願的作爲。它僅只行過一個短暫的時期，並且在教會中許多富有的會友，都沒有奉行這個制度。

更可能的是，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之間的貧困，乃是由於在這個城市中的教會，其中的會友多數是只有些微資產者，他們大都從事着小本經營和手藝的行當。尤有進者，在這個城市中的基督徒，乃是

最先受制於迫害和在社會上受到排斥的，因此而使他們難以謀生。

無論他們貧窮的原因到底是什麼，總之它顯然是極爲尖銳和迫切的，並且其它的基督徒教會，都爲這些在耶路撒冷因經濟上的窘迫而感受痛苦的同道基督徒，而表現出了他們的同情心。

保羅所關心的正在捐募的款項，就是用來救濟這些受苦之人的。他在這件事上，表現出極爲深刻的關懷。至於他爲什麼熱心的盼望這件事成功，其理由是很多的。第一，基督徒慈善行爲的一般恩典，會引導他對於在需要中的人們表現出同情心。其次，這些特殊的人乃是猶太的基督徒，按照肉體說，是他血肉之親，並且在基督裏又是他的弟兄。第三，我們應該記住在耶路撒冷的大會上通過了一個決議，承認保羅是外邦人的使徒時，會對他作了一個有條件的要求，即他應該要「記念窮人」，其意義是「記念在耶路撒冷貧苦的聖徒。」至於他爲什麼關心這些捐款，還有第四個理由；那就是從外邦教會中所帶來的這些饒贈，可以向猶太基督徒中間任何抱懷疑態度的人，證明外邦人悔改的實在和徹底。然而其最大的理由却可能是使徒盼望把猶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的一個身體內，帶領到合一的地步。再也沒有一件事能比得上各個不同的國度的信徒，向耶路撒冷的母會，所表現出來的同情與愛心，把這種在生命上的合一，顯示得更爲清楚和明白了。

保羅在本書信內這兩章經文中，處理這個主題的動機，乃是他盼望在哥林多的基督徒，能在他到達這個城市來之前，湊足他們在這一方面理應捐獻的款項。當提多從哥林多帶着好的消息來遇見保羅時，他正行在他的旅途上，並且正是經過馬其頓到南方去的時候。在他所知悉的這一切重要事件中，

他得知在哥林多教會的會友中間，開始籌集這些款項的時間，最低限度已有一年之久，他們關切的心情已逐漸的消失，或者是他們的思想已經由於在他們教會生活中的競爭和困難，以致把注意力轉移到別的地方了。因此，當保羅在信中告訴他們要他們預備好以迎接他很快就要來臨的訪問時，他以本書信的第二部份，來表現在他的心中如何對此一事工感到極大關切的原因。他以極有禮貌的態度和極其歡愉的心情，來處理這一個題目。在本書信中前面一段經文，是以他爲他在哥林多的朋友所感到的喜樂和信任之陳述作爲結束。而在這一部份開始時，他所敍述的則是馬其頓的基督徒在他短暫的居留期中，盡力慷慨的捐獻而使他感到歡欣，並且暗示他對哥林多的基督徒是如此的信任，因此使他能毫無疑懼的向他們說明這個精細教會捐獻的題目。

在組成這段經文實底部份的依據上，他首先說明了馬其頓教會的寬宏慷慨。他寫着說：『弟兄們，我把神賜給馬其頓教會的恩告訴你們。』他在這裏指明的恩，已經是正在那裏運行。其結果是在悔改了的信徒們中間，產生出格外的基督徒之慷慨。正如保羅所陳述的，『就是他們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候，仍有滿足的快樂，在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使徒在這裏所論到的他們的『患難』，乃是指當他在他們中間所及身得見的某些特別的逼迫和痛苦。至於其確切的性質，仍未能斷定。有一些痛苦，在初期教會中乃是普遍遭受到的，與這種『患難』有關的，使徒提到他們仍有『滿足的快樂』。這是在觀念上一個很吸引人的聯合，也正是初期教會經驗的特徵。痛苦與喜樂時常的被聯合在一起。尤其使人感到興趣的是，保羅這時正在馬其頓境內，很可能是在腓立比。在這個城市

中，有一天晚上當他被打得皮破血流下在監獄中的時候，他仍然唱着他的詩歌，並且對於這些馬其頓的信徒，他曾寫了一首偉大的讚美詩，那就是他寫給腓立比人的書信。這封書信乃是當他被囚在羅馬的牢獄時所寫的。

除了他們所受的『患難』之外，保羅還提到他們是在『極窮之間』。這也是在初期教會中的信徒們極爲熟悉的一個經驗。誠然，馬其頓人對於羅馬的統治，感受到一種特別的壓迫，並且這一個殖民地經常抱怨着他們在商業上的困難，和在經濟上所處的困境。保羅所告訴他在哥林多的讀者的，是這種患難的試驗和使人憐憫的貧窮，而結果却顯出了這種樂捐的厚恩。在這裡所提到的樂捐這個字，原來的意思是單純或單一的意念。因此它的意義似乎是說：由不自私的念頭和利他的打算，所激起的對別人救濟的一種純眞的意圖；自是以後這個字的意義，正如在這裏所使用的一樣，乃是論及樂捐和慷慨。如果說把本書信最初七章中所提示出來的信息，加以具體化的是『實在』，則樂捐（或慷慨）應是第八章和第九章中所陳述的書的主題。

保羅宜稱這些馬其頓的信徒們，『……是按着力量，並且也過了力量，自己甘心樂意的捐助。』這個意思是說他們的捐獻不僅是按照他們的產業和收入，並且也超過了他們微薄財源的限制，並且更進一步的講，它完全是出乎心甘情願和極其自然的作爲；這種捐獻乃是『甘心樂意』的。

這些基督徒更進一步的表明了他們的樂捐和慷慨，他們沒有等到從使徒那裏得着任何的建議，就開始求告他讓他們得以享有這些特殊的榮耀，使他們在對爲耶路撒冷同道的基督徒所捐獻的救濟事工

上，能得着一份盡力的特權。他接着說他們在他們靈裏所作的表現，更加增了他的驚異。他們不僅是在捐獻上，超過了他所預期的數目，並且他們首先乃是把他們自己獻給了主，然後又甘願作保羅的僕人。藉着他使他們能以獻上他們的餽贈。神賜給他們的恩典，所顯明出來的主要外觀，乃是自我降服。它就是他們慷慨最顯著的特徵。

馬其頓人向神和祂的使徒所顯出的這種自我獻身的結果，乃是保羅在他的書信中所寫的主要信息。他藉着提多的手，把這封信送到他們中間來。他吩咐他所信任的朋友立刻回到哥林多去，並且到那裏去完成他在最近一次訪問所開始而未竟之功。或者，像保羅在他對這些哥林多人所寫的信中表明的一樣，他已經『勸提多，既然在你們中間開辦這慈惠的事，就當辦成了。』

當我們再一次的想到在馬其頓的基督徒中間，這種足以使人效法的慷慨，並且在學習下面接着所要提到的教訓時，所應該注意到的是，當保羅在論到教會的捐贈時，他從來沒有使用過「金錢」這個字，而是使用一個適得其份的片語，如「恩典」，事奉或「職事」，在事奉中的交通或「在服事中的交通」，寬厚或「豐富」「福份」，對「愛心的證明」或愛心的彰顯。

所有這些片語，都是美麗的，並且都具有豐富的意義。在這些片語中，第一個可能是其中最具有意義的一個。按照使徒的觀點，樂捐是一種恩典。慷慨豁達乃是一種領受來的恩賜。它是一種從神那裏來的恩賜。是一種天賦的才能。有些人所具有的這種才能表現得極爲顯著，而其他的人却以缺乏這種恩賜而爲人所知。然而它却像其它的才能一樣，能夠加以培養和扶植。最好是每一個信徒都能把這種

恩賜加以操練，以使他能發揮出全部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有些時候會激勵人去遵行別人所表現出來的慷慨，尤其是貧窮的人所表現出來的榜樣，就像這些馬其頓人一樣，能激起別人的慷慨。

馬其頓的基督徒表現出了某些特點，其程度或多或少是每一個基督徒所應該表現出來的。在面臨着每一件對救濟的要求，回答每一個對痛苦和需要的申訴時，一個人應該有所反應，表現出一些屬於心甘情願，犧牲，自發性，和自我降服的事件，而它們已經在這些心地寬大的馬其頓信徒中間，顯明出來了。

二 勸勉（八7—15）

當保羅把馬其頓人的情形，在他們的面前說明了以後，他現在對哥林多人加以勸勉，要他們也表現出同樣的慷慨大度。他在他的引言中所使用的語氣是仁慈而和善的。他稱讚他們業已表現出來的在基督徒恩典上所得着的豐富供應，並且他示意他們，若是他們在慷慨的恩典上，也顯出充足豐富就更好了。『你們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識、熱心、和接待我們的愛心上，都格外顯出滿足來，就當在這慈善的事上，也格外顯出滿足來。』

保羅所說的這些恩典都被認爲是聖靈的恩賜。他所指的『信心』是一種特別的賦與。『口才』是教導和公開見證的恩賜。『知識』是關於屬神的事情。『熱心』是指對各種公義正直的熱誠。保羅或許把『待我們的愛心』解釋爲使我們緊密團契的愛心。

一個從來沒有領受過慷慨大度之恩賜的基督徒，可能具有上面所說的一切恩典。就許多人的例子來說，他們具有堅強的信心，流利的口才，淵博的知識，無可置疑的熱心，熱誠的愛他的朋友，但是每當爲海外貧苦的聖徒擔憂的時候，他們却顯出缺乏眞摯的慷慨。

正如施捨是一種恩典，所以在受着强迫而不得不這樣作的時候，這種恩典就歸於無有了。保羅並沒有吩咐哥林多人。他沒有向他們下達獨斷的命令。他僅僅是提到馬其頓人所具有的慷慨大度，因此，由於在哥林多人的面前提出這件事以作爲他們的榜樣，藉此他可以證明他們在基督徒愛心上所顯明的實在情形。

保羅以愛心作爲他們這種慷慨大度的動機，這一個陳述，促使他對於愛的最高範例，作一個詳盡的論述，而這也是永遠存在於他思維中的一個題目。他論到『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在這裏是愛與自我犧牲的至高表現。基督在沒有降臨到這個世界來以前，祂具有天上所有一切的榮耀，和神性中一切的崇高與尊榮。可是祂爲了我們的原故而捨棄了這一切。祂成爲了一個人，並且親自『取了奴僕的形像。』『爲了要使我們得着福氣，祂甘心情願的自處於貧賤。不但是在靈性的富足上得蒙祝福，並且要使我們在祂的救恩中享有諸般的豐盛。正如保羅提醒哥林多人的一樣：『祂本來富足，却爲你們成了貧窮，叫你們因他的貧窮，可以成爲富足。』

保羅在陳述過這種基督徒愛心的例證以後，他可以恰如其份的吩咐哥林多人，表明基督徒對衆人的愛心來。然而他却謹愼從事的沒有去吩咐他們。他僅僅是表白了一個意見：『我在這事上把我的意見

告訴你們。』他宣稱他所作的是忠告而不是吩咐，以這種方法來對付像他們這樣的人乃是合宜的。因爲關於捐獻這一件事，他們並不是附依在最先採取這種作爲的人，而是最先甘心情願這樣作的人，並且這乃是遠在一年以前所發起的事。因此，他勸告他們要繼續的推行這個計劃，使他們這種出乎自願的作爲，能夠與他們湊足這個捐獻的迅速情形相等，最低限度他們得下定這個決心。因爲在施捨中所表現出來的慷慨，其鑒別標準，與其說是靠財富，則不如說是靠心甘情願的程度。若是有人熱心要在這件事上有份，則神就會以他所能領受的恩典爲準，以作爲對他加以讚賞的尺度，『因爲人若有願作的心，必蒙悅納，乃是照他所有的，並不是照他所無的。』

保羅藉著陳述其它與基督仁慈行爲有關的律則，來結束這一段親切的勸告性的話語，對於同道基督徒的施捨，是一件相互體恤的事情。使徒明白的說，他並不是提議要他在哥林多的朋友冒着困苦的危險，而捐獻出來救濟別人。衆人所承擔的重擔必須要平均。他們的富有，可以在目前用來救濟在猶太基督徒的缺乏，但是可能有些時候，在猶太的基督徒也會享有救濟在哥林多的基督徒之特權。平等的原則是應該加以維持的。

保羅爲了要把這一個事實解辯得更爲明白起見，他引述了以色列的衆兒女所遭受到的經驗，當他們在曠野旅行，每天早上收集嗎哪的時候，經上記着說：『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在以色列的事例上，似乎這一個法則是藉着某些神蹟的方法所成就的，所以在神所作的預備中，沒有一個人會感到少，也沒有一個人會感到多。在基督徒的事例上，其一般原則的結果，不是每一個基督徒對

屬世物質的佔有，都得着恰恰相等的一份，而是說在表現出來的情形上，沒有人因爲他的需要已被別人知道，並且是在別人力所能及可以救濟的情況下，而仍讓他受着窘迫的痛苦。保羅所示意出來的這個原則，可以應用在哥林多人的身上，正如他再度提醒他們的，這一個事奉將會解決在耶路撒冷母會的信徒所遭遇的困境，但是他向他們所作的提示，仍是藉着忠告而不是藉着吩咐。

三　使者（八16—九5）

託管基金在運用時必須要謹慎從事。特別是對那些窮苦之人所捐獻的基金更應該如此，他們爲了救濟別人而犧牲自己。以救助那些比他們要受苦更深的人。像這樣的謹愼，不僅是在運用的時候能夠得着極大的效果，並且也可以防止任何可能引起不誠實和浪費的猜疑。

因此，保羅在指派一些有名望的基督徒，以作爲接收這些送給在耶路撒冷遭受痛苦的聖徒之餽贈的代表，並把它們轉送給那些需要的人時，表現了他極大的智慧。

當保羅向這些基督徒示意他們應該湊齊他們業已開始了的餽贈之後，他懇切的吩咐他們，要他們指定代表以看管他們的餽贈。

在他們這些人中間，他首先提到的是他所信任的朋友提多。他曾從哥林多帶着好消息而在馬其頓與保羅相遇。保羅感謝神，因爲祂把他所感到的對這件事情同樣關切的心情，也放在提多的心中。當保羅提到這種捐募時，他在語法上表示出了一個極細緻的筆觸：『多謝神，感動提多的心，叫他待你們

殷勤，像我一樣。』提多對這種捐募所感到的關切，也就表示了他對哥林多人的『殷勤』。他們可能會思想到提多對救濟基金的關切，乃是代表對耶路撒冷貧苦聖徒的熱心，然而它實在却是爲了哥林多人的。若是他們在這個基金的籌募上，沒有慷慨的捐贈，主要蒙受損失的乃是他們。

據說提多很欣然的接受了這個新的任命。誠然，對他是用不着請求的。他對於這件事是那麼的充滿了熱誠，以致他動身到他們那裏去，也是出於他自己所作的主動的選擇。

作爲他的同工，保羅打發了一個人與他同去，『這人在福音上得了衆教會的稱讚。』至於要揣測究竟誰是這位同道的基督徒，其結果將是徒然的。哥林多人已經對他極爲熟悉，因爲他對基督徒的信仰所作的虔誠事奉，已經贏得了所有信徒對他的讚美。他不僅是得著了衆教會的稱讚，並且他們還推舉他在保羅的旅程上與他作伴，以及在捐募餽贈上作他的助手，以使基督得着榮耀，並且使保羅的責任也可以因此而減輕。

這一個任命得着了保羅完全的同意，因爲他要有確切的把握在運用慈善基金的事件上，不使他的行爲給人留下任何批評或猜疑的餘地。保羅打定了主意要作絕對誠實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是在人面前，也是這樣。』

使保羅必須作這種預防的工作，已經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了，即令是像他這樣純正的生活和潔淨的動機，尚且不能免於猜疑和譭謗。他的仇敵們無聊得甚至於暗示他對於捐募的關切，乃是出於自私的動機，而且說他對於籌募這樣一大筆捐款所表現出來的熱誠，在某些方面是值得猜疑的。誠然，保羅在

他的行爲上必須要謹愼從事，而在今日一般受託掌管慈善和宣教事工的基金之人，也更應該特別小心。他們應該歡迎有能力的司庫，查賬員，和嫻熟的會計師的任命；藉着這樣使他們的名聲得着維護，並且防止人對於他們的投資有任何效力不佳，不誠實，或有欺騙的怨言。

對於託管哥林多人所籌募的款項，保羅所打發的副手，是一個『兄弟』，『這人的熱心，我們在許多事上，屢次試驗過，現在他因爲深信你們，就更加熱心了。』這裏所說的深信，乃是他在哥林多人中間所獲致的。保羅曾在多方面屢次的試驗過他的忠心，並且他現在發現他在基督的事工上比以前更加熱心，熱誠的想擔負起到哥林多去的使命，因爲他對哥林多教會感到極大的熱心，而這點也是受了保羅的激勵。

照這樣說來，哥林多人對於這三位代表能夠毫無猶豫和疑問的加以接待。在涉及與哥林多教會利益有關的事情上，若是他們對於提多有所查詢，他們可以把他當着保羅親近的同事和同工來吩咐他。至於別的受託之人，可以說他們是衆教會所特別推選出來的代表。這樣已足可維護他們的立場和能力了。然而保羅却接着說，這些人是他們的主的一個尊榮。他們是『基督的榮耀。』

他力主哥林多人要對他們加以接待，並且要熱誠和慷慨的響應他們的訴求，而使所有很快就要知道他們任務的衆教會，能夠因激勵了哥林多兄弟之誼的誠摯愛心獲得證明而歡欣快樂，並且爲他們的慷慨捐和對基督的忠心而歡呼。（16—24）

這樣一來，保羅陳述明白了他所以要打發使者到哥林多教會去的一個理由。爲了防止人們猜疑慈善

基金的運用有任何不誠實或濫用的情形，正是現代教會必須指派委員會或執行機構的原因。

然而，它還具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功能，即保證推行的有效性。個人的事業和獨立的組織，一般的說來比較缺乏經濟性，而其活動的結果，也比一般教會聯合組成的大單位所發起的執行機構缺少永久性，令人滿意的程度也不如前者。

保羅可以單獨到哥林多去，也能夠按着他週詳的處置，籌足所需要動用的基金，但是他知道若是這些饋贈信託給一個有能力勝任的團體和可以信得過的人，則捐贈者將會顯得更甘心情願和更慷慨大方。

他還提到打發一個信託團體去的另一個相關理由。他知道若是這些饋贈能很快的籌齊，並且能夠照他所熱心企求的在他來到以前湊足捐贈的數目，他就能獻出他全部的精力，從事對教會屬靈上的訓誨工作。這一個捐募是很重要的，但是他對信徒的訓誨和勤勉，所關切的程度却更大。

我們應該一直記住這一點，就是在教會中的慈善救濟工作，是不能忽視或取消的。一個不施捨的教會是不能存在的。然而却有人認爲教會在籌募基金的事上，會佔據太多的時間和精力，以致忽略了對靈性生活的培養。這兩者是不可分離的，但是絕不能讓前者取代了後者的地位。

保羅在勤勉哥林多的基督徒，要他們在他來到以前湊足他們的捐獻時，他差不多很詼諧的訴諸了他們的驕傲。論到『供給在耶路撒冷聖徒的事，』他『不必』再寫信給像他們這樣的人了，因爲他已很清楚的知道了他們熱心的關切。也曾經在馬其頓人面前誇獎他們，告訴他們這些亞該亞的基督徒對於

這件事所抱的熱誠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了。事實上，關於他們的熱心的這個報告，已經在馬其頓激勵了許多人對於這件事慷慨捐輸。現在他打發提多和他的同伴去證明當他宣稱說，他們對於餽贈的事已經預備好了時，他的稱讚並不是一個虛無的誇飾。他急於要使他的宣稱得着試驗和證明。因爲若是那些可能與他同行的馬其頓人，一旦發現哥林多人在參與這件捐募的事上並沒有預備好時，那的確是一件不幸的事。毫無疑問的，那樣將使他受到很大的窘困，並且也使那些他曾經表示過極大信任的人，感到難以爲情。

爲了要避免這種可能發生的不愉快情形起見，他考慮到在事先有打發這三個弟兄去作一番安頓的必要，及時收集他們所應許的餽贈。他深願這些餽贈乃是眞正佈施之物，一種眞正出乎愛心的禮物，而不是一些似乎是從他們那裏强奪來的物品。

若是現代教會中的會友對於管家的原則能夠得着這樣細心的教訓，慇勤的關心着慈善事工，那麼對於特別事故也就沒有訴諸情感的必要，而宣教的執行機構，或是其它的機關，却發現他們是如此甘願的捐獻，並且這些捐贈在實質上永遠是一種出乎自由意志的奉獻，和出乎愛心的禮物，如此就好得多了。

四　鼓勵（九6—15）

有些人可能會感覺到，保羅在向哥林多人推舉收集這些籌募的款項之人時，可能不是出於最崇高的

動機。他把哥林多人所表現出來的慷慨大方的情形報告給馬其頓人聽，以說服他們使他們也慷慨的樂捐。接着他又轉過身來，向哥林多人描述馬其頓人樂捐的榜樣，藉以勸勉他們再一次的更新他們所表現過的慷慨大方。更甚的是，他勸勉哥林多人對於所籌募的救濟基金要慷慨的捐輸，以免在他來的時候使他受窘，因爲他曾在別人的面前誇讚他們的慷慨樂捐，並且他也不願意他所說的話，被證明爲不眞實的。然而在這些情形之下，使徒的這些申訴可能是合宜的。

當保羅在結束論及與耶路撒冷受苦的基督徒籌募基金有關的信息時，他表明了他對待哥林多人的動機不僅是適當的，並且也可應用在歷代以來所有的基督徒身上。第一，他鼓勵哥林多人，要他們在他們的饋贈上表現出他們的慷慨大方，因爲這些饋贈會毫無疑問的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中帶來豐富的結果。「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眞的。」這是應用在生活中每一種經驗上的自然定律。一個撒種撒得少的人，則他收割的也一定很少；在撒種的預備工作中，表現得慷慨的人，則他在收割時定會得着豐富的結果。慈善的救濟工作，並不是拋棄糟蹋，而是在撒種，就其最眞實的意義而論，它乃是一種投資。確然無疑的，它定會得着酬報。他們不僅是「積儹財寶在天上」並且就是在現在，他們也要在這個世界上，得着他們的收割。

當然，慈善事業不能予以商業化，若是基於賞賜的觀點來推行慈善事工，則它就不復成爲慈善了。但是它也不能是出乎勉强的。從事慈善工作的人，在作的時候必須「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他的行爲必須要按照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和意欲，不可以帶着發怨言的態度，或是憂傷和後悔，或是「作

難」，或是出於「勉强」，或是由於環境的逼迫，或者是懼怕批評，或是由於他那個社會的習尙。」因爲捐得樂意的人，是上帝所喜愛的。」他的稱讚並不決定於施捨數目的多少，而是施捨的人的心意，並且在這一點上，一個人是能夠安全地信靠神的。

捐得樂意的人，往往在他的財富上得着加增，這乃是符合神之眷佑計劃的。「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祂有這種能力，並且這也是祂的習慣，要把大量的財富賜給慷慨樂捐的人，以使他們常常有足夠的供給來對付自己所可能遭受的每一個危機。並且除了他對別人的救濟以外，還有多餘剩下來的。這種本乎恩典的預備，是與詩篇的作者所說的話相符合的：

「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
他的仁義存到永遠。」

舊約的信徒發現慈善工作就是得着神稱讚和神祝福所撒的種子，並且它將會生出長住不變的果實，這一點乃是他們親身所歷的經驗。

對於跟從基督的人而言，他們可以盼望有一個相類似的經驗。「那賜種給撒種的，賜糧給人吃的，必多多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子，又增添你們仁義的果子。叫你們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捨。」這是一個很肯綮的陳述，說明了那些多多施捨的人，常常可以盼望他們施捨的機會和能力，能夠得着加增。他們在凡事上都能得着富足，以致他們能隨時作慷慨的施捨。然而這個律則並非是沒有例外的；就一般

的情形而論，對於操練這種基督徒施捨的恩典時，它是可以給人帶來鼓勵的，這些甘心樂意施捨的人，在他們的靈性上永遠能夠得着富足，並且在操練這種恩賜的時候，時常能夠得着加增的能力。

保羅對於這些慷慨施捨所得來的公義的果子，只略略的提了一下，而沒有加以詳細的論述。這件事太明顯了，一個施捨的人在他自己的生命中，將要得着他撒種的收成，但是他的慈善作爲，很明顯的會在他們所救濟之人的生活中結出果子來。因此，當保羅在論到爲在耶路撒冷遭遇困乏的基督徒籌募救濟款項的時候，他說明了「辦這供給的事」，定會補足「聖徒的缺乏」，藉此以鼓勵他們慷慨的樂捐。誠然，當他把受困乏之人所遭受的貧乏、痛苦，和焦急的情景對他自己描述，並且說藉着他們的餽贈，能夠使他們得着實在的救濟，像這樣的勸勉，的確能够使他們在捐獻的時候，感到快樂。

保羅爲了要鼓勵他的讀者慷慨樂捐起見，他說明了這種慈善作爲的第三個結果，即這樣的餽贈能使他們獻上感謝。他指明了他們這種慷慨樂捐的情形，定會激勵他們唱出一首偉大的讚美詩歌，其結果是叫「許多人越發感謝神。」

這種感謝，具有兩個理由。第一，受惠者由於像這種基督徒同情心的表現而感到歡欣快樂。他們定會因你們「多多的捐錢（譯者註：本節經文在中文版中所說的捐錢在英文中相對應之字爲：contribution）即廣義的捐募，與本書的作者在前面所說保羅沒有特別提到「錢」（money）的陳述，並無矛盾或抵觸的情形，敬希讀者會意）給他們和衆人」便將榮耀歸於神，然而有一個使他們特別會感到

歡欣快樂的原因，則是藉着在外邦基督徒中間所籌集捐募的餽贈，證明了他們在信心上實在和眞實的情形，並且也表明了他們對於他們所承認的基督福音的忠心。

這件事是使徒所深深關懷的。的確，這也就是爲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籌集捐贈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深願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能够知道在外邦的信徒們所懷有眞摯的感情，並且他還盼望猶太人和外邦人兩方面，都能認出並且表明他們在基督裏的合一。

上面這一段話的意義，乃是保羅在結束他對他們所作勉勵性的申訴中，所表明的最後一部份。在猶太的衆基督徒，不僅是會因爲他們在外邦的朋友對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愛心，而同心合一的把感謝讚美歸與神，並且他們還會在施恩的寶座前，爲着這些外邦的朋友獻上他們的代求。他們一定會同心合一的，爲在哥林多的基督徒代求，『爲你們祈禱。』並且承認神在他們的中間，顯明了『極大的恩賜。』

當保羅思想到這種蒙福之結果的時候，他不禁脫口而出，唱出了他在結束這段經文時的讚美詩歌：『感謝神，因祂有說不盡的恩賜。』有許多的人，他們感覺到上面的這些話，在解釋的時候，僅只能認爲是直接的指基督爲『神的恩賜，』而言。然而，那些把這個片語以更直接的方法，與緊接在下面所要提出之經文中的思維相關連在一起的人，也可以說是對的。保羅一直都是那樣渴切的盼望猶太的基督徒和外邦的基督徒，都能把使他們分離的敵視和偏見放置在一邊，以使他在向自己描述在這種和諧與摯愛，以及在同情與愛心中所結出來的果子時，能够從他的內心中發出感謝的聲音來。外邦的基督徒對在基督裏的猶太弟兄，所表現出明顯慷慨樂捐，定必能得着這樣的結果。這的確是一個寶貴的

恩賜，其價值誠非言語所能形容的。

在這兩種解釋中，無論是就那一種，對神所獻上感謝的原因，自必是神藉着祂的兒子，所顯明的說不出的恩賜和良善。基督是神本乎愛心的恩賜。在祂裏面，可以找到一切慈善作爲的動機。祂是一切恩典的具形體和源頭，並且我們要因爲祂而向神獻上感謝，祂是各種良善和完全恩典的賜與者。

叁　保羅對他使徒權柄的辯護（十一—十三10）

一　屬神的權柄（十）

1　運用（十1—11）

在保羅致哥林多人第二封書信的結束四章中，其內容乃是在證明他作爲一位基督使徒的權柄。這幾章經文，在其語調和用意上，都與前面的幾章經文顯得大不相同，以致有許多人都認爲它們可以彼此分開，組成一封獨立的書信；並且他們據此以作爲結論，認爲以前的各章是這封致哥林多人後書的以前所寫的一封嚴厲的書信，而這封書信是在其開始的部份就提到了的。

根據本書信這一部份中顯而易見的用意，已足以表明在語調上的對比。在本書信一開始的前幾章中，保羅講話的對象，是衆信徒的大團體，他把他們當作他的朋友，盡量的想除去由別人在他們思想中所挑起的某種對他的守正不阿和誠摯的猜疑。在這幾章結束的經文中，保羅沒有直接的與他們講話，他嚴厲的責備那些殘酷地攻擊他，和盡可能來抑制他的影響，以及敗壞他福音的仇敵。這些仇敵似乎是帶着書信從耶路撒冷母會來的，然而這些書信却可能是僞造的。他們宣稱是基督眞正的使徒，並且以與祂具有某種特殊關係而誇口。他們似乎是屬於那個爲人熟知的猶太派的基督徒團體。他們試着要把摩西的律法和基督白白的恩典聯合在一起。他們的動機是自私的，以錢財爲他們的着眼點。他

們在哥林多教會中的影響力，變得那麼樣的大，使保羅感覺到有對他們加以嚴厲指責的必要，這一個責備一般均稱之爲「大責備」。

如果這些語言是嚴厲的，並且是帶有感情的，則保羅不能被人定以敏感和壞脾氣的罪。他相信哥林多教會的生命現在已瀕於險境。他說這話並不是由於他個人的懊怒，而是因爲他是基督的一位使徒。他不願意他的工作，被那些想設法敗壞教會的假師傅所摧毀。

並且還有一種可能，即有一些哥林多的基督徒，已經墮入了使人憂慮的道德錯誤中。保羅由於他行將到他們中間去的訪問，而對那些虛假的教師們加以責備，並且要呼喚那些有過犯的人悔改，使他們得着更新，而在他到來以前，免除了那種使人感到痛苦而必須要執行的懲戒。

假師傅們對保羅的指控有如下幾點，(1)指控他懦怯，輭弱，和缺乏效力，(2)沒有具備對基督和祂眞實福音之全備知識，(3)指控他沒有接受薪俸，是由於自覺到他是一個騙子。

因此，他在這一段爲自己辯護的經文中，依次的回答了這些指控。(1)他宣稱他領受得有屬神的權柄，若是需要的話，他定必要對這種權力加以運用，並且這一點不是藉着虛假的驕傲，而是藉着實際的成就來測度的（第十章）。(2)他爲他所宣稱的純正福音作辯（十一1—6）。(3)他說明了他拒絕由於他宣教工作的勞苦而接受任何酬報的理由（十一7—15）。其次，他說明了能够藉以自豪和證明他使徒權柄的根據（十一16—十二10）。接着，在他表示了個人的愛心之後，他警告了教會中有過錯的會友和假師傅們，藉此以結束他對自己所作的維護（十二11—十三10）。

他以一個個人的和溫柔的申訴，以作爲他的開始：「我保羅……如今親自藉着基督的溫柔和平勸你們。」這一段話與他在對自己所作的維護中最嚴厲的指責，成了一個明顯的對比；但是有一點是我們在這裡所要注意的，就是無論他是如何的帶着感情來攻擊他的仇敵，他總未失去他自制的力量和清明的神志，或使他忘懷了他是耶穌基督的僕人。因此，他在這裡首先以他的主的溫柔和平，來喚起他們的注意。他示意出這點是所有承認作基督僕人的人所應該表示出來的，使他們在行動上能遵行他自己所立定的規範。

因此，使人們注意到他的本身，並且列舉出這些德性，有一個特殊的理由。他正在開始作一個維護，以有力的答覆那些由於誤解他前一次到哥林多去的時候所顯出的溫柔和平，而對於他個人所發起的攻擊。批評他的人曾經宣稱過，當他來到的時候，他的行爲是懦怯的並且是應該受人輕視的，但是當他離開了他們以後，他却以勇敢無畏的書信來回答他們。他引述了他的仇敵們的一個無情嘲笑，「我保羅就是與你們見面的時候是謙卑的，不在你們那裡的時候，向你們是勇敢的。」這一種不和善的指控，可能是當他與他們在一起的時候，他自己對他們所顯明的是溫柔和忍耐，但是結果他却寫了封簡短和嚴厲的書信。他的行爲曾被人錯誤的予以低估，而認爲是軟弱而懦怯的，其原因乃是他們認爲他缺少能力和屬神的權柄（1）。

他現在所堅持的，是他確曾具有一種權柄和能力，若是必要的話，他要加以使用，但是他却勸勉他

們不要使他來執行這種令人憂傷而必要的懲戒。『有人以爲我是憑着血氣行事，我也以爲必須用勇敢待這等人。求你們不要叫我在你們那裡的時候，有這樣的勇敢。』在那個時候，他會預期帶着嚴厲的責備，來對付某些人，但是他却希望哥林多的基督徒不在這些人的中間。這些嚴厲的指責，是用來對付假師傅的，並且他要藉着嚴厲的懲戒，以表明他的勇敢和帶有信心的作爲。

這些仇敵們曾指控他是一個『憑着血氣行事』的人。他嚴厲的對這種指控答辯，『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但却不憑着血氣爭戰。』他在這裡玩索着『血氣』這個字眼，並且示意出它相反的用途。他承認他意識得到人類的軟弱和限制，但是他在人類情怯和懼怕的動機上却是沒有罪的，『因爲』，他說『我們雖在血氣中行事，却不憑着血氣爭戰。』（2）。

他在從事這種屬靈戰爭時所使用的武器，不是屬世的和屬肉體的。它們並不是出乎這些軟弱的人類本性，而是神所供給的大有能力的兵器，使他能全然瓦解那些詆毀他福音的人所據有的營壘。保羅靠着這種屬神的權能，使他成功。『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人類思辯的諸體系，如像高傲的希臘哲學，由於它們與神所啓示的眞理相敵對，所以它們在交託給使徒的大能之前，就站立不住了。它能夠俘獲所有叛逆的思想，並且能把人的心意奪回，使他們順服基督（4—5）

姑無論在哥林多的教會中所存在的不順服是什麼，總之保羅已經完全準備妥當以表明他的能力，要對這種不順服的行爲加以指責，並且要制服它。但是他却深願耽延時日，一直到這個教會中的信徒

們，完全的建立了他們甘心情願來順服它的心情，然後他才接着來對付那些作假師傅的，這些人實在是應該爲他們的固執不化，和他們對這位使徒的權柄所表示出來的叛逆行爲接受懲罰（6）。

他警告哥林多人，不要因爲表面的和膚淺的判斷以致受到了別人錯誤的帶領：『你們是看眼前的嗎？』他們應該有一個更深的觀察。他們不應該由於假師傅們愚拙的狂妄，而竟這樣容易的受到錯誤的帶領。這些假師傅宣稱他們與基督具有一種特殊和親切的關係，並且假冒是祂所特派的使者。哥林多人最好要對於像這樣的宣稱作一個較爲愼重的考慮，那麼他們就會得着一個結論，即他們所有這些虛無的狂傲，在實際上乃是保羅所沒有的。『倘若有人自信是屬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屬基督，我們也是如何屬基督的』。（7）

如果保羅實在以他與主所具有的特殊關係，並且以基督唯獨的把權柄和能力交託給他而引以爲榮耀的話，這也不是一個虛無的狂傲。當他到達哥林多的時候，也不致被人認爲是一個騙子而感到『慚愧』。這種權柄和能力已經交託給他了，其目的是要他來對哥林多教會施以訓誨，而不是要使哥林多人遭受毀滅。主已經賜下了這一切的恩賜『是要造就你們，並不是要敗壞你們。』（8）

除非有絕對的必要，這種權柄不是用在執行刑罰和懲戒的方法上。保羅所說的嚴厲程度不會過於此，以致被人看起來似乎他的『信』中含有威脅性，或是顯得『威嚇』他們，好像是要嚇住哥林多人似的。他的仇敵所作的含有輕視性的嘲笑，已經傳到他的耳中；『因爲有人說，他的信又沉重反利害，及至見面，却是氣貌不揚，言語粗俗的』。（10）

保羅對於這樣的諷刺所作的回答是，任何講這樣話的人可以確信，當保羅到達的時候，他會表現出像他不在他們之間，藉着書信所表現出來的嚴厲情形一樣。『這等人當想，我們不在那裡的時候，信上的言語如何，見面的時候，行事也必如何。』（11）

論到保羅個人的外貌，有人作過許多的臆測，並且一般的傳聞在事實上乃是沒有根據的。他被人形容爲一個醜陋而短小的猶太人，禿頭、肥胖、曲腿、弓肩。他們不僅是把他的外貌形容成這種古怪的樣子，並且說他身體上帶着某些令人輕蔑的可恥的疾病，例如說他害了眼炎或癲癇等。

對於他身體上曾受過極大痛苦的事實，他行將加以證實（十二7—10）。論到這種「在肉體上的刺」。究竟是癲癇症，或者是使徒的外貌長得不令人喜悅，這種臆測乃是殘酷的，並且也沒有這個必要。在現在所提到的這段經文中，對於他的外貌並沒有任何的影射。這種對他的諷刺，說他在身體上『氣貌不揚』，和『言語粗俗』，並沒有用來說明他身體上的任何缺陷。其用意乃是用來說明當他在遠距離的地方時，在信中所表現出的大膽和嚴厲，並且藉此以比照出他的品格和他的行爲。在這裡可能提到他上一次來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溫柔和忍耐，而這些氣質却被誤認爲是軟弱和懦怯。這點與他在促使教會中的會友對他們的爭競悔改的簡短而嚴厲的書信中所提出來的，成了一個明顯的對比。所以他的仇敵說：「這個人在他的信中所寫的，夠得上利害和沉重，但是當他來的時候，在行爲上竟表現得那樣懦怯，而他的言詞也是不值一笑的。」

我們必須要記住，這一點乃是保羅所反駁的虛假指控。他回答說，當他回來親自與他們在一起的時

候，他的言詞，將會如同他信上面所表現的一樣，滿帶着能力和勇氣。現在若有人爭辯着，認爲這一段經文乃是論到使徒個人的外貌，則其唯一可能的結論是，他在肉體上的外貌，即令不使人感動，也會使人具有深刻的印象，因爲這一點與他在信中所使用的字句，具有性質相同的特徵。

然而這裡所論到的一切，多少都偏離了這一段經文中所提示出的信息。它所涵蓄的內容，在使徒的方面，是一個對屬神權柄的宣稱。這種能力所具有的特點是，姑無論屬人的工具是什麼，它有足夠的能力攻破在知識上和靈性上引以爲驕傲的營壘，即一切據以反對基督福音的要塞，並且有能力『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我們並不認爲唯有保羅才具有這樣的能力。與他所領受的相同的能力，總是以同樣的程度應許給一切對基督懷有相等敬虔之心，並且效法要以這樣的態度來宣揚福音的人。

2 度量（十12—18）

這一段短文的意義，由於其諷刺及反語式的文體而使其多少有些隱晦不明。保羅一直都堅持着，他的仇敵用來反對他，說他軟弱和懦怯的指控，乃是虛假的。他在這裡承認他缺少一樣勇氣。就是他不敢像他所認識的那樣行事。他沒有勇氣爲他所沒有具備的能力而驕傲，或是宣稱一種他從來不知道的與基督之間的關係。他承認他甚至沒有勇氣把他自己列在他們之間，更不敢把他本人與那些僅在他們自己讚美中顯得偉大，和推舉自己而顯得出色的人作一比較。使徒的這些仇敵們，組成了一

個互相稱讚和標榜的社群。他們以自己的成就，作爲卓越的標準，並且以達到這個標準而彼此相互祝賀：『他們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較自己，乃是不通達的。』像這種互相標榜和讚揚的社群，直到今日仍是普遍流行的，甚至於連宗教團體中仍然能發現這種社群。然而，按照使徒的看法，在心意上面所特定的這種態度，在知識上並不能指明出已經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標準。這種人乃是「不通達的」。（12）

若是這些對於他們自己的成就自滿自足的自我讚揚者，願意與那些工作上表現出眞正重要意義之人相比較時，則這點就會是一個更爲聰明的標記了。

保羅的仇敵所可能達到的成就，僅不過是他們擅自侵入了他勞苦作工的範圍之內，並且他們所引以爲驕傲的根據，僅是他們已經偷走了一些他所帶領悔改的人。若是他們把他們自己的成就，與哥林多教會的創立者保羅的成就作一比較，則他們就很少會誇口了。

就保羅自己的一方面而言，他決不使他的誇口超過他自己的實際工作範圍以外。他要把他自己限制在神爲他所界定的地段之內，這一個地段包括哥林多和他在這個城中所帶領悔改之人在內（13）

他並不强制自己超出他所從事的工作範圍之外，如果他沒有領受到哥林多來的屬神的付託，那麼他可能就會這樣作了。甚至當他兼程的趕到這個城來，並且作爲第一個宣揚基督福音的人時，他也是在他被指定的使徒工作的範圍之內。（14）

這樣說來，保羅爲他所成就的工作誇口，並沒有超過他所領受的合法地段的範圍之外。他並不像那

些假師傅們一樣，以敗壞他所建立的教會之企圖而感到歡欣。他不把別人所作成的工作宣稱是自己的成就。他對他自己在哥林多努力工作所得來的結果感到滿意。事實上，由於他在那裡帶領的日見增多的悔改者之基督徒熱誠，他希望他能夠擴展他使徒工作的範圍，並且從他們的支持上得着幫助，使他甚至能夠把福音傳到哥林多以外尚未蒙福音感化的地方去。他並不願意像有些人的作爲一樣，在神所指派給別人所成就的工作範圍之內，要求他的榮譽。（15—16）

然而，無論在任何事件上，保羅總沒有爲他自己爭取榮譽。他堅決的主張，作爲一個基督的僕人，所引以爲快樂和滿足的根據僅只有一個，作斷然宣稱的主張也只有一個。它並不是驕傲的自我稱頌，而是以神的恩典而誇口，因爲一切的成就，都是藉着神的恩典所作成的。正如先知耶利米所說的：『誇口的却因他有聰明，認識我是耶和華。』（耶利米書九24）因爲他在凡事上都把一切榮耀歸於神，所以對他自己的稱讚，並不是眞正的從人那裡來的，而是從主耶和華那裡來的（17—18）

保羅在這裡示意出，他自己就是一個在主裡面誇口的人。他在事奉上的能力，雖爲他的仇敵所否認，但是却有一個屬神的信託。主已經表明了他對保羅的嘉許，但却沒有稱讚假師傅們，這乃是祂藉着保羅在哥林多教會中成就的工作而表現出來的。

二　神的忌邪（十一1—15）

1　假教訓（十一1—6）

沒有一個忠心的工作者能夠忍受得住，比他看到他的工作遭受敗壞所使他感受到的，更爲强烈的痛苦。這一點對於一個靈魂工作者而言，更是眞實的。再也沒有一件事情比他得知親情已成陌路，信心已受抑制，信仰已受到敗壞，更能使他痛苦了。

所以，要明白保羅由於耶路撒冷來的假師傅，在哥林多信徒之間所作的極大的敗壞工作，而使他感受到的痛苦是並不困難的。保羅爲了要表明他所作的宣稱是如何的荒謬悖理起見，他已經論到他使徒事奉工作的成就，這點哥林多教會就是一個表現和明證。會進一步地說，也是一個屬神稱讚的印記。他所作的這種宣稱，聽起來好像是一種誇口，但是，除此以外他不知道尙有其它方法，可對付假師傅們在哥林多人的心意中所造成的他們那種自我榮耀的印象。他發現他必須採用他們所使用之謀略。他承認在形式上，它是愚拙的，但是他却說明了他採用這種作爲的理由。他爲一種似乎是荒謬悖理的作爲向他的讀者道歉，但是他却堅持他其所以這樣作，乃是爲了愛他們的原故。『但願你們寬容我這一點愚妄』他說：「誇口是一件愚拙的事；但是你們却在某些別的人面前，忍受了許多，並且我也確實的知道你們會原諒我這一點。我對於這一種愚拙作爲的理由是：『我爲你們起的憤恨，原是神那樣的憤恨。』假師傅們的誇口，已經迷惑了他們所帶領悔改的信徒，並且保羅爲了避免受到更大的敗壞起見，現在他必須要仿傚他們的愚拙。這樣說來，他的誇口並不是自私的。它是由於憤恨的親情和因懼怕而感受痛苦之愛心所發出來的。然而，他並不因自己的名聲或個人的特權被敗壞而害怕。神已把這種憤恨之情放在他的心中。正瀕於被敗壞之險境的，乃是神在哥林多人中間所作成的工作，而

他在他們中間所留下的產業，也正面臨喪失的危險。保羅在他的作爲上，一直就顯出是一位神的使者。他所立下的志願，就是要爲基督建立一個絕對忠於祂的教會：「因爲我曾把你們許配了一個丈夫，要把你們如同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

在這裡我們必須要加以注意的是，保羅這些話是指着整個的教會講的。若是把單獨個別的人認爲是基督的新婦，即會給人帶來不合乎聖經的觀念，並且能使人受到了錯誤的帶領。保羅爲了要帶領人向基督屈服，認祂爲主和主宰，他用了一個借喻的語法，說他已把教會許配給基督了，盼望教會能證明它的忠心，正如同一位眞實的新婦向他的丈夫忠心一樣。

然而，他却因懼怕而感到痛苦。他深恐這些虛假和冒充的師傅們，可能會帶領哥林多人偏離正道，而不一心一意向基督忠心，「就像蛇用詭詐誘惑了夏娃一樣。」他的懼怕也不是毫無根據的。這些仇敵所懷的實在意圖，就是要使他們「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哥林多的基督徒們對於這些欺騙人的，已經表現了過份的容忍。有些人會到他們中間來「另傳一個耶穌」，而這另一位耶穌並不是保羅所傳過的，他並不是基督，不是神的聖子，或者使他們「另受一個靈」的，而這個靈也不是他們所領受的，它並不是一個自由和快樂之靈，而是一個捆綁和懼怕的靈；並且使他們「另得一個福音，」從那上面他們接受了一個教禮的體系，和他們所認爲有功勞的善行，而不是一個出乎自由恩典和救贖愛心的信心。

當這樣的一位傳道人出現的時候，哥林多人很高雅的容忍了他們。「你們容讓他也就罷了，」這一

個句子，具有强烈的諷刺意味。保羅的意思似乎是：「當這樣的教師來臨的時候，你們對他們所懷有的妄念表現出的容讓，是十分可愛的。」並且保羅在他的示意中，提出了這個問題：「你們難道沒有思想過，你們應該對一位像我這樣把自己向你們證明是基督眞正的使徒之人容讓嗎？」他接着在下面又說：『但我想，我一點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他在這裡所說最大的使徒，可能是指彼得和約翰，或十二使徒之中其他的人而言。具有更大可能性的是，他說的這些話是以諷刺的語調論到那些假冒的師傅們，這些人已把他們自己强行放置在哥林多人的中間，並且這個片語還可以翻譯成「我並不比這些出名的使徒小一點，」或是「不比你們這些寶貴的使徒小一點。」

他承認在一個特殊的事例上，他可能不如這些教師。他的口才可能沒有他們好；他可能並沒有受過演講術的訓練；他可能並不像他們那樣的機智能以使用誘惑或虛僞的言語。然而對於屬神的知識和對於福音的實質眞理，他却是不缺乏的。關於這一點，當他在哥林多人中間作工的時候，曾向他們提供出了許多的證明。

再也沒有一件事能比得上人偏離保羅的教訓更爲可悲了。那些像這樣受到錯誤帶領的人，確然無疑的是領受了另一位耶穌，另一個靈，和另一個福音的教訓。總而言之，保羅所傳講的這一位基督，就是從神那裡差遣來的基督。

2 假裝的慷慨（十一7—15）

對於別人施以錯誤的判斷，和以令人看不起的動機歸在別人的身上，乃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對於在團體生活中的人而言，這一點更是眞確的。他們的行爲所涉及的都是普通的知識，而他們實在的動機，僅只有他們自己才能知道。

以保羅的情況而言，再也沒有另外一件事能比得上他的仇敵對他的指控，更可鄙和更不誠實了。他拒絕從哥比多教會接受任何經濟上的支持，以免他的動機被人懷疑是爲了謀財。假教師們知道了他的慷慨，並且堅決的主張，他之所以不接受任何酬勞，是因爲他知道他不是一個眞使徒。

保羅剛剛在前面的一段經文中宣稱過，最低限度他與那些在哥林多教會中以假冒的主張，而使他們深具印象的假教師們是相等的。現在他提到這些人所發起的誹謗，它可能意指哥林多人相信當保羅把福音傳給他們，而放棄要求他們來支持他的權利時，就表示他已經放棄了他是一位使徒的主張了。他在前面的一封書信中，曾對這點加以堅持和維護（哥林多前書九14）。現在他放棄它難道是錯誤的嗎？哥林多人會讓他的仇敵來抓住他的捨己，而作爲攻擊他和摧毀他影響力的工具嗎？『我……自居卑微，叫你們高升，這算是我犯罪麼？』當他立意要把他所帶領悔改的人，從拜偶像的墮落中高舉起來，而致屈己親自作工以謀生計，難道這是他的錯誤嗎？他所作的這種犧牲，其目的乃是要把福音無可評估的寶藏帶給他們。

事實上，爲了要在哥林多人中間傳講福音而不受他們的酬報，他曾經接受過別的教會的支持。這種行爲誠然跡近於掠奪，然而他之所以這樣作，乃是爲了顧念他們。當他在哥林多錢財用盡的時候，甚

至當他仍在操着製作帳棚的行業時，他沒有能力來負擔他的需要，他約束着自己，不向任何一個哥林多人施以壓力而使他們不得不來擔負他的需要。曾經有一次，從馬其頓來的基督徒弟兄，以他們所帶來的餽贈供給了他的需要。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他絕不讓自己成爲哥林多教會的負擔，並且他決心繼續遵行這個原則。他指着他所傳揚的基督的眞理起誓：卽，他決不讓任何人奪去他在亞該亞地區傳福音而不接受補助的榮耀。

他們是否想知道他的動機呢？是不是哥林多人缺乏愛心呢？他是不是猶豫着把他自己信託給他們，要他們向他盡他們的本份，好像他對他們不信任和不尊敬似的呢？神知道這不是眞實的。雖則在起初的時候，他很機智的避免挑起他們認爲他在動機上是唯利是圖的猜忌，然而他現在所立定的主意却與這點不同。他所引以爲念的不是哥林多的教會，而是對他加以譭謗和對哥林多教會加以錯誤帶領的假師傅們。他深願從根切斷這些人的妄念，因爲他們想在他們的主張上假借一個名義，認爲他的情形和他們一樣，因爲兩方面都從哥林多教會獲得支助。

這種不領受酬報的傳道工作，對他而論乃是一個引以爲榮的眞實理由。他將不會放棄它，因爲這樣作會給他的仇敵提供出一個機會，使他們藉以宣稱他們是像他一樣的不自私。他的不自私是眞實的，而他們的則是一種欺騙，充其量也不過是一種僞裝。他不願給他們有任何的間隙可乘。因爲他們是可恥的使徒，雖然他們在外表上裝得像「基督使徒」的模樣，可是他們整個的工作却是欺詐。無怪乎他們眞正的主——撒但自己，在他試探人的時候，會裝作「光明的天使」了。因此，這些作爲他奴僕

的人，竟會裝作眞理的教師和公義的使者，就不是奇怪的了。這種假裝是沒有功效的，他們在定命中的刑罰，將要按照他們的行爲來決定。

保羅的嚴厲，已得着了完全合理的解釋。再也沒有一件事比把一件善良的作爲，認爲有邪惡作爲的動機更爲兇惡了。向人暗示說保羅作爲一個使徒的自我犧牲，是由於他意識到他是一個騙子，乃是出於撒但的想法。存有邪惡意念的人，總是要尋找機會以把美德誤解爲邪惡，然而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中，他們却把邪惡隱藏在僞裝底美德的假面具之後。那位極大的控訴者，撒但，仍然在把他自己裝成『一位光明的天使。』

三　被迫的誇口（十一16—十二10）

1　必要（十一16—21）

誇口有時也是對的嗎？若是以誇口來作爲個人所具有的或成就之驕傲複述，或者是帶着自私的念頭，想藉此以獲致聲望和讚美，當然是不對的。可是，有些時候，一個人會被迫而提起他所受的痛苦，憂傷，和神所賜給他的特殊權利，以發揮光大神向他表明的憐憫和恩典，藉此以使仇敵的主張上歸於沉寂，並且使基督的名字得着榮耀。

保羅發現他自己被迫而不得不誇口。他的仇敵們正迫使他採用一種與他們品格相符，然而與這使徒

的性質却大不相同的武器。他們以他們驕傲的假冒，俘獲了許多在哥林多教會中的人。他感覺到除了表明他具有屬神指派的使徒身份，高過這些徒然的假冒者以外，沒有別的方法能以拯救他所帶領悔改的人脫離他們造成的險境。他已經說明了這些人來到哥林多就已經侵入了他的活動範圍之內，並且就作爲這個教會的創始人而論，他比那些似乎定意要敗壞他所帶領歸主悔改者的人，配受更多的尊敬。他已經更進一步的說明了他在放棄他仇敵所堅決要求的經濟支助上，那種超乎衆人的慷慨與大度。他將要表明，作爲一個使徒他所盡的辛勞和所受的痛苦，遠超過了他們所受的，並且他所領受的啓示和屬靈的經驗，是別人從未知道的。

可是他在這裡却首先停了下來，證明他自己採用這種不平常的方法是對的，或爲他的行爲求得人的諒解。事實上他的確是被迫而誇口的，但是這種誇口乃是處於全然爲人所了解的環境下而作的。這一個作爲是出乎一個完全知道誇口的本身不過是一件愚拙之舉的人，並且當他採用這種作爲的時候，必須要被他的讀者們認爲是僅可容忍，而不能用來作爲效法的榜樣，或是與基督之靈相調和的。它不是用來作爲人們效法的榜樣之事。這是一個他因受了逼迫而不得不採取的防禦方法。它不是用來作爲人們效法的榜樣，或是與基督之靈相調和的。它是對軟弱的誇口和對神恩典之榮讚。

總之，在使徒這一方面所作的認定和解釋，不應該使人據以作爲結論，即，他在這裡採用了一個虛假的步驟，或是認爲他的行爲不是與他的判斷相抵觸就是與他的良心相違背。事實上，他在這裡所表現出來的是偉大天才的筆法。保羅用這個方法證明了這些假教師們的假冒和空談。他表明了與他自己

生活有關的事實，這些事實似乎是已被他的讀者所忘懷，而且他若不這樣，這些事實就不會被基督教的圈內人士所得知了。最好的是，他把這一切都歸之於基督的權能，並且表明了祂的恩典如何的勝過了一切的軟弱，甚至於在極端的困苦中，也是應該榮耀的。

他再度的宣稱誇口的本身乃是愚拙的，藉此以展開他對於他的行爲所作的解釋：『我再說，』人不可因爲我說了一些聽起來似乎是與愚拙極相類似的話而把我當作愚妄的。但是你們若眞是把我當作這樣，然而却對我加以容忍，那麼我也像我仇敵一樣，可能也有些許多的誇口。這種說話的方式，並不是效法基督的榜樣。祂從來沒有誇過口。除非是基於事實的需要而作這樣的要求，否則也是不與祂的靈相調和的。但是在我的面前沒有其他的路可走，我之所以要『放膽自誇』，不過是要使用愚妄人的愚拙來回答他們。因爲你們的假教師們，基於自私和世俗的觀點，把他們所作的主張强加在你們身上，所以就我這一方而論，我無法能享有完全沉默的自由。你們這些哥林多人既然自己是這等聰明的人，就能甘心的承擔人的愚拙，並且在你們這樣作的時候，竟會顯出這樣的高興。就你們這樣高貴的容忍大度而言，你們對於這些騙子中任何一位，無論他作了些什麼：不管他們是不是要使你們成爲奴隸，以你們的費用爲生，把你們拖入陷阱，使他們自己裝模作樣，甚至於摑你們的臉，你們都能夠容忍。如果像這樣的行爲是測量能力的一個公平標準，那麼我應該慚愧的承認，我正像我們的仇敵所說的一樣，太軟弱了而不能照着這樣的方法去作。然而，無論是在任何地方，只要是眞實的勇氣被挑起了疑問（我再一次作愚拙的誇口），我也是具有勇氣的。並且能比得上任何人所宣示的。」

對於保羅這種被迫的誇口予以咒詛，正如使它普遍流傳一樣的不需要。然而，若有基督徒想在這件事上效法保羅的榜樣，最低限度除非他自己的辛勞和痛苦以及所蒙的啓示，與這位使徒的一樣偉大，並且他所處的環境證實了他效法保羅的這種不平常的作爲，否則的話定必是一個不智之舉。

2 依據（十一22—十二10）

保羅爲情勢所迫而不得不誇口。爲了要使他的仇敵感到羞慚並要堵住他們的口起見，他感覺到必須要複述他使徒身份的辛勞和痛苦。這些仇敵們否認了他的使徒權柄，並且使教會的生命瀕於險境。

在這一段經文中，把保羅作爲使徒身份所從事的工作，作了一個概括性的總結。當他以速寫的方式對他自己的生平作一個概要的說明時，在新約的內涵中再也沒有一件事情能比得上它的完備和更能引起人的興趣了。它揭示出路加在使徒行傳中對他的經驗所記錄的一小部份。路加不是爲保羅寫傳記，而是記述基督教會在創立經過時的歷史。聖經並不包括這位偉大使徒的生平在內。凡是想把這些片段的歷史綴補在一起的作家們，已經設法敘述出像這樣一類的生平，而他們在這少數的幾節經文中所發現資料，其完備情形超過了任何與它篇幅相等的經文。這一個故事在這裡是用一封不盡欲言的短函講出來的，沒有一個人能在閱讀這段經文時，不渴望他在這裡對他的經驗所作的概述，能有一個更詳盡說明。

保羅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提到他的出身。他的仇敵們似乎以他們是猶太人，及其與在耶路撒冷的母

會所具有的關係而誇口。在這一點上，他們所處的情形並不强過這位使徒：『他們是希伯來人麼？我也是。他們是以色列人麼？我也是。他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麼？我也是。』『希伯來人』，『以色列人』和『亞伯拉罕的後裔』之間，在意義上所具有極微妙的差別，曾被以各種不同的方法加以陳述。可能的是：第一是論到種族的驕傲，第二是作爲神子民的特有權利，第三是領受要承受福份的特別應許。

保羅接着所要對付的，是假師傅們所說他們與基督之間具有某種特殊關係的宣稱；『他們是基督的僕人嗎？』當我在作這個比方的時候，我覺得我簡直像一個狂人一樣，誠然，我有更多的理由來作這樣的宣稱，他們曾經爲基督受過什麼樣的苦楚能以用來與我相比較呢？保羅述說他所受到的這些痛苦。它們構成了一個憑據，藉着它證實了他是基督之僕人的宣稱是眞的，他正在說明他爲基督的原故受了多少苦難。

他在懲戒作工的事奉上，顯出了更大的信心，在監獄中顯出了更大的忍耐，在承受殘酷的鞭打時顯得更爲可憐，所冒的生命危險也超過了別人。

『被猶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減去一下。』據說鞭打四十下，是猶太律法所能允許的最多次數，若是執行的人在打的時候超過了這個次數，即他本人也可能會受到懲罰；因此他們爲了怕計算錯誤，僅打三十九下。

『被棍打三次。』這是一種外邦人的刑罰。對於這三次的棍打，在別的地方僅記載過一次，那就是

保羅在腓立比所受的。

『被石頭打了一次。』這件事發生在路司德，在使徒行傳中對這件事曾有一個詳細的記載。『遇着船壞三次。』這幾次船壞的事是發生在他到羅馬去的途中所受的一次之外。『一晝一夜在深海裡。』——可能是漂浮在破船上。『又屢次行遠路。』與這點有關的，保羅提到他旅程中所遇到的八種不同的危險：『遇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同族的危險，外邦人的危險，城裡的危險，曠野的危險，海中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

保羅接着提到了所受的更深一層的痛苦，來證明他對於他自己是基督的一位僕人之宣稱，因爲他是爲了基督的原故而忍受這些痛苦。『受勞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饑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體。』在下一個句子中的第一句，『除了這外面的事』，或者應該翻譯爲，『除了我所經歷的別的事體以外』。更進一步的講，他還擔負着另外一個更重大的擔子，這一個擔子每一天都壓在他的身上，那就是他『爲衆教會掛心的事』。他對於每個他所帶領悔改的人，都感到一種深刻的同情。在這些人中間所發生的反覆無常的疑惑使他感到苦惱。當有些人因爲試探而跌倒的時候，他會義忿填膺的感到心急如焚。

若是誇口是必須的話，那麼他已爲這樣的誇口制定了一個準則，那就是僅以表明他軟弱的事情而誇口，因爲它們顯明了基督藉着一個軟弱的工具所能成就的一切。他呼求神爲他作證，他所說的都是眞的。

現在他扼要的提到當他在大馬色的時候，僅能以身倖免的情形，他說「我就從窗戶中，在筐子裡從城牆上被人縋下去。」這個敍述的確是有點突然。這種經驗拿來與他所數列過的一切悲傷和具戲劇性的痛苦作一個比較，的確是顯得柔順與乏味的。沒有人能夠解釋清楚這種在語法上顯而易見的漸退。然而我們可以揣測的是，在這裡提到的這件事，一如他在這裡所數列的許多情形，使他能僅以身免，或者說，這種經驗在保羅的思念中所留下的印象極深，是由於它是在他事奉基督時第一次所受到的痛苦，這種結論也是可能的。他曾作爲一位猶太最高會議傑出代表帶着一切蔚爲壯觀的場面和驕傲到大馬色來，但是當他離開的時候，却被迫像一名受人追逐的盜賊一樣潛逃。還有任何事會比這來得更爲屈辱嗎？以後還有任何經驗會比這次更難忍受嗎？一個人在第一次爲基督的原故所受的苦，對於他所留下來的印象，與他在以後所忍受的較此更艱巨的痛苦，往往是不成比例的（十一22—33）。

保羅仍然感覺到他受迫以致於誇口。逼迫他這樣作的，與其說是方便則無寧說是必須。他敍述了一個獨特的屬靈經驗。但是却把它與一次在肉體上所受的可憐的苦痛連在一起；因爲他不像他的仇敵一樣，他僅是以他的軟弱誇口，而基督的權能也是在他的軟弱上顯明出來的。

對於這種經驗的確切性質，是不可能瞭解或解釋的。顯然，這是他生命中最神聖的時刻，是他事業最高的榮譽，是如此的奇妙，對於他來說，沒有任何事物是足以與它相比的。事實上它與在生命中所知曉的任何其它的經驗都是那樣的不同，以致在他說的時候，就好像發生在別人的生平中似的。

『我認得一個在基督裡的人，』他這樣說當然是指他自己而言，其目的是要藉此來說明他好像一個找到了基督的人，以祂爲他一切努力和盼望的對象。在那個時候，保羅還不知道是否這個「人」的靈和身子仍然是聯合在一起，或者是他的靈已經離開了他的身體。不管靈是否已脫離了肉體，他發現他自己越過了廣大的空間。他『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進入了神所居住的「樂園，」並且他『聽見隱秘的言語，是人不可說的。』

人們經常會發出這個問題，若是神不允許保羅把他所領受的這種啓示講出來，那麼爲什麼要讓他得着這樣的喜樂呢？對於這，其答案是很明白的。它乃是爲了他自己的安慰、鼓勵、和激勵，而且其結果要使數不清的基督徒，因爲讀了他的話而得着力量。雖然別的信徒們不應該貪求或盼望像這樣的一種大喜樂，或是像這樣一種奇妙的被提，或者是像這種從神那裡得來蒙福的異象，可是保羅的這個見證却使看不見的和屬神的事，對於他們變得更爲確切和更爲眞實。他們可以帶着新的信念，相信他在他的書信中所提示出的關乎未來生活和尚未看見之世界的眞理，因爲除此而外這一切的眞理不是仍然無法爲人所知曉，就是變得更爲晦澀不明。

保羅宣稱道，他可以適如其後的代表着一個一直就是像這樣單獨領受神榮耀的人。然而在他本身之內和憑着他自己，他沒有可以誇口的地方。他僅是以一個神恩的領受者的身份而誇口，僅是一個不配的屬神恩典的對象。他所引以爲誇口的，除了受苦以外，沒有一件事是他自己的。——不是憑着他的成就、事奉、或勞苦。然而即令是他應該要這樣的誇口，他也不會愚拙的這樣作，因爲他所唯一要講

的乃是眞理。但是他要約束他自己，免得有人對他的尊敬超過了他的言語和行爲所應得的。

使他不致由於這種從啓示中所得來的極大無比的榮耀，以致於生出驕傲的心而高抬自己，所以『有一根刺加在肉體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擊』他。我們不可能查究這種病症的確切性質。它不會是像許多人所設想的，是一些靈性上的軟弱和道德上的試探，而是一種肉身上的病，這是一種使人感到屈辱、痛苦、和無法醫治的疾病，其情況是那樣的嚴重，實在是可以把它被述爲魔鬼的攻擊。照字面的意義就是，『撒但的一個使者在受痛苦之人的身上，接二連三的施以致命的打擊。』『刺』這個字可以翻譯爲『小木樁』這是一個借用語，藉着野人用尖樁刺戳俘虜罪犯的戰慄身體之殘忍風俗，以說明他所受的苦。

爲了要解釋保羅在這裡所作的說明，會有人提出許多不同的疾病，但是却沒有足夠的證據，用來作爲下結論的根據。可能這也是神的旨意，不使任何人知道在保羅『肉體上的刺』到底是什麼，因爲在現在沒有一位受痛苦的人會受着攔阻，不使他設想他所受的痛苦，就某些程度而言，是與這位偉大使徒所受的相仿。

保羅在他所受的極大痛苦之中呼求得着釋放。在三個特別的機會中，他曾『求過主』，懇切的祈求這種痛苦『離開』他。

對於他祈求的回答，不是使他能從痛苦之中得着釋放，而是應許他得着恩典使他能夠忍受得了，並且也向他說明了一個屬神的旨意。『祂對我說』其意義並不僅是『祂作的回答』。這一個動詞的時

態，指明了這一個回答是連續的垂聽。保羅要把它領受來作爲畢生的享用，也是爲每一個受苦之人在一切痛苦的時間中所作懇切呼求的回答。這個回答是這樣的：『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爲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這一個蒙福的信息，不僅是應許像這樣的恩典會臨到能以耐心來忍受痛苦之人的身上；並且它帶來了一個確據，即神權力的功效是表現在人類最感需要的時候。保羅已經明白了這點，雖然這種痛苦不能除去，但是基督的權能是藉着受苦者所受的痛苦和他的本人，能得着彰顯。神已經是定意要保羅得着更大的益處和使世人得着更大的福份，其情形將會超過藉着應允特別的要求。靠着基督使它成爲可能的忍耐，並且靠着基督藉着祂軟弱和受苦的僕人所成就的工作，具體出了永生基督的權能，藉此也能把別人帶領來把他們自己信託給祂。

保羅在他的結論中說：「所以我更歡喜誇明自己軟弱。」若是必須且不可避免的話，即他寧可拿它們來誇口，而不以它們來抱怨『好叫基督的能力護庇』他，或者是在他的上面展開一個帳幕。永生基督的權能像一個帳幕一樣，或者像停在以色列帳幕上面榮耀的雲頭一樣遮蓋並護庇在受苦難的人身上。

從這段寶貴的經文中，自然我們能夠很恰當的作一個結論，即基督徒禱告能以從肉體的痛苦中得釋放和盼望神能夠帶領他脫離這種痛苦；但是他們必須要記住，有些時候解脫是不可能的，並且特別的要求會遭到拒絕。然而每一個受痛苦的人，都可以放膽無疑的依靠神的權能，從祂那裡得着忍耐，並

且可以依靠在一個確據上，即他的主會從他所受的苦難中，給他帶來某些常住不遷的益處，並且要藉着他向別人彰顯出神恩典之榮耀。

保羅在他的意念中存有像這樣的眞理，所以他在下結論時認爲若是他所必須忍受的痛苦和艱難，是使人對基督更加明白，並且藉此能以把他的生命日的更向前推進，那麼他不僅是能夠忍受這些痛苦艱難，並且還要以它們爲樂，使徒寫着說：『我爲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爲可喜樂的，因爲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强了。』他已經在受苦的學校中學會了一門功課，即在最軟弱和最依賴基督的時候，就是最能完全體認得到祂的臨在，和對祂的事奉最有功效的時候。

四　作使徒的印記（十二11—18）

保羅已經結束了他的誇口。它曾經是絕對必要的。與他作對的人曾逼使他採用他宣稱爲愚拙的辯護方法。他們藉着他們所作的狂妄主張，偷走了他門徒們的心。他們一直就要使基督的教會瀕臨於險境。因此保羅被逼要對他使徒的權柄加以維護，以對抗假師傅們的誇口，並且回答他仇敵對他所作的殘酷指控，因爲他們說他是一個騙子。他已經表明了在他爲基督勞苦的工作，尤其是他爲基督所受的苦楚中，他已經證明出他是基督的眞正僕人，他已經使與他作對的人所作的主張，顯得是絕對的荒謬悖理。

然而在他結束這一段被逼而作的誇口時，他宣稱他那些在哥林多被假師傅誘惑的朋友，在他這種必

要的自我維護上，他們本身也是犯有過錯的。他寫着說：『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們强逼的。我本該被你們稱許才是。』他們本來應該是保衛這位使徒的人。他們應該使他沒有替自己爲文作辯的需要。他們應該知道唯有他的誇口乃是有根有基的。他們對於他的仇敵所作的驕傲宣稱和虛假指控，應該有足夠的證據來加以駁斥。當他在嚴厲的諷刺語中作堅決主張的時候，他們應該知道他陳述中的眞理：『我雖算不了什麼，却沒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關於他的權柄是眞正的和實在的這一點，哥林多人應該是沒有疑問的：『我在你們中間，用百般的忍耐，藉着神蹟奇事異能，顯出使徒的憑據來。』保羅把他的信任狀放在他讀者們的面前用以提醒他們的，那就是在他們中間所成就的工作。在這些工作中包含得有他自我犧牲的愁慮與勞苦，更進一步的講，其中還包括得有每一個作基督眞正使徒的，在擔任他的事奉工作上藉以驗證其眞實性的神蹟。對於一個作使徒的試驗，不僅是以他看到復活的主爲其絕對要求，並且還要更進一步的藉着他作成這些超自然神蹟奇事的能力。藉着這些神蹟，驗證了保羅自己屬神的事功。保羅總是宣稱他據有這種信任狀，並且顯而易見的，他所表現的程度，使人得到的印象向未超過他在哥林多教會面前所顯示出來的。因此在所有的信徒中間，對於他正式的權柄，他們應該是懷疑最少的人，並且他們也應該準備妥當，能以立刻回答每一個反對他的人所提出來的指控。

他以一個漸弱的諷刺口吻來問他們，在他向哥林多人所表現出來的，是否還有任何特別的理由使他們來懷疑他作使徒的權柄。這種權柄是其它所有的基督教會所承認的。他承認有一點他使他們『不及

別的教會』。事實上也就是他拒絕以他的經濟負擔來連累他們。關於這個極大的錯誤和疏忽，他求他們原諒他：『求你們饒恕我罷。』（11—13）

對於保羅的誠實還有另外的一個印記，並且受託的眞實情形，也有另外的一個證明。這種印記和證明，可以在他對哥林多教會中的會友所顯出的愛心中去發現。這種愛心是在各種不同的方法中所表現出來的，而更爲特別的乃是他以不自私的動機拒絕因勞苦而從他們那裡領受任何酬報，因爲這對於他們是一個重擔。他的工作完全的表明了他使徒的身份，但是他却沒有接受任何的回報。在他以前所採用的慣例，將應用在他行將要去作的訪問工作上。

他提醒他們，這就是他將要到他們那裡去的第三次訪問。在他第一次去訪問他們的時候，他建立了教會，並且把它帶領到一個剛強有力的地位上。關於他第二次的訪問，我們沒有一個確切的記載。一般人都假定這一次的訪問是短暫而痛苦的。這一封致哥林多人的後書，就是要他們準備好，以便迎接他的來臨，以免他再一次的受到從前所受過的苦惱，並且他願意發現他們是愉快和親熱的來接待他。因此，他以他經常對他們所持定的愛心來提醒他們。這是一種作父親的對於他屬靈的兒女所有的愛。他已經把他們帶領着歸向基督，並且也因此給他們一個新的和較高的生活經驗。由於他在他們中間留下了這種親切的感情，所以他拒絕從他們手中接受任何的供給。他已經準備好要爲他們獻出他的生命，但是他却不願意從他們那裡接受饋贈，除非他確切的知道那是出乎愛心的。他寫着說：『兒女不該爲父母積財，父母該爲兒女積財。我也甘心樂意爲你們的靈魂費財費力。』

像這樣的自我犧牲，不應該得着信任和親切的感情嗎？難道這一點應爲保羅的仇敵用來作爲對他的誠實懷疑的憑藉嗎？「難道我越發愛你們，就越發少得你們的愛麼？」他說：『罷了，我自己並沒有累着你們，你們却有人（他的仇敵所引誘的人）說，我是詭詐，用心計牢籠你們。』

在『我所差遣到你們那裡去的人』這句話中，保羅所指的是那些他打發去湊足爲耶路撒冷貧苦聖徒所募集的款項的人。從這個陳述中，他那些應受人鄙視的仇敵，正竭精殫智的在哥林多人中間抑制他們對他的信任，他們所用的方法，不僅是說他不敢領受薪俸，並且還要藉着卑下的滲透手段，說他所收集的款項中，有值得懷疑的情形。他們認爲在這項有名的捐款中，很可能保羅有着不可告人的個人利益在內。

保羅以某種態度來回答了這種殘忍的毀謗。他問他們這件事件是不是眞的，並且向他的讀者們挑戰，叫他們在他的代表們的行爲上，指出任何足以支持這種殘酷指控的事實。『我所差到你們那裡去的人，我藉着他們一個人佔過你們的便宜麼？我勸了提多到你們那裡去，又差那位弟兄與他同去。提多佔過你們的便宜麼？我們行事不同是一個心靈麼？不同是一個腳蹤嗎？』保羅藉着這一連串的問題，來提醒他的讀者，他和他所差到他們那裡去的代表在行爲上不自私的事奉，保羅對待哥林多人的方法，自始至終所表現出來的，都是虔敬，忘我和愛心。難道還有任何的理由能據以懷疑，或對他作爲基督使徒的眞實性的此一事實發生疑問嗎？

總結一句，甚麼是一個基督徒，尤其是一位爲基督向大衆傳信息的人之最眞實信任狀，難道不是事

奉，自我犧牲，和愛心嗎？並且在這些事上，會有人比使徒保羅表現得更完全和更眞摯嗎？

五　最後的警告（十二19—十三10）

保羅以一連串的莊嚴警告，結束了他對他使徒權柄所作的熱情維護。這些警告是由於他想到他將要到哥林多去訪問。因爲除非是哥林多人悔改和改革，否則他將發現勢必只有藉着運用嚴格的懲戒，以顯明他的使徒權柄。他盼望這樣作是沒有必要的。在他第二次訪問的短暫時間中，他所表現的忍耐，會被人誤解爲軟弱。這一點再也不會發生了。他在他的信中所主張的權柄，將要在他嚴厲的作爲上表現出來。

當他提到他在這裡正要結束的維護時，他宣稱他的目的不是要爲自己作證，而是要爲他們得來屬靈的益處：『你們到如今還想我們是向你們分訴？』他不願意他們有這樣的一個結論。他不希望他們認爲他在他們面前把他們當着訴訟的法官一樣。相反的，由於他是以基督僕人的身份，和在祂聖靈的指導下來講話，因此唯有神才是他的審判者：『我們本是在基督裡當神面前說話。』他所尋求的，是要他們在基督徒的品格上得着剛強與建造。『親愛的弟兄阿，一切的事，都是爲造就你們。』

他很焦急，深恐當他來到的時候會發現他們仍然是不悔改和頑固的，因而使他被迫不得顯出使他們

苦惱的嚴厲態度：『我怕我再來的時候，見你們不合我想望的，你們見我也不合你們所想望的。』

他恐怕他會發現他們犯了自以爲是以及有着某些行爲上的放縱，這些都使教會受到摧毀的威脅。在前一類的邪惡中，他提到：「分爭、嫉妒、惱怒、結黨、譭謗、讒言、狂妄、混亂。」「譭謗」和「讒言」可能是指在品格上公開和隱秘的不名譽，「讒言」是指驕傲和蠻橫的行爲，而「混亂」可能是由於前面列舉出來的錯誤在教會中所產生的混亂。

第二類過錯，特別是指屬乎情慾的罪和重大的傷風敗德，在哥林多所有的居民都必需受着警告以防受到沾染。使徒深怕當他到達這城市的時候，再一次的會受着屈辱，並且迫得他不得不爲從前犯罪而沒有悔改的人傷慟，而這些罪乃是他上次來訪問他們的時候就已經指責過的。姑無論使徒苦惱的其它經驗是什麼，總之他在這裡說明了當他發現那些掛名的悔改者，在道德的敗壞上墮落得如此之深的時候是那樣感到羞愧。

他向他們提出保證，說他很快就要和他們在一起，並且在那時他將要執行雖然公正但却嚴厲的懲罰，藉此使他對悔改的呼喚顯得更爲有力：『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們那裡去。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要定準。』這一個引自舊約中的陳述語，可能是要强調出他所執行刑罰的確切性和這種刑罰在司法上所具有的明察秋毫的本質。在他上次來訪問他們的時候，他曾警告過他們要防止邪惡的作爲，現在他又再一次的警告他們，其對象不僅是從前在行爲上的冒犯者，並且也是其他每一個可能已墮入罪惡中的人。『我從前說過，如今不在你們那裡又說，正如我第二次見你們的時候所說的一樣，就是

對那犯了罪的，和其餘的人說，我若再來必不寬容。」

由於他們要求他以基督使徒身份說話的某些憑據，若是他們認爲這樣作是必須的，他願意向他們顯明出來，雖然那並不一定是他們所歡喜的。基督的權能藉着保羅作工的證明已經向他們顯明了。這些證明可以在哥林多教會的建造中和所賜下的這些屬靈恩賜中發現，而這些恩賜也正是哥林多人所引以爲自豪的。所以保羅能夠說：「基督在我裡面說話……在你們身上不是軟弱的，在你們裡面，是有大能的。」這位基督誠然是「因軟弱被釘在十字架上」了，並且經驗了死亡的屈辱。「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祂以屬神的能力，藉着祂的衆使徒作工。照樣這種權能也是與保羅同在的。當他從前去拜訪他們的時候，因他所顯出的忍耐和溫柔，看起來似乎是軟弱的。當他下次到達哥林多的時候，他要藉着嚴厲的執行懲戒，以表明永生的基督在他身上正彰顯着屬神的權能：「我們也是這樣同祂軟弱，但因神所向你們所顯的大能，也必與祂同活。」他勸勉他們與其要他拿出使徒權能的證明，則不如是對自己加以查驗。他們最好是問一下他們作基督徒的確據究竟是什麼：「你們總要省察自己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試驗。」

他問他們是不是他們可能已把住在他們裡面的基督忘記了。這位基督就是他們所得罪的那一位，確然無疑的，祂將要藉着祂的使徒表現出祂的不悅，並且要施以必要的責備。他向他們提出確據，除非他們是「可棄絕的」或者是假基督徒，否則基督一定會住在他們裡面。他盼望他們在基督的帶領下，會發現他並不像有些人所指責的一樣是一位假使徒。他向神獻上虔誠的禱告，願他們不要作惡。這一

點不僅是他們可以得着在他的身上是可以信託得過的證明，和證明出他使徒使命的眞實性，並且也盼望他們在行爲上顯得「榮耀」，尊貴，並且有價值。他渴望他的禱告能得着垂聽，甚至於如此可能削去了對他使徒身份的證明，使他不能執行必要的懲治，甚至由於這種缺乏將使他陷於不受讚賞的感覺中，或者如他所說的，『任憑人看我們是被棄絕的罷，』他也願意這樣。

『我們凡事不能敵擋眞理，只能扶助眞理。』這句話的意思不是說一切眞理的反對都是無效的。姑無論這個陳述語的正確性如何，然而却遠不是保羅所定意要表現的。他意欲說的是，作爲一位基督的使徒，不可能是僅爲了要表現他自己的權柄和能力，而企圖或願意找到對哥林多人執行懲戒的任何機會。由於邪惡能給他一個便利而使他爲它歡呼，就保羅的道德而言，乃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爲了要證明自己是對的，而深願在他們中間找出錯誤。」

他繼續的解釋說：『即便我們軟弱，你們剛強，我們也歡喜。』這就是說，他不僅是不願意藉着懲戒的執行以得着表現他權力的機會，而且還要以這種情形爲樂，因爲這個意思是說哥林多人在靈性生活中『剛強』，和在道德上堅定不移。他接着强調說，『並且我們所求的，就是你們作完全人。』在保羅的行爲中，沒有任何事情是自私的。他的整個企圖都是要使所帶領悔改的人，能夠得着益處和靈性上的長進。他維護他的權柄和他對他仇敵的反對，乃是着眼在教會的利益上，並且他解釋這一點就是他這封書信的特別目的。他深願哥林多人悔改，並且避免在他們中間執行懲戒的必需。他已經受了使徒的訓勉權柄，要造就而不是要毀壞那些在哥林多的衆信徒：『所以我不在你們那裡的時候，把這

話寫給你們，好叫我見你們的時候，不用照主所給我的權柄，嚴厲的待你們，這權柄原是爲造就人，並不是爲敗壞人。』

肆 結 論（十三11—14）

熱情的暴風雨已經過去了，保羅在他最後的話語中，表現了親切的咨商，其中包括得有一個問安和禱告。他警告過他們，要他們不要貪愛世俗的道路，並且責備過他們的不悔改，但是他却把這一切都包括在他愛心的範圍之中，正如他把他們稱爲他的「弟兄」一樣。他把所有的基督徒都看爲是組成屬乎上帝的大家庭之一份子。這在世上誠然是最有名和益處最大的兄弟之誼。

保羅向這個兄弟團契中所有的人送他在結束時的問安：『還有末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或者，更切近於字面的意義「歡呼」。這兩個語句都不能單獨的把使徒的意義完全的表明出來。最後的一個詞句，是一封希臘書信的自然結束語，與現代會話中的「再見」幾乎是同值字。然而在保羅的衆書信中，在使用時却帶有「歡呼」的意義。在這裡「歡呼」却顯得太重和太確切了。或者可能是兩者的意義兼而有之：「我最後的話，就是要使你們歡呼和喜樂。」

『要作完全人。』或努力的達到完全。有許多事情尚需要得着改進；他們會犯了許多使人憂慮的過錯，有許多缺點要加以改良。要追求在靈性上最高的成就。

『要受安慰。』快慰與咨商翻譯成同一個字，它的意思可能是，「聽我的勸勉；順服我所告訴你們的。照這樣你們就會得着眞正的安慰。」

『要同心合意。』再沒有任何的一個基督徒團體，比哥林多教會更需要這樣的一個勸勉了。在今

日，我們最好把這個吩咐重複的說給每一個信徒的團體聽。順服這種吩咐的結果，是能以『彼此和睦』。但是還有一個比這更爲蒙福的結果：『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

「仁愛的神」是唯獨在這裡所見到的一個片語：『和平的神』則是經常出現在保羅的寫作中的。約翰寫「神就是愛」，並且在新約中教訓愛和平安，是神完全恩賜中最大的一個。

保羅勸勉他的讀者們，『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他所指的是基督徒兄弟之誼的一個共同的表徵；在教會集會中奉行這種儀式，可以表現出哥林多人中間最感缺乏的仁愛和平安。

保羅很溫柔的接着說：『衆聖徒都問你們安。』雖然他的責備是嚴厲的，然而他却在這裡向他們提出確據，告訴他們所有與他在一起的基督徒都承認哥林多教會的地位，認它是屬乎基督的，並且是在祂裡面成聖的衆教會之一。

這一封書信是以一個爲人所共知的使徒式的祝福作爲結束。這是保羅所使用的最完整的形式，出現在他這封最嚴厲的書信之結束部份，的確是有重大意義的。

在這裡這個內容包括極廣的熱切呼求，所致達的對象是父，子，聖靈。保羅呼求基督不憑功勞的恩惠，神無邊的仁愛，聖靈的交通，臨到在混亂中的衆會友和不安的哥林多教會；在今日每一個屬乎基督普世團體的人，永生神的教會，「衆聖徒的交通，」都可以憑着信心來作這樣的主張。

An Exposition of I & II Corinthians
by Charles R. Erdman

Permission for publishing Chinese edition granted to China Sunday School Association by The Westminster Press, publisher.

哥林多前後書註釋

著者：艾德曼
譯者：鄭華志
校訂：丁崇德・白瑞槐・陳金鴻
出版兼發行者：中國主日學協會
台北市郵箱二一一六號
香港九龍郵箱五六九〇號
主後一九六六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Cat. No. 773